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第48册

北京圖書館 編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48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第四十八册目錄

明唐荆川先生年譜卷五至卷末……一
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十卷存卷三、卷九……三三三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五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三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在浙直視軍情任

二月庚午把都辛愛謀大舉入犯駐會州挾朵顏爲鄉導詭稱東下王忬不能察遽分兵而東號令數易敵乘間由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逼三屯營二月己卯大掠遵化遷安薊州玉田駐內地五日京師大震御史王漸方輅劾忬

及歐陽安巡撫都御史王輪罪帝大怒斥安敗輪於外切責悙令停俸自效鄒明

姜鳳阿寄書云別後無便止寄得馬竹崖僉憲一書今此兄以事當降調此書想不得達矣差人來乃承手教兼聞道履已全愈甚慰仰思良鄉之別碗粥杯水彼此亦分之卽此光景便見吾師有疏食水飲孔門相與之至樂由此而推便亦自有萬物一體飢飽冷煖無不自我而共之之真蓋有道者作用自是如此然否然否舟山寇已驅逐當自先聲所致新春海防佇聞良畫此亦吾師之素養與素志也不久策勳還朝聞當以京營事相煩北虜南倭旣一一身親經略之然後坐運廟堂以中權制勝於天下我宗社億萬年之安永永有賴焉則吾師今番出處其有出於搢管擒詞之上多矣乃知人

有學識者自無施而不可何必復還翰林然後爲稱耶某於歲前奉教時出白雲觀靜坐莊子粗完讀尚未熟然胸中一似有潑潑流轉之機春來正看楞嚴俟了此再理會容後并討分曉如何也伻還時適有小冗未盡所言伏惟台亮

三月陞太僕寺少卿（據行狀）

四月十一日倭泊崇明洋公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艘（據明世宗實錄及陳鶴明紀）

李中麓補傳海門乃要害之處原設會哨官當春汛急時令其往來互應夾擊諸將官既不肯親自下海而哨兵各退避內地賊至第左右影射推調遂致登陸浸淫不可制唐子深知其弊亟登海舟督諸將詰崇明沙因出篋中綵紵賞諸將拜而約之日有不用命者

以軍法從事兵艦連亘海岸賊見驚曰江南自來無此
備俱登岸而北卒諸將急擊之卒沉賊船十餘隻得首
級百餘顆衣器無算人謂自蘇松用兵以來無此捷
江南經略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船突至三片沙劉家
港官兵擊敗之賊屯三沙先是兵船憚於出洋潛泊內
港賊至多不知偵聽其滿載而去則襲以爲功翰林唐
順之毘陵人也免官家食洞燭情僞每蹙額歎曰痛哉
鄉民横罹塗炭如齏予肉惜未能弔之至是言官交薦
爲職方主事奉璽書視軍情至吳密查歷年飛報凡寇
賊登刼地方月日與官兵禦避咸編手鏡買民船微行
至海上各官兵見之大驚公詰之曰朝廷命吾查究功
罪爾曹縱賊殘破郡邑死不可逭衆讙然辨公曰某賊
於某月日登岸乃某之信地也不然飛報奚是汝名乎

某嘗戰而不勝限於力可恕也某未嘗戰某未嘗策應也案卷可徵爾何得欺我衆相顧語塞叩首不已公問何以自釋衆請立功公曰不然我乃督戰官也爾曹但知畏我臨陣稽考夫豈畏我平日之稽考乎須各具死罪招由用印而藏之我方貸汝衆從之公施不測之術或由江陰出江收劉家河收吳淞江或由劉家河吳淞江出海收乍浦收楊舍收鼈子門收定海驚風怒濤隆冬月黑人不敢行而公獨絡繹於溟渤中間擒將官之潛泊者治之以偶避風對公應之曰我至不知寇至甯知之乎叱左右縛從軍門諸將號泣而籲公杖之百取其再犯連坐甘結粘連於招由自是將官兢兢焉常哨海中遙望風帆瓢疑公至整搠齊截罔敢懈四月初九日倭船突至二片沙總兵盧鏜與把總楊尚英迎擊之

沉其三艘俘斬二百五十餘級既而衝劉家港官兵拒之頗有斬獲賊不得入數日不意中國之嚴備若此來無益矣且苟延以圖歸乎遂如三沙

鄭開陽又曰沿海備倭兵船未嘗不設每賊至岸輒爲所登何也沙兵非不能遏以賊未嘗擄掠擒之無利且縱賊深入者無罪獨力衝鋒者無援人心不服故且佚其內寇滿載而去方邀擊之荆川唐公洞燭其弊親歷海口以兵船各派汛地仍責其兩鄰互相策應四月間倭至而不能登陸一支飄往江北一支飄上三沙蘇松嘉湖千里甯謐實荆川之功也見鄭開陽雜著

三片沙在崇明縣治東北孤立大洋中四望無際倭寇從東北大洋而來必經此蓋浙直之咽喉也三沙崇明舊縣治也控諸沙之上游爲一邑之中土明初建縣治於此又設守禦千戶所俾兵雜守極得捍禦長策因東近大海洋水衝齧城北易圮遂遷平洋沙而此僅一巡司領之失險甚矣蓋此沙下廓北通狼福南通宋信嘴

江南江北之關鎖也亦見江南經略鼎元竊嘗思之公濠年一出建樹未宏賚志而設人多惜之然公之未出
也十年之間棄彌三四省蹙數大帥此時有倭而無官軍公之既出也叔志成拔殺敵致果五年之內邊有官
軍而無倭夫倭與官軍之迭爲興衰孰主張之曰氣也倭氣何自而沮官軍之氣何自而揚毋亦激乎公之忠
憤有以作其敢氣之心而喪醜虜之膽乎夫文臣下海此破例事也文臣擐甲臨陣此又破例事也公爲其破
例之事將士寧有不感慨奮發爲其分內之事乎人人盡其分內之事豈是中國之境非復倭人之所能插足
而倭患自此平矣夫兵氣揚則敵無所乘兵氣消則國無所立然而十餘年來無有擧是氣而尋振之者則以
任事之人難得責念加公之忠且誠也是故以誠虜獲魏論公功未爲知公也謂公卒於庚申四月未爲知公
也是氣常存謂公常生可也謂公終平倭患可也昔諸葛武侯功之可見者六出祁山拔魏數邑耳其取蜀取
漢中昭烈之所自爲也然而諸葛大名垂宇宙令萬世之下流涕而感奮者非以鞠躬盡瘁忠誠之志爲不可
及救公止平之靖吉武侯之繕治也公之經論武侯之經綸也公之志武侯之志也然而今世之人徒以其少
年之文辭與道忌然言並稱以其誠虜之功與汝貞邦貝並傳而不知公爲經濟業倫步諸葛而並伊呂者武
矣遜唐賢宋書之表彰而公旨末遜知少交京莽輩爲闕受之眞

三片沙報捷疏題爲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克

獲奇功事臣原奉敕書會同總督胡宗憲剿舟山餘孽及本部題奉欽依一體會同江北江南巡撫經略海防臣至浙江舟山賊已先遯謹具題知外及數月以來身歷江海一應經略亦漸知要領正欲起程復命間忽得海上警報南洋北洋盡是賊船臣即趨嘉興會同總督胡宗憲面議方略又趨吳淞所會同巡撫陳鍈亦面議方略以爲非禦之於海則不能制其衝突又以東南賴
皇上恩德海波平靜閭閻休息二年有餘深恐人心玩愒賊鋒方鋭非有出格賞罰則官兵未必用命謹遵敕書嚴督副總兵官盧鏜遊兵把總楊尚英邵應魁等若容一賊登岸定以失機參奏從重治罪及與督撫兩軍門議定賞格有人打破賊船一隻連人船拏獲者當即賞銀五百兩內衝鋒船加賞其斬獲首級數多或一船

至三十顆以上真正倭賊首級者另行給賞將官打破賊船至三隻以上當以奇功論薦賞格既定又以非有監臨文官下海督戰猶恐諸將士畏避潮險賊鋭不肯出洋邀擊適報有賊船二隻泊崇明營前沙諸將擁兵觀望賊得逸去往江北登岸臣知事急即從吳淞江口泛海至崇縣爛沙洪時巡撫陳鍈即遣主簿郝堅齎懸賞銀二千兩隨臣至海船開匣拆封徧示諸官軍諸官軍色動鼓舞踴躍思奮未幾總督軍門貼助賞工銀一千兩亦解至而巡按御史朱綱巡江御史江北亦搜刷贓罰助軍兵備僉事熊桴辦到月糧火藥方船而至諸官軍則益踴躍正料理間江北連報海賊登岸前後積至七八千人巡撫李遂告急之書亦一日數至臣原奉欽依會同江北巡撫聞報驚惕懼負委任遂以海事付

訖諸將嚴督盧鏜泊爛沙洪楊尙英泊三沙洪以候賊至不許退入港門一步臣即馳往杭州會同宗憲前後計發援兵一萬八千餘人臣亦從後馳往揚州督戰行至崇德地方得盧鏜報照得本職親統遊兵都司楊尙英等兵船出哨北洋四月初九日哨至三片沙適遇新到大倭船二十餘隻幷隨帶小船俱收本沙約賊二千餘衆隨該本職分布各哨官兵船隻四路埋伏初十日早各船奮勇齊進舉放佛郎機鳥銃噴筒火箭併力攻打犁翻賊船三隻打破四隻生擒真倭一名共斬真倭首級一百一十三顆倭器倭衣共三百四十六件竄水死者不計其數餘賊慌張隨潮沿灘收入三沙地方見今兵船圍勦等因臣竊照此二十餘船之賊若是不上南岸必上北岸若上南岸則江南方幸無賊豈堪此賊

殘破若上北岸則陸賊已將及萬又添此賊合夥如熾
火加薪勢將何止今聚而殲之海中雖云捍禦於江南
實以分殺賊勢於江北海賊既殲陸賊自然破膽且自
來海中獲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歸則賊氣已惰賊貨
又滿人既樂擊擊之又易來則賊氣方銳賊船又空人
不樂擊擊之又難擊賊之歸如虎咽人而人殺虎虎斃
而人已殘擊賊之來如虎未咽人而人殺虎人不傷而
虎斃然自有倭患十餘年其間擊賊之來者僅往年朱
家尖之捷與今日三片沙之捷而已此實聖明玄威廣
運廟堂成算本兵調度督撫協謀諸將用命之所致也
臣誤蒙任使適會成功皇上命臣爲視軍情官理合題
知上寬聖慮其有功官員總兵官盧鏜僉事熊桴都司
楊尙英把總邵應魁楚瀛陳文麟指揮僕大有鎮撫包

守正等容臣會同督撫諸臣查實功次另行具奏外又
前此打破賊船不分賊來賊去同是一樣賞格人不知
勸伏望敕下兵部會議擊賊之來委與擊賊之去難易
不同另立奇功賞格鼓舞士氣此爲伐謀之上策再照
江北賊情十分緊急職奉敕往視計非激賞則亦不能
成功況應援之兵四面蟻集平時會計原不及此若是
軍門糧賞果係缺乏容臣遵照敕書查有漕運衙門積
下輕齎銀兩巡鹽衙門積下餘鹽銀兩及各衙門無礙
銀兩會同巡撫李遂便宜而行一面借支數萬兩應急
一面具本題知外緣係仰仗天威官軍出海邀賊鏖戰
克獲奇功事理爲此具本謹題請旨盧鏜汝甯衞人由世廕歷福建都指
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紈所任紈自殺鏜亦論死尋尋赦免以故官備倭以功累擢至總兵爲李遂劾奪職尋以公
薦復原官詳見明史傳熊桴字元乘武昌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蘇州同知禦倭甚力歷河南僉事調蘇松兵備

後擢廣東巡撫海盜曾一本作亂有討平之卒於軍見湖北通志湯克寬字時俊鎮海人生有膂力猿臂善射長七尺餘虬髯燕頷顧盼若神弱冠嗣世職千戶有膽決饒智略倭亂海上大小數十戰多有功績積官至總兵

見弇州史料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三沙局面海道能言之將士事情海道亦能言之僕不敢贅一詞也黃潭公題三沙本稿并弟咨稿俱謄奉若用黃潭稿必須削去浮語如燒屋及銃砲打死之類乃爲就實耳三沙賊未滅恐督府事亦不了用兵之役昔人所謂此法終不可罷恐不可盡以僕爲懲創而矯枉過直也一笑一笑譚海道（名綸）與戚參將仍望令其暗整兵馬以待用雖極知此等語翁不喜聞當機不得不一發耳見海撫公至弟亦盡數交付與排場且歸隙渡聊作閒人以俟罪而已惟翁心亮之

錄自荆川續集他本無

又書云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此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灘山嵵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有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剿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於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與言及此祗有疾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灘嵵洋山之間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剿僕

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即星馳侍教左右爲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虜情尚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臥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剿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爲言者故不得不爲翁言也

趙浚谷贈荊川南征詩二首云鯨波深未破鵬翼奮將搏信美從軍樂無嗟行路難羣靈海岳助一劍斗牛寒南紀風塵靜仍期早掛冠同人分袂久豐潤得詩新悲喜知交集東西老未伸文夫多意氣君子貴經綸倘遇赤松子莫爲塵世人

四庫全書荊川文集提要云公之應詔起爲維揚巡撫剿倭也負其宿望意驕恃氣一戰而幾爲寇困賴胡宗

憲料其必敗伏兵須致得免殆爲宗憲玩諸股掌之上然其後部署既定亦頗能轉戰覺賊拜禦得宜著有成效究非房琯劉秩迂謬賞敗者可比是編肆紙上之談亦多由閱歷而得固未可以書生之見目之云鼎元謹識按崇明洋之捷公第一次與倭接仗也一聞警報卽馳回與梅林面議方略定出格賞罰以鼓勵士氣此卽仲尼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安有所謂自負宿望盧嶠恃氣者乎崇明之捷舉賊大挫爲海上僅有之奇功安有所謂一戰而發爲寇困者乎梅林之一萬八千人公親往杭州調之以赴援江北者也安有宗憲料其必敗伏兵須致之說乎且崇明距杭數百里此時梅林適臥病並未同在軍中（見前與梅林書）亦安得而料之且公之未出也梅林常以禦倭方略寓書請教山中而公亦嘗語人曰禦倭必專重梅林二公之相推服也久矣安有宗憲玩諸股掌之說乎公之始來所直非卽爲維揚巡撫奉敕視軍情官也非有臨陣之責儘可高坐省城惟以筆札從事不過與梅林諸公意氣素孚而公又夙懷平倭之志故不辭險危起而借助一臂安有梅林諸公不盛公敬公而反玩公者乎無錫諸友欲爲剋集公抵死力止之其卒於通州也瀕危語從曾孫一麐曰假山中尚少十年功夫公之自視欿然如此是尚得爲有盧嶠之氣者乎公之在山中也二十年矣尚未能治其盧嶠之氣是尚得爲儒者乎是尚得爲荊川子乎是皆委巷之談有識所不道夫今委巷之談荊川軼事者多矣是皆可筆之巨編傳諸大雅之目藏諸天祿之閣者乎不信史傳而採委巷之談甚

矣紀昀之陋也按提要所言蓋即前述俊谷事誤傳俊谷荊川當時並負知兵名又爲好友故致誤傳耳

胡宗憲爲御史李瑚所劾瑚與俞大猷均閩人疑俞漏言

乃以柯梅縱賊罪委俞劾之詔遣校逮俞下錦衣獄據明紀考

虛江因服來杭投到在四月十九日或者問曰荊川公胡爲不救虛江也鼎元曰子欲荊川公若何救之曰亦將拜疏於朝爲虛江辯乎則何以爲梅林地荊川公方與梅林協謀討賊如是則立決裂諺曰湖約自肅又曰解鈴還須繫鈴人後梅林與書東倭尊爲虛江緩頰又與書薊撫李同野爲虛江說項安知非荊川公從容爲梅林言之故梅林海而出此乎當日方致虛江書言東閩從中斡旋者徐少湖湯虞坡安知荊川公不嘗密書言之乎然而虛江則不復諒之矣觀其後與譚二華論書（見正氣堂集）甚不滿於荊川公焉意可知也嗚呼此入世之所以爲難而賢者多以袖手林下爲得策也

同時倭數百艘犯通州海門與三沙之賊別爲一起即前三沙報捷疏中所云江北賊報海賊登岸前後約至七八千者也公恐賊逼陵寢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

自率副總兵劉顯明史有傳馳援李遂於通泰行狀時江北告急督府以總兵盧鏜往援公留鏜往三沙而身赴江北之急

閩撫王芳湖來書遺公蜀扇佩劍公報書有云正與梅林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谿士兵數千自隨效麾下一隊之用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維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艦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集向高日本考倭寇浙直會通致唐順之以視師至斬獲甚衆其寇福建者張甚連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擒閩無尺寸功芳與王詢別字公受教視軍情即親自出馬殺賊數僅浙直而公了浙直之賊卽欲帶兵至閩殺賊公不與倭俱生之志明矣

王龍谿與公書云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於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

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於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於自己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卻不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窺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於此有未透脫還是此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赴難雖急獨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予不以爲迂（廣東攻巢鳥銃打甚得力也）又書云竊看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卻未免涉於輕躁反使人情惝恍不

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加減而已也況兵家應感呼吸安危尤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於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太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兄見在感應疑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死利害反覆毫釐皆決於此疑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於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閒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

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一一見旁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横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著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尙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猶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居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汚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有過可改幾於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揚達矯摧抑肩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此二子欸氣妄念惡習亦在此此正是學問血脈路未分曉在吾信得反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

有彎弓射之有設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於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无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龍溪之言如此洵公瀟瀟之交直諒之友矣

崇明捷聞賚銀幣改陞通政司右通政仍命在浙直討賊以胡宗憲奏公權輕故有是擢詳見後兵部咨考明實錄有五月己丑崇明縣三片沙倭賊合綜蘆至官軍出海邀擊斬首一百餘顆總督侍耶胡宗憲等以捷聞部覆宗憲并視軍右通政唐順之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應天都御史陳錠十兩一表裏云云不知此與四月十一日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艘為一事之重記耶抑本為兩事而諸家之失載耶兩誌于此以俟考

公至江北與胡總督書

書云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撤盧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鏜既不可離崇明張四維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已江北了賊後即致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尊戰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落難合仗公神算更覩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并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遣命至地方半年並未有一題奏今欲并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蔡憲奎撰詢捷維揚本末中有總督侍郎胡公宗憲與視軍通政唐公順之亦提青浙兵至相與合勢云云又明史世宗紀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己未李遂胡宗憲大破

倭至劉莊云云鼎元以荊川公與海林先後諸書觀之設江北之役淮荊川公實行海林在浙未嘗往也蔣氏所紀世宗本紀所云則以海林為督浙直記載體例須歸美主帥耳

庚申倭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姚家蕩公率劉顯來援賊大敗走以餘衆保廟灣公薄之殺傷相當李遂欲列圍困賊公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大礮攻之六克三沙又告急公復來援據明紀

馮文敏名時可江友子南集日本志云賊至潘莊與我兵遇全營覆沒李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青沂兵至相與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計我兵綴于丁堰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遁官兵尾之凡三戰斬級千餘棊向高日本考賊走廟灣李遂欲以策困之

遁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
釋去遂益合兵攻圍
行狀是時廟灣巢堅甚故猝未能克將休兵復戰而蘇
松兵備以三沙之賊諸將不進兵來告總督軍門復以
書促過江公以廟灣賊已入囊中不旦夕擒即走而身
兼南北之責復以五月五日至沙
咨胡總督文照得江北賊勢始因副總兵鄧城等諸將
官不能禦之於海延賊登岸繼因諸將官不能遏之海
岸延入內地四散猖獗前後積至六七千人巡撫李因
見賊勢重大移咨貴院及移書本司請發援兵一日再
至比時本司巡歷崇明海沙方督諸兵船出洋打賊聞
報驚惕馳詣浙省會同貴院計議深惟陵寢留都之重
稍有震驚不敢辭罪先是貴院會同本司具題用銀一

萬兩募沂州兵部司何本源青州兵把總邢鎮卹令統兵駐劄淮揚聽巡撫李調遣殺賊隨發守備高湜漵浦兵五百名贊畫沈遷桂汝攀鳥銃手五百名周衝箭手一百名槍手二十名葉燦處州兵三百名繼發指揮彭鶴年土指揮張窖等鎮溪兵一萬二千名四月十四日準遣副總兵盧鏜統領諸軍往江北應援貴院以抱恙初愈不及自行本司監督以往比十六日至嘉興忽得巡撫李止發援兵牌面土兵萬餘陸續已到崇德等處俱各驅回貴院深恐賊情難定止將張窖等七千名調發台溫殺賊而令彭鶴年一枝仍舊往江北應援盧鏜以圍賊於崇明三沙不及依期赴調本司遂將諸兵以行二十日馳至揚州是時賊分南北兩枝其北枝蟠據廟灣場其南枝蟠據如皋其北枝直衝淮安巡撫李躬

督官兵分爲二哨參將曹克新領巡撫中軍爲中哨沂
兵爲左哨青兵爲右哨大敗賊於姚家蕩共斬真從倭
首千餘級餘致命蔣廟灣巢四面流劫者又復竄入巢
中是時南枝賊勢張甚殺趙千戶韓鎮撫及毛葫蘆兵
殺傷頗多海防副使劉景韶屢屢告急巡撫李卽同揚
州本司亦適至栟茶會議南北分擊本司擊如皋之賊
而巡撫李擊廟灣之賊二十三日本司行過灣頭十餘
里比得報廟灣賊復張殺蕭千戶蘇百戶官軍亦多被
殺傷巡撫李卽移書邀本司同往廟灣擊殺而以南賊
付之劉海防二十九日巡撫李與本司發淮安駐馬邏
去賊巢七十里三十日五月初一日巡撫李以主客兵付
本司而身詣鳳陽調發兵食本司移營至新溝東去賊
巢十五里而宣慰宿何本源營先是何本源及淮揚中

軍指揮倪祿別領沂州班兵千戶王皋及南京兵部尚書張所遣家丁白虎等四十名已營新涌參將朱仁千總苗騰與廟灣賊巢及諸軍隔河而營高堤沈遷桂汝攀葉燦周衙等五軍及邢鎮所部青州兵則隨本司住營明日午時本司率諸軍覘賊適往北路劫掠而歸諸軍奮勇入巢鳥銃手先縱激浦處州兵繼之主客馬軍槍箭左右翼巢賊多中鉛彈馳被賊拖入巢不能得首級遂抽軍還營是時廟灣之巢牆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二三里深房曲巷險如設阱皆平時鹽場富商所築以禦倭往年及今賊皆據之以禦我軍賊又燒絕外屋止留空牆以防火攻其背據大河搶船五十餘隻聯營浮橋通南北走路本司遂與巡撫李約會曹莊村計議非南北水陸夾攻不可打船破牆非火器不可巡撫李

又與本司會議賞格有能破巢先入者賞銀一千兩本
司還至營部署諸軍所從入高浸何本源等五枝客兵
及主兵倪祿等三五十六路填濠而入朱仁苗騰由南路
入仁素細爲賊巡哨故往探又督發千總沈儒馬兵一百
八十名潛師宵征至仁與苗騰戰又夜遣健士潛裹大
毋礮二子礮三十使詣朱仁營隔河擊賊船密票令朱
仁埋木樁於下流淺狹處以斷賊船走海之路又以廟
灣北通雲梯關賊走要路令邢鎮率青州兵一枝當北
路邀賊令管火藥局需賫將軍礮子毋礮佛郎機等火
器以候部署既定黎明諸軍移營本司自擐甲冑逼巢
而營諸軍既爲本司激發又貪重賞爭先鬪巢沈還領
鳥銃先入殺瀛兵既攻柵而入處州兵繼之所畀將軍
礮等器亦至巢而健士亦已賫礮至朱仁營兩河大礮

與鳥銃齊發聲毀原野牆毀船摧賊中鉛丸死者尸疊
牆壁間頃之賊出衝陣被銃打箭射回回而復衝者頃
刻十餘合驍賊四人升樓頂而望一鉛丸落其一人餘
賊震懾而下賊益奪氣先是覘之賊伏兵於北路林木
中俟戰合將繞出我兵後賊每恃此得志本司恐青州
兵不能獨當益以鳥銃手四十名丁有德白虎等馬兵
九十餘騎搜林木出賊不意賊駭奔巢官兵邀之斬首
獨多日過午戰益酣賊盡銳突出青州兵小卻塵起軍
奔本司據鞍整衆而歸賊不能躡是役也諸軍共得首
級四十六顆內從倭二顆南北共燒擊船沉者十二隻
鳥銃手激浦處州兵以戰於巢中沂州兵以翼入巢兵
後故皆不能多得首級而驍兵爲賊死傷者獨多青州
兵及馬軍以搜林戰野故多首級而死傷獨少沈儒故

驍將從南路入水手燒賊船賊鉛彈中死明日將休兵復戰會江南兵備熊桴報至言崇明沙賊將有變本司身兼江南北之責且料廟灣賊已無能爲不日暮擒則走耳適會彭鶴年所領鎮溪兵五千名新到淮安遂幷留青沂兵共六八二千名與土兵同聽巡撫李請竟攻巢都司李佖所募土兵五千亦奉責院牌遣駐儀真以待本司又檄守備宣裕壽海舠五十餘艘自雲梯關東下備賊走海邀擊本司身率高淏等軍千二百名往崇明先是本司攻巢而適蔡旋報亦至兵備副使劉景韶身督遊擊邱陞等兵沿路逐賊日夜鏖戰賊遂大敗凡得首級三百六十餘顆具詳具劉景韶揭帖中茲不復述竊謂本司素言土兵經年屢試未嘗一日拊循之兵率主客十餘營素不同心之將以攻據巢死鬬之賊幸有小

捷此皆仰仗貴院面授方略千里決勝之算與巡撫李調度兵食運籌之力也本司南北奔走深愧無功其廟籌留兵攻巢後事及崇明賊情處置容續具外理合先咨貴院煩爲查照施行須至咨者刷有分道設突疏題爲海設分道設突一按新獲殘書一跋證據未歲事眞杏別錄皆文六卷諸目茲不錄

與李克齋中丞書二云弟以江南沙賊恐日久變生勢不得不一往然別兄殊甚惘惘不能爲也千里赴援之心與今日別兄之心毫釐寧有異哉蕩戰巢戰賊奪氣已盡巢賊戰雖少首級然從來柘林舟山之役並無一人敢闖其巢者賊計窮必走但不容朱仁輩導之出疆日夜隔河打船驚擾之則賊欲走不能只破萬金作月糧賞計可殲盡此賊江北可五六年無事不然縱七八百倭于下海來歲之息未已也蔡功惟斷乃成兄如決計

弟區處崇明後可復備幕下驅使其賊中動靜時望見
示口糧首級銀諸將士皆已領惠多謝多謝惟賞功銀
子弟昨所以留爲遲一日只爲欲與兄商議此事因兄
遲疑遂不及了而歸人各有心此非獨斷之事其詳已
具所與淮府諸千兄嘗能悉言意也邢鎮首級銀頗多
稍足飽飧而何本源營無一首級死傷又多煩兄少加
格外之恩以適遐邇之平太抵賊尙易殺而軍情最難
調停也兵賊相持日久號衣器械恐有爲賊得者賊多
狡計或扮作我兵晝混夜搶分付諸將宜知此意梅林
公所遣參將張德雖未偶然聞其人頗有行止兄宜稍
假之顏色使得彈壓苗兵亦一助也張兵備再三言沂
兵有該補還銀二三錢以足二三兩原募之數者已與兄言
之然必須沂兵與靑兵各別後乃處不然邢鎮又藉口

矣錄自荆川續集通行本荆川集無

又與胡梅林督府書云行過無錫得健步華朝所送公手書喜慰之極喜慰之極公料我兒繫江北而僕已渡江三日矣有圓機乎無圓機乎圓機速乎遲乎會心人一笑可也自餘可以忘言矣咨文稿先奉覽請公據此及劉海防印信手本所具通泰滅賊及廟灣攻巢事兩股文字合具一本題知權了江北應援一段公案待後廟灣之賊或走或剿并崇明賊情處置若何陸續具奏可也倥偬之甚先將使者一起自蘇州發回一起使者帶至太倉更有書也劉海道呈文及手本翁覽過便中發還公料廟灣賊勢甚審千里眞如目見也但淮安所報搶雙桅大船六十餘隻正是廟灣巢賊各處鄉村搶得將載以下海逃走今已被官軍打沉十餘隻矣錄自荆川

續集本無他

又書云書生操示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直可謂不自量而任之亦適矣文公京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真賊無從者衝鋒則鳥銃手徽倉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合數百從戮後鎮篠兵乃至將復用之剿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疏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即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還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壘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意弟已差下行營二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

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墟營之說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復戰也弟所遣行營當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當一笑耳

又書云青兵不可留沂兵不可去其間委曲不能盡言須面盡之但青沂事同一體歸思亦同青兵一動沂兵勢亦難止須先遣牌將二一枝兵分作兩處青兵抽開遠廟灣處駐劄待江北賊盡則調沂兵過江南而徑遣青兵北歸或江南浙東賊亦盡則并沂兵亦遣歸此爲得策何如何如謹俟尊裁中軍官李錫童華出入陣中逼巢督戰衆所共推適所奉咨稿中少此一段再奉告弟每以軍中事宜請敎已而得公所傳示往往不謀而同如佛家之得印證也何幸何幸劉蕺山集

又書云賊不難打苦無錢用除常套使用外若得銀萬兩作格外之賞分作江南江北兩處每處但得五千兩則廟灣三沙賊巢自可盪平苦無可告處惟公大肚皮可相告耳不意薄福之人不惟一萬兩不可望而所解銀一千兩爲布政司吏一掯遂并此亦不得享用真可一笑也今株守崇明只得操兩空拳責一鍋無米粥奈何奈何用兵無他説況多兵亦無用真如扮戲所謂一貫錢做一貫道場十貫錢做十貫道場也事急矣昨更索之黄潭公看何如耳沙上賊已造許多小船勢似欲衝老岸及奪船今偕兵上岸急打不可緩蓋海面廣闊日夜防守爲難也海面之守已畫地分船把總邵應魁正守西北一角緊要處諺所謂年夜賣門神買賣俱急公欲調之蓋未知此中事勢也敢此奉告正欲遣人走

報適使者到附之（荊川續集）

又書云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間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徼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弟區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平將往閩中平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二日一報今將二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隄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間鏖戰也張窖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果以後防之爲難督令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

復

又書云王遊擊善罵而不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遊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皆坐望風不進王遊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遊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麟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一枝土兵其勁兵前時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坐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土兵何如昨到此其氣殊銳自請當一戰只數日間戰也劉顯兵尙可用朱尙禮鳥銃手亦銳戰也青州兵彭鶴年兵宜早歸之前書已言及惟何本源兵一枝尙可用江北既已不用兵請公調何本源兵來江南聽用何如福蒼諸船以晝夜守賊之故不能泊港而泊於大湖中夜夜多

有壞者或連次船并沉之弟與熊僉事亦連泊潮中偶
聞夜一福船走避弟舟幸免而騎在熊兵備船上幾騎
沉了亦幸而免耳即此豈是可久不守不得守又多患
半年後船亦當壞盡矣昔次兵久變生之語遇境乃覺
其言有味也[illegible]
又書云軍中作用哭而笑笑而哭喜而怒怒而喜頃刻
幾番傀儡其處頭將驕兵也一[illegible]亦子[illegible]一龍蛇頃刻幾番
變態乃知公向言一面哭二面笑纔做得總督此處認
真不得做假不得自笑盡得公之神授也并寄此以發
公一笑耳王應岐李沈之兵俱到懦將更無以爲詞只公
得上陣矣此賊只恐其冒死奔突但水守緊嚴得不奔
突盡平無難也昨守備盧相自到此言廟灣餘賊[illegible]
三日已乘海舠遁走矣此賊俾有遺種歸島明年禍不

可知弟不能體公之心殺盡此賊誠無所辭罪耳奈何
奈何荊川續集
又書云適作書而健步王明所齎尊柬適至承諭諸凡
事體可嘆者甚多誠然誠然江北之事已具之承差胡
賓賫去書中并附胡賓口傳其三戰易進易退正坐弟
之不自擐甲弟之不自擐甲非弟敢後蓋亦諸將畏弟
督戰而以計款之弟馳至營則諸將又奔歸矣弟欲處
營中又無親兵寄宿諸將營終非事體自大洋中移船
就營風潮每不便也奈何舒徐寧耐之訓感翁至愛至
教此大事也弟亦豈敢急性但弟諦觀此局面半月後
事無就緒則海船不能久在濤中而陸兵亦不得不撤
抽矣若此則儼然成一柘林川沙也況彼小船已多又
有奪船上老岸一日不可期之變乎此局面可速而不

能久者也防守稍緩事必至此弟再過海看士兵一戰後亦且趨杭州會公矣救書不知今在何處懸心懸心得凌海樓來亦好若不肯從不必強也錢糧賴公移檄有司決不敢後矣熊兵備甚用心亦殊賴此官也荆川續集

又書云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刼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勦意欲借麾下梁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璧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又書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

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蠻皮一時提掇他不動便成誤事如何爲處弟今日認真幹事督將官督有司全賴朝廷委任新敕書尚未見到不知齎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欽鹽海痢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眞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八顆乃知攻巢之難也又書弟處三沙後當細承指教或更爲南中一行耳

姜鳳阿來書云一別遂逾三時仰思徒勞書問不獲時相寄殊耿耿也艮晝猶未上海氛乃爾孔熾部中倉卒遽加職銜便欲以東南事相委此在吾師義不避難而種種實學當是種種實用第如艮醫脈經素難無不精熟至於診病用藥則未之一試恐猶不可不斟酌爾人

來傳言吾師每出嘗以小舟傍大舟行有欲求見者輒蕩槳避之此在軍機秘密固非淺識之所能窺然使常常爲此人反得以窺伺我恐又不可不審也前時聞主修海防蓋爲賊未來時計也今賊勢既猖獗如此似當先了此賊乃始防賊於後來譬寒邪在身先須發表然後調養元氣耳然否然否某一春應酬會試諸公極其勞擾吾師所謂世俗心腸也正業雖少廢然胸次覺有自樂處從此能漸開擴見得自己有真光景不爲世情所還改便當頂禮老師矣今且未敢自謂已得也庸卿兄來附此道鄙意庸卿所養得之師門爲多今授青田又適在屬下惟吾師始終成就之草草伏惟尊亮又書云某無似辱尊師收置門下以來每每欲啓發其顓蒙而登之於賢者之覺路亦每每欲勉其樹立表見之大者而進之古人深夜精論人有不與聞者某獨幸而得聞爲多每竊私念以爲自有父母生我以來惟吾師之恩實

與之並而深浣無以為報惟是生得一女獲供箕帚於先生之子孫乃某生平銜結之私至為小犬構婚雖曾對尊使私一吐之聞有讖兆之時肄萌此念而未卜天意之如何然又未卜尊意之如何也今者聞先生果生女孫亦果有不棄之意是吾師前此之恩造就與天施等而今此之垂念又實與天意相通也某也抑何幸而有此歲入二月以來以傷足伏枕者再浹旬日呻吟痛苦中忽聞力淳傳言不覺喜動顏色若沉疴之遂去體也極感極感謹先脩楮少申鄙悰餘俟壽休積誠以仰求門下不宣

方略復劾王抒失策者三可罪者四詔逮抒及中軍遊擊張倫下錦衣獄刑部論抒戍邊帝手批曰諸將皆斬主軍令者顧得附經典耶明紀是時掌刑部者爲鄭曉

秋七月公督盧鏜劉顯進擊三沙倭再失利公憤甚親躍馬布陣賊搆高樓望官軍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公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邀公還時盛暑公居海舟內兩月得疾還太倉明紀適朝廷陞公通政公曰藉此以令諸將賊可克也還太倉迎之并調狼兵赴

戰

錄行胡總督手本爲軍情事照得倭賊先海入寇至崇
明三沙職督率副總兵盧鏜都司楊尙英於四月十一
日海上邀擊斬獲首級一百十四顆於是職應江北之
急留盧鏜等攻圍沙賊職至江北攻廟灣賊巢獲首級
四十六顆俱經具題外職正在廟灣攻賊忽得蘇松兵
備熊桴手本言沙上賊久將有變而諸將推延猶未上
沙剿賊續又得總督軍門書促職過江至三沙督兵職
卽發江北五月十五日至三沙是時賊已蟠據一月而
諸將未有一人上沙攻賊者兵法宜乘其新至飢疲營
壘未成擊之失此機會使賊得以塢糧立柵爲堅持計
而又得造有小船數十隻以備突走矣職卽督盧鏜與
參將劉顯劉堂等於十八日率兵上岸立營而職帶守

備高淂等兵五枝及土兵張容所部鎮筸兵亦續至聯
營而居職議立賞格出銀示衆以爲懸賞二十一日黎
明合兵盧鏜率毛兵先逼巢賊多被殪傷不能得首級
賊分勁銳先衝劉顯兵顯素驍將率部下郭成卓梁等
鏖戰抵賊得首級六顆而盧鏜部下得首級二顆賊復
衝劉堂兵堂部下田應山兵最後不交鋒而先奔劉堂
兵逼巢者多爲賊殺餘兵亦奔其部下王如澄廣兵以
苦戰亦多殺死盧鏜亦遂還營劉顯高淂等尙戰於巢
頃之亦收兵歸衆議以劉顯將先鋒而盧鏜將老營兵
駐後各營鑿選鋒付劉顯是時蘇松巡撫陳以告病候
代於蘇州猶調度兵食時遣牌督戰而巡按先以憂去
巡江江任滿去交代未至職止與兵備熊桴從事海中
至六月初一日劉顯率選鋒攻巢賊閉巢不出是時賊

四面起土牆障箭銃牆內鎗齊立賊衆時出環牆而趨
官軍不敢逼巢賊亦不敢躡官軍竟不接刃而還是時
總督軍門遣遊擊王應岐率兵五千應援又遣都司李
忱所募土官吳九韶鎮溪土兵四千赴三沙是日王應
岐全軍至吳九韶兵四百先至初六日會兵合戰劉顯
將前鋒與王應岐等分路入而盧鏜翁老營在後盧鏜
選鋒兵攻巢得首級三顆劉顯兵得首級一顆賊衝右
哨王應岐兵贊畫生員李應春被殺先鋒亦殺傷者應
岐子光祖棄馬奔而免餘兵數千不顧主帥而先潰左
哨張啓兵亦潰是役也以老營堅故賊不能遠躡而潰
兵得徐還營劉顯亦收兵歸明日吳九韶兵盡至名爲
四千實不及二千也蓋土兵張虛數以冒糧賞大率如
此衆議初十六日進兵劉顯仍率前鋒攻賊賊多爲銃打

死蜂擁出張窖兵先奔盧鏜斬其一人開銃自打潰兵
亦不能定賊數戰頗輕易我兵徑追至諸營勢甚張盧
鏜營舉放發熕佛狼機連倒七賊各營亦發銃擊賊賊
纔退歸各營共斬真倭首級十二顆是役也不藉火器
老營幾不守先是職攻廟灣皆躬自擐甲陣中及至三
沙以盧鏜劉顯有名宿將可仗又國家方用以爲總兵
副總兵遂不復自擐甲而但與兵備熊桴居老營督戰
至是知諸將易進易退不足盡倚乃復自擐甲入陣中
至十一日復戰分布陣勢指揮伍惟統把總田應山爲
誘兵布賊巢門吳九韶劉顯苗兵分伏左右王應岐選
鋒與張窖兵左右綴爲副伏兵欲誘賊入伏而夾擊之
盧鏜札老營王應岐餘兵及王如澄兵左右翼以防賊
東西衝陣既定職擐甲徧巡諸軍促營中傳餐食誘兵

伏兵賊甚狡先爲四層木巢以覘我軍一動靜十里必見揣知我有伏誘之不出劉顯請撤兵職曰合兵甚難少忍半時賊出矣顯謬言軍飢疲職曰適傳餐何言飢伏兵蔭草木間未嘗戰何言疲也顯不能答而專欲收兵職遂前至誘兵所見誘兵亦怯甚去巢尚二箭遠不能怒賊又舁火器至巢邊火亦不能入巢賊以故不出應之職過誘兵而前下馬獨拔刀步行過鱭魚港去巢二箭盧鏜劉顯與左右爭向前抱持職曰奈何若此職曰吾不能督諸將惟有自往死鬭耳二將誓以必滅賊遂扶職上馬還未半時兵竟撤矣明日復戰布陣如前吳九韶土兵感激遂攻巢川苗兵次後賊先戰頗得我鳥銃手至是穴牆以通銃眼項鎖銃手一人使彈土兵土兵一人死十六人傷遂退究我軍所以不能破賊之故

有三札營太遠出軍五六里而至巢賊閉門而臥開門而衝賊逸我勞其弊一也立營既遠又無行營其弊二也烏合不同心之將雜勇怯不齊之兵怯者先潰勇者不能支其弊三也職督諸將移營近賊諸將以爲營遠尙畏賊刼奈何近之又爲諸將造行營木城三座進兵又不肯用其所以宜急圖而不宜緩攻之故亦有三賊已造有小船五六十隻勢必乘月黑潮滿之夜出海搶船突上老岸則江南北之禍又自此始其不宜緩一也陸兵進攻水兵守海職與兵備熊桴晝夜風濤中者已及一月每見大風颶則福蒼等船必壞數隻今入秋風惡久之船將盡壞誰與守賊其不宜緩二也江南大旱禾麥槁死聚兵太多饋餉難繼一日計口糧行糧火藥諸費不下二千金萬一不給軍自生變其不宜緩三也

職才不足以料敵制勝權不足以督勵諸將致此殘寇尚緩天誅負罪負罪除一面俟新降敕書奉行一面調生力兵上沙會剿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

江南經略唐順之與提督都御史李遂討賊淮揚敘聞三沙之報卽趨而南自儀部伯倫止之曰士論多疑公避難殆不可南公曰江北賊勢摧破又已搶船包裹不擒卽走矣我之去江北而走江南乃去易就難非避難也公至太倉各官兵猶豫不進公曰我兵若不渡海滅賊賊必渡海衝我內地勢不兩立也乃要提督都御史陳鍈親征之陳曰公請先往留我治兵餉接濟公乃督總兵盧鏜等以行密與熊桴計造木城每扇高廣七尺四人舁之四人持銃箭二人執刀隨之連比而進遇蘆

葦處先從木櫺中發銃箭驅走伏賊刀手從城足刈蘆
蘆仆踐行而前復發銃箭如初如是者二十餘里我兵
得盡登岸逮命撤舟以防賊掠且示我兵無歸意分兵
爲二枝每枝千人令二總兵及參將分領各綴木城爲
營晝則擡行夜則據守不數日沙地七十餘里悉爲我
據賊之所據僅五里而已然賊多智而猛我兵常怯之
沙中大家又有爲賊奸細反揚賊勢恐怖我軍者公督
各官兵逆戰賊從濠後築土垣貫茅竹潛窺我軍至卽
從竹筒中發銃箭我軍莫能近公令人舁銅發熕佛狼
機擊賊賊舞刀而出衆棄火器去公怒欲斬諸裨將諸
裨將曰兵不敢敵非將之罪也公不信親率諸將履陣
兵望敵皆潰棄諸將與公弗顧諸將策公馬夾擁而旋
公巡各營諭曰若等不受節制我知之矣誅之不可勝

誅逃之不可勝捕也吾欲處汝無難編隊爲冊更番而調敢有棄頭目走者查其該隊行令原籍有司追口糧囚家屬梟爾之首爾能逃乎三軍痛哭訴曰逃非本願見賊褫魄耳公問其故曰不嫻武藝也公曰奚爲而兵平日向來官兵不戰罔罪故應募以規儋石之需今欲實戰不如願已公曰惡是何言也小民出銀豢汝爲捍患耳縱賊殃民屢年我不爾殺方用爾一戰而猶弗諾乎三軍號泣不已或訴皴瘃蒸熱瘧痢傳染公曰從征而歿爾之分也爾等茹辛通計不過三千人若縱汝還則賊亦過海海西郡郡生靈並罹鋒鏑彼何辜乎我今但用爾圍賊毋容賊走而另請勁兵於總督胡公兵至即換汝矣衆大悅遂相與戮力困賊沙上賊不得逞六月提督都御史陳錠以告病去侯代于丹陽先是公敦

陳錠之約過海督戰兵以鄉官目之弗之畏又數語督視軍情無生殺權陳錠假以旗牌便宜行事公恃此嚴明號令儼如提督在陣不虞錠之上疏稱疾也一得俞旨即還蘇州旗牌官皆去巡按御史朱方丁憂巡江御史自五月交代未至諸事皆瓦解兵餉不給公莫知所措移書於陳公曰東南不可無公況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際願少駐以待事甯此不過遲公十數日還山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也陳公弗許或諷公曰爾非守土之官也事既掣肘推脫擔子何如公曰朝廷原以我爲視軍情官假如高坐省城今日移文督江北總兵明日移文督江南兵備此等使乖五十外人豈不及此顧江南無一上司賊千二三百人未有所掠皆如飢虎若登老岸禍不可言故與兵備兩舟經月在海嚴督將

士困賊於一壞沙上至於搗巢之舉則我兵素怯須別選精兵俟隙圖之耳吾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不敢計也按公之艱難困苦奮蹟寇藪如此世人尚有非議之者是誠何心矣陳蒐以旗牌議公督戰其謙退自抑易幕宗胡世將之任吳武安矣然不久即告病而歸矣閣既盡旗牌亦去遂使剿倭之事發致瓦解非其為國一念猶未誠且篤蔽考陳蒐之名僅於科名錄見之江南湖北通志皆不為立傳而江南通志於乞其勛荊川公剿倭轉誤為俞大立事雖秉筆者失考亦陳公不能始終有以致之荊川公當時艱難顛沛萬狀然名垂宇宙天亦何負愚人哉華亭孫毅齋承恩與府縣論備倭書云即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喪卽驚奔潰散于此益知當日寇賊之兇悍官兵之怯懦矣

陞通政敕諭敕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該兵部題稱浙江地方餘寇未靖皆因文武職官水陸兵將不肯協心效力以致日久財費欲要差官閱視催督進剿茲特命爾前去會同總督胡宗憲及嚴督總副參將海道兵備守巡等官將見在餘寇剋期蕩平各該文武職官敢

有偏拗怠玩阻撓軍務不行一心平賊者爾卽指名具實參奏治罪其有內逆與賊交通接濟者着宗憲多方訪拿斬首梟示進剿機宜并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宗憲相度措處便宜而行如幾賊奔散地方稍寧便宜訓練土兵以免征調之擾將來海防一應合行事務爾有所知見查照兵部原題條奏以聞朝廷以爾素負才名諳練兵事特茲簡用爾宜益竭忠猷協心經畫以裨東南安攘大計務使海徼肅靖庶副委任爾其欽哉故敕

嘉靖三十八年月日 見家譜

兵部咨兵部爲薦舉世人材乞賜超擢以圖安攘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浙直福建等處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胡題爲奏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查得本部著郎中書士長地方久諳兵事素著兵變云云（陞見前）奉聖旨是這請讀之去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該著郎中書寺令前來劄付宗憲山縣遵先已劄

平議經具本題知會所該善後事宜是同本官議處除另錄施行外臣惟責任專則人不玩愒事權重則下知
案承今照郎中唐政體熟於閱歷之久施爲發於涵養之孫學究源溯才兼文武臣日與之討議俱各切中機
宜備知肯綮真所信服目下春汛方殷防範爲急俾得竟其所蘊是必大有可觀但以郎中職銜當此軍機重
務勢既限於位分事必泥於施行縱有謀猷似難展設臣查得國朝故事有以郎中而經理本部侍郎者有以
御史而經歷本院吏部言即如唐官任春坊司諫且科第三十餘年歷資差不淺如蒙伏乞皇上俯念人材難得
地方事重敕下該部議覆將本官破格擢同臣在於北方計處戰守事宜候過春汛方令回京庶以有爲之
才處可爲之地其於東南地方亦非小補矣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兵部職方清吏
司署郎中事主事唐於嘉靖三十七年十月內該兵部題奉欽依差往浙直區畫戰守事宜去後續該總督胡
奏報設處議勢勦平於三十八年三月該本部題奉欽依將本官陞授太僕寺少卿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總督浙直福建等處兵部右侍郎胡題稱要將唐比照國朝故事破格超擢仍在浙直等處計議戰守事
宜一節爲照浙直倭寇近稍平所據善後事宜委該先時計處今陞太僕寺少卿唐學究本原材足經世又
諳練兵務屢經薦揚總督官酌見其堪與圖事所以奏保前來無非欲謀當相資爲地方永久安全之計但本
官雖陞太僕寺少卿而衙門之位分既懸則體統亦限於謀爲似難展布相應議處查得先年修理河道海防

等貢多差通政安司通改參議等官欲將本官改歷通
致使司右通政仍在浙直地方致進行事一應戰守機

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務求萬全特事有次第同京
其應行事件合兵命下仍杳該部照列題請等因未敢

擅便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本部尚書吳等具題
初十日奉聖旨是害贋之塹古通政着同胡宗憲經畫

兵務欽此欽遵遵會議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
奉欽依內事差欽遵查照施行等因杳部送司卷查先

為議處委寇云二（此重從義任視軍情一節節去）今該
前臣查呈到部看得吏部杳怨太僕寺少卿唐改陞通

致安司右通改仍在浙直地方致進行事一應戰守機
宜與同總督胡悉心經畫待事有次第同京其應行事

件仍杳該部照例題請一節為照今陞右通改害才本
足以經世志復分公憂寺習夢林居已知函養之素起

宣郎著益三東見之共波宗憲之蔫湯既有驗於已事
在願之之效彔謀毋負去明存況責任既專則畏布益

方三某議招奏則臣書旨書所有本官發守已經奉有
前項明旨無答再議任屬未上後兹差已弃貴日今見

沉之期弥有習戮郎宣招浚逐剿完致滋蔓亦或池方
藉寧更宜祟士著之兵以先征翦之援督發擅之數以

社爰冒之弊以安養休息責之守令務期保民以為拜
岱之本以戢守訓綠責之將須務責案滋以為安民之

地事有可以易畿羊勿拉於奚常法斧可以弱頊亦無
事於沽息其免覽芹恙要因咨宜民凡有準於蕪防以

為久安長治之計言均宣頁実合侯命下本部查照先
今所議職任恭撰莪書一道賣付本官照舊在彼會同

總督等官將浙直患寇事宜悉心計議協恭經畫務期運之推陞以靖海氛待事有次第具奏同京則於朝廷贊命之意庶為不負而本官經濟之學亦得以自效矣其原領敕書經自奏繳仍備咨總督胡進照施行等因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本部左侍郎江等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咨前去須照本部及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欽差通政使司右通政唐順之（見家譜）

與嚴介溪相公書云某一疎闊迂愚之人耳已分枯槁不堪世用久矣自起家編氓以至尊官京堂凡所進取皆是門下獎拔自閱兵薊門以至視師海上凡稍有所建立皆緣門下指教拔之不待其有求而教之惟患其不悉是僕之一身門下成之有成其身者而不磬其身之所能為者以為答非答也雖然伺候於門牆者衆矣而某獨蒙異待若此者翁豈私乎其人哉豈以為疎闊或可以責之大節迂愚或近于不避險艱萬一能為國家幹得一事二事則亦足以明門下以人事主之素心

是翁之所期于某者或在此也南役以來雖則治軍行旅之才素所不長至于波濤矢石之間往往不敢自有其身者以爲非謦其身之所能爲者則無以報國而亦且無以報門下也自轉官以來區區禮數之末皆不敢以瀆門下知門下之所期于某者有在也于是汲汲勉於門下之所期者而不敢以區區禮數瀆焉令孫婦之喪幸翁自遣以保天和不勝惓惓二沙節略公之愛我也甚至而知我也甚深近者兩轉官資俾得展布至於凡有建白部中如議覆題特蒙聖賚皆公盡力委曲扶持其間此惟以心感而不敢以言謝也（錄自荊川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鄭淡泉來書云承長翰數百言（此函不見荊川集中）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始退歛江上東浙西所在告捷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並入公之集洋寇截巢水路往來出入阻

險豈敢謂異樣說謊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條上所謂視軍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舍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余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難襄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憂真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於所獲真倭中量留數人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從死彼既目擊言必真切當必信之勾引奸民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於庚戌首尾十年況土

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發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牆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言中迅筆殊不倫次

姜鳳阿來書云久不得來音甚用懸憶一月前荊仲韜書至云於京口候謁老師知淮揚已寧復將盪平殘寇於崇明之三沙秋冬間當自奏功闕下也爲慰久之適聞此賊負固難剿而老師出兵動欲身先士卒夫身先士卒方可責將官用命此固一說但勅書中委任責成之意恐只以謀議督率爲主而此外原非己責今人因避事而不免壞事誠爲可惡若因惡人避事而過於當事亦豈非賢者之過發之太激切耶或者謂三沙之賊其勢已窮惟當坐守以斃之不可與戰此亦不知果何如也荊叔韜來附此通候叔韜舊出門下今爲屬官則

是始焉聚首於一堂者師生也今焉共事於一方者上下司也纔履仕途便賴近老師以登覺路在叔韜一何幸歟病中草草未悉所欲吐伏惟尊亮吾師斯道宗盟國家柱石萬萬自愛勿以輕敵爲忠勇也

廟灣餘寇爲巡撫李遂兵備劉景韶所滅

是月作鈐山堂序蓋卽作於太倉舟中也章實齋學誠云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愼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所見者定後人得而考證焉鼎元讀荊川同時人文集推趙浚谷集按年編纂秩然不亂荊川集每篇尾不特不書甲子且次序凌亂不以撰著歲月先後排編豈公既無意以文傳世未經手定而排編者盡將撰著歲月削之矣是序撰述歲月何以知之而吾考之世所傳鈐山堂集公序尾嘉靖已未七月數字赫然尚存乃知此序劉餞三抄時抽毀作也嗚呼世人以是序爲口實久矣以公是序遂謂公與分宜迹近吾稽之序鈐山集者有十餘人皆一時之名宿若湛甘泉若水楊升庵愼退老閱讀之人得已而不已者也荊川之序不得已者也昔杜預在襄陽數寶以路權貴曰非以求福但求免禍夫提師旅之重一身之安禍福小而因以禍及家國爲大也古來閫外將帥以啓釁剪官而敗壞疆場之事危及家國者

河可務數荊川既不戴貫以路分宜適梅林爲分宜刻集而分宜家序荊川荊川一序其能斬耶然荊川下筆極有豹未嘗如甘泉子之以天之爲天文王之文撥鈐山之書也荊川云少陵詩謂之詩史公之詩謂爲時政紀亦可文少陵詩諸以詩一人則詳於其人而世槩之必有譜公之詩者則公進退竊人之考並以明而世並可論又云特舉公之詩係談廿故之六者史論世者有考焉夫分宜所爲言理寫義爲廿深退痛矣也久矣荊川一則日論世再則日論世分宜詩之詩友自首亦有視然勗心者乎此荊川況於自獨著姿虎子宣易其皆政之念而又致後人如孟子所謂讀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者也與孟道甬江修墓書集今本人與後之人尋擇其意於語言文辭之外言子之旋而發真人而不自夫及文章之妙如此荊川自登第出張永嘉問沒沒遜之道建言削緒歸林下二十年與分宜通一書戊午夏入京冒暑臥病垂死言一月七月出按薊撫九月同奏十月卯奉視師浙直之令其在京與翁臣相接不過數旬山堂序云某嘗侍公於苑直卯此詩也而荊川與人書已視京師亦遍火對讌之不可近力京入出其欲遂分宜元急於昔曰之遂永嘉也竊讓荊川與分宜遂近乎

公每誡諸將以月黑潮滿之夜防賊搶船突上老岸及公去而賊果遁公憤甚嘔血疏劾諸將其前斬馘功皆遜不居

三沙賊遯疏照得三沙軍情自本年六月十三日以前已經巡撫都御史陳錠會題外臣於七月初九日自崇明縣起身往太倉州打發湖廣土兵三枝回還間十七日據整飭蘇松兵備僉事熊桴呈據遊兵都司楊尚英報三沙殘賊圍困窮逼於十六日四更時分風雨大作乘潮由三沙北面瑚港地方往北洋遯走去訖等因到臣臣即星馳前往江北體勘賊情行至鎮江府據鎮江備報據瓜洲鎮巡檢司報據呂四場報本月十七日于東場地方七星港西南江有小倭船四十餘隻登岸燒劫約倭七百餘人往西近通州地方去訖隨報備倭把總張大義防禦外等因據此查得先據守備盧相呈抄蒙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紙牌奏提督李軍門鈞牌備仰副總兵官督同卑職相度各兵船損壞撤回營前沙

停泊修理仍分撥小船違哨等因遵將各船於本月十五日駕同營前沙停候副總兵官估計修理以防緊急之用其北岸信守已該兵備熊僉事將邵把總部下兵船分有堵擊外卑職仍選便利沙槳等船十餘隻親督在西沙嘴一帶協守等因據此則三沙北面瑚港地方原係盧相邵應魁派管位地臣又查得先據盧鏜劉顯等稟稱賊已用居民皁廂板造有小船數十隻勢將衝突各將官明知衝突理須嚴備及臣訪得賊已上岸放火江南水將纔知賊走江北陸將亦知賊到縱稱風雨晦霧不應突然至此當時若使江南能禦之於海則賊不得走江北能禦之於岸則賊不得上參照總兵官盧鏜副總兵官劉顯遊擊都司楊尚英把總邵應魁守備盧相等既不能奮勇攻堅蕩平巢穴以收一鼓之功又

不能水陸協力晝夜嚴備以固四面之守臣屢有牌行月黑潮滿風雨晦霧是賊突走之時而乃不遵約束畏避風汛挈船入港賊出巢不能知賊登岸不能躡致使柙中之虎復出噬人江北之民再罹荼毒三月防守於江南雖不無保障之勞一旦潰決於江北則方爲貽禍之始鄰國爲壑雖非本心罪坐所由亦將何諉再照江北諸港逼近三沙海路不及百里於鄰之震不爲不切又方鑒鄧城失事之罪懲創不爲不深既非猝然之寇且屬先事之防而狼山副總兵官曹克新淮揚參將邱陞及備倭把總等官坐擁重兵全不設備海賊焚舟登岸照舊深入略無攔阻人亦有言巢賊渡海如出無人之境則謂江南北將帥兩無人焉不亦可乎縱賊出與縱賊入之罪同臣職同總督官視軍情江北江南乃其

兼總三沙之役臣與兵備熊梓日夜波潮中者月餘自擐甲臨陣者凡二親叩賊巢者凡一亦欲以身激將士敵愾之氣滅此朝食以報聖明而各總兵等官以怯賊爲故態以縱賊爲常套臣才不足以料敵制勝力不足以督勵諸將有負委任罪合首坐伏惟聖明矜察臣於二十一日星馳瓜州會同巡撫御史李遂嚴督曹克新卯趍進兵勦賊及催督劉顯楊尙英過江截殺外其總兵官盧鏜劉顯曹克新等乞該部論議罪名從重處治伏惟聖明俯念尙在緊急用人之際令其戴罪殺賊待江北事甯一併論奏內邵應魁盧相失事重大容臣會同總督胡宗憲先行拏問以警其餘緣係巢賊遁走將官失誤防禦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行狀時公方趍通政以舊璽書權輕無以令諸將欲待

新壐書行事因暫還太倉侯勅諸將官見公囘卽欲以船與賊送之出洋幸賊去嫁禍他地方已得無事公聞之怒甚因冒風濤往諭諸將乃不敢然賊已取民家車箱材造有小船矣公復令諸將嚴守以防突走而知諸將之守必不能固策賊已窘必逃死自救因設五伏兵以俟賊果離巢分爲三營出分一小夥過火燒港掠舟前所伏兵港側者見賊至先驚遁賊遂遁乃合大夥還巢蓋幾中公計云然諸將竟畏避肈同內港賊乘風雨夜遁過江北矣公以三沙不守每用爲愧然議者以公冒盛暑居海船中與賊相守者兩閱月始賊之舟至崇明者二十餘隻使非公邀擊之于海犂沉幾盡則江南北受禍久矣厥功已奇而廟灣三沙相去千餘里以一身而應兩地之戰敵或殲或遁亦無非公功也方公禦賊時芳

洲亦在南目擊自真

七月二十一日公奔疏後星馳至瓜洲會同巡撫李遂督諸將剿賊諸將亦知奮勵賊轉掠揚州兵備副使劉景韶與戰連勝圍之劉家莊劉顯以銳卒數千至李遂令諸軍皆屬顯八月己未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自此絕江少寇矣論功賚白金文幣是役卒畢以奮勇逐賊遂亡

江南經略七月賊勢窮蹙以沙民屋木造舟爲逃竄計我兵餉亦將匱唐順之曰事急矣賊若渡海而西沿海兵船千人監督疏必登岸如螃蟹散行不可收拾矣遂以三沙兵屬之兵備熊桴而自西歸申嚴水陸將士約東馳晤陳錠議兵食錠曰我行矣東南事有梅林在君其圖之時天大旱禾苗盡槁公謂錠曰倭寇之患地方

猶有限公爲巡撫若不上荒疏而去朝廷不行蠲賑
貸千里生靈誰與造命請問責安所諉錠然之即日繕
疏入告公乃如杭州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胡見而訝之
日三沙告急吾方調兵航海策應君胡然而來也公曰
勁兵不至賊誰與滅糧餉不繼兵何以生須假我兵食
事權方能爲役耳胡如其言公將出定海關而三沙之
飛報數至是月十六日四更風雨大作賊乘間由北洋
遁去次日犯七星港登岸公聞之一面查論將官縱賊
之罪一面赴江北剿賊提督都御史李遂謂公曰君在
江南不能滅賊而縱之馳突我今方略已定早晚滅賊
矣君又來撓我事何耶公曰賊至三月不曾流毒江南
地方亦不能掠民財皆我力也我乃看人行事之官原
無兵柄而焉能罪我哉且朝廷原敕我視軍情江南北

皆我責任也而焉能辭我乃相與戮力剿賊未幾賊平公歸而語人曰使江南有一李克齋搗賊巢如反掌何獨累我煩難若是又曰江南賊雖走然大受挫凡在三沙者無一生還島夷聞之必數年不敢近邊時順之方主滅賊一時行役者多懟之或議其輕出或責武功不成或謗其譖貲後以積勞成疾轉官而卒後倭果累年不至蘇松人始感其恩德云鄭羽揚有與荊川公論戰法書亦見江南經略有皮營等製篇長未錄

蔡白石自知堂集有聞揚州之捷寄李克齋中丞唐荊川銀臺詩云四州諸將集奇謀數萬精兵控上游江北戰雲遙蓋野淮南殺氣已先秋迎鋒不數邀歸艦報捷爭傳繫海酋最羨當年詞賦客真看投筆取封侯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九月朔李遂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公右僉都御史代爲巡撫鳳陽等處兼提督軍務據墓誌錄及明實 錢明紀在十二月

鄭淡泉來書云前具咨復時新命未下鄙意欲公以視軍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略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實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

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專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於江南積軍餉江南易於江北賊之長技利於江北而不利於江南總計賊則利於陸戰而我利於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於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賣糧漏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出入南斗占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知占書有此說否

上海防善後九事　一曰禦海洋二曰固海岸三曰圖海外四曰定軍制五曰足軍食六曰鼓軍氣七曰復舊制八曰別人才九曰定廟謨

鼓軍氣有曰臣聞戰之所以精明與中國之所以勝四夷者氣也而非甲兵之謂也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

而養尊武臣恬保而實身閒雅雍容之習成而慨慷果銳之氣亦寖銷矣南倭北虜倏然內侵殆若昔人所謂氣餒以取之者賴皇上天縱神武赫然一怒誅逐偷惰拔用英奇文臣督帥皆躬自臨戎有免冒赳赳之氣自此倭虜不敢深入則氣之勝也以臣占於行陣之間猶有未盡然者臣視師東南備觀怯將情狀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雖亦未必盡然而然者固多矣至於倭賊渡洋談笑飲食若履平地而我將棲泊近岸日遇海風則頭掉目眩夜聞海潮則耳聾心惕且夫倭賊有過藐我將之氣而我將無必吞倭賊之氣則是未戰而索然矣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清大憝臣猶以為難也此氣在宇宙間磨礲而時用之則鮮明置之不用則黯無精光謂宜文臣督帥時御戎服

出入軍中發揚蹈厲以作武將之氣武臣大將遇有賊戰戎服出入陣中以作偏裨之氣偏裨小校遇有賊戰戎服先登以作士卒之氣而督帥武將臨陣督戰間取潰校逃卒遵奉旗牌事例百萬軍中忽然斬却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使我之氣日益精明則賊之氣自然銷沮此其言若迂闊而實勝敵之要機李光弼蒞軍一而旌旗變色每戰必勝氣之謂也（行狀鼓軍氣一事尤公自得語讀者之壯）

別人才曰臣聞爲政以人才爲先至於兵事尤急人才臣視軍情一年其於官吏賢否非臣職事所關不敢濫及外訪得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劉景韶英敏多謀臨機立斷運籌足以破鬼夷之算賈勇足以汗懦將之顏今歲淮揚殺賊二千餘多賴其力已與臣同擢巡撫不敢

更舉外又訪得浙江巡視海道副使譚綸雄姿勁氣法令必行賊與我軍見聞寒膽今歲浙東殺賊千餘多賴其力蘇松兵備僉事熊桴自倭事始起以至今日無二歲不在兵間忠實練事沈毅內明出入海潮艱危不避此二臣者皆宜久其官而不易其任以待資望可為巡撫即以授之者也杭州府同知唐堯臣留心武備訓練有方紹興府通判吳成器素識兵勢屢立軍功待堯臣歷任年久成器再立新功皆可當沿海兵備之選者也台州倭寇屢入兵凶相繼民瘠已甚全在良有司撫循而知府黃大節貪饕有跡昏眊無能政成賄吏肆滿私橐所宜亟為罷黜者也又訪得浙直總兵官盧鏜老練善謀副總兵官劉顯驍勇善戰臣嘗以二沙賊走劫其失事畢竟東南將官無過此二臣者所宜久任責其立

功者也然盧鏜善謀而怯於臨敵劉顯善戰而果於自用則其偏也若以使過之義則革任甯紹參將戚繼光先登敢勇立有新功見監原任通泰參將黑孟陽遭蹶悔過尚餘勇氣皆堪策勵立功贖罪者也狼山第一緊要海口總兵第一江淮重任如狼山提督副總兵官曹克新偶因際會獲冒功陞臣見其人耽溺酒色常如昏睡誅勇俱無精氣已銷設有警急憑何決戰前任鄧城見以失機拏解克新異日誤事必不減於鄧所當亟投閑散以全其功者也又訪得境內人才臣得三人焉原任僉事終養徐九皋老成經事熟諳夷情原任刑部主事爲民唐樞經術優長才猷老練原任知府致仕嚴中警敏足智曉暢兵機皆可充異日兵備之用者也

定廟謨有日二十年前何以絕無倭患十年之間何以

倭患若此年年禦倭何時是了如何可以永斷倭寇之路以復東南之舊苟可以利國不必爲身家顧慮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牽外內臣工方略畢上然後聖明與廟堂大臣從中主斷而力行之期於三年四年斷却此賊臣猶以爲遲也不然一歲一來一來一勝臣猶以爲浪戰以上九條詳見荊川外集

鄭淡泉來書云詳讀大疏所列八事勝於南沙北灣數千首級一禦海洋文武吏士皆移險阨且重迎擊來舟之賞是也復設視師官官易設而人不易得奈何二防海岸必須海岸與腹內從入與被虜並論功罪此不但可行於東南在西北亦應如是三圖海外三事最爲要策但蕃非自歸之賊蔣非絕域之使以此二人爲可託又不若不行爲愈也盧帥之言鑿鑿可行四定軍制練

鄉兵調土兵處置甚善無容他議六鼓軍氣貴在磨礱而時用之文臣督帥擐甲臨戎武將次第身先士卒自古爲然雅詩具在至于出刀用錢直可偶一爲之爾七復舊制此國初良法善謀父老相傳倭賊登岸爲大創以故水寨不可不復復水寨則出洋亦易矣浙西亦有水寨原在乍浦沿海衞所舍田耘田誠爲非策金堂玉環諸山某不知其在何處三市舶者何以謂福不通貢亦不通舶琉球三國鼎立時專在福海往來今之賊皆起於福福人至今通賊以地狹人稠生理薄不得不資於番今若城月港設參將兵備井三市舶於彼亦以毒攻毒以人治人之術也錄元考唐一菴鄭淡泉皆以開市舶爲利八別人才所薦所劾皆允當矣或謂羅拱辰勝於唐堯臣嚴太守不如淮安張給事果否九定廟謨極言兵變民變爲禍

叵測尤人所難言者非吾兄忠誠安肯及此倭寇往時春來秋去秋去春來今徧地皆有幸倭之盜時時有望倭之心何日得息肩乎即今朝鮮將倭賊所虜人口送回及此獎諭國王并令傳諭日本事非創端機出乘便而議論不同蓋前此蔣洲但至賊舟未至日本也五足軍食只於鹽法上稍加損益可也若專責斂財者而不責之用財者用財不肯節即日殺守令守令日殺百姓祇爲循恩巢芝先驅耳爲今之計斂財者不可不守潔廉之操用財者不可不知交際之節如何又春汛時浙東兵備移舟山江東移崇明不知浙西移乍浦爲便抑移金山乎金山有武將移乍浦可也縣元考公之來視師海上也職爲耶中官止五品肆許當須奏事否行會撫然位非專閫撮無職劍其濱將迭校心肆賁之敗斬抑一二人不可得也惟有以身作則以感諭其心故公下海則將士不敢不下海公前冒矢石則將士不敢不前冒矢石崇明廟

灣之戰官軍之氣百倍哉氣消沮是公之不待斧鉞而能齊一將士之心而作之氣也嗚呼難矣又考公疏中所薦譚二華綸戚南塘繼光後卒平閩浙倭寇且練兵薊鎮爲東北長城蓋公於人才真僞在山中已察之審矣俞虛江大猷則已爲胡宗憲梅林誣以漏師罪被逮至京師錦衣衛都督陸炳論金贖之是時方立功塞上非公疏事所顯是以薦疏中不之及

是歲有寄內閣及本兵諸老書及與陳黃潭（卿陳錢）巡撫書（書詞略見前江南經略中）朱肅菴（名綱山東曹縣人）巡按書吳篛泉（名山吳江人）宗伯書李石麓（名春芳）少宰書陳蘇山職方書楊虞坡司馬書楊朋石祠祭書與山中劉南坦尚書（第二）書（考吳宗伯篛泉李少宰春芳楊司馬博明史皆有傳楊祠祭朋石名豫孫字幼殷卿楊細林福之子也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太常寺少卿後少湖當國引朋石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少湖者無不輻輳其門遂力求出之以右都御史撫湖廣卒官載明儒學案楊故山年譜中亦辨在南部時與楊朋石講學而茅鹿門則云以不平朋石毋妄朋石懷之譖於少湖致廢棄終身鹿門與朋石初亦交好也按陳蘇山名柏字子堅一字憲卿初號大蒙以嘗蘇圩有合抱木枯而復生因號蘇山兩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轉職方主事升員外郎甚才尚書聶豹楊博）

肖背頲之胡總督梅林獲汪直蘇山力主誅之又積忤嚴嵩庚申春出補山西按察副使蘇山舉戊子鄉試在南太學即與荆川公善（據王鳳洲撰墓表吳國倫撰墓誌銘）荆川與揚虞坡書己丑同榜中多爲國家宣力者尤著者若公北門鎖鑰方溪公福府調度云云是時虞坡兵書以虜警出督薊鎮左侍郎江東署部事東亦己丑進士所謂方溪公者蓋東之別號也東明史無傳故附註之

是歲長洲文衡山卒年九十（衡山嘗爲書荆川所撰華氏義田記及救荒辨記）一永

康程松溪卒年六十三謚文恭晉江王遵巖卒（遵巖舉進士時年十八就乞歸娶二十赴銓授戶部主事監兌通州差滿調禮部祠祭司辛卯主嶺南鄉試所取士林大欽壬辰廷魁天下時議欲改公充館職張羅峯欲一見不往乃薦主客員外郎改吏部考功員外郎未幾陞驗封司郎中因疏論封典坐以變更成法謫判常州調江陰令未幾陞南京戶部主事遷部員外郎尋轉山東僉事提學校踰年轉江西參議遷陞河南參政辛丑大計吏輔臣夏言銜書陳從票不謹罷歸年三十三生於正德己巳九月二十七日卒是歲七月十六日享年五十一與荆川交最深天下爲文者每稱王唐或曰毘陵晉江（據明史傳及張汝瑚撰傳雷禮撰墓表）遵巖集內與弟道原書云言平生宦游取友於海內爲不少然彼此室人衷腸之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人之中吾所最敬推毘陵唐荆川太史故屬道原爲狀將以乞太史銘又遵巖書答李中麓云公但服荆川不知荆

川得吾之緒餘耳此非遵巖顯矜語特與荊川及中麓交諸祭執作忘形語耳遵巖之卒荊川集中無哀悼文詞豈未及聞其計邪是時公方在軍旅倥傯之際抑聞而未及為耶荊川每欲了却浙直之役赴閩征剿豈其意兼欲一哭遵巖之柩耶明年春荊川即卒此行不能實矣丁巳歲遵巖與顧洞陽書期於二三年內更一訪荊川並登清溪莊是歲洞陽即卒遵巖虛有是約豈特未會荊川並未會洞陽古人每憶良朋千里即時命駕良有以哉又考荊川集無遵巖喪妻墓誌銘遵巖喪妻年方四十距荊川之卒十餘年不應負諾不賚蓋荊川文字多不自存稿由弟子及友人為之錄存故集中篇目亦毫不以歲月先後為序遵巖妻墓銘亦在遺佚之列耳羅念菴有與王幾甫書云昨歲十月於傳語中聞尊君遵巖公之訃為之貫師尊君明惠和實博舒文為世異才而又力振古雅一變俗隨顧見嫉於世早棄田野亦已侈矣天又不悔其禍致此不閔之衰使倉卒旅寓未歸正寢含忿而終其為可悼可憫向復忍言（中節）今家難曾解否襄事尚在何日銘文當屬之荊川荊川相知最深相念獨至卽不能辦綴為之期無僾也（節）按此則遵巖實不得其死不知所謂家難者又何事也書云昨歲則此書作於庚申春荊川殁此文出於念菴意料之外宜其有下編之斷也

十一月之官維揚公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維揚重地朝

方倚任不敢辭勉強赴官墓誌銘及卓吾撰傳又中麓補傳云尋陞都御史代克齋以勞

故吐血不已親友方以過家猶得從容治疾爲幸而維揚方大飢自謂若不速行則新舊交代之期緩期緩則民之饑死者衆萬一該或深入其勢必衰驚淩衰卽辭家抵任

謝表爲恭謝天恩事照臣於嘉靖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會推題奉聖旨唐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前到所屬揚州府儀真縣地方准前任提督軍務都御史李將原奉備振救荒查催班操查催錢糧督催大木敕諭四道符驗一道旗牌六面副巡撫關防一顆咨臣接管續於本月十七日該兵部車駕清吏司差舍人李鸞賚奉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地方敕諭一道到臣當卽叩頭謝恩祗領欽遵行事外伏以溫綸洊錫歲敢冀於三遷雄鎮特分官遂叨於獨座云云鼎元考溫綸洊錫以

上今通行本荊川集皆削去今由荊川續集錄出遺跋谷爲公墓誌銘云九月擢僉都巡撫鳳陽陳鶴明紀載公代李公遂爲巡撫於十二月李卓吾撰傳則云十一月赴官今按此表知公於九月二十七日准部咨陞官十一月十四日赴官於十七日奉到敕諭也

敕諭皇帝敕諭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近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馬斯臧題稱淮揚地方屢經倭寇爲患乞要專設大臣督理戎務方克有濟該部議覆前來相應依擬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爾宜查照該部題准事理專在鳳陽駐劄無警則以時循行各府州縣操練兵馬儲蓄糧餉繕葺城池修造戰船整辦器械撫恤軍民督察官吏將領禁革姦蔽清理鹽課振濟飢荒其用兵錢糧庫無積貯即于鹽課內支用有警移駐揚州相機調度防守如倭賊由海口突入淮河會同漕運總兵併力

夾攻賊遡長江登陸勢逼瓜儀浦口等處則與操江都御史互相策應務要聲援留都疏通運道拱護鳳泗陵寢若江海無事仍同鳳陽彈壓宿亳豐沛等處鹽徒盜賊其撫屬文武職官及潁徐曹沂睢陳等處兵備所轄官員并沿海參將守備把總等官悉聽節制錢糧兵馬徑自調用敢有抗違阻撓致誤軍機及貪殘不職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徑自拿問軍前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許以軍法從事各該官員如有廉能公正悉心幹濟者據實旌奬一應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聽爾便宜處置爾爲大臣保釐地方斯稱任使毋或怠忽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故諭（餘巡撫任敕諭三道從略）

祭六纛司旗牌司之神文曰生者陽道殺者陰道天生天殺雖云並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殺之上帝不得

已而以司殺之權寄之天子天子不得已而以司殺之權付之閫外之臣必不得已而後殺所以體天心也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殺則千萬人不能生故殺人所以生人也今臣獲亂兵六人實爲殺人之始敢告上帝不得已之意伏惟昭鑒

祭刀文曰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某欽承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昭鑒（公之自有生殺權賜自今日始也）

與徐少湖相公書云伏惟門下愛僕者之深而體僕者之至僕暑月居海中鹽潮蒸熱近自杭赴揚忽然吐血素無此疾頗覺驚訝調理一月勉強赴官亦止得一半人氣也仰思聖明拔擢廟堂汲引今日只有死生以之一着不敢爲退步計若人言不相容以爲必不勝任自

合違避賢路於陽羨陳渡之間料理宿疾康濟此身而已素辱知愛敢道此心浙中條陳及江北請糧揭帖讀覽幸教誨而扶持之伏枕具書仰惟台照此書錄荊川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與江方溪少司馬名東己丑同年進士時兵部尚書翁實按撫視師宣大方溪以侍郎掌部事

書云聽差官賫咨至又辱手教惓惓深荷雅意某視師一年無功而數受賞至於謬當江淮重寄捫心自愧此皆翁私其同年私其末屬掩其大疵而錄其小勞曲爲調護之所致也知感海上倭患真是未見了期年年防禦東南膏髓暗暗抽盡若欲斷賊來路則又漫無長策翁大經略其必有以處此也江北請易置將官請催發邊兵皆非得已庸懦之將必非敵愾之用土著之兵素無衝鋒之長惟翁早爲題覆使弟之迂劣得藉良將

勁兵以免于敗僨事焉受賜多矣且翁既已汲引而致諸用則亦不忍其僨事也（錄自荊川集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與陳蘇山職方書（見荊川集陳文燭唐先生手書卷跋云荊川先生與家按察公厚此書十章先生視師淮揚報家按察公于職方者今集中止刻其一餘俱先生手書其言款密如面絕無世套語又字畫類眉山余珍襲之昔人得劉弘一書賢于十部從事余于應德亦云（見二酉集））

與胡梅林督府書云東南倭孽古今異常之變特生古今異常之才以戡定其難以福生民公真其人也其章句腐儒尋行數墨則有之運籌決策則原無寸長豈足仰副公意而公過以相薦惟公簡在帝心久矣故言出而帝信之遂使迂儒叨此重寄書不云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竊懼僕累公之不任也然公既已薦之矣亦將自懼其不任也則深慮僕之所不及而思教誨之鷄鳴半夜扣囊中之祕訣平生未嘗以

語人者爲僕提醒一二語使得奉以周旋臨敵出師常如面命縱不能步公之如神百勝亦庶幾免於迂儒僨事之咎焉僕知所望矣謹洗心積誠以待躬詣幕下叩請先此布鄙懷伏惟台照賀禮本不敢辭於知己但弟幾番出師公費累公甚多若公私兩費實不自安也謹託來使賫還幕府弟不久面會自當請教委曲不盡不盡

又書云交好者多以才與器之相似也公倜儻雄奇之才而僕乃拘謹迂懦之器兩人宜各不相爲謀而相與歡狎如一人焉此一異也公之談兵悉是成算僕之談兵本出屢億然議論筆劄之間或公洩其機而僕先發之或僕蓄機不能自決而公先發之卒相與一笑而莫逆此二異也人之相與情昵則褻而貌嚴則隔僕與公

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宕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爲歡而卒儼然以相別無非各以真精神相感發此三異也每謂非有宿緣則不及此更得相聚半年彼此麗澤之益不知其何所至而忽奪之淮揚之役奈何奈何雖然與公神交而意注焉久矣不自意有今日武林之聚樂也始者不自意而得之然則公之來書所期異日復爾相聚於巖廊之上擔子益重而共濟益切其相聚之樂又或出乎今日之外者安知其不有然者耶以今日偶然而得之知異日將持左券而得之也是皆所謂宿緣也一笑一笑願彼此自愛不盡言

又書云違承手翰深慰病懷即已力疾至揚州擔子推不去只得擔了前請教於公亦有死生以之之說矣承

諭合州另置兵備未爲非是但僕正有一段鄙見分浙江諸郡欲以一沿海郡搭三腹裏郡爲一道沿海應敵腹郡畜糧繕兵以副之如古昭義鎮山東出財山西出兵之遺意今嘉湖一兵備寧紹一兵備溫處一兵備舊制皆是矣杭嚴宜爲一道今却以合州兵備帶金嚴割嚴與合則杭薄矣不若合州只帶金華則兵糧已有所資控制亦易且與各道事體相同如畫棊然甚整齊也不然帶金衢而不帶嚴何如便中更望答教考明實錄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朝命更定浙東守巡官信地仍以合金嚴爲一道未能如公之議豈梅林業已入奏不能復改耶

又書云適以沿海之行匆匆不及多敘情曲今年江北入寇廟灣的一枝倭兵千五六百人海舶十六隻住在海外一沙未返其國即且復寇已遣奸細入江北偶然獲之甚是的當非尋常捕風捉影之說其事且發其

發又多在江北恐不待常時春汛之期其詳蔡時宜能道也公臨別時許借田應春士兵三百敢并借朱尙禮鳥銃三百暫時應用若朱尙禮兵不便則其次仍借桂汝攀鳥銃二三百亦可也諸兵發時并借公半月之糧庶沿途不爲索糧淹滯耳并煩公嚴切分付田應春勿作常時士兵套子一路捱延也前所許通事陳一帶小倭子及舍人李經健步蔣全并煩遣來恃公同心一體之愛輒此奉瀆伏望留意凡諸方略及有可爲僕處者并望見教即且蹤跡此沙之賊似乎去岸不遠若得其所在欲先發舟師襲擣之恐須提督自行也一笑一笑此地甚苦無水將公麾下將就小水將可用者煩即遣一二人來邵應魁若在麾下煩遣來若不在麾下煩遣一牌調來蔡時宜爲公之人多年辛勤今欲借用請公銜

例即爲遣來戚繼光造得堪禦烏銃防牌如有付一面來做樣子適得白儀制書言倭賊寇江北歸者被風打二船至朝鮮其國因朝聖誕幷獻中國被擄男女三百餘人此事計公已聞之二船之數已若此矣江南經略華重慶據入朝鮮生還記嘉靖丙辰首夏十有八日海寇掠無錫邑人華重慶被寇入舟登出海舟被官兵擊散急入無日重慶所居之舟飄至高麗地面高麗邊將遣三舟率百人邏視殺山之剿賊無遺重慶等中國人九名冒死號泣而訴生還至邊邊將奏報國王遣通事台元與光州牧相審問華姓無錫人即問重慶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也得非安宗族耶重慶曰然具悉以對元歸館以告王七月初三日王使吏曹侍書覆訊畢出住天使舊宿館八月十二日王賜宴陪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遺敬也宴罷每人賞圓竹帽一頂白布衣一件裙二條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向書都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十八員伴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至遼東九月念九日過遼東十一月朔至京住玉河驛初三日下禮部問初五日兵部問十三日復發刑部問十二月初一日差指揮押同原籍重慶遂得於次年二月之望抵家時年方弱冠也鄉若曾曰夫海寇之患各府縣良民擄去者無限若重慶之生還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學士名察(即鵝山)重慶之族祖

也自非德學言動有粲服乎夷人之心安能致其君臣去思如此耶其覆被之擇不獨被於重慶而中國入人亦均被焉海外小臣厚遇中國皇朝一統禮面何如其尊耶重慶歸高麗之臣以詩送之曰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敘人還鄉若問東方事仰戴皇明億萬春此係嘉靖丙辰年事與公書中所言別為一事冊錄于此有不勝今昔之感也

又書云適再三捧讀來教知公苦心僕亦為公感涕矣惟公天挺才傑為江南作福星非所謂繫匏也然入秉機軸亦知不遠矣至來諭所謂舉動而督府不聞失事而督府首罪蓋才傑處世常獨當艱大之責如此奈何奈何未得教劄之前曾作一書適見示題稿處置募兵及留運米等事甚善僕亦已先具書懇請之廟堂矣細詢沂人沂州一道募兵或不能及三千之數得精銳二千亦足矣或令隣道幫募之俱託之張兵備聽其處分可也其領哨頭目五人令其進見稍加激獎可便發回

僕亦即遣承差李經先往沂州去矣山東萬巡按與僕素厚渠亦感公相知此亦一便且公題本中欲委之山東巡撫不可不先通一書僕亦欲附一書于巡按公何如張四維違追捕賊報已悉來教前所言山東兵數人已發至劉堂處矣

又書云李經并兩承差陸續到此所以諭僕者甚委曲所以爲僕處者又甚周悉也感佩何可言高湜等歃血相結自是義氣在公猶在僕也若江北賊勢重大遣告急之使則公必遣全師若江北力能自支則誠不必折散其一枝也所諭伯永福艮將也其事又誠枉當爲轉達之蔡時宜之諭誠然誠然陳二夷來平蔣全俱已到但公見諭蔣全須了提問而後來謹此遣還承公諭及徐海文字僕別公時已有約言若非嘔血重病則歲底

了此積年陳債矣今病根猶在公事日不暇給此文須得關門靜想費却五日精神乃可彰公之盛烈足當鼎彝之勒而不朽不然則韓退之所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不違也公乃以爲半日精神足爲千百年之不朽則望僕之過矣一笑一笑幸公更展限期耳考紀徐海事公卒未能爲後悔

林乞茅鹿門爲之江北救荒養兵之費藏于官藏于民者兩無所處近請餘鹽得七萬廟堂已爲破格過厚但春汛四萬班軍齊到一人日給四分一月該銀四萬八千犒賞酒肉置造軍器之用分毫不在其中而費已如此不知何以善其後也題稿一紙請教跨海搗沙領公教愛未敢輕率但半洋棲倭去處如子毋山叢林沙等類須得一清巢穴乃可耳趙龍換王國賢爲聾換啞誠然誠然邵應魁惟公處之以上諸書錄自荊川續集他本荊川集無

與趙浚谷書云王蘇州至承兄文寄二詩見前極感雅意不淺但既已擔却擔子却亦不得容易弛擔也俟淮揚防過春汎後倘可便作陽羨老叟尚當訪兄於崆峒之曲相與縱談一笑耳保定巡撫廟堂久欲以此處兄論之已定弟出京後而羣言復紛紛搖奪可笑可笑若得兄在保定僕在淮揚南北共擔國家兩條擔子掎角提挈足濟得一番事眞所謂行止非人所能也然南北多虞兄亦豈能久作東山之臥乎但兄出世而僕又還山矣偶見清河縣丞知是貴鄉特此寄書巡關巡海二事蹤跡多在奉使集中特寄一覽病餘草草不盡錄自荊川續集

有與翁見海中丞見海已見前新代陳錄爲應天巡撫明史附朱衡傳書略云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於躍馬先登耳箭手劉

希孟等久叨稟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猨山欲度福山約公一會或奉攀旌節一同渡江共登猨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僕能戒行即當馳報

答喻吳臯中丞書云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間得公清曜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間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旣戀戀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一段學問俱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

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即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臺照（考此書見）（荊川續集萬歷以後本皆無之荊川公答萬思節書云偶答喻吳皐一書有關心事抄寄一覽即指此書不知當時凝庵公重刻荊川全集時如何致遺却而李上高明文選荊川集獨收之蓋曾見荊川續集者也上高云此真第一義諦孔孟心事亦是如此豈第耕莘野者播然改而愧然任哉鼎元詞後世之所以誣公者公先者已一口道破紛紛號呼之論亦何苦哉喻吳皐名詩已見前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光州人成進士拜吳江令儆拜御史上備散十四事劾嚴嵩出視鹺攷河南荊川公與書時吳皐方以右僉都御史督西輔六郡也）

答萬思節參政書云近得書知吾友爲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未有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爲非而無見於自牖於巷者之爲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爲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爲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柁之人焉得

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又答書云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如此也附錄萬思節來書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間數句而高古莫及（考此書不見荊川集）然子瞻得之於天資吾師得之於學問則固自有不同也中間論白沙是莊老師是醉想二老翁一醉一莊動靜殊遇然不知醉即是莊莊即是醉其實醉亦非醉莊亦非莊若和輩者未嘗知醉未嘗知莊而終日作醉人莊人又可笑也書雖未詳近日心事皆見之出使二集疏稿詞簡事明皇明

奏議中得此可以增光一代矣詩意雄故不拘賦與長歌尤爲奇貨然立朝建言登高作賦皆是吾師餘事不
足爲難獨有剖破藩籬無所顧惜而一意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蓋不但世上拘拘名檢者不能脫此寘白卽
吾師數年以前亦便無此識見也天下事須要人做有吾師手段不一擔當焉乾坤落落將誰望哉卽今所處
比之督撫尤爲親切兵食大計未知措置何如和才後資淺屢得超轉實非本心此必以出於先生門下故耳
不然何爲有此也（履菴諱官之速除少湖實授之履菴集有謝少湖書少湖與荆川公交深故云然）未壁之前
不求既望之後不謝此非不感拔擢者之知己以通書致府素所不能若其納賄則盡寔其平生是以不敢也
（此則諸分宜履菴墓誌銘分宜既有前郊見公履調且按察其御意殊不得然是時分宜當國履菴之謂雖由
少湖而分宜則戶其德耳）今春所謂士兵皆厚路士司倚門而行此其志有在眞欲仗義死敵耶一往一返功
無分寸惡積丘山今已稍得數人置之於法後來非甚緊急似不可壑謂但不知彼中事勢何如土官張空者
曾爲非遽向來用之亦須尋其力否伏乞示知某初得尋官報急欲遣侍門藩錄單門在沉任所在辰乃必由
之洛後爲時洲所禁且池方見有本務亦時時用兵勿得如願謹遵百戶苑恩代問左右臨書不勝瞻戀又書
云向有鄙吝之見得先生教及答人諸書遂豁然無疑王龍溪嘗爲和言拘拘謹守不是學問一向忽略近來
始覺其是錄謹守之徒都從軀殼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只是醉生夢死此與聖賢一介不取與界限相

反者只在有障礙無障礙之間作如是觀則和前日之諺宜爲先生所笑聞之令耶先生不笑其見之陋而取
其意之忠以此存心人豈有不獲自盡者哉然則先生此行學問心術顯以一明又不但專意爲天下國家已
也前後奏疏詩文之貴既言用之無窮意向所到便有此故事來應且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和間竊評之恰如
有一大將坐百萬軍中張內刀弩槍劍器械色色皆備當其用時視刀刀應視弩弩應作大將耳目之所使然
此大將當用刀處則刀當用箭處則箭各各得宜不差毫髮若其他則或有善用者器械不全或器械雖全用
之不應應矣未必皆當故其一偏之能可學而至者人也其象全並到有巧以運乎其間不可學者天也非人
也嗚呼此大將之所以爲難也居卑論高先生其一首肯否耶春汛緊急飢民顛連倉廩既空閭閻亦竭綴有
奏請所得恐未便奏手此則器械不具不知善用者何所施其巧乎文章政事要亦無異然一係於己一係於
人難易有間此盤根錯節別利器之時也在先生處之量有次序矣家人輩來聞先生有脾胃之疾謹遵百戶
范恩奉侯和處此官偶遇苗平無甚難事但略覺瑣碎併壓馳勞苦耳書不盡言伏乞鑒察又次徐存翁韻寄
荊川先生時有兵荒之變詩二首云節旅民勞己不勝那堪飢歲復相仍撫民此日還彔將度世前身或是僧
刀劍終鎔應買犢鋼鳩空笑豈知鵬試看出處原無二一片心源似水澄鋤跌怒歲不開闢衣白山人強試官
劍接蹊夷隨馬縱身穿海浪照心寒南道征師渡五月西夏行邊驚一韓木食牛生何所爲藩籬部破任人看

者再而不獲拔荊川公書亦有云日夜望思節之歸也古人師弟子之間何啻父子哉嗚呼公之晚年出山當日公與念菴與弟子思節論之詳矣又何勞後人置喙後丁元薦者曾讀思節此書否耶常州先賢傳荊川傳云先生積力二十餘年超然有悟謂蚤行恐湯猶狹務求開拓以一盡萬物負荷宇宙爲事此思節書所謂吾節數年以前無此識見而荊川答書云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逮信我如此而王季齋亦云使先生猶介之節未發則必不出也

考履菴公是年八月由貴州督學僉任湖廣右參政履菴行狀云公在京司時以唐先生老否否念不置乞休

姜鳳阿來書云齊東簿孫鎮行後聞道體欠安甚用懸憶日來正歉脩問無便忽得手書知已調理平復矣甚慰甚喜此疾存翁言江西提學時亦曾有之醫書載失血一條原不爲大害但多自勞心中得來此則不可不慎也師旅饑饉兼任一二者之難自是聖門實才實用老師從根本上做必有可觀所謂毀譽好醜利害一切由人真有道之見極服高論第人身上事要亦是我分內

事凡所接人所處事須令件件得所方爲學有實用處吾師今爲國家大臣非復前日比擔當世道之重又從此始之胸中真有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境界其處人應事又真有休休有容氣象然後可以聽其毀譽好醜利害之自來蓋毀譽好醜利害其由人者固當置之於度外其亦有不由人而由己者則當求所以善處善應於其間而不可忽也愚見如此非是欲老師於世情上做工夫亦謂大臣小臣於道雖無二致於作用則或有不同爾某讀書未有所進近來因看莊子及釋氏一二種書後頗覺纏縛少解又得少滑相近時時不逆胸襟執滯處似亦漸有圓活之機世情罣礙處似漸消釋得一二分但未知此後果何如耳明年老師以大拜北上或某得差遣南來當親執所業面求印證可也謝恩表

純用歐蘇家體而用事精切處更出入於王金陵周益公之間真是作者昔韓退之因文章以見事功今吾師將因事功而發揮其文章垂諸將來並可作三立中事業殆非某一門生之私言也去人行促未盡所欲吐伏惟照原機務紛宂更祈節勞自愛以慰仰斗之私又書云九月內自尊使行後絕無南來信息殊用馳慕比日想已按節淮陽海邦旌幟當亦有一番增色矣前時聞用兵進退給餉盈縮之數因與共事者志睽而多有撓阻乃今則似中權獨運可斷可專之時且以實心行實學當見種種實益而東南數百載之安諒吾師能造之於二三年朞月之間決不爲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等事第聞不久卽將有卿貳之命恐事不就緒反爲有道者所歉歉耳然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隨處以發抒其忠

而乘時以大行其志則尤廟堂主張之得宜而亦門弟子所望汲汲於先生者也撫巡一方俗情雖不當狗然盡從出格則過客與屬吏中恐以沿習不慣不能相安反不免有禮不及情不通處幸惟斟酌乎道俗之中如何齊東籓孫鎮來便先此代面布草草乞賜台亮正寒更祈爲國自愛以慰瞻戀

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汪直於浙江省城官巷口直繫獄者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旨至是詔下斬之（王方麓西曹記云聞斬王直時衆推荆川發言王直出不遜語考汪直被梨梅林處之甚優至法場始悟就死地豈至是欲明正其罪梅林以給之之故中心內愧欲假荆川素蘊義憤者以責之歟然荆川已之任維揚茲適緣事到杭耶又稽采九德倭變事略監斬王直官爲周侍御汪直本姓王）

三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在鳳陽巡撫任請振地方災傷（兩疏載荆川外集）

公先居有懷公喪哀毀飲水病臍腹腫及居海中數月犯
風濤疾復作以振災事急與疾躬履查勘奏乞餘鹽銀兩
奏留糧漕十萬石又自捐俸令有司以次捐俸金易米散
各鎮爲粥以食飢民并手訂放振規條（載荆川外集）存活數百
萬衆（見明史本傳名臣實錄顧李譔傳江都縣志）
行狀時兵荒相仍軍書文移旁午公晝夜治文書經理
戎事每夜至四鼓尚未就寢子弟交諫答曰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耳疏請乞餘鹽銀請留漕米請稠鹽請邊兵
分委賢教職下村鎮煑粥食餓者捐俸捐家財助振疕
疕不少休又以爲地形勝不習遙度舉事非策也乃躬
歷通泰沿海之處無不親蒞所至鄉民不知有司亦有
不及知者公初不罪也疾發始歸揚因就途中過歲（中麓）
（補傳略同）

與章陽華中丞書陽華名煥字懋實吳縣人嘉靖戊戌進士除禮部主事歷吏部考功郎中時南京太僕少卿進光祿卿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河南巡撫去年四月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改督南京糧儲坐誤逮繫遣戍自稱羅浮山人著陽華稿稽按荊川公書中與陽華論折兌事即陽華總督漕運去官時也

與熊鏡湖名桴書云恭喜榮轉蓋國家酬勞撫臺公薦顧僕毫釐何力之有惟知為桑梓慶幸耳容賀容賀去年與公相從于海中乘坐者民蔡端船頗慣欲借至江北暫用一月自為督戰非恃公素愛則不敢相瀆若果發來須給印信文書從福山港渡至狼山庶免盤詰也可否幸先示一信欲借被擄人沈樺暫至江北前書已言及之并近日太倉人張玘同去託奉一書左右想達之矣使旋尚在病中草復不盡聞浙中風煙已動同思與公出沒波濤中又是一年矣

與方七峯巡按書云向于冀門獲承教愛孤竹古墟追遊竟日未嘗不時時在懷自南役以來海上奔走日無寧居久疎候問於門下殊切耿耿東南有幸仰藉福星輶車始臨精采一變兵荒之後民知有賴矣逹羨逹羨謹遣人奉候門下并布久闊之懷適以病脾伏枕殊覺草草統希台照奉使集一冊請教（以上二書均見荊川續集通行本不載）

二月壬寅奏請添設水兵把總一員於狼山民兵把總二員於曹沂二道調原任大同參將朱雲漢宣府游擊郝英四海冶守備岳嵒各攜家丁赴淮揚待用丁未朝命以五軍營游擊將軍吳瑛充提督狼山等處副總兵復甯紹台參將戚繼光充新設金台分守參將（據明實錄按戚之復職亦以公去年別人才疏之薦之也廿二年秋俺答犯延綏總兵官吳瑛等擊敗之則瑛固宿將也）

歸董氏姊卒姊與公同母出少慧與公同入塾讀書經傳

子史無不通貫天文星象亦了了洞達常與公夜坐瞻乾象指示垣舍躔度無爽者蓋姊所學亞於公云姊夫董士弘號后峯嘉靖進士備兵浙江與督撫張經李天寵調兵轉餉屢破倭以忤趙文華督撫論逮死士弘僅免死降調歸見郡邑志及董氏家乘鼎元讀此嘗作嘆曰嗚呼此可知士君子之立身矣夫文華之求悅於公也計無不至且欲為公修葺先墓其償后峯必不知為公姊之夫也倘公為一言於文華后峯不惟可脫於罪且立可升擢然公辛不肯發一言於亟欲求悅於我之人而脫其至戚之罪而后峯亦不以是望之於公而公之視其身與視文華為何如也

徐少湖來書云連日得海上之報兼聞地方災傷內變外患皆可憂恐幸兄當事諸凡想各有備矣吳瑛典兵朱雲㵳郝英在幕下可謂得人但邊將終不習水戰須為避其所短而家丁之養既不可不厚又不可獨厚須處之得宜恃知愛僭及非敢謂有裨於兄亦聊效其區

區耳（見世經堂集）

公受任十旬於練兵設防籌餉諸大端苦心經營悉有成算三月以春汎期至力疾巡海二十一日至京口病益劇登焦山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不克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賊自奪氣也（本傳及李撰傳）在舟中每手書少陵詠武侯詩以自見志（見趙懷玉亦有生齋襄文手書杜詩卷跋）

與胡梅林總督書云江北將才楊縉巨擘今又往麾下矣雖然去僕而往公無異楚失而楚得也一笑一笑幸公鼓舞之使立奇功以盡其用何如僕近得心腹之疾堅硬如石寢食俱廢勢甚狼狽似恐非好消息蓋自積久勞傷所致若再十日半月不減必不能料理人間事矣敢以報公伏枕不盡潰兵及盜刼二事藉公餘教處

之幸有次第題稿二紙呈覽送綿牌使者已到謹此謝復（錄自荊川續集他本無）

與楊虞坡司馬第二書（書見荊川集虞坡去歲十月由宣大回部）

又與胡梅林總督書云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阨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達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謝掘港守備王楹專差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又書云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徧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真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子之時自來無巡撫到其地土人見之

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却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節[illegible]）

中麓補傳疏請剩鹽邊兵請留漕兵請討餘鹽銀分委鹽教官下村鎮煮粥食餓者捐家貲助振矻矻不稍休又以爲地利形勝不親經焉非策也卽於通泰沿海諸處無不周視不惟鄉民不知爲唐子雖有司亦不及知殊不之罪也（同行狀）

莫中江來書云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東屬孫守奉達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子是驥迎候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册治裝且有尊恙犬子歸道之卽擬鼓棹躬謁一罄訊問之私而以宂奪少選會倣鄉楊昆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餞江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牀褥迄至于今迺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

能出戶已二月餘忽有來言隼與已駐維揚而時事未寧方勞石畫勲宣武略還振流移啓處靡遑江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伐此先生許國之忠素所蘊蓄㒀不負矣忠竊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㒀以過於憂勤而殉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世者重甚願倍自珍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名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訴瞻情倍不覺僭言覬

續集 館

維揚晤語荆川唐子開府維揚邀先生（諱龍溪）往會時已有病還春汛日坐治堂命將遣師爲防海之計一日退食笑謂先生曰公看我與老師（諱陽明）之學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㒀知還未致得在荆川

日我平生佩服陽明之教滿口所說滿紙所寫那些不是良知公豈欺我耶先生笑曰難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攙和荊川憤然不服云試舉看先生曰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卽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攙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做過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處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攙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沉幾研慮不知此已攙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掉鼓激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爲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攙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過有時揚人隱行有時行不測之賞

加非法之罰自以爲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爲搖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攙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在陣此是攙入能所非真良知也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更無些子攙入譬之明鏡當臺姸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口中說得十分明白紙上寫得十分詳盡只成播弄精魂非真實受用也荊川憮然曰吾過矣友道以直諒爲益非虛言也考此文當係王龍谿弟子所記其中不無過於粧點然孔明廣益集思龍谿告荊川虛心應物使人人各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數語確精要允爲荊川益友然處處牽拉良知二字却成當時陽明派爛套語夫能措

大事者才與識也識猶可磨練增益才之大小則天生綸盡廖化王平之才其能勝孔明伯約之任乎卽當時

陽明欲講學諸子皆能致良知其能用兵如神與陽明並驅爭先乎

王東厓龍溪翁訪唐督撫於揚州以書召赴會有作詩云新鶯初囀綠楊風雲煖晴開曉日紅春寂野堂傳翰簡花明督府接仙翁卽從聲應看龍虎信有丹成見羽翀不是陽和行大地那逢桃李報春工又王東日唐荊川巡撫夜過詩云星飛霜夜度征輪勤恤宣傳代紫宸向者疏辭青瑣闥邇焉志在白綸巾迅雷能破妖狐膽惡颶堪驅鰐鬣塵久矣蒼生瞻斗岳而今始得覲經綸

東厓名襞字宗順心齋第二子東日名補字宗完心齋第四子支承崇撰王東日傳云於書無不讀蓋天文地

與論曆算數亦無不精尤善詩歌武進唐荊川延接淮揚行部至泰州造先生廬接談通宵去

陸平泉辭南司業同訪公於維揚撫署

張鼎先進舊聞陳眉公見聞錄及皇明世說新語並載之陸公平泉以祭酒

北上唐荊川先生方以禦倭爲淮陽巡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歸復過荊川先生於淮陽先生相顧歎曰公已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考鄒元標爲陸平泉壽丁志序公艱歸六年起補南京國子監司業未幾請告歸乙丑起太常卿掌祭酒則平泉兩至荊川淮揚焉署爲司業時非爲祭酒時也又考之明史本傳亦爲南祭酒非北祭酒先進舊聞所載未免傳聞小誤耳後爲神宗嗣位以平泉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卽家拜禮部尚書張居正得之以爲重用後進遣先謁之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爲正席末一年又建疏乞休比出國門傾城追送皆謝不見當是時士夫視平泉不啻天上人荊川之與平泉友也在後家居時由謝與槐之介紹荊川報與槐書云林君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是時平泉猶冒林姓也嗚呼使荊川但高臥何爲平泉而平泉之時臥時起亦豈徒沽清名者乎世之能辨此者罕矣（鄒傳云是時禮闈試近張江陵必欲其子得第故平泉見機而去）

舟巡通泰病革猶手散振粟七千石西山日記云荆川先生鎮維陽時兵敗疾革且暝矣變然起索一牌手書日歲荒民飢有司宜加意作麋分濟弗以本院物故遂草草了事擲筆而逝西山日記四條只此可取兵敗二字殿如後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夫左丞曾姪孫一麐日死國吾志也今得艮死舟中幸矣第恨山中尚少十年工夫耳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餙衣履而卒時四月一日也

行狀三月疾稍愈復巡歷泰州已而病驟至公自知不起促舟歸進諸將訣言本欲與諸君戮力同儔社稷今無能矣願諸君勉之無一語及家事四月朔疾將革時妹壻上舍左君丞姪孫解元唐君一麐在側日病不甚重幸尚可支也公日不然吾氣將絕矣吾生平常念死有三或死於陣上或死於忠義或死於海中不意能全軀以死於此今無所恨但爲人與學問未成章欲就山

中了十年工夫只此一念未遂耳日將晡命取新席置之地平移臥少頃整衣起坐而絕時天氣晴明隱隱如天鼓鳴者衆以爲異左君與唐君議欲殮於舟中揚守任君希祖不可乃還殮於公署夏退庵海陵叢話荊川卒地考云明史唐順之傳順之泛海討崇明三沙廟灣諸倭或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反太倉尋擢右僉都御史代李遂巡撫鳳陽時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維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案趙時春撰先生墓誌銘稱先生力疾振凶荒治戎伍嘉靖庚申四月朔舟巡泰州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訣諸將勉以忠義語妹婿左某從孫一麐曰死國吾志也今得見死舟中足矣顧閒居三十年未聞道念之介介飭衣履坐而卒焉時可撰中丞荊川唐先生傳亦稱維揚大祲春汛且至先生力疾走海壖籌兵事兼荒政捐俸設粥活民數十萬而疾益作強起至泰州疾大漸猶操筆散振粟七千石語諸將努力嗣吾志無一語及家事端坐而瞑而先生子鶴徵撰陳渡阡表稱先生強出行步至泰州姜堰鎮自度不能起勉諸將吏與之訣薨於舟均足爲先生沒於邑姜堰鎮之確證史文卒於通州蓋誤泰爲通也先生與胡公宗憲矢志剿倭身攖寇鋒爲士卒先措諸將牆功未竟而先生病病且死然姚家蕩之捷倭夷喪膽賊之渡江者又爲遂等所殄東南

之民賴以安枕其數族維揚力疾撫倭卒以勤死奉固
先生所部且夜赴泰禮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泰
之人肯毋忘先生祠而祀之可也特書之俾後之人有
所嫁焉李中麓撰傳云嘉靖庚申四月望後得其第三
書宗善識風雲占驗之人及子詞曲與李陽冰篆書並
元鄭經世大與軍發佐偽留心占驗有關武事者可也
面又旁及文事何也計其書乃三月二十又八日付封
四月一日發行即日竟以疾服舊疾卒於揚州舟中

是歲倭竟不至以去歲倭寇南畿罕有生還者自是南畿倭患遂絕

明之南畿今江蘇安徽兩省地鼎元謹按公年
二十三登嘉靖己丑進士授武選主事明年春
即告病歸壬辰冬母服除赴部寺改編修乙未春復告病
罷歸己亥冬起兼春坊司諫庚子冬以建言削籍戊午夏
起補員外郎己未十一月之鳳陽巡撫任庚申四月朔卒
計公一生仕官僅數十月耳史稱公於學無所不窺自天
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旁
及擊劍挽強亦勤而習之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然孔
子嘗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孔子竟超七十造從心
不踰矩之境而公年僅及夫子學易之年此公獨留之際所
以自恨山中侚少十年工夫者澈公平生以國事自任嘗
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年壽亦與武侯同方公之力疾
迢江也登焦山一嘆聲與渡俱又手書少陵詠武侯詩焉
之舟中是亦宗忠簡頻危三呼渡河長詠出師未捷之恨
也鳴呼傷哉鳴呼壯哉南畿倭患之平去歲公與巡撫李
公兵備劉公血戰之功也而公三抄殺賊海洋尤足寒賊

豫而沮賊氣江南經略載大倭之言曰不意中國嚴備若此來無益矣公之經綸雖未大展然桑梓之患則由公而靖庶乎不負晚歲一出而公之英魂亦可藉以稍慰者乎

繼任巡撫劉景韶總督胡宗憲疏聞贈公兵部侍郎賜祭葬故事四品滿考得賜祭公任巡撫纔數月以勞得賜葬並命建耑祠於本郡

公二十以前專精制藝之文故負海內盛名爲場屋圭臬三十左右爲詩古文辭甲兵錢穀象緯曆算擊劍挽強無不習之四十以後專研理學至其性情亦數變早歲狷介子特有懷公謂爲不近人情王龍溪謂念菴以善養活人處荊川却不如兄而荊川與劉南坦書亦自云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強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又與謝與槐書云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意蓋

公晚講萬物一體之學冲粹含蓄痌瘝民瘼有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之德量焉使公無庚子之罷黜林下十五年之潛修繫官於朝憤臣工之叢脞痛綱紀之弛墜擊奸之疏且先椒山而先上公與王堯衢書云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戇固陋而不變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時徵公早晚歲之境固古人所謂讀書以變化氣質由氣節而至道焉者也

行狀公有二弟友愛備至有懷翁歿三子析居田產幾及二千金公所當受產悉推與二弟二弟不受竟與之僅受居室而已讀書備極專苦至於盥櫛都廢祁寒盛暑初若不知六經微言聖賢要旨究竟鑽研弗得弗措先儒發明之書充棟汗牛靡不參訂文人才子論撰著述評論點勘如親面質歷代之史世代久遠事目猥多

公爲之分門立類割裂斷碎鍼縫縷續世故興衰人才邪正地利要害識職歸宗粲然明備皆以前儒者之所未有故其於六經自謂有千古折衷之見有千古獨得之奇一日與王公畿論易謂文辭雖以吉凶言而大象獨言吉此聖人教人直入聖道之路也王公曰陽明先生曾有是語亦以大象是單刀直入之說也公欣然會意然初未嘗得聞陽明語也他經皆有成說特未嘗著論著論者獨讀春秋一篇耳謂左氏有功於經而文多散碎謂二十一史經濟之要而繁亂無統謂濂洛諸儒語錄朱陸張呂陳問答爲學者門戶歷代奏議忠賢嘉猷悉爲纂次編輯古文辭之可取以爲法者如史漢如七大家文亦爲批點至於稗官曲藝蒐輯罔遺今左氏始末史纂左編批點史漢書已行於世其藏於家者儒

編雜編尙數種嘗論前代博學諸儒於鄭夾漈馬端臨
皆所不取獨推服朱晦翁以爲不可及蓋自喻也詩初
學李杜王摩詰沈宋劉隨州諸家其詠內庭宮省有絕
類沈宋者其贈行紀遊有絕類隨州者故其詩纔落筆
海內口傳以熟晚年乃欲自寫胸中自得真光景不爲
花草淺近之言於是始好觀邵堯夫王臨川黃山谷陳
履常劉靜修及我朝陳白沙莊定山王陽明諸詩嘗誦
白沙詩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
罕能兼公晚年之詩有志於二妙者也故其出塞渡海
諸篇縱逸不羈又似杜邵矣

晉陵先賢傳張納陛撰荊川先生傳云積力二十餘年
超然有得謂蚤行恐傷狷狹務求開拓以一體萬物負
荷宇宙爲事平生最尊信者濂洛關閩外唯白沙陽明

兩先生然猶以陽明津路宏闊求濟者或迷其所白沙一線之津得而守之其渡差易故多本之以援接後進而身自游於脫然之境其鍛鍊所至也又云先生精思睿識探窮鴻閱凡所歷閱必究極本原六籍之精微蘊奧出一兩言揭示之足以剖蔽全經而垂不朽如言易則以象合理以爻合象皆千古未發之見也嘗示人曰無時無向者真心之體機順機逆者儒釋之辨晚歲之出憂世孔棘自信內無緇涅可以剖藩而用之雖經守者之所不敢試然先生之衷豈非皭然不滓者耶（張納陛宜興人字以登萬曆十七年進士立朝著直聲居鄉與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講學明史附顧允成傳）

李中麓撰傳曰本以天性剛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甯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完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

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事筆底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書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願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尙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實用功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撥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練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禪之徒紛出矣唐子明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七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驥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以下爲譜後

王忬既繫獄其子青州副使世貞解官與弟進士世懋日蒲伏嚴嵩門涕泣求貸又囚服跽道旁遮請貴人與搏顙乞救嵩雅不喜忬父子時爲謾語以寬之而陰持其獄十一月殺忬（陳鶴明紀卽三十九年十一月荊川癸卒之下牟年也另有辨著詳見後）

四十年辛酉

胡梅林總督刊公史纂左編別詳公著述考

四十一年壬戌

二月五日葬公陳渡賜塋在郡城南門外五里陳渡橋左葬公生前草堂僅百餘武葬期據薛方山祭文趙浚谷為墓誌銘鼎元敬讀荊川公詩二首電掣書堂落墨聲函天席地入編青歐蘇韓柳都鸞凰更掛風帆海上行長吟杜老武侯詩堯舜其君獨任之百一未償平野志文章萬卷棄如遺

四月公仲弟正之卒年四十二字應貞號重庵丹陽姜廷善寶誌墓鼎元敬讀重庵公詩美玉瑩瑩幾琢磨不將文字道人詞荊川門下難為弟嫂偕銘辭出鳳同重庵不肯著書

鄒東廓陳明水卒鄒年七十二謚曰文莊陳年六十九無錫高存之攀龍生

四十二年癸亥

夏四月福建巡撫譚綸令總兵戚繼光劉顯俞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崖溺死者無

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是歲季彭山卒年八十聶雙江卒年七十七謚曰貞襄

四十三年甲子

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衆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閩寇悉平其得出者逸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自倭寇起海上首尾二十年蹂躪山東直浙閩粵五六省黥黎血塗草野無慮數百萬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郭造卿紀事戚令公班師自建昌營至唐家莊有九十老叟鄉聚落人謁公道左公問何言對曰邊境昔苦敵患而我人乃無甯居幸自令公至享太平一紀矣今秋大舉我人實岌岌藉令公宴堵敢叩馬而謝一蓋孫幸老得見此而喜不自勝也令公遜之命起叟不起而瞑矣

鼎元讀放翁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荆川公如姑蘇見倭人載嬰兒爲戲疾首痛心書不與

之俱生倭患未平公目不冥也故以平倭歲月附于譜尾而況譚劉俞戚諸將固公舊屬爲公徽賞而疏薦之者歟昔人有言曰願忍須臾無死得睹太平吾生不知能償唐家莊之叟之願否讀此不禁重有感矣

是歲羅念菴卒八月十五日也胡廬山爲行狀徐少湖誌墓隆慶初謚文恭

萬履菴祭文云嗚呼天地翕聚山川效靈大賢之生不數數然也然天之生賢固難其並生於一時尤難若宋之用程朱陸豈偶然哉惟先生之生實與余師荊川子邑子同時子唐子璧立千仞凜乎不可犯先生春風和氣油油然可偕一極其精一極其和然其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爲可學則二先生一心也二先生同年登科同在翰林同志而進同事而退不特相遇而卒相與以有成使此學大明於世是天之贊助之也然子唐子末年應詔而起志決身藏謂其精也而有如是之遂先生幽人利貞乘化而盡謂其和也而有如是之介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歸隱其身二先生一心也先生外若柔順內則剛方材夫俗子可羣也而賁育之勇不可奪也資屑鄙事可親也而一毫非義不可干也萬物一體其學也而嫉惡之心不能已也博學經濟其才也而謙虛之度常下人也溫潤之資愈琢愈密克復之力愈久愈新其志道也坦然無疑其收功也瑩然澄澈鄉邦化之天下歸之可謂踐形盡性篤實光輝者矣憶昔丙午先生布衣扁舟訪子唐子於陽羨余始識面陪從山川之

間侍教累日大奉旨切已近裏工夫丁巳之實余造先生之門止余信宿聆諱通宵茅塞頓開鄙吝之如釋蓋子
唐子切切聽我以善及見先生則自不敢不入於善子唐子我師先生雖未執弟子之禮亦我師也自子唐子
棄我而去吾將安做猶有先生在也茲幸竊宦於此自謂風緣可了詎意到任之日即先生告終之期耶今自
以往如昔夜求於幽室悵悵乎安之矣嗚呼使大賢相繼殂謝吾不知天意果何爲也豈元氣之衰能生之而
不能壽之也吾道果孰主張而斯世斯民果何望也吾將終爲棄人已乎雖然策此一念斃而後已雖冀圖之
賀不敢希覬覷覦抑亦可以無得罪於二先生之門否耶嗚呼患因有身病誰發藥誠詞致莫孰知我哀鼎元
按此文雖祭念菴而與荆川並提且其中事實可資考證者甚多並錄之是時履菴始履江西憲長任即被劾
歸
西山日記羅念菴公死後數年釋人有遇之嶺南山中者作家報寄之取願上尋數信蓋公殘時物也錢受之
列朝詩集小傳云達夫沒人言其仙去不死又數言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俠怪之士也余遇之京口
謂余日念菴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於虞山得無相失乎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杖策叩門不告
姓名而去鼎元考念菴遊衡嶽有道人欲傳以丹訣辭不受也豈肯弄此狡猾當時熊南沙任少海皆以學仙
聞豈以此誤傳哉故齋文章士不無好奇丁元薦講學人願亦詬怪嗚呼元薦不識荆川并不識念菴矣後讀

秀水沈德符野獲編尸解條（前段述劉閣老健）近年江右羅近溪汝芳大參卒於家久矣一日忽至其同鄉曾見臺同亨司空寓連日快談曾以語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初許不信偵之果然近溪學問照映百世宜其仙去不死也云云近溪向好矜奇非念菴純儒比此事或有之而同姓羅同里江右則長屬受之所記皆據近溪所誤傳矣

四十四年乙丑

洪朝選擢操江御史洪公自蜀學尋參藩廣右調改山西壬戌丁母憂服除起南太僕少卿至是晉僉都督江防兼晉副都御史督糧儲旋巡撫山東

蔡白石卒年五十從曾孫一麐成進士高拱欲令讀書中祕辭不赴是歲顧箬谿卒年八十三公外孫慎行生慎行姓孫氏父名集字邦正別號景南以其祖太僕公諱蹇者號南野也風神韶令以文學知名無錫孫繼皋宗伯撰封儒林郎景南孫公暨配唐孺人墓碑云時孫同邑御史中丞唐公海內鉅儒負人倫鑒爲女擇壻遍訪英俊詳所許可已見景南敝縣相知器竟以女歸之顧數奇屢試不第中丞公好慰曰孫郎才識異常兼又大好行誼不容不貴政徑今者少遲遲耳屬人既中丞公愛女慕悅文史女紅之暇搜覽書冊至午夜持諸兒女姪嚴師教令知孫兒女即在細弱但從旁近舍手受果餌歸輒詞奪之景南生嘉靖甲午

卒年六十六墨人生嘉靖巳卒年四十四歲慎言文慎行癸

四十五年丙寅

周訥溪來哭公墓留宿旬日（據訥溪年譜）鄭澹泉卒年六十八

謚曰端簡李克齋卒年六十三謚曰襄敏（考克齋亦與龍谿章講王氏之學者）

十二月世宗皇帝崩徐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

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

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事云

於是周怡（訥溪）謝廷蒞（石溪）均以故官給事中召（右溪給號召）張選

（靜思）起通政參議黃正色（斗南）召為大理丞公之舊友均有枯

蘇菀仲之望矣

（徐少湖公之同志也嘗與公書云兄之於出處僕之於去留蓋各有苦心只可兩人相對語而未易告人者公

亦有書與少湖云國難者於易為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拯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

事有所不可須則或迂其身歸於羸縫微密以清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自分宜敗少湖獨相于此五）

年其所挽致甚大天下翕然稱名相公之所望于少傅者盡償之矣是時楊虞坡博掌兵部胡柏泉松掌吏部
王南岷廷掌都憲亦皆公之同志也使公而在正相引致君澤民必更可觀惜公已志決身藏于單務之勞
也按胡松以壬戌冬在江西巡撫平寇績陞兵部右侍郎癸亥春轉左改吏部明年冬陞南兵書是年夏四月
改吏部尚書十二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見萬履菴撰墓表明史七卿表作十月卒揚博由兵部改長吏部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illegible]
洪朝選入爲刑部侍郎由南兵侍入也公從曾孫一慶卒
方洪公在操江御史任屬校荊川雜編卷帙浩瀚一慶先
丁內艱已有病至是勞瘁竟卒年四十有五字仁夫號止
庵王孚齋爲行狀無錫王仲山問誌墓僉以理學稱之讀元
敬懷止庵公詩讎稱十萬帳前拱經勝程門立雪來悟翔朐中尉踏住兵農書樂棟真才止庵嘗從學荊川公于兵
閩也公子鶴徵姪大卿同舉於鄉鶴徵爲亞元夫卿半軒公
之孫也判青州有惠政冬十二月趙浚谷卒年五十九
節徐少湖撰浚谷墓誌銘（上節）嗚呼予負公矣予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方

在孜府又幸祭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巖穴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至言公使竟其所欲為予負公矣予
負公矣公為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良意有所不可議爲有所不合必引繩按矩詰責之不少貸故有賢者不服其
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懽笑氣裂眦髮豎而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偪
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長鎗大斧即俺譯丘福不足平也故在實者李壯其志而亦頗訶其太輕
憂其太銳然自頃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身將畏懦不敢一言戰致日以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羸漸入
於不能起予以為得公出而矯士之君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
長不曉然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為白其所以然冀論定然後薦且計公
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遂卒蓋不獨予負公卽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
然耶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入試禮部變然為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
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為大咸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
皇帝用予薦召為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門諸關庶幾
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坐議馬市非策又以能兵為從營所忌發得罪死在山西撫叛士禦虜代州身甲冑
督兵餉進斬虜若干級而總兵李淶乘勝入虜伏中敗役部廉公官鼓誦迄今十五年予曰思薦起焉乃竟不

克蓬廣固未當誠耶何公之難於用也

二年戊辰

秋七月少師徐階致仕歸是歲李中麓卒年六十八

三年己巳

八月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大洲自辛酉服闋改北戶侍又以件嚴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至是以禮部尚書入閣位居張居正下然自負長輩而材間呼居正張子有所語朝事則曰唉非而少年輩所解居正內恨不復答引高拱入閣與之明年十月大洲致仕歸是歲周訥溪卒年六十四謚曰恭節吳峻伯卒年五十六張居正爲墓銘

五年辛未

公子鶴徵成進士選授禮部主事薛方山與書云南宮報至甚慰素心舉家內外無不忻慰豈誠以功名富貴爲重事哉實以尊翁抱經世之略負大有爲之才雖嘗一一見之施行而終不免爲忌者陰沮竟賫志以沒是其所未顯者蓋誠有待於君也云

云

六年壬申

四月兵科給事中劉伯燮爲故總督胡宗憲訟冤得復官

胡公以嘉靖四十一年冬被劾解官歸既復被逮入獄四十四年十一月以病卒於獄年五十四至是復官予祭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公子鶴徵重刊荊川集詳見著述考劉嵩陽卒年六十九

二年甲戌

公仲孫儆元年十七卒於京師公子鶴徵遣人以其喪歸

萬履庵赴禮部命北上遇之於濟寧哭而祭之以文履菴集祭唐二外孫儆元文曰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舟至濟寧遇唐二外孫儆元之柩哭之哀因以詞祭之曰嗚呼此仲子之柩也而吾胡爲見汝於此耶汝常時見我與吾老妻每偕其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語不絕口笑言啞啞今汝見我而曾無一言耶吾則哀汝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舅婆去冬聞汝之死目已雙瞽猶出涕淋淋漓漓也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汝生年十七歲未嘗離汝父汝母汝弟時刻也今孤魂千里而道途阻長而河流湯湯乃辭汝父母兄

弟將安之乎吾見汝姪而不見汝父汝母汝弟痛摧肺肝乃到京見汝父汝母汝弟而不見汝將何以爲生也吾年
來老境日迫多病體身外發中乾在世寧復有幾此豈可出一滴淚時也乃今漸心讀骨雪淚沾襟蓋未死一日則
有一日之情吾固不能作東門吳也吾未有孫先見汝兄弟頭角森森克肖祖父固鳳毛麟趾也方耋高飛達舉聳
壑昂霄豈意中道夭折璧卒沬沉旁人視之猶難己已而況於骨肉之親乎嗚呼我言既竭我恨無窮汝其有知乎
無知乎割雞酌酒薦於塗丈冥冥之中猶冀汝魂來一饗也嗚呼哀哉鼎元考凝庵公長子仲子不列於請僅於做
鼎世系下註曰行三二字顯巠陽撰做鼎公墓誌銘曰故子有兄二人伯曰孟孫早卒仲曰做元仲在懷抱中能解
文義口授以古歌詩屬事則授以諡凝庵之長子名曰孟孫則以巠陽文知之也做元之名再見于履巷祭文做元
之年十七而卒又惟據此祭文而知之據巠陽文則做元早慧宜履巷公哭之慟也唐氏謂作於凝庵公而不以其
二子列於諸者未行成人之禮也是古人之能哉以義也履巷之出長蓋命以陸平泉之薦再辭不獲而赴之

華鴨山卒五月二十七日年七十八楊虞坡卒年六十八諡曰襄

毅薛方山卒閏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五

方山受學於鄒二泉寶呂涇野耕歐陽南野德張夏雄則源流錄方山傳云二泉既歿人有謀據其故第者（二
泉無子）仲常不避怨禍懷然白於當事偕同門莫同華墅葺邸第爲祠以拒從之後顧憲成允成兄弟以制義

來學擒草廬設拜禮甚恭仲常持器之呼二孫敎致數教相見後皆成進士自二泉歿後幾及入十年爲萬曆

甲辰西東林再闢舊其中者實推仲常焉黃桑洲日先生爲考功時置龍谿於案與諸者以爲逢迎貢諛其實

龍谿言行不揜先生蓋借龍谿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賢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

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忽哉

是歲秋公子鶴徵出使秦中萬履菴贈之以詩履菴時官北大宗伯

與疑庵公同在京師詩日爾猶妻子客長安余亦衰顏戀一官早歲同傳經心事在日暮年秉燭別離難身將周典

敎同姓路指秦關入大覲想到隴頭應念我夜深北斗劍光寒壯年仗節意何雄百二山河指顧中函谷依微

舊道氣咸陽彷彿辨遺宮且看客部乘槎去正值王故塞同發慰指思在何日歲寒江上報歸鴻乘龍當日

重門聚此秦提攜在風臺卻攀逸堪墮淚說言先達可彈冠光搖劍氣星河覺翼奮鯤飛宇宙寬知子平生

多違志好圖形勝入來看又送別玄鄉因憶諸子詩云夏日江頭別五男秋風送汝淚仍含久探禪理處疑定

一對鄉愁自不堪尋使關中行擁節家人庭畔各分甘差予獨客垂垂老風雨三更夢草菴鼎元考疑庵公三

稿中有所謂北遊稿者即使秦諸篇也求之今尚未得而疑庵公使秦歲月則以履菴詩知之耳考之履菴萬曆

元年十二月任北大宗伯二年夏五甚京以履菴賡諸子賡之知疑庵之使秦在是歲秋也靜志居詩話云荆

川謂履菴貴陽以後詩曰讓汝出頭又云履菴雖宗攀壞君染末深讀此數詩亦可見一斑矣王季齋集亦有

閱鄭道中值唐緩庵使陝東還詩蓋季齋以忤江陵赴倅成都也

三年乙亥

萬士和致禮部尚書歸以不附張居正也

四年丙子

董后峯卒年七十四公子鶴徵撰行狀黃斗南卒斗南起復仕至南太僕卿引年歸斗南本姓廖爲士人詆爲黃遂姓黃萬履菴爲墓誌銘曰余弱冠從荊川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云王仲山卒年八十

趙大洲卒年六十九謚曰文肅

錢受之曰大洲公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議論慷慨有孔文舉蘇子瞻之風身任天下之重百折不回爲詩駿發突兀自放一洗臺閣嘽緩舖陳之習尤爲雄快殆千古豪傑之士讀之猶想見其眉宇云考大洲好禪學著經世通出世通二書未就而卒嘗與道谷書辨學禪無害於忠義報國二公均偉人也

五年丁丑

公曾孫獻可生 履菴集喜唐徵熱外孫得子詩云欲得初生子吾爲四世人嶽麓天降靈芝草地馨珍甲第傳家盛儒林接武新定然成宅相何用問星辰自註云偶值祠堂生芝

九月編修吳中行劾首輔張居正不奔喪廷杖 考疑菴與吳復菴情好若兄弟孫慎行爲疑菴墓誌云翁成進士選禮部主事時江陵聞翁才急羅致之不就尋中以浮躁復庵拜杖意在疑庵被難後默不然疑庵方倘意氣必疏繼以爭不讓鄒南皐等專美也疑庵與復庵成進士同出江陵門而疑庵之不附江陵有父風矣

十年壬午

春同安洪芳洲爲巡撫勞堪陷於獄卒年六十七 隆慶元年巡按御史劾遼王憲㸅諸不法事明年巡按郜光先復劾其大罪十三是時芳洲爲刑部左侍郎奉敕命往勘湖廣副使施篤臣殞憲㸅詐爲憲㸅書餽芳洲因以持之憲㸅建白纛曰訟冤之纛篤臣曰王反矣使卒五百圍王宮芳洲曰匹夫犯重辟求訴問官尚當審讞況王親乎遽報命言王貪暴淫虐事有之顧實未嘗叛張居正家荆州故與憲㸅有隙嫌芳洲不坐憲㸅反乃嗾言者劾芳洲歸抵家愈狷激自持好言有司短長居正父喪謀奪情芳洲聞之恚誣之及聞趙用賢吳中行有疏救杖芳洲貽書壯之有勞堪者與芳洲素不協爲福建巡撫希居正意飛章劾之命未下卿捕芳洲置之獄絕其飲食僮僕親屬莫得至獄卒囊沙壓之死堪謂其向在蜀中得回生藥死三日禁勿殮屍

齋鞫中言江士道日癸拜獄門入燕屍大償收發之堪下諸司鞫錄獄辭逐以通夷發齎請事報上居正大喜召堪
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芳洲子都察院檢校執訴寃闕下堪飛書抵焉保削籍競廷杖遣歸給事中李廷
議條上寃狀疏議令堪同稽奪職既而給事中孫瑋益發其事並及堪諸貪虐狀執復訟父寃援胡櫝王宗戴事請
與堪俱死乃下堪獄諭戍定每詔復芳洲官競補蔭歷上林監丞貴陽通判一時阿堪意鍛獄者相繼竄逐士論稍
伸芳洲居官廉隱以名節自獨平生學行政事卓然可稱獨不能含章免禍云以上節採福建通志武朝選傳又云
按羽選按遺事明史遺王傳彝瑋傳及林士章所撰墓誌與名山藏閩書諸書皆言其不坐王反惟野獲編謂其錄
錄不遺餘力以明史諸書證之處無其事至揚順黨嚴嵩鉤於桃寨啓釁死不赦辜然發異者吳時來定獄者鄭曉
乃謂朝選殺之以媚華亭尤不可信鼎元考世有以世芳洲殺楊順爲媚徐少湖相國後芳洲爲勞堪所殺謂爲天
道好遷故福建通志按語云云夫湯顯者即與嚴世蕃合誤殺沈青霞者也世俗議論無好惡之心一至於此令予
發既矣導嚴集與李中谿書云吾鄭洪芳洲先生文直得韓歐曾王家法與唐荊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視荊川不啻
王槐甫之於曾南豐張文潛之於蘇東坡充其所臣當爲本朝名家而其爲人峻隱忠信卓然有古獨行之操不以
世味著髮亂志尤爲荊川所敬朱竹垞云時唐應德王道思華銳意古文詞彝臣雖不與入才子列而實聯鏕並驅
鼎元考荊川文章交諸之孫遂叢后閩外爲芳洲鹿門所不逮也芳洲以守正慘死而明史無傳故摘福建通志補

之如此萬季野新樂府洪侍郎一首序云萬曆時刑部侍耶洪公朝選家居為大學士張居正所惡及勞堪巡撫福建會有訟洪公言堪知居正素惡之也急植置於獄三日而即斃之堪得召入內臺未幾居正死堪議戍觀海會詩云侍郎死真堪悼中丞威毋乃暴借問胡為殺大臣欲博相君一啟笑但使相君肯解頤安顧他人軀骨糜軀骨糜他自悲且得好官還我為霹靂手原神逮（堪將治洪公先移書於居正居正報書日閩人狡猾非公霹靂手無以治之）侍郎何辜遺爾毒昔年曾彼相君嗔不道中丞嗔更酷侍郎非仇何見嗔此嗔總因為相君相君一嗔猶可解中丞一嗔即殺人噫嘻中丞自謂巧可憐冰山不日倒異時亦向海濱行誰置好官長得保李彥和見聞雜記云張（江陵在朝氣焰凌人意所欲為事不必面囑亦無煩作書承望者悉逢迎為之殺人求媚不可勝記其最慘者有吳士朔南直隸胥國人曾上書詣江陵而當事者又不欲杖死頭示人令獄卒絕食飲數日間乞食不得飢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交木枉窗楞痛慘備極死恣行法外之誅發忍傷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酷烈於此者萬季野新樂府近人崑山趙詒琛刻入又滿樓叢書

公孫儆純舉於鄉

十一年癸未

公弟子姜寶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廷善前以南祭酒為高新鄭所惡罷

舉者已十五年皇甫子循卒徐少湖卒二月年八十一謚曰文貞明史

本傳云萬曆元年階年八十明年卒謚又云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

王龍谿卒六月子循與龍谿年均八十六

摘徐少湖撰王龍谿先生傳(見世經堂續集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本)會三殿災(據明史應作九廟災此誤)詔求直言六科疏薦君學有淵源宜使備顧問輔聖德貴溪遂誣君偽學而罷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君時爲(明刻本龍谿集本傳有南字)武選郎再疏乞休銓司報許終養矣逾年當考察貴溪使人密囑考功某(集傳作貴溪使人請南京薛考功)日某偽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之(集傳作當首及之)考功難附勢(集傳作受囑)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君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荊川(集傳有書字)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力去君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集傳無此入字)

鼎元考方山南都察吏時夏貴溪方罷居山中於何面囑人方山於何而用勢史册具在鼎元(前已言之矣)而

少湖與方山交情雖久於龍谿然結契不可謂不深吾試言之嘉靖十六年方山爲九江儒學教授少湖提學浙江檄方山署白鹿洞書院(見薛氏家譜方山公記略)二十二年少湖除北祭酒北上訪方山於五牧里居與荊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自云諸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牴牾聖人卽與方山共舟至南都而別(見世經堂正集

與鄭文纂書)二十六年方山裒父竹泉公少閱爲之誌墓甚道方山之實(見世經堂正集)二十九年方山入都

官禮部郎聚分宜面謂方山云餘少閱是君鄰里相厚固宜云云(見方山答華師會問)是少閱之與方山相契

聞諸人人矣而翁東匡之卒也少閱以誌墓文屬方山代己爲之(見方山文集)夫在二十六年以後之事均方

山掌察以後之事使方山果有愧鄙之行少閱卽與之絕可也顧生而厚之死而誣之可乎且少閱始亦由於

貴溪之提攜誣方山並誣貴溪矣吾又考之薛氏方山公紀略有云隆慶元年首相徐存齋(卽少閱)被御史齊

康論劾極其醜詆猶居位如故方山念舊日交誼貽書促之致仕速歸至次年始去意者少閱宦情猶濃方山

語過切直致大務其意闊高新鄭不勝轉而遷怒方山乎嗚呼此進言之所以爲難也龍谿被罵猶能弃方山

面謝之然於少閱以虛詞媚己而譏方山不能勸使改之嗚呼此講學之所以不易也皇甫子循局中人也(爲

南稽勳)見聞更切於少閱其記南都考察一事(詳見前二十四年)可謂憤矣然極其辭不遜日閱論賢不肖罵

其所素嫉而留其易與以快己私而已未有云逢迎夏貴溪也是知逢迎貴溪之說實始於少閱爲龍谿生傳

時不特方山九原離作同時諸公皆已物故少閱日有人不能譖其無也于是李卓吾續藏書用庵門聖學心

傳皆襲是說矣顧涇陽與海門弟子祁承爜書勸海門孜之(見涇陽年譜)而方山孫女壹且云龍谿罷官與方

山掌察年月不合謂無疑讀谿事邑人陽猶著撰方山掌南察辨亦主是說云黃梨洲猶以此事爲真者末見

經陽年譜之故而不知卓吾海門皆以少陶此傳爲藍本而經陽文臺猶巷皆未之見也少陶原文書方山日冊勢又日因厚自結於貴溪而龍谿集本傳則改附勢二字爲受囑末一語則竟刪之情道光時重刻龍谿集首列本傳則盡削龍谿被黜一段文字僅云論年被察去始刻龍谿集者即海門等蓋已不盡信少陶之說矣方山黜龍谿遂黜白洛原及本州賢太守符青棊荊川自不能不有所不快荊川不能匿怨自不免對人有憤憤之語然必不至誣爲不知人間有廉恥事而謂與方山書中言之此又必無之事也二公中年論學不合互相參致終歸大同方山祭荊川文固自言之若至以書詆爲不知人間有廉恥事豈復論學參致之辭雖弱必怒豈詆如方山者所能受而二公後日復何能覿面哉少陶原文中本無書字至龍谿集傳文始有之想爲僞門等所增愈傳而愈失真也近見薛子庸語有日永嘉闡復貴溪浪子猶可言也分宜家貲千二百萬華亭（指徐少湖）莊田千入百頃則前代所未有也鼎元謂徐少湖一代賢相其匡救實多萬曆初年之治雖日江陵爲之實少陶爲之基也少陶之子雖在里有買田事然決不至如此之多方山不爲賢者諱乃至與分宜並書此方山之失筆也然則少陶之書方山黜龍谿日逢迎夏貴溪殆見此而爲報復之辭歟是方山少陶晚年交惡矣此君子之有始終爲難也

是歲萬履菴有送公孫俶純會試詩履菴集送外孫唐俶純會試二首云弧矢

四方償夙志若爲灑淚向江岸庭闈始別經千里父母儕渠共一身莫忘君恩覃奕葉好從祖武步高塵朝端倘有
杳妻老十載前爲白髮人之子英才幼出羣空齋嘿嘿謝塵氛風薄北海鼠生翼務隱南山豹擇文淡泊此心如止
水榮名物外即浮雲清操莫邅紛華釋忠孝家聲定有聞

十二年甲申

姜寶陞南太常卿旋陞南刑部侍郎

十三年乙酉

姜寶改南吏部侍郎張居正歿公子鶴徵復起爲工部郎中胡廬山卒年六十九從曾孫際明舉武魁鄉進士九思子也

十四年丙戌

從曾孫際明會試掄魁姜寶陞南京刑部尚書萬履菴卒二十一明年七十一諡日文恭太倉王元馭錫爵誌墓明年丁亥葬於澗南公子鶴徵時爲壐卿先以行役得赴履菴

喪

十六年戊子

莫中江卒年八十一公子鶴徵率其妻萬恭人北上

十七年己丑

王南岷卒謚恭節公孫儆純成進士選庶吉士字敬止號完初是歲十月卒年三十二無錫顧叔時憲成誌墓載涇陽藏稿胡宗憲孫登舉於鄉爲其祖叩闕請恩典謚葬謚襄懋

十八年庚寅

公子鶴徵自再起歷工部郎遷尚寶司丞陞光祿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以不諧時好至是告歸王鳳洲卒年六十五

二十三年乙未

公外孫愼行舉進士第三人官編修累官左庶子愼行字
聞斯號淇澳幼聞外祖荆川公論卽嗜學數請假還里鏁
戶息交覃精理學爲一代名臣
二十七年己亥
公猶子魁徵卒字掄卿號震庵公仲弟仲庵之子無錫華
學士鴻山女壻也年五十王明逸卒年七十九
二十九年辛丑
茅鹿門卒年九十
三十年壬寅
公冢玄孫宇昭生
三十一年癸卯
知府歐陽東鳳贖龍城書院舊址萬曆初張居正毀天下書院龍城書院亦奉旨拆毀鬻其地於民建先賢祠以公入祀焉

鼎元考當時以鄉賢祠所祀龐雜不愜公論特建先賢祠合祀一郡五邑自延陵季子而下凡六十九人歐陽公每人各爲傳贊曰晉陵先賢傳而折衷羣論進退諸賢者爲顧涇陽高景逸諸先生以薛方山之賢而不獲入祀其最可知矣鼎元向論方山實在應祀之列不知當日羣論出之者何說也方山涇陽師也涇陽之不排羣論以入之豈以明其無私乎此亦賢者之過也讀歐陽公先賢傳序曰薛學憲應旂之通經嗜古云云（餘節）皆所謂鄉之蓍蔡國之表儀參考未盡挂漏實多衆識紛紜折衷匡易姑存之以待論定云是則歐陽公亦有意入方山而沮於羣議者也乃嗣後歷有增祀皆未及方山方山講程朱之學律已甚嚴非僅通經嗜古而已後涇陽與方山之孫數教皆增入而更不及方山何也豈以其黨龍谿以媚夏貴谿之諂猶惜衆口乎此予所以不得不爲之辨也（辨見前）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明史附見顧憲成傳鼎元又考顧涇凡（名允成憲成弟）于龜山之論蔡邑朱孫之條曰大抵論君子不可刻論小人不可恕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必如是方不埋藏君子方不出脫小人乃萬古不易之斷案也又涇凡筆記一則倭寇侵朝廷横甚道饑起革退訪談及余曰此等事我輩亦應理一番起革曰我已無意于用世矣余曰不要這等樣說且道我輩做了進士不與進士苦做了百姓又不與百姓苦是誰恩德若下焉者飽食煖衣做個人類中禽獸上焉者則伊吾咕嗶做個齷齪中蠹魚成個

恁廢學問旣爲國家臣子須將國家事料理一番繼然我不用世擧我所知以待用世者採擇亦不爲無以報

國也觀此則東林之學確源淵殊洞而其議論亦祭合荊川之旨哉當衆口稱稱荊川之日主以先賢祀荊川

而經鄙且爲荊川作傳也歐陽干例晉陵先賢傳序又日鄕先生夜而可祭於社園郡無虛數百人而此六十

九君子則其名實辨然彪炳百代者也

後邑人更建二賢祠於東郭文成壩以公與方山先生合祀

謹見奇有碑記見邑乘遭廟志倩洪錫後祠基被四弊侵佔重經倩文吾鄕錢名山先生有與人論二賢祠書

略云二賢祠執業定東鄕夾城類字五百六十九號分平三畝有奇孝仁鄕東直國字十二號分平一畝有奇

合四畝一分有奇鱗册可考至今被土人侵佔大半先生猶指現存之二賢祠爲非二賢祠則此四畝畢將無

著落此振鍠之不能無疑者也二賢道德功勳爲世宗仰而荊川先生力禦倭寇功在桑梓武陽合志列二賢

祠於經祀豈區區之經祠可與並論先生不知二賢之當祀但云今二賢之當爲觀音堂此又振鍠之不能無

疑者也先生又夾擧龍王廟言之則又未嘗深考該處最初舊基爲國安寺二賢龍王武帝皆在國安寺境內

原基二十餘畝年久失考現今二賢祠單四畝才及五分之一必無龍王廟基地在內龍王廟偏別有基地公

可另見之決不可與二賢紬繹

三十二年甲辰

公子鶴徵南遊訪友歸撰南遊稿

節吉水曾公同亨南遊稿序吾嘗貽書元卿謂王文成之學截傳於吾吉今先輩凋落殆盡獨唐南王先生真修妙悟為吾黨赤幟嶄然若魯光之獨存君得無意乎元卿聞之遂以書問學於王先生及得王先生報書益大喜歲甲辰姻家吳直指按江以西以書邀元卿為匡廬之晤元卿欣然買舟東下渡錢塘踰懷玉汎彭蠡既晤直指於白鷺之渚造請王先生連日夜語多契合返舟訪鄒吏部於文江又東訪李中丞於武夷北訪徐太常於三衢各據所自得者相與商榷歸而以諸君子所問答及途次贈貽感懷之作萃為一帙曰南遊稿元卿天挺異質又以荆川為之父大源有自迥出尋常吳中自魏恭簡以來六十年間士大夫少續朱陸之盟者元卿比歸偕顧高諸君子會於龜山書院以其南遊所得者大闡厥旨將來東南列郡彬彬鄒魯元卿興起之功大矣又墓誌云凝庵在官疾惡嚴大善措一兩言輒了百千言立辦究極天文地理術數陰陽晚年折節理學

知府歐陽公主修府志延公子鶴徵任總纂知縣晏公文輝以武進大邑無志乘請於府聘兼任纂組

三十三年乙巳
武進縣志成凝菴公及晏公董有序陸平泉卒年九十七謚曰文定
三十四年丙午
公子鶴徵起爲南京太常寺少卿
三十五年丁未
公玄孫宇量生
三十六年戊申
公玄孫宇全生
三十七年己酉
公從孫貞明舉於鄉
三十八年庚戌
公子鶴徵南太常告歸纂唐氏譜牒成任深訪之役者荆川從孫徵成也凝
庵公序略見前重脩府志主劉公聘總纂府志凝庵公赴南太常志事中輟至是復任總

墓）公季弟立之卒年八十二字應禮號歙菴（荊川公歿後胡梅林欲屈致之許以參戎不往也公子鶴徵誌墓（鼎元徵撰）

（歙菴公詩慢勞幕府示弓旌豈屈奇才障一城解道由來天爵貴可知堂上有難兄）

四十年壬子

顧叔時卒年六十三謚曰端文

四十六年戊午

重修常州府志成公子鶴徵自爲之序

四十七年己未

公子鶴徵卒年八十二甥愼行誌墓明史附見荊川公傳

明儒學案及江南通志郡邑志並有傳

（郡志傳唐鶴徵字元卿號凝庵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官太常寺少卿請以陳獻章從祀文廟得允既以言歸重起南太常計藏妖人劉天緒又號千劫瑞殿屬丞得旨嚴治人韓忌之遂病免所著詩文若干卷郡邑志若干卷（詳見書目考）黃梨洲云先生始尚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素（明儒學案）病

華時聞揚鎬兵敗遼東失松山杏山與甥愼行相對流涕（見孫文介挽詩注）鼎元敬懷凝庵公詩劍甲胸中十

萬餘英雄學道有橫渠鴻才雨世難爲用千載令人悔讀書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

公從曾孫繼寅貢成均仕廣平淸和縣知縣海薛公玄孫也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

公外孫愼行召爲禮部尙書首論李可灼進紅丸李選侍不早移宮直聲動天下繼爭秦藩賄封事忤旨引疾去魏閹用事以紅丸案戍愼行寧夏思宗立赦免復官力辭不赴

六年丙寅

高存之卒年六十五謚曰忠憲

七年丁卯

公從曾孫士㟍從玄孫德昇舉於鄉德昇克庵孫一鳳子

止庵姪也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

公玄孫宇全貢成均

二年己巳

公曾孫獻可詣闕爲公請謚帝御撰謚襄文云劉念臺曰易名之典

五年一舉至嚴也至尚論於百年之後愈嚴矣

列朝詩集小傳唐獻可字君愈武進人荊川先生順之之曾孫太常卿鶴徵之孫庶吉士敘純之子也讀書任

俠崇禎初請闕爲荊川請謚不就甚發歸而家益落有大志無所展張快而卒士論惜之有三才子皆以舉科

有聞（君愈爲荊川請謚事吾唐氏諸無載）

金壇王彥泓贈君愈詩序云僕圜（君愈外號）旗翁曲棲久矣忽走京都人咸以宦情疑之余獨知其不然也既

而爲荊川先生請謚朝奏疏夕報可客復有進議者曰此時陳乞一蔭得旨如寄耳多然日吾馳走賓塵爲先

公易名雨字耳今幸邀主恩賜報家廟安能更貪爵緒爲故山猿鶴笑耶飄然策騎歸道遥林下余竊怪向之

疑者真以竊見意爲雖也之以詩得尊韻四十入句記

詩云中丞啟譽宰菊芷一代文章推正始致身齊漢更夷猶發手匯論綜百史晚得綜觀靖海塵扶桑清晏詔

琥襟大星空伴忠魂顥光發何曾激鑾金聖明頒世搜鶴鳳囊簡殘編百朋重四部兼塵丙夜觀入羅特賞經

時集李牧功名異代思賈生壽策文孫用日月昭回冥漢光風雲掩映標湘勳落落名孫饒祖風賜書千卷寄

雅容歌疑驚鳳吹簫碧辭怨棠梨落韓紅奇文弱冠人雋誦俠窗鳳臺爭引重播岳家風首述詩陸擅世德先

陳須千里孤裝獨雪行不求身責調公瑜清評會向清時吐名世真儒肯易名聖主從前勞寵森覽書未半偕

宣驛不用詞林舊例沿雲章親定褒文字問俗方求樂教孫拔文丞錄蟠（一作漏）明齋豈知骨性自歷賈冥觴

早已飄然遊松桂濃芬滿舊山酒鎗茶白擁柴羈貴將馬鐙塵千射換却漁竿水一灣幅巾東路秋尊美惟有

狂吟須天子傲骨難投世網中才名不替家聲起家廟焚黃亭畫成不蔡對服拜明淪從來相業山中事衣白

何妨是數人

朱竹垞曰劇川甯濟之才閱覽百家靡不錄會毅然自任天下之重倭人撫患志在拜牧圍以保鄉曲是時曾

師之灌惟雨江淳林是寄公舍當局二人誰可與議方略者顧不知者以公爲甬江所薦介侯所知因此蔣公

豈惟昧於知人并不識時務者矣其建平倭之策謂當禦之海外故北自崇明南至蛟門乘將發浪身作先鋒

獲勞而頌，是豈專馳騖於功名者耶？襄文之論允符公論也已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諺曰：開口見喉嚨。凡論人而不當於其人，則其所言之淺深，皆己之淺深也。世以阮亭與竹垞並稱，阮亭之識荊川也如彼，竹垞之識荊川也如此，豈止淺之與深、智與不智而已哉

凝庵桃溪劄記荊川公所纂諸儒語要一則曰管登之嘗分別學有透得乾元者有只透得坤元者此千古儒者所不能道語亦千古儒者所不可不知語透得坤元只見得盡人物之性是當爲之事猶似替人了事惟透得乾元纔知盡人物之性是人不容不爲之事直見了自己事

荊川公兩漢解疑朱穆條曰朱公叔穆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疏除閹宦不遂乃至憤懣發疽而

卒蔡邕謂貞而孤楊龜山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
貞又謂邕之從卓無異與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
楊氏之論何如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事賢
士之則也然止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
此則無所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苟出而圖君必
待夢卜之求後車之迎世道陵遲何所得商周之令主
哉不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處何如耳如因小
人進即與小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己也苟進焉而忠正
自持鋤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流之砥柱也如張
稜爲梁不疑所舉乃伸國憲以報私恩楊震爲鄧騭所
進乃著清白而昌奕葉初何損於善良哉楊氏諄諄以
朱穆過亦未達於時也鼎元謂龜山以朱穆爲過然其後應蔡京之召者何也豈亦自
信但在己之立身如何以前說爲未契至道乎

王龍谿曰大乘禪宗尙不肯作自了漢況平生種下萬物一體真種子世間痛癢關心天機感觸隨處生發豈容自已又云鄉黨自好與賢者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狥俗之情龍谿之言高明如此荊川安得不拜

羅念菴曰凡自修者於毀譽有何干涉吾輩所致力者豈能取足聲聞哉要亦矜飭於獨知之地而已爾使其心非僞耶卽天下一國非之吾亦何疑何也吾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損也使其心有僞耶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吾且自慚何也吾未信吾心人言不足爲吾益也此即荊川公人以我爲豪傑亦只是這箇人人以我爲污渠亦只是這箇人之意又曰吾此中若天然毀譽好醜咸無與焉夫安得撓

鼎元考以上數則荊川公採之先儒取之石友平日講論垂爲家學並以爲晚年出山張本者也伊尹之視天
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溺者由己溺之孔子之悽悽皇皇周流列國孟子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皆透得乾元者
也後世聖學不講以恬退爲至德視氣節爲無尙矣不知後世之所謂氣節古之狷者之所爲也未至於道者
也後世以鄉黨自好者當狷者苟有仁以爲己任出而欲行道教民則羣怪駭之荊川公當庚戌歲虜迫都城
嘗欲奮身勤王及至癸丑以後南倭北虜交至迭侵萬民罔懸汲汲不可終日又非庚戌歲比矣公又痛心疾
首於倭賊之兇殘誓不與之俱生矣又數數登御史臺說總按肩觀所破賊矣而公此時道既透徹學亦大成
其欲措手以救斯民以報國家之情殊急也使朝廷不起復公公必自出請纓如庚戌歲之欲奮身勤王又可知
也然爲文華一薦朝廷召公公尋徘徊躊躇不能決者何哉彼後之人紛紛所以議公者公豈不先慮及之然
是意也朱子之所謂三則私意起而非任道人之所宜有也及念菴責以察此金革不得辭雖之日而與徵士
處士論出處兄平生學力安在公于是乎決矣迨既出山嘗曰人謂我豪傑只是這箇人謂我污渠亦只是這
當人遂一切犯手受去拚爲一愚不可及之人矣嗚呼並時若羅念菴道德最高海內所宗依者也而勸公之
出陸平泉世所守爲莫辥屬屬言也雨集坐揚州宦舍薛方山議朱子學議論最嚴者也周訥谿劾分宜萬死
而一生者也卽公之弟子若萬思節姜廷善亦均以忤分宜故舊者然無有以公之出爲非疑其有依附分宜

之情者及公之夜也念菴爲下篇之慟方山有絕故之哭詩矣則奔弔公家人心至神至微不可散使公出山之後面目稍改其詞以得此於諸公哉而公之傳作於頗敍時公所輯諸儒詩要序於高景逸公裏文之論親撰於莊烈帝莊烈帝最亟之主願高東林領袖而願亦學宗叢陽不輕放過人者公論定久矣彼紛紛之議何頂公之毫末哉薛方山紀述有曰狄梁公豈直社稷之臣哉推其心萬物一體而無間者向使其功不成而此心不白於天下亦安然受之矣又曰漢諸葛武侯唐狄梁公宋范文正公皆三代以上人物豈惟功名事業而已哉雖謂之聖學可也方山之論狄梁公如此知其深契荊川晚年之出矣宜其哭之哀也荊川曰人以我爲汚渠只是這苗人卽方山所謂此心不白於天下亦安然受之

四年辛未

公曾孫獻可卒年五十有五君俞好客座中賓客常滿薛堆山宋爲墓誌銘曰自江南以迄海內凡胸中有一點墨瀋耳中有先輩姓氏目中有烟巒樹靄篆籀鼎釜形者無不字而頌之曰君俞君俞詩自眉山漸近輞川書法米襄

陽畫在董巨黄倪間學使者以朝局心慊太常遂以青衿

終以曾孫執玉追贈兵部尚書著有桐花碧風秦淮挾仙

雀門行行鵲樹桃谿八集諱堆山字諸孟方山玄孫崇禎辛未進士仕至開封知府國亡

後爲曾君僉所著八集今無存僅於列朝詩集中見文白門江上七律一首耳鼎元敬懷君僉公詩二首七葉簪纓

公子尊猶欣未見故邦論信陵廣坐延賓客儒俠居沽壺在門北海才名四海欽龍潛大壑發長吟人間八集無尋

虞冷畫山林著述心

七年甲戌

公從曾孫士嶸成進士字靜甫號損占鄉貢士貞明子荊

川叔祖父月樓公五世孫也

八年乙亥

朝廷以公外孫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縉紳冠會推閣臣

咸以慎行對命下已得疾入都未及陛見卒年七十四劉念臺撰傳作七十二

謚文介所著有慎獨義百篇傳於世尤善書法

劉念臺爲文祭之並爲傳贊曰予讀文鈔而知公之學出入於辭章佛老無所不博繼讀困思鈔而知公之學一衷于正折衷羣儒克盪絕學讀慎獨義百通而知公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一易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屢絕韋編深河洛之原心存憂患與時消息嗚呼盡之矣及讀公奏議若發揮變畫病領里居曳尾諸記而知公于出處顯晦生死之際無一不以言顧行子臣弟友歸之健健之地是謂龘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千百年庶幾有以尙論公世賦又云公晚好石更號石齋以自況有異姿母唐氏荊川先生女故源淵有自生

九年丙子

公冢玄孫宇昭舉於鄉

十二年己卯

公玄孫宇量舉于鄉

十三年庚辰

公從曾孫士嶸由南京禮部郎中出守河南歸德府歸德當賊衝赤眉銅馬充斥兩河士嶸築城脩濠日夜營戰守九屬無恙明年辛巳告病歸

宏光元年甲申

八月公從曾孫士嶸以冢宰徐虞求薦卽家起補嘉興知府拮据措餉釐剔宿弊值選淑女中官及按部爪牙橫甚以法力折之明年乙酉遷浙江按察副使整飭水利未及上南都失守歸隱奉母二十餘年卒公冢玄孫宇昭字雲客宇量字茂弘一字聞川宇全字人玉一字天客明亡兄弟偕隱以不肯薙髮沒產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遁歸（見邑志逸傳）宇昭自署半園外史夫人于氏善詩有半園唱和草子于光字子晉號匹士工丹青與惲南田齊名有唐荷花惲牡丹之稱（見邑志藝術傳）于光有女能傳家法常自署半園女孫時王石谷及南田常主半園宇昭少時見蘇州陳元素元素重之改其字曰孔明贈詩曰韋皐表表亦名臣諸葛何嘗有後身兩字贈君原不薄數千年內只三人宇量國變

後焚棄筆硯爲生壙於荆川公墓右時淹處其中自號蝸
雲道人年七十歲卒宇昭年七十一卒宇全年七十二卒
荆川仲弟重庵公有曾孫名獻恂字君知號潔庵魁徵孫
也國變後棄諸生業黃冠遁世嘗渡錢塘遊越中問遺民
以昔時江東戰守狀關中李二曲顒過江寓郡中一見莫
逆稱爲三代遺直年八十六卒獻恂子曰宇肩號若營工
米襄陽書承父志猶不應試鬻書自給江南通志稱其書
與惲格畫並珍於時年七十六卒宇昭書法與薛奕白銘
楊二一溥爲毘陵前四家宇肩與薛瑨楊喬白萬爲後四家
云宇全有孫曰執玉字益功號薊門始舉清康熙癸未進
士於是明亡六十載矣執玉上數至荆川公爲六世雍正
朝官兵刑兩部尙書出總督直隸籌西征糧稍以勤瘁清
剛著稱名臣歿無以爲殮垂歿曰西師未還臣目不瞑也

清史列傳大學士孫嘉淦撰家傳侍講楊椿撰墓誌銘宜興儲大文邑人毛燧傳先後撰神道碑大文撰神道碑收載耆獻類徵鼎元謂以蔚門公之勳業清望而無謚則以無賢子孫卬閣而爲之請也執玉有二子長孝本字念淳號復園康熙庚子舉人仕至撫州知府宰臺灣時悍弁結諸無賴設雅片館於曲房羣不逞倚爲狡兎窟孝本突於夜半密召鄉勇踔館捽其魁行數里俄有脫帽短衣者數人持械直犯謂所捕乃營兵縣官不得治孝本下車幷擒之旦武弁率營兵數百譁而至謂縣官乃敢執千總大無禮吾等將致命孝本佩劍印升堂洞開署門傳命曰朝廷自有法吾擒刼犯之爲亂者爾等敢助亂譁者乃沮喪愕眙莫敢動次少游號稷園欽賜舉人隨父柩歸哀毀卒自孝本少游以下荊川公子孫雖猶多讀書風徽未替然罕顯達者矣

鼎元謹考荆川公生太常公凝庵凝庵生翰林公完初完初生贈尚書公君僉均畢傳君僉有子三人長舉人
公雲客仲舉人公聞川季贈尚書公人玉人玉公有子六四爲贈尚書公致堯致堯生文學公薪禪大司馬公
薊門薊門生知府公復圍舉人公援圍荆川子孫在乾嘉時蓄衍矣洪湯之劫百不存一雲客聞川齋皆絕獨
人玉公一支存而人玉公昔之派衍爲六者今亦絕其三存三四五三房鼎元則薊門公長子復圍公後也吾
唐氏在明中葉清乾嘉以前爲最盛其時若凝庵克庵之理學薊門之勳業皆足名世以壓於荆川公不著而
世獨知有荆川荆川子孫庚明倩鼎革之際可謂盡之矣比之幼安靖節何多讓焉不肯每讀諸公傳記而感
漢幼時大父奎榮公爲言有爛鐵槍一柄昔荆川公剿倭家丁擔回者嘗以之措拄後門洪楊時失之近年寇
警海上請是豈思爛鐵槍不已

鼎元敬懷凝庵公詩遺爾黄冠仙轎舉猶尋遺老同前朝低徊折戟沉沙庭鳴咽寒江聽夜潮

敬懷若菅公詩蘇黄米蔡講論徵八十年間萬事非只有中庭新月好筆尖猶吐首陽薇

敬懷半園公詩半園才氣蓋山川諸葛龍川可比肩豈料市朝移易後只來石谷與南田

敬懷閣川公詩幼安着藤木拚穿土宅曆形莫問天却笑淵明復多事緣詩倘讀義熙年

敬懷匹士公詩家國蘆條付暮雲丹青著藉奉晨昏倩華家世真堪詞我是荷花十葉孫

敬懷致堯公詩天賜麒麟昌故家由來孝友鬼神嘉致堯詩草無妨失只詠一篇棠棣花致堯公蓟門父也以孝友啓後

敬懷蓟門公詩門第江南第一家（用歸大文撰神道碑中語）重從天半秀蓮花風雷直犯無迴避遺草猶堪鑄莫邪

敬懷復園公詩洞開砦閣劍鋩寒悍弁驕兵裂膽肝安得柳州儒大筆段公逸事狀人看

鼎元撰荊川公藏書樓歌（業久易姓）突兀破屋官衢旁曩者比再宛委莊插架充棟十萬卷天下爭說毘陵唐

（吳梅村詩嘉隆以來藏書家天下毘陵與琅琊）年深事遠覺興衰空看仙壽儘槀瞥憶昔黃門漢殿趙口銜天

惡巡番禺自出嶺門渡海歷經百國撰述都會稽羅浮及閩嶠名山況多異人居廣採奇聞紀程草潛收祕

本淮行車有宴蹤起同性令標翔宵猿游宦旋月照嵩山採石室雲開南掾遂靈蜀鬼呵神護頻攜守為開大

復安百廚裏文字出篇椽筆準詩篆與道唐寅雨世造成紹代儒九區蒼此一從書小子辭公十四業墮生荒

味草沒蒂（鼎元所言函村四野之中雜為蓟門尚書舊陽貞然歷經兵燹琴書無存矣）故家喬木陵巳遺一文

苦筍穿石留發乞致數行書終以凱蓋荒要崇常恐讀說隨埃塵滋蔓血崖污貫哲我公藏書碑已散公志

陵族則可見況有八瑞函天地荊川一集流行偏毆蘇韓柳掩光鋩堯舜伊孔貫一線協揚斯民構整心被婁

奔放淚流面玘教一患存海島千載黃泉有餘城國家何日復深讎小子前行佩吳鈎藉稱萬鏹故君流盡識

餘觀無一留伐取扶桑長百丈載歸重葺藏書樓運灼餘賣讀公集御要亂援著西頭

燭鐵槍歌燭鐵槍千年物賣光凜凜鬼膽寒點點斑斑老蛟血上可正日光旁可威強敵老將家中神護壁看

汝只作尋常鐵豈是歲久能變化六十年來尋不得國家今正用爾時槍乎槍乎合當出

明唐荊川先生年譜卷八

十四世孫鼎元謹輯

十二世孫　肯校刊

錢家驤

鄉後學周仁泳謹校

崔　龍

十四世孫　斐

纘道　仝校

褒崇

巡撫劉景韶奏請卹典疏

疏云竊見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忠誠報國慷慨任事頃蒙恩起廢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陞本司郎中敕查閱薊鎮兵馬奏補主兵三萬餘名諸邊

客兵乃得減調條陳邊務一十七事兩邊積廢因而振復尋改浙直視師凡浙之東西江之南北一切地方險夷無不徧歷水陸戰守悉賴經略且其親犯風濤橫厲海上截賊初來斬倭首一百二十三級擊沉賊船十有餘隻繼陞太僕寺少卿轉通政司仍舊視師浙直等處一聞淮揚警報忠義激發遣兵應援遂成姚蕩之捷凡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旋即躬擐甲冑引軍分行親冒矢石直擣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迨三沙遁賊再寇江北本官又復親督總兵劉顯過江戮力剿賊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荷蒙聖恩三次賞賚順之銀兩表裏有差後陞鳳陽巡撫到任未幾即巡歷江海兵將怯弱精選易置地方險要分布防守雖除夕元日猶在海堧巡行

卒罕須臾之閒至於諸凡待敵禦寇之具鮮不畢備且可爲民安養之謀罔不曲施及因江淮飢荒異常殍死者枕藉於溝壑轉徙者相屬於道路本官晝夜苦心策慮多方措處錢糧分投設法振救故今歲江北倭不爲患民多全活者實賴本官經略先聲區畫振救之力居多也以致勞累過度遂在振濟地名姜堰舟中溘爾奄逝三日之後方就棺殮士民父老皆爲痛楚感泣且易簀之際猶口授責粥救飢方略攝治軍書不置視昔人病革連呼過河者三眞爲不殊若順之者誠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但卽今屍棺暴露尙未入土聞者莫不重爲哀傷臣伏覩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又一款若官品未高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

欽此欽遵臣又查得原任甯夏巡撫吳鎧順天巡撫張
嵩俱以右僉都御史身故俱蒙賜給恩典及查延綏巡
撫右副都御史張愚在鎮身故該總督三邊軍務王以
旂代奏亦蒙特恩優卹臣隨移咨總督浙直福建等處
軍務兼巡撫浙江地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胡宗憲照唐順之品級旣與吳鎧張嵩相
同死事亦與二臣無間所據卹典似應比例請給臣又
惟人臣受職於君固有崇卑之議而任職自靖實有難
易之分若使尋常守位者却荷殊恩而勤勞死事者不
蒙褒錄將何以風勵忠勤明彰朝廷報功之盛典況臣
與本官先日同事今復代任親見其赤心報國以死勤
事甚爲詳悉倘臣甘於隱蔽不爲奏請是臣泯沒人善
豈爲國酬忠之義伏望皇上憫念唐順之抗身軍旅夙

夜匪懈不憚勞瘁廓清海氛底甯疆宇功在邊陲歷有
可紀乞敕禮部再加覆實並查本官生平學行事實不
拘常格議擬上請特賜褒錄庶國家報功之典益彰而
勞臣致身之績不泯忠魂永慰於泉壤而人心愈勸于
將來云云讀此疏荊川公禦倭功績昭然發經審核非可文節乃丁元薦西山日記記荊川事四則四言兵敗且曰兵敗身死吾不知其言何從得之劉景韶字子成號白川崇陽人少時貧無書可受往往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間行之肆閱之歸而闇誦且譯其義中嘉靖甲辰進士歷官按察副使治兵防海破倭功最多代公巡撫鳳陽劉官西曹日與李于鱗王元美吳國倫交最深劉三代及其本身墓銘墓表皆出三人手而劉之頌荊川公功德如此可謂出於公道矣
總督胡宗憲奏請卹典疏
疏云已故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幼稟
異資早魁多士出入史館允匹班馬之儔肥遯山林實
係黔黎之望已而德望益彰聖明簡在銜命趨事既見

猷爲始焉振兩關之廢墜邊鎮幸藉其餘休繼焉淸浙直之倭氛士民咸稱其美績扁舟航海凡違洋僻澳皆足迹之所臨單騎當鋒雖勁敵在前亦奮身而罔顧且一夫不獲若己之辜故振荒徧歷窮瀕死尚爲之區畫今准都御史劉景韶備開前因實出聞見之鑿鑿可據然止以事業而言未足盡本官之生平至於功勳著述實能繼往而開來義嚴取予足以廉頑而起懦究心性理之學造詣已極于眞純力革浮靡之習人文因之而丕變其于世教裨益良多臣與往來於養晦之日出入於兵伍之間知之獨深不忍見其湮沒既經查有前項事例相應比請云云

上耿提學請從祀荊川先生議　王　升世新

謹按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

勤事則祀之法施於民者謂真知實踐動爲世式者也能捍大患者謂捐身犯難戡亂安民者也以死勤事者謂孜孜奉國志決身殲者也有一於此皆祀典之所必錄聖世之所必褒而況三者之兼備乎竊照武進大儒故都御史唐某夙稟異資早尋墜緒精詣絕識卓爾不羣蹈義履仁確然不舍破俗學之迂曲而性道之本原已探養靜中之端倪而神明之妙用斯得臭味色聲不起一念言語文字俱爲前塵有精金百練之剛而鑠之者不見其變有壁立萬仞之峻而就之者祇覺其溫故一言之出通國以爲蓍龜而一行之成天下視爲模楷況纂述垂萬世之規文章發千古之祕其施法於民也不既大乎迨乎南北多虞痌瘝在己應召而起重委不辭北使薊遼則夙夜歷冰霜乎塞垣而嚴覈什伍邊關

爲之振飭南視吳越則赤日策戎馬於炎海而矢竭謀力妖氛爲之廓清其爲國之光爲民之福亦已多矣謂之能捍大患不亦宜乎若夫淮揚節制之命正其尫羸抱病之晨然且設振荒之奇策活萬命於師旅倥偬之中畫殄寇之遠謀置一身於生死存亡之外不幸事垂就緒而營中之星已墜矣此真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而以死勤事誰能過之夫由其法施於民也則雖進而侑食于孔庭可也由其捍患勤事也則雖小而顓祀於一方亦可也夫何督府之移文雖久而有司之奉行未稱廟宇則因陋就簡不足以妥乎神靈祠額則舍大取小不足以副乎瞻仰此有志聖學者之所深嗟而當道崇儒者之所宜亟圖也而好議論者又因其出處而訾之曰先生早年抗疏辭榮慕夫高尚之軌中歲

葆真繕性幾于山澤之臞而輕身一出立躋膴顯無乃諼考槃之永矢取終南之捷徑歟此疑先生以富貴爲事者也使其誠以富貴爲事也則委蛇翰林優游歲月自可以坐致乎卿相何必蹈危履險而後僅得僉都之職也哉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不慕乎大而慕其小此豈近於人情乎議者又謂先生懷材抱略鬱鬱未伸故求試盤錯將以別利器也求處囊中將以昭穎脫也此疑先生以功名爲念者也使其誠以功名爲念也則假令久處乎翰林天下之文章復有能過其光燄者乎假令久處乎兵曹天下之經濟復有能摧其鋒鍔者乎夫士之以功名表見於斯世也自文章經濟之外無多術矣先生皆不得而讓焉則雍容廟堂動望不憂其不隆舍此不爲而必欲崎嶇戎馬之間以希冀不可必成之

事此豈近於人情乎然則先生何爲而出也爲道而出也其爲道也奈何仁義而已矣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天威違於咫尺非義也是故先生之出其不能自已者時也乃所以爲仁也其不容直遂者勢也乃所以爲義也何也蓋先生少年微近於狷及林棲二十餘載克復功深充養完粹剖藩籬融人我天地萬物通爲一體疾痛痾癢舉切吾身雖草衣木食之中而國事之臧否生民之休戚每惓惓焉初非果哉之徒長往而不返者比也故南倭北達狺然內噬心切隱憂思一引手拯焉而具又在我是故苟有用我者吾斯行矣期以盡吾實心展吾實材以施諸天下之實事而已其難易利鈍生死安危皆有所不計也而況其他乎此其觸於時而不能自已者仁之至也道之中也雖然其不待再三之召而

往者何也夫聘而不起與屢聘而後應者惟處士可也若先生則朝廷既復其官矣天子以其官召之矣猶欲偃蹇不行其將不比於慢乎而先生肯以爲安乎況未起之先先生方在制中當軸者使人示以天子嚮用之意申以金革無避之說先生既辭位而拒之矣則夫服終而召也其又何說之辭此其限於勢而不容直遂者義之盡也道之中也由是觀之向使先生狷介之節未融則必不出雖德已進而無南北之變則必不出身爲處士而不以官召亦必不出雖以官召而喪制未闋亦必不出然則其出也而豈苟哉而可輕議哉彼以富貴功名爲疑者其尙足與之辨哉或者又曰龜山先生程門高弟也非富貴功名者流也一蒙蔡氏之召未免貽自處太高之譏唐公雖盛德也得毋似之乎曰此未易

言也龜山之出當時疑者甚衆其知之者惟胡文定公而已文定之言曰楊公非有求於人者蔡氏焉能浼之又曰當時若能信用決須救得一半晦翁以爲此論最公先生之於龜山其所養固未可軒輕論也而其經略之才似實過之且聖天子在上英明神武而金甌完固萬姓歸心雖時有倭胡之擾亦疥癬之疾而已較之於宋其事與時皆有不可同日語者而先生之出亦何嫌於自處之太高耶縱令盡如或者之議則康侯之論固不可易也而又何疑耶今龜山之可疑者是非已定不特所居所寓之各有顓祠已也而實俎豆於聖宮之側矣則荊川先生毓秀之地講道之鄉祀典之崇其容緩乎伏惟文宗先生爲天子之耳目掌南國之教化不有表揚焉攸激勸乞查照陽明先生書院事例移文本府

俾廟貌靚嚴祠名稱實庶乎四方學者有所依瞻而興起他日有欲奏請從祀孔庭者亦自此而權輿矣其於世教實非小補謹議袁世新此文凡世俗紛紛所以議荊川者一擧盡碎矣揚處坡博者與荊川同年成進士而在下第名出荊川下遠甚然且早長兵曹出督重鎮爲北門鎖鑰位至公孤使荊川公果志富貴功名在宮寮時優游養望不批龍鱗取要路豈讓虞坡先驅張居正科第聲莖蔹荊川尤後且卑由翰林數轉而躋相位荊川之死未及下壽使不任剿倭之勞瘁則不死分宜之敗少謝有不及授荊川入閣而引中朝如嚴訥李春芳及中山很如高拱者乎（江陵入閣亦在少朔之後）故世新之說非爲荊川公辨蓋其情也苹齋集世不常見此集由宜興友人路得岐贈我書中耿提學卽耿天臺定向並註公子藹徵陳渡并表曰竊嘗謂孔孟學脈獨得其正音在宋惟周元公程純公我朝惟白沙先生先考而已此洽疑與俗儒言也千百世而後有得其解者知之簡徵之非阿其親也梟元亦請公有伯夷之清衆伊尹之任復該由求之藝後世若有修陳孔庭俎豆當有進而列之雨紘通祀天下者豈僅祀于其鄉而已哉王世新之議可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言也

奏請表揚儒臣疏

姜　寶（廷善）

疏略云乞表揚儒臣以光聖治事原任淮揚巡撫都御
史唐順之由翰林編修改宮坊司諫當時因世宗皇帝
聖躬違和與同官疏請東宮代見羣臣於文華殿忤旨
罷官屏居二十餘年後因倭亂大臣訪知順之諳韜鈐
曉兵機薦起南兵主事順之自惟廢棄久而一旦叨起
乃出自主上特恩文學臣而起以兵事乃朝廷欲用人
以濟時艱如此不敢避難自是臣子分義不敢疏辭其
自南兵主事陞兵部員外郎郎中遣之查閱兵馬於薊
鎮遣之視師舟山屢有建白並見采納施行其陞太僕
少卿右通政協同總督胡宗憲剿倭於海上皆兵事皆
難事也嘗領兵擣賊巢於三片沙嘗親冒矢石斬賊首
百餘級於馬邏港其陞督撫淮揚也嘗驅賊入海遁去
前後並嘗以功受賞又嘗因振饑抱病行部殞命於舟

中按順之自幼勵志飭行真有一介不取之操卻撫按諸臣修坊折幣餽遺後先貯庫積至二三千餘金所纂左編文編稗編三書行世有著述功闡明經學多先儒之所未發其文章足以傳後而信今其節概足以廉頑而起懦臣與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南京工部尚書曹三暘給事中楊允繩布政莫如忠等皆出其門身後臣等門生各捐資買地與伊子今尚寶少卿唐鶴徵同建一祠該府縣兩學諸生呈蒙前任提學御史今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耿定向批允春秋致祭然未經請命於朝臣等心切不安照得本官素履無愧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其身故舟中又合於以死勤事之祭法如蒙敕下禮部議照蔡清等例許祠於鄉予之以祠額庶可興起後學於聖治爲有光矣云云

太倉州志陸世儀傳說易於昆陵大儒祠卽是祠也今里巷猶沿稱之不知大儒祠名卽係當日廷善所請御題否

唐荊川先生祠堂記 卽大儒祠也

王錫爵 元馭

武進荊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高天下嘉靖庚子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右通政巡撫淮揚卒以勤事死提學耿公定向同巡撫謝公登之操江洪公朝選巡按董公堯封僉議先生於德於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於鄉頃之先生之子太常君鶴徵始詒錫爵爲記錫爵薄劣不足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歿也弗獲勒於宗彝祭於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摔土揭木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者未止此也世人

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哉沮溺之所事守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嘗以不仕說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說耳奚不仕之足說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猶之可耳有如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逡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也難也壬癸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嶙於野而檻車復相屬於道當其時舍淸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智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爐不扇一柰一葛之夫安所取資於世而險難其身以博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斯云耳及其成功則

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之雄略匈奴猶崇死疾鬭不衰止而從容稽顙於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於衛霍也而不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歸事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鍊而自精朝論亦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囷囷未揚廟謩孽寇安能保困獸之不鬭使先生而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歐刀於市矣故日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詬類王文成文成秉義士之銳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大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決身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

生縱自信能信於天乎夫隱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遡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於今啓手啓足而無改於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日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槧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己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避夷而席險辭絜而就溷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寧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未有俘沉於仕隱之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往矣而漸靡至於常之君子猶皆斤

所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元馭此文肆論懇款極得荊川心事亦極心悅誠服贊嘆頌揚之致元馭與鳳洲同里閒（元馭望太原鳳洲望瑯琊故不言同宗）且情好如弟昆使荊川果有不利鳳洲父思質如流俗所云者元馭爲此文死何以謝思質生何以謝鳳洲徐學謨么麼輩之談不用多所引實只以此文折之足矣又考此文載弇山集元馭子衡代父作也）

重修襄文公祠堂記

十一世孫鈞培受甄

明嘉靖三十九年吾祖襄文公以右僉都御史鳳揚巡撫卒於王事總督胡宗憲爲請於朝獲賜祭葬地方有司爲營塋於陳渡橋之左營祠於郡城巽隅關侯廟之右嘉靖四十五年復移祠於今地（在西下塘軒轅宮左）太倉王公錫爵爲之記有司春秋致祭載郡邑志禋祀門其後復以公子太常凝庵六世孫薊門兩公從祀焉洪楊兵燹祠屋被毀過半惟享堂三楹猶明之遺也雖楩柟之材

蕭然犖實而甍瓦穿漏檐軒凋落無以布筵設俎登薦
烝嘗其嫡裔率嗇於遇欲修復之而未能也每居春秋
上戊恆假大宗祠以行祀事垂簾設主於正龕之前神
人之心皆有未安近百年來錫支日臻繁盛其讀書出
仕者科名政績均有可紀而從事懋遷者亦上追陶猗
其昌熾知有由來矣回憶鈞培在髫齡先伯子頁公奔
走譜事來常者屢見宗祠享堂不足妥先靈念本源所
在卽歸措資重建而於公祠則未遑兼及民國九年鈞
培就職錫校與弟圻鎮昕夕相過從晤談間均以公祠
未復爲憾圻鎮乘間因語兄滋鎮則曰此先君之志也
會族姪鑑章亦願贊助斯舉而興復之議成所需經費
滋鎮鑑章分任之於是衆工畢舉其享殿之壞者補之
腐者易之接以堂廡統施丹堊復爲東西廳事各五楹

南爲大門屋亦五楹自布奠飲福以至庖廚丁役之處各有其所秩然煥然神妥人悅而奔走董其事者弟圻鎭爲尤勞焉民國十年秋興修翌年春竣事都計修葺等費八千金於是鈞培拜手揚言曰公祠之不葺爲公裔者之責也爲公之裔者無其力至勞爲公昆弟之裔者爲之其可感也是堂也爲公之特祠地方禮賢者之所瞻而仰苟其賢與德不相侔則不克從祀於公之堂雖然宜推公友于之情設龕於東楹以祀公之弟曰重庵曰歉庵重庵歉庵賢德未甚相讓而歉庵則又錫支燄鎭等之所自出也僉曰然鈞培遂誌其略於石

常州先賢傳荊川公論　歐陽東鳳千仞

歐陽公萬曆年間守吾郡以鄉賢祠所祀冗雜不厭公論特建先賢祠合祀一郡五邑自延陵季子而下凡六十九人而荊川公與焉歐陽公命各爲之傳而爲之論于後

論曰先生之晚出也蓋羅念庵先生贊之云善乎羅先生之言曰嚮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况當國事多艱豈得復私其身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其言苦切有味矣夫矯世避人絜己明迹其足以買譽而全名此不待兩先生而知也而先生寧爲此不爲彼此其志可諒也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孔門家法固未可與曲士抱咫尺之義以爲奇者道也李詡丁元薦輩均如是

揚州唐襄文公祠堂記

王掞 字藻儒號顓庵

揚州府城外巽隅二里有祠祀明鳳陽巡撫都御史昆陵唐襄文公蓋公建中丞節剿倭東南卒於通州之舟次民悼喪公若慈母祀公邗江百數十年於茲矣明嘉靖中海內承平日久魁人鉅公薦紳秉笏於朝堂從容

坐論以文學氣節相矜尚至若兵機戎略相戒以爲粗官武夫之事而非儒者所宜言會倭寇擾於東南先後幾二十年公時在廢籍朝廷亟才起公任樞曹擢京卿畀疆事公於是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日夜與賊相角於瀕海之區倭患漸平而公亦病且殆矣當是時督撫大吏朱紈張經輩以南人任南事罹不測重禍惟公與李襄敏遂胡襄懋宗憲以辦倭自任克有成功襄懋恆在浙公與襄敏恆在南畿而公實代襄敏爲鳳撫南畿倭患之平公與襄敏力也抑嘗論之襄懋之功似鉅然賊徐海降汪直率以計誘之非力角也襄敏之功似多然前後二十餘戰斬獲三千八百率遣將當之非親敵也惟公身在行間突陣摩壘泛大洋者千里寢海舟者累月不避矢石不諉裨校三沙之戰姚家蕩之戰廟灣之

戰功與兩公齊而忠義慷慨過之用未竟而身先歿天
也公嘗論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
受禍矣故公每邀寇於波濤而脫民於烽火寧使此身
在鋒鏑死亡之地而不忍使吾邦爲戎馬蹂躪之場民
之沿海者旣莫不賴公以得生而其居腹者亦莫不恃
公以無恐當日之耆老壽終幼孤遂長者皆公恩也異
時之士食舊德民服先疇者亦公恩也公生則頌禱之
公歿則尸祝之建祠刻碑俎豆百世夫豈一郡一邑之
人心而已哉以其生於常而歿於通而討賊之師於揚
尤數祠之於揚乃衆心所同然而公靈所式憑自初祀
迄今日久漸圮江都邑侯李君蘇政成民和公暇討古
緬賢哲之遺徽推父老之遐慕新厥廟貌頓逾舊觀江
南北士大夫相率馳書請予願有記也予按祭法以勞

定國以死勤事法皆得祀公祀兩應經義宜垂永久禦倭事遠稍掇大凡以曉當世至公平生制藝與王錢齊驅古文爲歐蘇後勁出永嘉之門不與附麗文章氣節一時無出公右者俱具公本傳茲不贅述云

又　章學誠實齋

事至愈久而不忘必其英靈足以震懾於奕禩者也歲月既遠屢廢必有屢興而必適逮乎其會此中有天有人追前事可爲後起法也前巡撫鳳陽僉都御史武進唐襄文公行誼著於史牒文章傳於學者搢紳皆能言之惟其經濟偉略見於剿平海寇而又盡瘁以殲其身當日襟江帶海諸城億萬生聚皆公擐甲冑風霆戰搏於洪濤汎湍之中捍衛而得全者也揚州城南有公祠宇雖不知所創始意必彼時身被澤者相與構造奉春

秋祠也積久習而相忘聖朝威靈丕振海不揚波居人不復知前代患苦公祠亦頹廢無聞矣康熙五十六年公六世孫故總督直隸兵部尚書諱執玉公於未開府時道出揚州創率鄉人修葺一新故大學士華亭王公掞碑記其事論公功烈甚偉以曉邦人長洲何學士焯書丹於石文旨宏深書法遒美學者爭傳誦之葢一時佳話也去今八十餘年祠又傾頹碑亦埋沒無知矣乾隆六十年前兗沂曹兵備道江都唐君侍陛適歸故鄉展謁公祠慨然在念君先世故由武進遷揚明季兵亂失其譜牒而祖行嘗官京朝者與尚書公追敘宗支實爲兄弟則君與襄文公實爲八世族孫因謂公功德於鄉雖在異姓猶當崇奉況於本族名賢流風未逺其敢他委爰力鳩工煥然鼎新並於瓦礫泥塗中拔剔華亭

公撰記何氏所書碑石猶完好無剜闕仍卓立之以示
後人於是邦人奮起謂不特興廢盛舉亦藝林快事也
學誠適游邗上君屬筆其端委學誠竊惟襄文公文章
氣節事功前人言之備矣其廟食茲土華亭公推論已
詳惟是盛衰興替固視前人靈爽之憑而興於廢者必
由肖德之胄與嗣聲之裔則古亦希覯矣尙書公節制
畿輔爲時名臣兵備君歷任監司以廉幹著先後更修
廟貌皆出襄文公後葉其人則皆不愧公之家法覩斯
盛者不特欽公功德抑且羨公家風世範久而益老後
此數十年或千百年倘有踵事增華皆出唐氏後賢當
益歎天之報公者爲獨厚也因爲迎送神詞使歌以侑
享其詞曰東南海兮際天蛟龍窟宅兮狂寇煽公逆搏
兮洪濤斬鯨鯢兮腥風血刀殲厥身兮軍務勞帝愍忠

艮兮遣巫陽而下招公之神兮上下旌旆揚兮𩗗𩙪駕雙虬兮驂鸞赫容光兮渥赭陟降庭兮歆止鏗劍佩兮魚魚雅雅揚之水兮安流海船沓貢兮琳球時歲豐兮黍稻競疇父老酣嬉兮飽而遊溯功德兮公劭修祀事兮春秋公醉飽兮載起雲英英兮升自階𣄃回顧盼兮色笑嘉殽芳兮酒旨惠揚人兮樂康垂奕葉兮奠祀此記從章氏遺書得之王掞籍太倉非華亭相國元馭曾孫奉常烟客第八子清康熙時官至大學士

又

陳肇燊

揚州介江淮之間擅鹽筴之富淮以南一都會也明代設府治江都統州三縣九今通泰各鹽場咸屬於揚嘉靖間倭躪江北則皆揚轄境也倭之爲寇由閩浙奸民啓之而其禍延及今江蘇濱海之地常伺風利張帆一日連數百里登岸大掠飽即颺去而以崇明三沙爲其

巢前後幾二十年卒之剷平寇亂者武進唐襄文公與巡撫豐城李公遂而襄文之功尤多公謂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受禍嘗親督舟師邀倭崇明斬馘甚衆沉其舟十三江北告急公復馳援與巡撫李公大破之姚家蕩又破之廟灣蓋倭燄之張在江南北相爲首尾而其勢之殺則以首尾之不能相顧公一創之於崇明而江南之倭衰再創之於姚家蕩於廟灣而江北之倭蹙故李公克竟厥功然非得劉顯之力則劉莊之巢不可破而白駒之餘寇未易殄也劉顯者公之副總兵所遣援李公者也史稱公盛暑居海舟兩月得疾返太倉朝命代李公爲巡撫不敢辭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常州府志則云行至泰州江都縣續志則云卒於泰州之姜堰鎮通泰壤相

接史或有誤當援志以正史也又史稱公代李公爲巡撫適淮揚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不言其振饑之方而江都縣續志謂公請餘鹽易米煑粥以振全活數百萬衆與李贄所撰公傳相同是又史略而志傳詳也蓋公之於揚能禦大災捍大患又以死勤事於法宜祀郡學列公名宦而別有專祠在南門外官河南岸鄰福緣庵建於明代有清康熙間江都知縣李蘇捐資重修乾隆之末祠傾頹地爲庵僧所侵八世裔孫侍陛籍江都者請於官釐正之重新其祠久而復廢今公十二世孫肯據江都縣續志所載並出康熙乾隆兩碑文屬爲勘明祠址詢之福緣庵僧則云中更兵燹歲久不可考而以公遺愛在民禮應俎豆請仿焦山祀楊忠愍平山堂祀歐陽文忠之例以大殿後偏別院屋四楹奉公栗主

前闢門卽爲公祠邦人士亦咸曰宜余可其請遂於四月二十八日行落成禮於戲襄文之歿距今三百餘年祠屢廢而屢興固由功德及人之深亦其子孫之賢不忘先祖余適官斯土獲襄盛典爰舉公生平事蹟繫揚州者書之於石以示後人其他具在史官及諸家撰述不復論是爲記

文成壩二賢祠記　明　謝良琦

祀典最重郡國祀孔子於學其次從祀其次有功德於民其次鄉之賢惟從祀附孔子廟餘皆合祀最後乃有專祠以祭以功以勞以死與古人之大賢生且歿於其鄉者非是不在祀典世有賢者得廁其間人以爲榮及夫王道廢闕人人得自爲祀士大夫祀其師及親與私庶人祀其恩澤祀其崇信或權貴則祀或子孫赫奕則

祀於是祠愈多而祀乃愈不足重夫執祀典以律士之
賢則天下之可祀者尙少而士之賢者幸得而與於祀
典不幸又爲衆人之所祀則又疑其不足重於天下故
君子之論祀蓋其難哉雖然惟其賢若是者朝廷之制
草野之論蓋交重云余來毘陵毘陵之賢者唐公荆川
薛公方山其生平已見於郡乘不備論其歿也天子命
禮臣請祀之學宮每春秋釋奠郡縣吏祭於祠子孫祭
於廟嗚呼盛矣郡人士又相與祭於二賢祠考祠之作
蓋自文成壩始余聞之薦紳先生云方壩始作邦之人
相與言曰惟河流汎濫不治不利其風氣衰敝亦惟是
之故今鳩工於東作凡我同人廼版廼築無有或後既
成則相與言曰功之成極難庶後世無輕改爲惟賢士
大夫是賴及作廼祀俾無廢墜垂之永久則又相與言

曰凡我公卿大夫某貴於位某威於族與祠祀則誰先衆皆曰未可曰惟唐惟薛兩先生賢衆曰俞乃作二賢祠邦之人歲時享祭至於今不廢夫惟兩先生之祀於學朝廷曰惟其賢其祀於祠草野亦曰惟其賢乃所謂交相重也其合於祀典者固足爲兩先生榮而衆人之祀之亦不同於鄉之所稱更足以重於天下皆不可不記故記之以告後之論祀之君子鼎元按祠址今杞蓋正然陳設二賢主明東瓦屋三間乃昔之祠宇從屋後復廟貌尚有後廷邦人君子與二賢之裔也

重修荊川先生讀書處碑記　　唐文治

距武進南郭五里曰陳渡橋舊有圍焉吾宗大賢荊川先生讀書處也三百餘年世變滄桑一度易姓昔時掞揚文化之地幾爲荒烟蔓草之區民國二十有三年教育廳長周佛海聞而嘆曰荊川先生吾國名世之英雄

也今遺堂傾圮名勝就湮不即不圖非有司之責乎爰檄武進邑令蔡培重謀建造蔡錫人也亟贊助之而今邑令侯厚宗與武錫兩邑宗人悉力經營衆工齊事踰年工告訖功屬文治爲文以鐫之石考謝應芝褱文讀書記載是園淸溪一曲樓觀環抱其東北隅一楹曰爛雲閣其西樓五楹曰五言樓又西室五楹曰春池館又西迤北壓溪榭三楹西壁有石刻先生外孫愼行書曰荆川先生讀書處蓋先生藏修之所實維五言樓厥旁莢樹紫藤盤曲而下垂者先生所手植也今重建者堂樓二三楹別度隙地所宜綴以亭榭花木非悉依舊貫彌令人攄景仰之蓄念云先生於學無所不闚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靡不究極原委嘗取古今載籍分別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今散失者

槩矣儻加意蒐羅庋藏於斯尤考古博聞之淵藪也文
治生長婁東幼從事於陸桴亭先生之學弱冠又聞先
生之風而慕之先生與桴亭先生同闡性理同講時務
同習武事先生撰武編而桴亭先生著八陣發明然先
生伏波戰績震燿當世書於史官今讀書處亦粗具輪
奐矣而桴亭先生蠖屈終身鄉老故家不知其墓訪維
雲寺講學故址牆墉剝缺蓬蒿後人昔賢身後之遇殆
有天命存乎其間耶俯仰今古世道人心之任吾儒負
之大要在淑民性順民情持民之志無暴民之氣用能
體用賅備允武允文百姓尊君親上樂禦外侮而不辭
是豈外襲無本而致然哉先生紹明正學以天機爲心
體以無欲爲極功治心以治兵蓋與王文成言破山中
賊易破心中賊難戚武毅言克一嚴城易克一私欲難

若合符節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充塞宇宙至今而不磨是故普言政治學術者必自精研性理始登斯處也豪傑之士可以憬然悟躍然興知以聖賢道德爲師矣是役之成爲費凡萬餘金武邑公帑補助三千金而武錫後裔共襄盛舉在武進者曰肯字企林任捐資曰訛字子權任督造在無錫者曰滋鎮字保謙曰殿鎮字驥廷曰圻鎮字申伯曰鋆鎮字紀雲亦爭共醵資以蕆事十餘世雲礽追遠若此洵可謂有孝有德維持世教者矣於是乎書太倉宗後學唐文治頓首拜撰荆川先生堂額爲陳渡草堂讀書處三百年來滄桑遞變屢易其主長且鞠爲茂草蔓余承乏武邑每過其地徘徊瞻眺如聞先賢謦欬心嚮往之會教育廳長周公佛海以先生文章功業彪炳史冊憫勝蹟之久湮徵懇公修復乃亟商諸武錫唐氏後裔與夫邑之士紳公私捐助得萬餘金尤賴今邑令侯君厚宗力營不懈竟余未竟之願比者堂構重新而舊額已毀爰爲補書並志其緣起如此時在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後學蔡培書修復讀書處鼎元額之久矣唐某中

亦累有是議未果行癸亥歲夏鼎元省親凡里會蔡公子平嘗察五邑而尹武進謁之論通家建置蔡公先德有諱臨者荊川公弟子也以修復讀書廬爲言蔡公乃自以爲任而族中之賢有力者曰企林方曾察河南曰星海以懇選有聲於錫蔡公分函告之以募金商均贊日諸而教育廳長周公佛海之撤至蔡公以示地方士紳亦均踴躍贊襄蔡公自亦捐俸金千貫集議定而蔡公去代之者侯公履之以舉卒底於成星海者保謙嗣君而言之周廳長務撤至縣者邑人劉耿齊也鼎元註

荊川公傳贊

明 李開先 伯華

唐子爲人超脫豪邁不作小器局其於處富貴貧賤威武如古之所謂大丈夫者素有之不待學而能其於婞姛牢籠匿情行詐素無之不待學而去蓋篤於自信者矣

荊川公贊

明 洪朝選 芳洲

於乎以公之爲人巍乎若山岳之高皎乎若日星之明浩乎若滄溟之博自他人視之已不及矣而公未嘗自

以爲足也嘗病世人徒事口說而不知求之本心徒事閑行而不知靜坐徒事外求而不知吾心中自有元明一竅必若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顏子之仰鑽瞻忽是乃聖賢傳心一脈喫緊用功之處耳居常閉戶五六日默然絕無一語經月不設牀褥兀兀靜坐不臥不寢然則公之苦志苦功將以何爲也哉至其臨終又以不了十年山中此心之盟爲悔使公功名之事粗畢而坐老深山或當有進於是者乎或當養成元明一段真境象乎若公者可謂千古之豪傑矣（見撰荊川行狀）

又云強力自克勇於任事未嘗造作以近名譽亦未嘗掩蓋以自文飾

荊川公傳贊

明 馮時可元成

聖門之學學爲仁而已孔子好古敏求忘寢忘食急天

下萬世而已無資焉蓋仁體流行與物同而與天運又安有寧息先生其幾乎能不虛隱則能不虛出戊己之際天子側席虞寇蒼生且日就塗炭而尙得高臥置之漠然乎即使孔孟而在萬無不出矣世或以出疑先生然先生鍊性治身羔皮馬革不席榮不甘肥又何疑其出自先生後天下益波或徹藩踰檢而語心體猶傲然自謂得玄珠嗚呼安得起先生一挽之哉

荊川公傳論

明　焦竑　弱侯

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聯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訴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覩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婁師德周旋女主之朝豈誠戀戀于腐鼠之流

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躪姑蘇戕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明儒學案荊川公傳論

明黃宗羲太沖

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尚且原之況於先生乎

祭文輓詩告書等

諭祭文（惟此文載在家譜餘均錄自各家本集）

維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日皇帝遣常州府署府事通判王燧諭祭巡撫鳳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順之日爾性資英敏才識宏深早登甲科蜚聲藝苑尋乃解職遵養益充爰及公薦起任兵事督兵兩浙爲國殫忠審固謀猷擒倭奏績云胡一疾遽至長終軫念爾勤特班恩卹遣官諭祭庸示褒嘉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羅念菴祭文

嗚呼我兄名播天下令譽彌宣知音斯寡神授妙質性厭浮華動出全力業擅名家靖節貞夷志完剛厲進不苦難思常入細齒登弱冠魁壓同袍文體丕變紙價爭高惟帝知人因言拔士天語衮褒聖鑒燭視孤忠素許

況感殊遭事計浮食施懼屯膏薦入詞林遂探藝苑測理幽元範格高遠九經賅貫諸史窮搜文繼歐曾詩駕韋劉山鑱冢遺象衡數緯密算毫芒洞疏涇渭孝全手足行質鬼神脫屣軒冕潛軫荊榛叔夜交絕黔婁守醇不慕融顯不媚鄉鄰決履常穿垢衣至敝櫛沐屢忘寒暄盡廢義嚴一介諾重萬鈞望盧者愧執經者馴仁急顛連藝兼文武無問鉅纖咸求裨補官條民故水會兵防制備古今技列短長欲試經嘗不辭飢渴去爪挽繮短後露跋凡茲集美衆已讓能在行輩內以豪傑稱乃願所安在期自得從善轉圜好德如色亘知至足動意俱非空諸所有漸可入微根柢一原出入二氏相離即非惑祛似是言詮發解形累髦遺千載上遡獨立靡移非直天聰實資友助雖判醇疵忍坐背負取珠棄櫝汔

濟焚舟庭靡遜晷席滿名流處極專勤見異曩昔信己
愈異愛人無擇謂道如水滯豈旁通謂道如谷隘豈廣
容取必此心弗倚於外舉世非笑莫我芥蔕物皆吾與
安用察淵時隨代謝難挽逝川刓方為員制用于朴大
方曷拘至潔不濯辛際吐握獲覯承明南北奉使寒暑
載更痛絕清談峻揚風采隱違戍懷情輸謀紹畢知殫
精炎朔溽海宵枕甲戈朝巡營壘酬勳進秩開府專征
武侯食少峴首淚傾嗚呼哀哉謂生禀殊無所於額盍
阻荒遐乃起吳會謂因材篤有意則然盍靳其幾乃奪
之年知者傷之虞其過銳忌者短之逆其改計或憎其
僻或賞其奇卽門下士疑信半之籍籍在人絕非所惜
豈效循牆始名完璧嘗聞自哂出則羣咻知之而蹈中
必有由抹焚遑遜力田罔秋謀身或缺報主則周譬疾

於醫藥力未久命也不淑人亦何咎易著殊途士憎多口匪阿所私誰出其右嗚呼哀哉胡取瓠落早虛左車謙以持下美不獨居敢望及肩嵂崒培嶁蟾之在前瞠乎其後聯署載筆共棹還山肝膽畢露骨肉相關管鮑取與朱張規切過失本標詞章軌轍睽孤廿載良覯三申每當抗耦輒數軼塵我疾苦衰使來告速昌江之濱雲巖之麓曾贊其決不疑所行割囊助室反袂分程詎謂茲遊竟成永訣違訃忽傳長號欲咽嗚呼哀哉默悟養生徑超欲界多疾見嗤勿藥是戒習勞忘倦躡險若飛暇而冥坐杳乎沉機丁寧結束武夷九曲歲寒同盟山靈攸屬言猶未踐身乃先徂所不瞑者復奚念乎嗚呼哀哉弦韋異佩蓬麻互倚禽有比翼木有連理而今而後孰儆孰企孰繩枉違孰領議擬一寄空木二一類拘

株剟餘殘息臥而待餔未究底裏寧係有無縱留後死
誰與爲徒嗚呼哀哉初菴維揚行部寄語歲侵野虛同
風冷雨代匠血指待炊之需不識靜者憫余笑余札成
絕筆句成凶讖將悔之萌亦疲已甚嗚呼哀哉久掩庭
戶幾歷居諸哭不撫棺弔不在閭從此破琴亦遂罷鼕
夢魂去來山川緜邈炯炯正氣烏容泯澌於河招之黃
鶴紫芝兄卽子桑我非曾晳慟何知哀情何知窮越疆
馳騁追之靡及今雨垂垂似助灑泣嗚呼哀哉胡盧山撰羅念
菴行狀先生以病謝客屏居止止所中不復窺戶終歲默坐榻間荊川訃至哭始下榻
又悲荊川詩一首云三月櫻桃紅滿枝江頭紫蟹乍來
時旁人莫話昆陵事須盡昆陵誰得知須盡二字有誤
錄元謹考嘉靖間海內學者並尊者念菴荊川而念菴所推重者亦推荊川昆陵之會念菴與荊川相對夜語
契心至謂千載一遇迨荊川晚年一出海內目爲之士遂獨尊念菴而反荊川且講詆之於是羅奇逢作理學

心傳沈佳撰明儒言行錄皆削荆川不書然而念菴之於荆川推重猶是也聞荆川之死而爲下幃之慟其祭文曰知之而諮中必有由謀身或缺報主則周又云匡阿所私諱出其右又云敢望及肩攀舉皆變瞻之在前瞠乎其後又云綴留後死誰與爲徒於荆川之心事人品及己推重之誠盡爲寫出矣彼孫沈輩既尊念菴爲明四大儒之一矣豈尊其人而棄其言耶抑未讀此文耶雖然後世亦豈無黃梨洲萬季野其人主持公道哉（萬季野撰儒林宗派列荆川並及其子及其弟子等）

王龍谿祭墓文

嗚呼出處大節也生死大分也出處生死而不失其正大義也達節辨分惟義之安雖由於人實係於天方兄之在山人皆慕其高尙及其被召而出也跋前疐後或以爲變其守若騏驥之困於糾纏兄之在世人皆望其大行及其勤事而死也香消膏燼或以爲喪其所有若至寶之墜于深淵或泥于時才不能以盡展或格于勢智不能以獨全不離乎是盡吾心而已成敗利鈍非有

所計而然鄉人皆好未足爲擬不善者惡論始不偏自古大聖大賢尙不能盡理于衆口彼曉曉者烏足以繫乎輕重而定乎媸姸兄之出處係汚隆生死關盛衰倏取倏散乃如此實斯人之不幸而世道之可憐獨予于兄不能已於深惜者夙有心盟出乎恆情之外日邁月征務期造乎聖賢胡爲乎中道捨我而逝孑然孤立無與共究夫此學之全粤自辱交於兄形異心同往返離合者餘二十年時唱而和或什而興情無拂戾而動無拘牽或逍遙而徜徉或偃仰而留連或蹈驚波或涉危巔或濟幽室或訪名園或試三山之履或泛五湖之船或聯袂而並出或枕肱而交眠或兄爲文予爲持筆或予乘馬兄爲執鞭或橫經而析義或觀象而窺躔或時控弦射以角藝或時隱几坐而談玄或予有小悟兄爲

之證或兄有孤憤予為之宣或探罔象示以攝生或覿無始托以逃禪千古上下六合內外凡載籍之所紀耳目之所經心思之所及神奇臭腐無所不語而靡所不研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予與兄率意周旋兄為詩文煒然名世謂予可學每啓其鑰而示之筌兄本多能予分守拙謂予論學頗有微長得於宗教之傳每予啓口輒俛首拜之禮予何敢當而兄之虛受則橫渠之勇不得專美於前嗟嗟荆川予不見兄兩年於茲兄之言在吾耳兄之貌在吾目兄之神在吾心而兄之魂在吾夢獨所謂形骸者不可復作已閉於夜臺之重泉嗚呼痛哉犧罇青黃不願為材兄于精神亦大潑散年不能副其所志未可專委於造物之迍邅嗚呼痛哉同乎萬物而復歸於無者幻聚之形耳其先天地而生者寂然常

在不隨萬物而化遷日晃月虧天道且爾自古聖賢孰能逃此要之百年同于一蜕而又何惜乎荆川嗚呼荆川已矣葬甫期月宿草未青予不能忘情於一慟者亦以相信之篤而相與之專嗟嗟荆川予復何言

又龍谿與王南岷廷書云荆川救世一念可貫金石肉眼尚以塵心窺之可慨也已

又與俞虚江大猷書云荆川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處若可與先師謂陽明並駕而馳欲以轉世反爲世轉致憎多口於此兄則何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證

耿楚侗定向謂龍谿曰荆川先生出處大節可貫金石可質鬼神予信之甚真荆川在山苦節人人以爲甚奇此猶勵行者所能及後來出山一番真心任事不顧毁譽

不避形迹不論成敗惟求其心之所安非惟世人議之相知中亦若有所不滿此正所謂其愚不可及也龍谿答曰荊川氣魄擔當大救世心切以身徇世犯手做去毀譽成敗一切置之度外此豈世之謗謗者能窺其際耶不肖與荊川有千古心期使天不奪之速不論在山出山尚有無窮事業可做而今已矣惜哉

李詡（字厚德江陰人）戒庵漫筆云唐荊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染指功名因通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弔之海門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堆白羽旄子美文章空寄世孔明事業等鴻毛避人焚草甯辭諫策馬先驅不憚勞莫詠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云此為越中余師龍谿王公所作（龍谿送行詩見前）又張之純（號爾常清光宣間人）撰江陰倭寇舊聞云吾邑自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四至殺人盈野至三十七八年間卽無倭寇入境者固由鄉團之人人自為戰及壘城之防禦得所然亦因鄉紳唐公順之議殺於海外也豈斗大之城果足以禦之哉象元據詞所云則詞龍谿弟子也然龍谿之說如此而詡之說如彼何其異於師所云也荊川拜德之德江陰之人三百年後猶歷歷頌之而況當日之身受

者乎詞與丁元著號爲講學人議論不平心非惟不知處而已且並荊川之品而蔑之

胡柏泉祭文

嗟嗟我公遽至是耶公以正學介節退處林壑者前後二十餘年天下之人無愚智皆知仰而重之至卜出處以占世道之否泰比甫召用而又遽若是也則九州四海之倒懸將孰與拯豈民之無祿而天未悔禍耶嗟嗟痛矣雖然公之存也天下之人仰之愛之重之其歿也天下惜之傷之痛之真亦生榮而死哀矣公又何恨焉所可恨者賊未滅而身先殞師甫治而星早墮是公之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矣撫柩一別遂成永隔於乎痛哉

薛方山祭文

荊川唐君既卒之又明年嘉靖壬戌二月五日將安厝

於陳渡村之新塋先期朔旦其姻友薛某以瓣香束帛牲醴果脯之儀奠於几筵因致辭曰嗚呼君以博古通今之學經常權變之才名動海內而海內士人以御李識韓爲幸者多奔走而嚮慕之矣雖死猶生夫復何憾余追維弱冠卽與君知而意氣相期實有不在古人下者旣而先後入仕皆不究平生之志此固行止有命亦何足論獨晚年元晦或異同於子靜之言而互相參駁終歸大同彼不知者乃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嗟哉嗟哉毛錐小技淺文夫之所不屑也若君與余豈有是哉茲值君蓋棺之日悼哲人之長逝悲衆言之易淆不能不一及之也嗚呼鍾期旣死伯牙絕絃落月屋梁疑見顏色藝士且然矧余與君情其如何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諒余之衷矣方山撰憲副薛長齋（甲）墓表云二百年間吾常謝處士子蘭邵宗伯國賢徐司

徒用中毛給事式之唐中丞應德嘗以理學聞於時舉荊川與先輩並論蓋方山晚年於荊川推服備至矣

方山答丘莿弘（即思菴）學論書有云謂鄙人對人專以李翱張籍輩待應德此實好事者為之而區區實未嘗

有是也應德鼓篋時嘗以舉業文字示余已知其非凡後遂數數往來甚相知厚自登第後頗覺稍存形迹余

謂各以事阻初不疑訝今聞君言豈亦好事者有所鼓弄於其間耶昔御子厚謂韓昌黎收召後學抗顏為師

正謂翱籍輩也余每謂昌黎嘗作師說輒又絕自犯之恆竊笑其為人知某少不如人聞道獨後豈得以舉業

之蚤而遂修然借應德以自重耶應德嘗信執事為處子之秀而執事亦不可謂不信余者願亦有感于人言

宜乎間者得是其討矣鼎元考此書即方山祭文中所云彼不知者乃云文人相輕之註解也又知當時信有

據之者矣吾名山師讀此書云據此則荊川嘗問業于方山矣鼎元考荊川少方山七歲方山君舉業自必先

于荊川然荊川登第先方山兩科荊川送方山赴試日意君此去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資藝相

質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也稽荊川方山平日書函中之稱謂荊川之以制藝視方山亦朋儕中之以文相質

者耳荊川於制藝學之雖遲而治之猛且精方山後且尋請益也玩荊川送行之語可知也

姜鳳阿哭尊師荊翁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五月丙寅朔越有十日乙

亥門生某謹爲位於天寧之僧舍告於尊師荊川先生之靈而哭之曰於乎惟公道德文章爲世蓍龜泰山梁木舍公其誰方以救時而一出何期與世而永辭凡吾同志之士亦既以聞訃而爲公悲矣某也辱游門牆教聞其至生我成我恩何有二寢哭之哀方舉雖嘗聞訃音而致傷心喪之禮未成故又假僧寺而爲位憶昔浙海之行曾於茲而信宿送盧溝復艮鄉若情牽而意逐驛亭杯水之餞酌方庶幾有疏食水飲之風詎意數夕之歡談竟兆乎終身之痛哭顧予之駑鈍而非先生誰肯策礪之以爲才擬陳詞以一[illegible]寫筆欲下而心摧瞻去塗之在目人何時其能來塔有鈴而爲聲若助予之與哀尙饗

又鳳阿祭文

嗚呼衆於俗爲易隨惟有志乃能立非高明之與遊孰景行乎先哲惟先生卓然不苟自少之時蓋方修業於舉子卽以聖賢而爲師蚤歲登朝名魁海內勵行飭躬道高當代義關身世再疏皆休來歸林泉樂以忘憂學者赴之如渴與飢及門之士虛往實歸精金百鍊幾二十春救世而出乃隕厥身於惟先生文章道德爲世著龜藝無不通用無不宜義利之辨如析乎秋毫而不爽出處之審能勇於急流而不疑由初士以至沒齒未嘗有一絲一錢之輕取自暗室以及大庭亦未始有一事一念或欺學識其大尤博而精根究百氏豈惟六經千古獨得千古折衷既深發乎周孔之秘妙以尊德性以道問學又總集乎朱陸之大成至若道義苟非在一介而甚重片言有諾則雖死而亦輕人之與先生處也方

交緣未湊之初若越南燕北之難乎其合及其道洽而情契則又不異乎手足骨肉之真誠知先生之深者謂其無私難悅從先生之久者又信其有懷之必傾蓋先生既嘗砥礪乎名節又能涵養乎性情是以智圓行方兼乎惠之和而尤不失乎夷之清也鳳岡與莊浦鎮書云先師荊川翁有云欲出世必先能混世能混世然後能用世胸中有藏既富既盈發而為言如叩斯鳴詩則子美詩聖堯夫別傳蓋兼二妙以為一於以摹寫乎性靈文則儒先之精史漢之法既可横視乎名輩抑疑前身為莊生方其凝神注思筆不苟下則枯枝蜩甲碧落蛛絲若將嘔出乎心肝而未已及其理到情會得意而得言也則又百轉百折隨物賦象一任其曲直與縱横嗚呼人一死而皆空惟三立為不朽若先生之蘊若撞鳧氏之鐘乃其傳世之實用世之具雖

少見於文字之流傳以及薊門維海之奏功若夫可傳而未盡與所施之不及究者則固與先生而俱往矣能不下夫滿襟之淚於英雄嗚呼天予之厚而嗇其施且奪其年人皆宗之而或又毀出於求全也是豈非造物者之所忌而人情世態亦有時而遷雖然疾已革矣猶駕言以行部而從容於死丘之在前是又豈非中自有定雖造化亦不能困之也故能若是之周旋鳳衰狗喪之譏蓋從古而皆然人之信先生者而既多且既有公是於普天矣乃先生於毀譽利害之來則固久置之於度外其又何恤乎人言也某也聞訃京師既嘗執喪於僧寺轉官西蜀茲復來以申意追惟往歲某方憂制移家昆陵師模是爲戊午之夏應召北上某迎自京實慰予仰歷先後凡數載每追隨乎履杖時策騎以相過或

操舟而同往指前修之可躋撫俗學以興歎深夜款款之談幾忘勞而達旦剖疑闡幽更端發難提醒我心庶登彼岸許我婚姻孰爲先容感恩在心欲報無從持瓣香而舉奠敬以爲乎南豐惟尊靈之降只其少鑒于予

衷尚饗

又鳳阿寄凝庵書

天不祐賢者終領當世之責任使老師壽限竟止於此既可爲世事痛悼某以不肖之身辱與進門牆鞭策成就方自幸有所依歸而遽聞此此尤不可爲某一人私痛悼也聞訃以來每日行住坐臥皆若病心而解體以此知兄抱終天之痛尤不能堪雖然哀之於身後莫若追念其教言於生前先生雖已卽世其所不死者固在也是在吾兄及吾輩爲門生者相與勉之而已矣所諭

先已切切繫念不獨兄爲之子者有是心也治喪之後聞當一一來京師諸所未盡詠尊使一一能轉布矣承家之要恐不出譜重周慎數字令叔及同門中老成諸兄凡事望咨議而行并以此質之如何連日雖執心喪尚未及爲位郊外一慟其哭之私故淚腸鬱結而不能盡

又鳳阿寄獻庵重庵書

大賢卽世海內凡以道脈相通者無不歎惜而悲痛矧吾二兄及令姪尊兄乃先生之愛弟愛子及我門生輩嘗叨受者師父天高地厚之恩者乎數日來痛不可堪以此知二兄之情更有甚於此者恨不能卽生羽翰一一訴彼此之哀曲也雖然徒哀亦何益耶先生有已就之緖惟吾輩善繼之其未就之志亦惟吾輩善成之耳

古人言即日有四方之賓來人將於此乎觀禮久之而百凡應務須盡從恬養靜守以無忘先生之訓言此固我二兄之餘事至於令姪尊兄時相與勉之於大事期以道門之慶成身成家於將來則尤我二兄之責任也連日雖執心喪尚未知所以爲情茲將討求古禮爲位於天寧僧舍追老師去時之蹤跡以少紓戀慕痛哭之私而未果即出故尊使行殊覺腸結而不得盡也懷亭聞野止菴慰懷諸兄想時時有相嚮失聲之舉弟爲一官所羈徒增愧恨耳

萬履菴祭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祕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斷瀉抑醖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

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齷齪兮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顫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之奧邃觀萬物之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笑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

益也佛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竅竅靡不悉
得其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
學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
屋不輕易一椽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
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而不置
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鑽悟直參
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旣淘沙而得金
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兮無累收奇功
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
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
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渣
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

畬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蹤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續變態偪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讎見善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相尋若乏來乏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歉然其自視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

之塋方殿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奉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託之以撫治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於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斃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即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為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豗素同者或以為疑素異者則以為忌一時共事者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

力詆遡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不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嘵嘵者之喙和自蚤歲即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其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遍身無病爲藏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鉢坐於僧寺壚之以冰壑之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和之以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沅聞之院慰惟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

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卽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及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生何意木壞山頹其奈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配先生之嗣託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詞短意長孰知我愬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涕淚聞至人兮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其爲我歆抑爲我噫

王方麓祭文

古稱王佐公也其人道則未盡抑有其心公心明潔江漢秋陽措爲事業發爲文章方其未試管樂自許指麾若定伯仲伊呂決機兩陳矢石交下身先將吏意氣整

暇公若未死寇何足平何彼悠悠忌公之成朝廷用公
公爲世用富貴功名公豈爲動薦引非人權門網羅公
皆不染如弟入河遣時清明論猶未定人爲負公公則
何病憶昔避寇公來敝里始得識公遂爲知己孜孜接
引欲人之善賀氏夜語誨我不倦隨事有發皆啓其端
愧予小子靜對無言自見之後學覺有進誠之所感不
在答問樵之於公不同於時雖未及門可謂心師忽忽
廿年始拜公墓宰木已拱庭宇猶故裴回顧瞻爲之出
涕公其格思鑒予誠意樵字明遠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恭簡明史及沈佳明儒言行錄皆有傳當時所稱純謹儒與分宜相牴牾者

莫中江祭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一動可
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士用是程辱不

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國盡瘁而捐生蓋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邇及門之有日慚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別之幾何溘永隔乎幽明予懷愴悅延首涕零攝束帛以遄往跪敷祖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木壞山傾是非千載孰覩其深哀哉尚饗 崇蘭館集

王孚齋祭文

嗚呼孔孟既徂聖統中絕天啓有宋挺生羣哲聞知見知墜緒斯接自茲以旋文喪澤竭五百年來詎無豪傑或迷本源誤尋枝葉獨有陽明克紹前烈空竇刻蹊誕

開聖闕先生睿資神契妙合不識一面直趨闡閫知學之士不謀咸日濂洛關閩暨於吳越異趨同歸千載一轍嗚呼先生之沒可以無憾矣至於藝苑種種殊觀欲名一家沒齒鑽研志於道者鮮克相兼惟我先生洞見一原精粗大小悉扣其元詩參李杜文軼歐韓天文曆數龍韜虎鈐刑名錢穀字畫丹鉛陰陽占候騎射劍仙包羅勿洩靡不精研多能非聖天縱乃全嗚呼先生之歿可以無憾矣憶昔諸生摳衣門牆多居陽羨或寓游塘藉名舉業方鳩羣良啟發引迪輔翼匡襄庶幾狂簡偕之大方仰窺雅志樂善無量孜孜業業啟處不遑晝勤宵惕望道未光宏濟四海一飯不忘忠信節義若渴需漿人有一行或邁彝常不惜齒頰奬借揄揚人之有技足以自將不遠千里求盡所長先生讀書手不停披

日覽心契妙旨無遺六經正脈二氏毫釐芟夷諸子會通羣儒剪裁班馬點竄誼舒鈎元提要錄大采奇時乎行樂山巔水涯濯泉瀹茗剔蘚摩碑詠風浴沂訢然忘歸時乎閉關庭迹封苔斂膝危坐澄然心齋七情未動觀我本來逍遙林下幾二十年一旦有聞領悟超然半絲不掛萬境昭宣兩忘物我與天周旋昔也固守今覺其煩昔也峻立今覺其偏無適無莫能方能圓隤乎其順確乎其堅方其退處若將終焉及被召命幡然而起爲國爲民無以有己展我經綸大難斯弭北使薊遼按行營壘邊關振飭堵截大舉南來吳越軍情督視矢謀殫力賊勢乃沮提督淮揚規畫處置精密謹嚴事垂就緒天不佑民哲人遄逝傳不云乎邦國殄瘁嗚呼痛哉或疑先生之論大道獨拈性宗恐遺乎末單刀直入恐

傷於捷伊川晦翁或有未協嗟乎千聖同堂詎容一說
言則人殊理無差別矧夫末以本存頓由漸發師與儒
先孰云乖剌或疑先生之於出處時未可爲深藏則宜
勢未可就輕狥則非苟抱利器求試盤錯僅同虞詡功
利是較自處太高忘身受託比於龜山貽譏不度噫嘻
不然先生之出非人所測蚤懷康濟閔時憂國林棲木
食豈誠遯逸南倭北韃蒼生交厄痌瘝切身使我心惻
適有其機何忍復失君命之來異乎處士既復舊銜便
爲朝侍召以官名避則爲罪用之則行召不俟駕孔氏
家法夫誰敢訶竊嘗論之先生之處道似伯夷及其用
世再覩商伊一淸一任各以其時大業未究天實爲之
某等久坐春風同受罔極不殖日落匪頑則晝尚冀先
生位登三事治還古昔雍容來歸再陞講席進退古今

踐修形色庶廣厥傳無俾曠寂孰意緣薄梁壞山頹遽失怙恃窮何所歸窀穸在爾杖履無時敬陳觴豆涕淚交頤九天徹聲萬古含悲共期不負仰答恩私取挽章山谷

韻哲人既云萎吾儕欲何之精神滿天地康濟乃書詩閱星驚摧馬拱木泣芻尼已矣二三子還誰得贊皮

皇甫柏泉輓詩

矢心懷北闕扶病起東山迢遞胡關外驅馳戎馬間龍韜聊自試鶴馭竟無還落盡淮南桂悲來誰爲攀奄棄人間世空留海上營三軍齊灑泣一市罷言征凱樂成蒿唱牙旗表素旌更聞遺草在猶是出師情

劉嵩陽輓詩

扈蹕當年染玉毫山中較獵挽烏號英魂一夜歸何處怒湧江潮百丈高

周訥溪唁公子鶴徵書

尊翁鍾天地至靈之氣繫天下極重之望否運望其傾羸民望其肥雍熙之治望其致精一之學望其明遽爾不祿天胡爲其然也此豈一家之哀乃天下之哀也百身莫贖天道將若何凡聞姓名者莫不驚悼而況素辱教愛者哀怛如何在足下天性篤孝遭此大事誠難爲情但宅上世德望重尊翁名世事大四方觀者於是後來責者於是更願勉思大孝慎護眠食以慰海內知故之懷侯賤疾稍可奔走當圖躬弔奉慰

趙大洲與羅念菴書

某居甚僻（大洲蜀人是時丁憂在家）六月末始聞荊川下世正爾痛傷公三十年骨肉交情悼慟可知矣嗟嗟斯人名溢千古神遊八極小年促寶烏能限之第吾輩後死者日益落莫單子耳每一念之神傷慘怛知其無益始回向本

參而倏爾之間前之感念又復萌作蓋撥之不得澄之不能不知何日能忘之也想公亦同此情耳奈何

又大洲與姜鳳阿書

昨者郵亭夜語（是時鳳阿督學蜀中）爲珠江勝事作後來之口實矣且聞荊川公化去事殊痛快此其不朽之大者他則所謂出其緒餘耳其出處之說僕以語人人皆茫然惟門下聆之便忻然以爲確論然惟唐子可以此論若他人則效顰矣孟子不二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足以此義如何

又大洲與胡柏泉大參書

荊川早逝未盡平生効用之志可痛可痛冢嗣之託惟公深友在近不可不加意想不待丁甯矣

民國二十六年清明掃墓節地方公祭文

嗚呼先生少登高第名動八埏推倒流輩時稱才人文
滿一家筆張三軍而公不屑乃力求之心身嚴辨義利
務去欲根粹然理學與陽明白沙為倫初仕職方後改
稽勳再起春坊兼掌絲綸可迴翔而至公輔已為禁密
之近臣乃公必欲致吾君堯舜竟以疏諫而歸臥乎江邨
時方承平競起而為文酒詩讌之會公獨不然入則錢
糧兵馬是討經史子籍是治出則山川邊塞是圖弓矢
劍矛是肄蓋腹擅歐蘇韓柳之長而身包關張趙馬之
技以射法授葛思節胡廬山以槍法傳戚南塘俞天被
自文武分途二千年而重見公門之干城桃李惟國醫
能蓄七年之艾而豪傑能開一時之風氣廿載林泉公
亦老矣甘耽枯寂不復出仕天見貪狠地出封豕威弧
不張寇警洊至閭里塗炭東南鼎沸公目擊痛心忘寢

廢饋欲爲被髮纓冠之救而有不與俱生之誓丹書忽
來先生投袂燕雀喁啾大鵬翔起雲帆挂海日八百里
接戰大洋短兵彌畱兩一賊登陸軍令必誅崇明廟灣三
奏捷書嗣是以後寇氛絕吳公以盡瘁殞于道途閩越
逋寇遺之戚俞方公初出職僅郎中官視軍情與巡按
同本無兵任文檄是宣高坐省城原可自安公曰不然
吾有誓先民陷鋒鏑吾何生焉諸將縮後公騎獨前親
冒矢石行提督權戰闘方急巡撫告旋旗牌皆去公張
空拳人謂推擔公任益堅我本愚人比寧武子孫孫滄
溟無還有死羸弱咸感奮喻公忠義洎乎開府病已入骨
四月都堂戴星披月振飢不遑馳驅僕僕齊年武侯平
生志畢綜公一生事事奇迥束脩亦辭餽貽盡屏飲水
漱石有過乎夷清之聖爐扇肉帛衵帷車乘咸捐不用

又似乎頭陀之苦行不向空談貴賤實境上索旁搜精
思苦訂兩戒三辰悉歸釐正餘及曆算尤嗜若命推測
遂古靡施弗準卽論藝事亦足與孔子之游夏齊驅由
求並騁本無宦情易退難進晚歲幡然竟應詔命士論
疑駭謗飛遠近不爲却顧又確乎孔孟之自信焦頭爛
額甘投湯鼎惟希水火得拯百姓其自任也更勇如耕
莘之伊尹凡此大無畏之精神洵足廉頑立懦救吾國
巽怯之病同人等或爲鄉邑之後進或以遊宦而履歷
聞風激發熏德真切摩方長之龍鱗拜新封之馬鬣去年
地方政府爲修坟培墓念未靖之鯨波彌撫今而慨昔節居禁火
春近重三華表日暖墓門草藍聞鼙鼓而思頗牧有酒
惟澆趙州之土望嵩高再降申甫破浪重掛滄溟之帆
邑縣元閣吾邑清明節公祭先荆川公墓感此志感井謝去年築堂植樹之作龍波春滿桃花紅草碧忽集陳

淩東空巷來拜荊川墓爲激當年死事忠縣公提壺士夫灌鳴立猜諸設且恭去年閭邑此種樹濃陰蔚覆行

人路去年黃前爲築堂堂明旦冢違傒光公去于今四百載生氣滿空若常在世傳入編半詣兵庭拜草石如

營壘滄溟閩向異鯨波九泉應知含憤多家藏鐵戈久生鏽（鼎元別有鼎鐵槍歌）手點陰符朱未磨（公註陰符

經刊入兵垣四編）雲孫鼎元百不肖七載錢塘供僚餌獨尋西興教槍處（公在西興江樓自持槍教戚元敬繼

光見載自著紀效新書）朝墅故壘不敢到丈夫舍身當爲國公有遺言併典誥年年寒食梨花開野蝴蝶飛紙

錢灰祖宗有塋不歸葬尊須草公莫酒來蕪子知違故家墓爲人淚落荃鄉臺孫復生子子生孫公家高義廟

有詩有身不能衛國土此生莫上荊川墳賦詩永作誓家文更託高爲謝邦人

究詿一

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巡撫鳳陽等處右僉
都御史唐順之卒賜祭葬如例順之直隸常州府武進
人嘉靖己丑舉禮闈第一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
兵部主事調吏部改翰林編修未幾上疏乞養病詔以
吏部主事致仕居數年召爲右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
編修明年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
忤旨黜爲民順之初欲獵奇致聲譽不意遂廢屏居十
餘年上方推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之終不見用
會東南有倭患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江南順之以策
干文華因之交驩嚴嵩子世蕃起爲南京兵部主事尋
陞職方員外郎郎中奉命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
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遷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

俄代都御史李遂巡撫鳳陽卒於官順之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其說其文辭足以擅名一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旣久之不獲用晚乃由趙文華進得交嚴氏父子覬因以取功名起家不二年開府維揚然竟靡所建立以卒順之本文士使獲用其所長直石渠金馬之地其著作潤色必有可觀者乃以邊才自詭旣假以致身遂不自量忘其爲非有欲以武功自見盡暴其短爲天下笑云

傳後有書曰唐公實有武幹海上人屢言之紀効新書亦載其槍法甚善其出也實遭生靈塗炭人不以薦賢嘉宗憲而反訾唐公陋矣

姜廷善寶與王荆石錫爵閣老書云公子孫開千億之

祥今且繩繩相繼矣忻賀忻賀荊師事另有當聞於公者謹錄如左蓋其與趙浚谷等夙講韜鈐爲經濟學術而趙甬江督察時欲薦之蓋借以爲重而先師不欲也時嘗避居金壇不與相見後聞薦不可已則又避地武夷以示終焉之意薦而聞不欲出也分宜則寄聲恐之云聞唐荊川欲學吳康齋視吾輩薦用者爲石武靖已難堪至比今上爲英廟非宜矣其脅之如此先師聞此言也則往吉安羅念菴先生議可否念菴以爲詞臣起兵事不當避難部屬官不當疏辭勸之且一出而即求歸是以單車就道到京不久即求得賫誥命差果遂所圖時聞陸錦衣對分宜言此差非所以處此君遂改差薊鎮閱兵遂接差舟山視師此後遂從事海上不得脫離塵網矣其到京初見分宜與之分庭抗禮後從薊鎮

還京而置酒相款也則請先師正客席而虛嚴老主席在下其子實坐於傍渠父子實不喜其人而待以虛禮如此蓋用之而效則是其用人之功用之而不效則徒負虛名者用亦無益耳人乃以爲因趙文華交驩嚴氏父子豈不寃之甚哉此等語南雍侍教時似嘗面及之故敢述以私相告今不敢別有希望只就門生輩所立之祠予之祠額是所爲辯白其心迹之一端而望公力贊申許兩公共成此舉似亦可以仰藉於高明者也某不勝祈懇之至

王荊石答姜鳳阿書云大疏初舉三公舒傅陸自無他議若令老師則必得盡氣表章一番而後廟堂可處先是實錄稿已發謄矣僕私袖至江陵所白而改之江陵言我亦知其言之太過但公乃副總裁官無反駁正總

裁之理且傳史官慢謄明日我自删改付之公勿與知可也此此亦見江陵好處至今人未有知者翁但見改稿爲之訟冤竟不知原稿之更冤也

萬季野斯同書國史唐應德傳後云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餽遺一書彼於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

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擢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敦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擢抑之公亦豈浮名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爲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高拱

張居正均以翰苑坐致宰輔鼎元註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
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
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
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維
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
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
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
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
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
如公何至若是之棄遺以公之勞勛而猶責之如此又
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覩鄉邦之塗炭
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
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

之手彼於理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也故爲之辨此文係富陽見讀山鈔致鼎元于乙亥孟冬得明史實錄荊川傳于南京龍蟠里寓學宮書齋當時讀讀錄別爲文以爲之辨今得萬公云野之辨則子辨可不作故王文肅公書江陵云我亦知其言之太過則似前人已有具稿而又云無副稿義反駁正鰲義之理則此稿又似出于江陵之手既經刪改之後孫語猶如此不知江陵何所憾于荊川吾又考之洪芳洲荊川之摯友也萬履菴荊川之高弟子也皆與江陵齟齬江陵且獨勞勸殺芳洲荊川之子凝菴舉進士出江陵之門而不附江陵而驚天動地之劾江陵奪情之吳子道（中行）則又荊川鄉人也江陵之賊荊川其以此歟然江陵之舉進士則出於荊川弟子房官吳峻伯之薦也又實錄荊川傳後書唐公實有武幹云云不知出於何人之筆

究誣二

王貽上居易錄引徐學謨冰廳劄記云荆川巡邊之役分宜享之西苑直房飲以苡薏酒荆川以爲佳分宜曰酒故薊遼王總督餽予酒則一年佳一年官却一年不佳一年荆川領之至薊遼欲馳總督甬道王公自以帶兵堂銜難之荆川殊怏怏還朝先以巡邊疏託白儀制啟常呈世蕃內參王公至數百言世蕃覽之大驚曰此疏入王公械逮矣乃以筆盡删去止留一卒不練誠如聖諭云云四句乃得秋後處治之旨朝論以苡薏酒之語謂荆川爲嚴氏報効故不可知矣貽上以爲如徐所言王司馬之獄發指雖由相嵩荆川實爲搏擊何殊文華之媒蘖張半洲耶

吾鄉楊農先椿侍講與吳子瑞書云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荆川王思質事會足下有他務未竟所云今爲足下

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由於荊川蓋以荊川曾劾思質故也今考實錄荊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辛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略劾思質幷劾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調輪外任革總兵官歐陽安參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尚停俸自效未逮問也五月辛巳略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荊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荊川先半載卒于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乃略所爲于荊川何涉薊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見守邊者五萬七千有奇軍額既曠習練又疏荊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蓋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馭倭錄云九邊練兵總

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薊鎮是荆川
劾思質雖思質子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荆川也
使思質死果由荆川士馭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
反須荆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
史方略受草都御史鄢懋卿言思質病悸不任事當罷
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鄞縣萬季野云思質以潘家口之
役恐把都兒等入寇無已時欲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
己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
之懋卿云上干邊事嚴喜怒叵測不可劾遂止略者思
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二
繼言可罪者四以順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未言宜亟罷
爲民別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二可罪至四不請行誅
戮而乃言亟宜罷斥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

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略所爲而實思質之自殺之也傳云略受草懋卿蓋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之故遷怒及之耳不知懋卿此時不敢援實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荊川以閉口喝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置之極典又云荊川死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坡公麟故事無預荊川荊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忍揣其父必死而先爲報復哉小人之好議論誣詆先達類如此足下毋爲所惑幸甚揚襄先爲吾鄉康熙時經學大家學同淹博邑志傳儒林書中所引獲弊之極

勢不得不出於此二語不見今荊川集覆勘薊鎮邊務疏中表先應見有別本或即於北奉使集中見之思質

被荊川疏論敗狄後其年清河揚照之捷思質猶因以被賚陳鶴明紀鳳洲撰乃父行狀亦載之此後荊川自

南思質自北濠河之敗思質被王崇方縣等所劾乃遺巨禍是先文中漏却被賚數語特爲補記此文載於是

先所撰孟堂文集乾隆武陽合志亦採武陽志吾常止有殘本浙江圖書館有全帙

吾鄉趙味辛懷玉亦有生齋唐襄文手書詩卷跋云考公成進士出張璁門以不附璁再起再謫讀書陽羨山中負時望者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晚以趙文華薦商出處於羅達夫達夫以爲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伴處士公遂出聞望頗損論者至謂太倉王民應之死實由於公太倉嘗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貽嚴氏公指圖中博者張口呼六證其贗不知此東坡論李伯時賢已圖事且公在外日多嘉靖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至通州卒是年冬民應始死西市此不待知者明之也總之民應之禍其積釁于嚴氏父子已非一日故灤河變聞遂行其計而公爲兵部郎中時嘗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民應降俸

二級又嘗序鈐山堂集迹與分宜近（鼎元有鈐山堂集序解見前）世人好爲議論遂緣此附會耶余爲鄉後進恐流傳之言易于入人寖久而不能解故因展手迹詳爲辨之且願世之士大夫慎于出處偶一失足衆謗集焉雖賢如公亦不免也（鼎元謂道味辛之爲荊川辨其美意蓋與揭侍講同然其以荊川晚年一出爲失足猶以俗眼塵心窺荊川是限於人之學識原無足怪揭侍講之辨詳矣吾今更將弁州四部稿中關於荊川文字□讀之如左細爲論斷之）

藝苑卮言評當時文章諸家云晉江出曾氏而太繁毘陵出蘇氏而微濃皆一時射雕手也

又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極深新安見裁（自注云汪伯玉）理學之逃伯安立基晉江毘陵藻稅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氿瀾大要盡之矣

鳳洲先司馬思質府君行狀云節上而練兵之議起矣薊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戍卒故數萬人而承平久多所竄逸自庚戌變後虜日迫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爲備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戍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戍卒多罷懦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將熟計之不敢任調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業得之冀以中府君而耶有某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廼以謂相嵩相嵩陽驚曰邊事弊乃爾耶於是指授兵部疏令某生出按薊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書貽府君曰不佞將入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君指何復爲且某長者吾不敢以污請竟不答

而某生入爲疏則臧言戍卒當練不宜以調發疲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當擬詔故臧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不敢辨（中敍遼左戰捷及把都兒辛愛數萬騎入犯一段節）都御史鄢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啖相嵩佯爲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困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鄢同年生不賣我果請歸懋卿迺爲屬草授巡按御史方輅輅嘗以邑令事府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王自請歸是兩狗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懋卿曰弗重上勿聽也上勿聽而王勿得歸矣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君指也輅迺從受草然府君廉無可迹污者第極言病悸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旣疏上相嵩爲內主逮之下錦衣獄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上刑部尚書鄭公惜之

持不肯從重論再毀洒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免中節自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幹得病歸一夕自恨死又一年而侍御史鄒君論罷相嵩戍子世蕃孫鵠又二年而侍御林君按世蕃反狀詔僇之籍其家相嵩爲編氓以死又一年而都御史懋卿以嵩黨戍下節鄒元考王方麓西曹記云邊方巡撫總督官係文臣舊時失事重言元軍而已後比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賊掩襲因而失陷城寨斬罪文臣比依將官自此始也所謂始言卹自思質始也此鳳洲兄弟之所深痛也思質之斬非出帝意分宜必從中巧構之是時刑部尚書鄭淡泉公號也

萬曆間鳳洲爲父乞恩卹疏有云先臣數以口語觸權相嚴嵩致成仇隙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之應乃以春防小挫值臣父寢疾杜門嫉其客御史方輅露劾謂爲托疾避事從中排詆致九重

有投杼之疑臣父御覆盆之恨云云

李于鱗王思質傳云余觀世貞上疏追訟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嫉剞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淹先帝捬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威甯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腋之寇于我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于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甯者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刼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鼎元考鳳洲爲父訟冤疏不見四部稿中其略見于鱗撰思質傳中茲摘出之）

鳳洲撰汪伯玉壽序云北地古而疏濟南古而棘（是時李于

靖巳卒鳳洲敍故下一集字公論墓元註昆陵晉江暢而今

鳳洲與茅鹿門書上節承文大誨諄諄拜誦白華樓續稿神氣殊王昆陵之後主盟獨公矣史記題評斟酌二君更自有入心語異時倘有所進固公之餘惠也

鳳洲撰姜鳳阿文集序上節先生少爲諸生卽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中祕書晉史館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昆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振衣從之中節而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爲昆陵高第弟子其學若有所根柢而不知先生之學深造而自得之者也中節惟步驟開闔精神筋絡不無出入昆陵爾眉山有云歐陽子之文非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亦曰先生之文非昆陵之文而先生之文也

鳳洲撰風土錄序云風土錄者何御史李公按吾吳四郡轄軒所經以公車之業試士錄其尤以風者也其所推引而爲後進楷模者故太傅王文恪公尚書瞿文懿公二公吳人也御史中丞唐公唐公晉陵人晉陵亦吳也

鳳洲爲顧箬溪（嘉靖乙丑卒）墓誌銘謂箬溪最自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巧推宇原宙得無師之聖時有唐中丞沈司封者嘗從受學焉

鳳洲爲徐文貞公（階萬曆閒卒）行狀（上節）後以皇太子出閣妙選官屬公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讀（中節）政稍簡得以其暇與故鄒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鄭端簡公曉趙中丞時春唐中丞順之輩相琢劘爲聖益切

鳳洲撰陳蘇山墓表云蘇山舉鄉薦游太學益肆力於

古其交游亦日進如張少保治傳司徒頤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中丞順之輩天下所推以爲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公

歷考鳳洲闢於荆川文字惟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數語有詆之之辭然文華薦荆川朝廷雖召之卒未出也越一歲而文華得罪謫死矣更越一歲徐少湖相國函囑尙仰山巡按更薦之朝命促之巡按檄郡縣勸駕而荆川始出則荆川之出可謂得其正矣時還事異與文華何與鳳洲暴從二字用盡千鈞之力不嫌其煅煉過火乎明史傳謂荆川晚由文華薦于是人云亦云此語遂牢不可解是皆受鳳洲之誣而不悟也顧涇陽憲成撰荆川傳云會有以邊材薦者削文華不書豈爲荆川廻護紀實也所謂薦者屬之少湖屬之仰山無不可也而

諭祭文云爰及公薦起任兵事鄭澹泉賀荊川擢僉都書云今奉簡命實由師錫夫曰公薦日師錫豈得謂爲文華之薦哉薛文清瑄之召以宦官王振薦卽使薦由文華亦何損荊川且讀鳳洲乃父行狀乃父固未嘗練兵荊川之劾固不爲誣矣思質請薊鎮入衞兵無聽宣大調遣帝怒曰曩命薊鎮練兵今一卒不練耶鳳洲亦曰柜嵩業已知之又敕命按薊州卒所以不練狀是薊鎮兵之不練宮廷舉知之矣卽使荊川欲爲掩飾亦何從而掩飾使鳳洲者非思質之子而受荊川之任亦將何以爲之辭耶而鳳洲乃怨荊川毀其父不事事思質之督師閩浙也荊川病中詠詩稱之爲元老祝之以早奏膚功前之頌後之劾稱情而賦當官而行何所容心焉劾荊川此疏乃覆勘疏非專爲劾思質發疏中謂前

此受命諸督撫皆有罪豈專論思質哉鳳洲謂薊鎮練兵徒爲名美是直以兵爲不當練矣而其撰倭志論曰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是鳳洲亦主練兵矣南方禦倭之卒可練豈薊鎮禦虜之卒不可練耶然何以譚綸戚繼光練之薊鎮兵遂爲天下勁旅爲京師保障耶是則思質因循怠惰閣置詔令固無可諱言荆川之論所不容已者也鳳洲孝子之心欲爲乃父迴護支離矛盾處處墮荆棘中矣吾于是嘆李于鱗爲思質作傳于薊鎮不練卒被勘一事一字不書乃爲有見然鳳洲乃父行狀言其父之死由于懋卿方略不由荆川則彰彰甚明也（汪道昆爲姜鳳阿集序云毘陵故爲華亭所推）（夫汪鳳洲黨也可見事實終不能抹殺）

思質劾行法仇鸞暴豪卒之風力御史王儀而奪之位（見明

紀嘉靖二十九年與胡梅林劾張半洲而代之同爲鶩于功名之士其不肯媚分宜則有可取者其受任兵間不無功可錄然而兵事非其長也徐少湖與趙浚谷書云王思質襟度志向俱佳至於兵事恐南人終非本色望兄開心與一講究少湖知思質者灤河之戰思質爲敵所誤舉動乖張號令數易師徒潰敗賊逼京師震驚朝廟刑部上獄論戍帝諭改斬謂帝置之重典則可分宜亦以公報私落阱下石焉耳不得謂其陷無辜於大戮也然閣臣果能力爲營救未嘗不可輕減然此豈可望之陰險狠毒素惡王氏之分宜哉明紀於張經李天寵楊繼盛之殺大書其官又曰三人死天下寃之於思質之死盡去其官書曰某月殺忬明史思質與楊選並傳史臣論曰楊選王忬邊防甚疎宜不免云隆慶初鳳洲伏闕

訟父冤是時少湖當國實左右之得復原官誅楊選者
少湖也思質復官而選終伏誅思質有子而選無子也
鳳洲於荊川始爲詆之之辭終且昆陵公中丞公不容
口且尊之爲文章主盟者何也以荊川之論其父本出
乎公且所論甚輕其父之殺本不以此得罪也除藝苑
卮言兩條或係鳳洲少作其餘書序墓銘則皆在乃父
思質公旣死之後使鳳洲尙有讎荊川之心鹿門之書
鳳阿之序卽使情不可已何難別尋話頭而必云云然
也少湖行狀蘇山墓表何難削荊川名不列而必並尊
之爲聖爲賢豪長者也然其爲乃父行狀詆荊川者何
也鳳洲之意其父爲分宜所搆而殺不足爲辱而荊川
負天下重名曾爲所劾有不甘心焉詆之以求相勝然
而事實具在天下之目不可盡揜荊川同志賢豪長者

猶多存在故隱名曰某生鳳洲此時實躊躇苦難下筆矣鳳洲君子也迨其老且學道者也其爲嘉靖以來首輔傳雖於分宜不肯文致其罪狀其肯與秉公疏奏無傷於其父之荊川爲讎乎鳳洲題歸熙甫文集自謂盛年憍氣齒牙之鍔頗及吳下前輩及見熙甫文有詆爲蜉蝣之撼謂爲無言不讎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卒且以繼韓歐陽贊之故鳳洲於荊川初有詆之之辭者盛年憍氣語也終且毘陵公中丞公不容口尊爲文章主盟爲聖爲賢豪長者私怨釋客氣消而道心長也鳳洲不仇荊川其子士騏自無嫌於稱荊川胸中素具甲兵也昔王龍谿爲薛方山所黜後龍谿遇方山拜之使思質而君子人也當拜荊川而鳳洲士騏又何以仇荊川爲哉

荆川鳳洲固交相推重也荆川於于鱗嘗輕之爲濟南生黄口學語未成（見與洪芳洲書）於鳳洲鳳洲之而不名荆川爲兩漢解疑論斬丁公條曰溫公以爲漢高知大義王氏鳳洲以漢爲悖德二說孰是以後生與古大儒並提非甚尊鳳洲者乎鳳洲之營救椒山荆川蓋心重之矣王稚川尹洞山皆荆川莫逆友也皆嘗營救椒山者也安知荆川不嘗與聞其事乎（荆川與友人書集中佚者甚多）鳳洲無錫華公鴻山門下士又以女女鴻山子叔陽而鴻山則以女女荆川仲弟重庵之子荆川與鳳洲爲姻婭矣且以才而言荆川知惜椒山寧有不惜鳳洲者乎惜鳳洲寧有不惜其父者乎矧思質之落落有同於荆川三十以前未學道之時則思質固亦荆川所引爲氣類者也則劾思質者荆川公也其欲談笑爲思質釋積嫌於分宜

者荊川之私也釋之維何亦欲如教椒山者斂其慷慨激發之氣深其含蓄沉幾之力以教思質耳荊川豈爲居間行賄者哉惜乎鳳洲父子不識荊川意也鳳洲後蓋知之矣

荊川子凝庵刊奉使集遺蘇州皇甫子循子循以集中與分宜書有云臨行時奉尊教所傳言王總督者已一一致之又云云王總督相去已遠容更託人轉達尊教云云子循覆書凝庵云人臣無私交奉使出疆便宜從事雖君命有所不受（鼎元謂此引得不合薊鎮在議內安得爲出疆乎）何得以宰相之意致之總督者卽令先君所勘失事人也（荊川勘薊鎮不練兵非勘失事薊鎮失事又爲一事在後一年鳳洲思質行狀亦記得明明白白子循當時人已憒憒如此幷爲一談無怪紛紛之議謂思質之死由荊川矣奇哉奇哉）設使思質幸而免於大辟將謂相府先有所要乃曲庇之令先君所與知也旣而

思質不免於棄市荊川所劾不逮兵思質不過降俸二級後王氏方略劾思質失事乃論棄市今子循亦斥爲一談明朝人何獨塗乃爾極明白事乃既亂亦此說無區明朝不明不白之案多多矣天下將謂相府不滿所求令先君所共釀也是未死之前將受傳言之殃既死之後懼貽追論之釁使王氏藉此以爲口實而理其先人之冤雖百口何以爲令先君白乎亟宜削之可也然而凝菴不以子循所言爲慮竟存之集中能知父之無私也孝使集刻於嘉靖間後萬曆元年併刻入荊川集此書仍存集中卽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照印本是此集既布之人間鳳洲自見之子循此書既存之稿中鳳洲自亦見之當時子循鳳洲並負大名有南中士不過王鳳洲卽過皇甫子循之諺而子循鳳洲亦常有文辭酬酢然而鳳洲理其先人之冤之時不以此爲口實者亦已知荊川之無私也荊川之心盡白之鳳洲在徐少湖歸老之日乎鳳洲常造之必有以曉鳳洲者矣鳳洲萬曆初爲父乞恩卹疏

言相嵩累風勘邊給事御史郎中等官毛摘罪過咸莫
之應所謂郎中者非荊川乎荊川已論思質矣猶云莫
之應者見荊川之論思質止在事論事未償分宜所求
之私也萬曆初是少湖歸老之後也鳳洲著作夥其父
行狀中有詆荊川之辭或者未及追改乎鳳洲藝苑巵言自言少年時與于鱗等爲之以議論當時文苑諸公晚歲悔不能一一追改思質行狀在四部正稿並先行付刊者
荊川有愛護鳳洲父子之心而世何議爲不利思質乎
王稚川材者向分宜爭椒山者也及分宜罷言者乃
謂稚川不利於椒山指爲分宜黨擊之去位鳳洲爲稚
川七十壽序曰卽叵搏飯參殺人尚得以名與跡而疑
之乃謂先生不利仲芳卽椒山哉世貞旣雪其家寃強起
就吏而言者追論之以救仲芳爲倡狂議夫以狂議責
不佞卽先生者不佞所與聞仲芳事也不當以先生不

利仲芳以先生不利仲芳為不可即不當責不佞以狂議也夫言官者公是非之衡準也而若此者何也夫王稚川之救椒山椒山在獄書之年譜中矣心與跡並著矣荊川愛護鳳洲父子惟有其心兄有一効之跡乎言官之是非尚無衡準世議之是非尚有衡準哉鳳洲身受目擊于是乎悟矣而毘陵公中丞公于荊川子矣

王材字子難號稚川江西新城人呂涇野先生高弟子也張夏雒閩源流錄云子難官南司業時王湛二家之說盛行增城官南太宰子難往造業投刺矣見閣者掖筆抵掌歎嘆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書院地直累千金子難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者何居乎不見而返王門高弟子官郎署名於王氏學有聲（蓋即王龍谿）子難造焉于彈棋時得其人慧而多機嘆曰即多機而慧名見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幸常郎學焉以此觀之子難之不苟豈肯輕詣人哉其諸分宜以救椒山猶之康對山之詣劉瑾以救李崆同也然分宜之敢子難竟與董份白啓常等目為嚴黨而并斥矣（見明紀）佛氏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對山子難荊川均入地獄者也然對山子難所救一人荊川所欲救者天下然分宜自分宜荊川自荊川分宜之敗

荊川爲不利於思質如徐學謨所云者鳳洲爲乃父行狀無是說李于鱗爲思質傳無是說吳國倫爲思質誄序中顧顧洞積無是說鳳洲旣毘陵公中丞公於荊川而吳國倫撰劉景韶墓表有云上遣儒臣唐公順之來視師亦尊之之辭也弇州史料夥矣豈有關于殺父之事不記今鳳洲不記密如鳳洲之友七子者不記乃待徐學謨記之耶且鳳洲父子旣積釁嚴氏徐學謨云荊川爲嚴氏報效矣則荊川劾思質數百言世蕃見之當大喜不當大驚而轉爲删削之只剩四句何不近人情矛盾如此且思質卽以被荊川疏論遂見殺耶事實可推點歲月亦可縮改耶嗚呼彼學謨者何人哉何造謗而未工其術者乎攷徐學謨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其改名

無有譏毀荊川者衆口雖能鑠金天理終不盡泯也

以媚分宜則已騰笑簡冊矣學謨初名學詩字子言以上虞人徐學詩劾嚴嵩得罪遂改今名字叔明見野獲編及列朝詩集小傳明詩綜四庫提要戒庵漫筆官至尚書明史無傳惟見七卿表及張居正傳居正臨歿薦徐學謨等云云則學謨居正黨也居正卒學謨又附首輔申時行爲鄒元標劾罷乃與黨論謂趙定于吳復庵卽吳中行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專與公卿大臣爲難見明儒學案鄒元標傳荊川子凝庵則忤居正者與吳爲同里同年誼至厚相與講學則固在學謨所指黨中矣是則學謨之謗荊川由荊川之子凝庵而遷怒而學謨之謂荊川爲時相報效則夫子之自道也既而思之知學謨謂荊川劾王公數百言世蕃見之大驚荊川四句云云乃欲歸獄荊川解脫世蕃也學謨改名後仕途甚利其猶不忘嚴氏相助之餘沫乎鳳洲觚不觚錄云百年前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告者謁巡按巡察兵道則入中門走甬道夫

私謁本省大吏尙走甬道思質雖帶兵部銜荊川奉敕實爲欽使思質帶兵侍胡梅林帶兵侍荊川之浙直與梅林協謀討賊仍以兵部郞奉敕往者咨行督院未聞爲之屬也且甬道之宜馳與否自有制例學謨胡以知荊川以是怏怏也

世有謂朱子支解仲尼者矣有謂王陽明初附宸濠者矣朱子陽明不以是貶賢而爲是言者人皆洞見其肺肝徐學謨之說久沉之糞廁之中乃百有餘年而有王士禎者復摭拾張皇之以荊川與甬江並論直盲目盲心者矣

長洲婁堅（明史附歸有光傳）祭徐學謨文（學古緒言四庫全書著錄）曰莫知公賢覆謂公佞柄臣旣傾目公捷徑佞與捷徑是當日士夫爲徐學謨之月旦也婁子柔撰祭文不得不作翻

案語然謂學謨爲賢不爲佞則必謂鄒元標吳中行爲佞不爲賢矣可乎不可乎呂啓聞爲張江陵訟冤復官者卽爲江陵廷杖斥革之鄒元標也方江陵獄興奪官籍沒幾至戮屍學謨方長禮部受江陵知遇未聞其能爲茅鹿門之訟冤胡梅林也江陵知薦徐學謨不知起復鄒元標吳中行輩腹中眞草莽也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八不通丁元薦立朝敢言可謂節概之士矣史稱其嘗從許孚遠顧憲成遊是嘗學問者矣然其無識而敢爲誣誣與徐學謨不甚遠元薦謂荊川之出弟子萬思節流涕而諫讀荊川與思節往復之書當知其不然矣然或據道路傳聞之辭又或思節始有不然之意故荊川與之偕往取決念菴迨念菴有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之責而思節亦爲獨有剖藩籬一意爲天下國家之贊未可

知也元薦不然荊川晚年之出士各有志亦無足怪至其四書荊川兵敗且曰兵敗鬱死吾不知其意所在也元薦長與人在荊川剿倭方域之中成敗之迹昭然其與徐學謨之父母妻子（學謨荊川同時人元薦生荊川後）廬舍皆嘗受荊川死力捍衛者非在天之南地之北道路傳聞之有異辭也荊川之死以賢勞死也而元薦書之曰兵敗鬱死（西山日記四言荊川兵敗分載前書中）秦誓曰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而違之俾不通荊川之生未爲通也而元薦猶欲其不通於後世然宇宙間秉筆者亦豈元薦一人哉孔子有所謂小人儒者謂其可小知而不可大受知一己而不知天下國家也嗚呼講學亦難矣哉元薦又謂念菴堅不赴召至託方外之游以免云云念菴與荊川齊雲別後靜坐止止所中三年不出聞荊川訃至始下榻而慟（見胡）

直念菴行狀傳雜錄書念菴傳及各記載明又何嘗爲方外之遊乎好爲游
談不考事實若此類者可勝道哉黃山譜長圖爲正學名臣吾未敢信若長
圖者即萬履庵所謂謹守之徒從服殺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而已
又有劉廷璣在園雜誌則又稗販徐學謨冰廳劄記者
也嗚呼今執鄙夫陋儒與夫文人墨客而叩以乾元坤
元之說彼則瞠目不知所對彼其心腹腎腸與夫賢聖
民飢己飢民溺己溺之懷相隔蓬山固不知其幾萬重
也又若小人之於君子本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惟知
耑其影響之伺兇其水草之性以吠噬蹄觸爲事是故
賢聖之於世欲求人人知我人人與我合豈不難哉又
有隔岸觀火之人不知火中被焚者之痛苦驚怖使後
之訾議荆川者生荆川並時處南倭北虜殘破之境未
必不日夜禱荆川之出而振其困也然又有事過境遷

安坐自得不感前此焦頭爛額者救之之恩轉搖首張喙而索其瘢者此則人心之薄世道之衰使英雄豪傑腐心摧志有披髮入山之憤而世事益不可救

徐少湖曰今世士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爲柔愿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爲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此爲當時之誣陽明者發也然亦可爲誣荆川者言矣

荆川嘗教少湖迂其身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以誠與才合期之少湖教荆川以孔子之處陽貨處分宜以陽貨處分宜不與爲忤敷衍之而已荆川則有異于是者荆川爲鈐山堂序三復論世之說是納約自牖動分宜悔改之情也說見前 荆川嘗與分宜同飯語以人與物

同之說（想是因荆川不茲草說起）分宜慨然有遠庖廚之戒（見荆川文讀嚴）
（介谿見示戊午紀年詩缶）雖分宜之不忍出于口未必實動于中然
荆川時時因物爲說思以默移其殘賊之心可知也使
荆川久與分宜處必不爲分宜所緇磷而分宜之毒能
稍殺于前思質之罹禍不至其烈也此易所謂君子有
包承小人之吉也人譏少湖全是霸術無儒者氣象蓋
少湖用其才荆川用其誠然荆川奉使淅直抵死不顧
更入京事平之後雖遠除一雲貴僉事亦願之（見荆川集與人
書）是見分宜之終不可與處乎嗚呼無少湖不能去嚴
氏嚴氏不去禍不知其極也然荆川能爲王陽明不能
爲徐少湖矣
陳眉公見聞錄記鳳洲父子積釁嚴氏事甚詳有云王
元美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

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
耳元美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
有爲咋指者此其開罪嚴氏一也嘗救椒山經紀其喪
慷慨酹奠肆遣萎弱又一事也沈青霞冤死思質北向
唾罵不已又一事也無及清明上河圖焉近人辰伯著
有清明上河圖詳考確知其於鳳洲家無涉余曾在四
部稿中見鳳洲題清明上河圖别本一則茲錄之於左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物
舟車橋道宮室皆細于髮而絕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
尋籍入天府中遂爲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乃吳人
黃彪造或云得擇端稿本加删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
而亦自工緻可念今在家弟所此卷以爲擇端稿本似
未見擇端稿本者其所云於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筆勢

道逸驚人雖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蓋與擇端同時畫院祗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爲真稿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祿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黃長睿那得爾又跋云擇端圖至勞權相出死搆再損千金之值而後得嘻亦甚矣嗚呼使鳳洲父果以此得巨禍鳳洲尙忍言哉世多盲目遂生謭言能無爲之三嘆吳伯考僖明上河圖爲崑山顧懋宏家事故後人附會成王家故事也世傳有[illegible][illegible]發小說撰於鳳洲以蠱惑世蕃爲復仇洩憤之具者考思質之死在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而世蕃之敗在四十一年三月陳眉公寫鳳洲墓誌言其居喪凡三年始茹葷爲言凡十年始具衣冠赴燕會家無姬侍臧獲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以是言之鳳洲之喪未終而世蕃之禍已作矣鳳洲居喪不茹葷不

御室顧宅心於窪殘之地而日把筆描寫之乎若終寢後則嚴氏已敗矣而猶爲之更無謂也四部稿有哀江行鈐山國當廬江小吏行一首則鳳洲暴嚴氏罪惡之作也世遂并以窪殘小說爲鳳洲作耳眉公又云天下但知鳳洲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但知彌縫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實相左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歐陽曾有經世之才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晚託仙人爲道遙游而不知公之言動務依鄭會家法但知公氣韻百代意若無可一世不知公之獎護後進衣食寒士倦倦如若己出然則海內士大夫之未盡公者宥揭出處而已乎予謂世人不識荊川亦不識鳳洲故附論之使荊川公得享大年至七十八十當與鳳洲把嘗入道矣（鳳洲晚年喜學道與人書云于籍在今日恐未能舍而從我蓋此君於所好已深而所居大是故也雖鳳洲所好之道雜于仙佛非若荊川公之辨然儒術然其脫去塵垢契乎眞淨則一也）

解惑

吳興李彥和樂見聞雜記云唐荊川先生自登高科後聲望大震先後按院屢有餽先生牌坊值者先生悉辭謝不受今仕宦有幾位辭謝上司餽者開口便議先生先生久高臥已而復出人亦議之余謂先生出也是立

身行道何可議得其出爲巡撫禦倭失策此是可議處
嘉興沈景倩德符野獲編後輩侮先輩條云甲寅乙卯
間王思質忬用禦虜功驟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
遼時唐荊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
王同吳人也唐舉己丑科王辛丑科相去十二年王位
已重視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
下之恚王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致觸聖怒
不免極典是雖荊川之褊然王亦自取之
又邊材條云唐荊川之學問亦可稱通天地人三材矣
海內仰之如麟鳳晚年一出大不副人望其撫淮揚正
值倭難積勞中暍盡瘁軍中終無尺寸之效天下有設
浩房琯之疑焉至以倖臣趙少保所薦議之則過矣
鄭開陽若曾江南經略勒功三誓之一云己未之夏毘

陵唐公順之捧策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刼屯兵
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爲李中丞所滅或論之
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擣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
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歲矣每至即登岸
未有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
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巡江皆
缺唐公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如使
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閃奸塞責而將官又襲
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填溝壑如
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屯
於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內地不殺人焚刼枵腹而蔦竄
哉自此失志島倭聞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
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

敍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
笑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
欺朝廷欺上帝矣若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一也
錢名山振鍠七集讀荊川奏疏云先生奏疏甚慽各總
兵官縱賊自以不能督厲諸將罪合首坐吾于是嘆戰
非一人之事必用自擇之將自募之兵如手足耳目之
相信然後可以成大功荊川廢於時久矣一旦出山與
諸將未識面欲其相率而趨死地其不爲馬謖幾希吾
因思先生自云恨少住山中十年此謙詞非實事也將
不識面兵不手練多住山中十年何益昔者桂匪之亂
曾文正公守制團練其所用將不出兄弟執友其兄弟
執友各自練兵故卒平天下之賊此國家之幸亦文正
之幸也往者粵事起大臣督師與督撫不習戰者大率

覆敗耳假使文正不自圖練奉命督師無塔羅彭楊諸將爲效死力其異于僨事大官有幾熊襄愍于才將之難得調兵之無用常痛憤言之是以僅能主守不敢言戰從古以來以不練之卒建不世之功惟王文成耳然宸濠驕脆固非強敵山谷小賊不能攻戰其所遇非荊川比也儒者成功天時人事常相半焉難以一例論矣

荊川公臨卒謂假山中尚少十年工夫以治學言非僅言治兵也鼎元註

鼎元曰李沈兩記於荊川出處大節皆能識得非若李戒菴丁長孺之謂荊川之出爲染指功名並其品而蟣之也然李謂荊川禦倭失策可議沈謂荊川禦倭無尺寸之效天下有殷浩房琯之疑與丁長孺之謂荊川兵敗鬱死如出一口是果胡爲乎來哉沈謂荊川恚王思質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卒不練至觸聖怒不免極

典一節不侫于前辨之詳矣茲不復論今爲詳論其下所云者以解李沈之惑並以解天下後世之惑焉夫公稟曠世之才負當代之望久矣卽沈記中所謂海內仰之如麟鳳鄭澹泉所謂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者也望之重者則責之也深公建議禦倭上策當截之海外不令登陸三片沙之捷斬倭首一百二十三級擊沉賊船十餘隻是公之能自踐其言擊賊海洋者也姚家蕩之捷斬倭首四百七十八級搗廟灣之巢斬倭首四十四級三沙賊遁督總兵劉顯過江會剿斬倭首一百七十級前後功次俱經各該巡撫御史覆覈明白奏報在部公之禦倭何嘗失策又豈無功哉然當時之議之者則猶未償責望者之意也且腐儒眼孔見一卽兵戎不論其事權若何便以爲居將帥之任分

閫外之重卽責以李郭之功不知公之初視浙直軍情以主事署郎中奉使職等監察本無臨陣之責鄭開陽所謂原無提督之權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軍伍且以鄉官目之弗之畏也彼殷浩房琯則據鼎鉉秉斧鉞承三推董六師居將相之位執生殺之權掃國內以聽命者也以此相擬何啻癡人說夢荊川公于嘉靖己未十二月擢任鳳陽巡撫明年四月卒有提督兵馬之權者僅此三四月而此三四月間所辦者爲調兵設防請款振荒之事而前此禦倭臨陣衝鋒則皆無其力而獨行其志者也世人見公銳以兵戎自任多誤以爲出卽爲巡撫而忘其爲閱視軍情手無兵柄之官觀覽不淸宜其論責多乖矣且夫戰之克捷在有自募手練之兵吾名山師言之詳矣而以曾文正之團練爲證鼎元請

更證以當日之事戚南塘俞虛江兩名將提卒圍岑港殘賊六越月而不克致動九重之怒及南塘自募金華義烏兵鍊之戍每戰輒殲倭數千卒平大寇成大功此一南塘也豈其前後勇怯巧拙之殊哉方倭人之始至也以五十三人越地數千里殺人盈野（見前嘉靖乙卯年）卽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碎驚奔潰散（孫毅齋語）一聞賊戰如澆冷水顏色可憐縱不便走股已先慄（荊川疏中語）各衞官軍不識戰陣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卽使孫吳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非旬朔可取勝（鄭端簡與彭草亭都憲書中語）然荊川以如是之卒感之以精誠勵之以賞罰猶與悍寇持於海中者三月且有三片沙廟灣姚家蕩之捷焉王龍谿云荊川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使公得自募一旅之師及其已得提督之

權而不即殞命亦何難平南倭北虜之寇將勳文成然南畿倭寇則自公而斷而世乃議其禦倭失策無尺寸之效與殷浩房琯並議何其妄耶何其妄耶然則李沈之所記亦有自來乎吾又考之荊川集有詩題云浙中流言王游擊喪師二三千者又聞總督梅林公將至太倉詩以自咎並以志喜題下小註云後總督細查王游擊喪兵之數只九十四人可爲一笑（此小註萬曆本荊川集及商務印書館印行本有之金陵書局本已刪除）荊川與梅林書云王游擊善鬬而不能撫下其部兵畏賊之甚而不顧主帥王游擊父子止與祝夢麟一枝兵攻巢餘望風不進王游擊父子幾陷虎口其子馬爲賊得去古北口一生員竟爲賊殺弟細詢游擊部下北諸將官皆言自夢齡兵外其餘兵實不堪戰臨陣只欲潰耳奈何張空二枝土兵其勁兵前時

多被賊殺昨日之戰亦望風不進矣兩戰不得一首級也今只看李沈士兵何如云云此書見荊川續集其全已錄存前譜此卽王游擊兵敗之事實也夫喪兵九十四人流言至二三千之數此可見盛名之下之難居也夫日浙中流言李彥和沈景倩丁長孺長興人固皆浙士也彥和與荊川生並時景倩長孺生稍後此三子者秉筆著書猶未免拾道途流言而紀之亦異乎智者矣鄭開陽崑山人則固目擊荊川戰事者也嗚呼不讀世經堂集不知公之晚出實係乎徐公階也不讀江南經略不知公任事之勇與辦事之難爲德于江南無窮涯也

鄭澹泉每勸公以視軍情爲名但當條上久安長治方略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係總督提督事勸之勿任以舍虎爲龍爲言而荊川公弗聽也日看盡世事只少一箇

武子之愚我本愚人只幹愚人事惹出議論所不計也凡彥和景倩長孺所記云云皆公自惹出議論者也王龍谿曰若真打破毀譽之人被惡人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又曰今世所謂得失不知指何得失所謂毀譽不知他毀譽個甚麽嗚呼豪傑之士邈乎遠矣

荊川公曾仕翰林兼宮諫矣晚年之出朝廷以兵部主事起之以官而論翰林宮諫清貴而部主事卑矣是故荊川晚年之出朝廷非以官之爲急材也而公之出亦非爲仕爲赴難也如其爲仕宜若王介甫之聞小官不起聞大官則起胡爲其昔爲宮諫今乃爲部主事出也此一義也世無有論及亦無有發之者而惟斷斷於公晚年之一出而口耳相傳且有謂公出卽爲淮揚巡撫

者矣彼紀曉嵐輩號稱淹雅者且然遑論其他此亦不可以不辨

姜鳳阿與念菴書云大洲先生自京師來言及先師心事卽素以道義相知之人亦無有能諒之者過關中浚谷公其意亦頗有疑（此蓋鳳阿督蜀學時故與大洲相習）又鳳阿寄陳松谷宮洗云先師荆川公昔曾以手書慰諭言欲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則必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云云以此知豪傑出格作事欲取信流俗難矣至於素以道義相知之友如浚谷公亦頗有疑其情尤爲難堪矣然荆川公竟爲之而一切不顧者亦何爲哉

縞紵集始本擬將荊川公朋好投贈詩文彙錄之曰編紵集既而將其有歲月可稽者悉纂入譜

中而續得歲月不盡可稽者仍置之於此

唐荊川太史養痾護國寺見或明百家詩選　張詩

張詩字子言號崑崙山人世居京師遂遊燕趙間遂得時譽嘗南浮吳楚客於杭方君九敘輩爲梓其詩考張

公贈荊川公詩非嘉靖十三四年即十九年在翰苑時也

養痾謝金門祇園暫休沐喧囂易塵昏五色眩人目倬

矣上才人達生寡情欲空王戒貪嗔道士尚玄獨神仙

快遨遊龍驤偏五嶽固哉金石謀愚者苦自促太史翰

墨林德義比金玉壯思飛縱橫篇章極芬郁煙霞泊綺

窗風雲薄珍木靈草非外求仙芝自盈掬鳳翮可翀天

紫霧騰文轂豈效世網人進退惟陵谷

偕荊川宿白雲堂見或明百家詩選　薛甲詳年譜嘉靖八

年同舉進士係中

每嗟題鴂變年芳秉燭攜筇夜未央漏盡客心殊耿耿月明山色故蒼蒼浮生胥靡真遺土末俗支離轉喪羊擾擾大千維夢覺與君聊臥白雲堂

寄荊川四首

寇盜何充斥焚如靡孑遺喪明終有慶遇雨得亡疑四顧星河迴重來草木滋緣空悟諸有臭腐即神奇

絕無同俗好宇宙合誰親只有雲山近相招便角巾已知甘陋巷肯復向平津白首能憐我如君是一人

犬馬推予齒君今髩亦斑百年纔幾許一會復何慳高懷元物外輕舉合人間何必丹崖裏蒼蒼未易攀

良才不隱世孔孟故依依叢桂雖云可柴桑詎忍違默存須閬闔素履只庭闈此情吾近取君說是耶非

寄荊川唐太史（見虛巖山人集）　周詩

周詩字以言號虛巖太倉人據其裔孫懋考此二詩大概在嘉靖丁未庚戌間作

逡閣分攜後音徽空爾思風塵違俗遠歲月著書遲蘿逕閒居日雲山獨往時何年結蓮社擔笈一相隨

和子循寄唐太史應德 見盛明百家詩選

焚魚辭漢闕歸臥碧山陰竹徑攜尊過花源倚棹臨乳探靈洞裓芝採白雲深抗迹羲皇上逍遙只素琴

和荊川題清溪莊二首 見盛明百家詩選 張袞

張袞字補之號水南嘉靖辛未進士仕至光祿卿

書空多咄咄種樹喜田田白酒頻邀客黃庭豈慕仙興耽尋藥圃歌聽採菱船湖白連天色分明新水篇

少慕三花樹蕭然五柳居登樓看遠嶠閉戶著方書堂上頻呼鶴溪邊不羨魚客來能賦者莫不是相如

東荊川契文 沈翰卿

沈翰卿字子羽江陰人有石灣集有聲江左與顧司寇東橋顧磐石菴王前峯楊五川諸文人遊顧公贈詩有云客從因才士朋羣動詞林白髮憑公道青山送苦吟又云行醉鄉黨敬詩好鬼神知世俗誰青眼雲山一釣絲漢宮嬌寵地徒誤畫中姿則所推重愛惜亦可見矣

千里烟波釣艇稀海邊今見築漁磯後車呂尚還同載前席賈生寧久違獨往春洲搴杜若肯淹別墅醉薔薇空山飽飫青精飯漫道求仙意轉非

唐荊川太史稽山話舊 見家藏明百家詩選 陳鶴

爾坐山公馬來尋賀老家別離知幾歲桃樹已三花樓上燈明座門前雨暗沙故情猶似昨時事轉堪嗟

天界山房積雪盈尺僮子疊爲五峯每峯下作一塔燃燭其中與僧錄珵公共賞之忽憶唐荊川詠燈詩用韻賦詠一首 華雲 補續

空門積雪滿香壇戲作層峯傍曲闌璃島巧依蓮宇淨

璚華清映佛燈寒幻同蜃市連雲起疑向珠宮帶月看
一笑冰山何足問開尊聊盡野人懽

荊溪舟次寄荊川太史（前人時約履菴同會于河橋不至）

林臥殘暑微秋高葉未下荊南突千峯鬱鬱若相迓對
之懷故人徘徊不能舍倘獲接晤言願以中懷寫白雲
何悠悠輕翼安所假愆期徒詠思水木澹雲野

寄唐一應德　　蔡汝楠（詳諸中）

早承優詔返林居滿院蓬蒿仲蔚廬野徑採樵逢射雉
水鄉穿沼試觀魚碧山相對幽情愜愚谷爲隣世事疏
聞說經年謝詞賦閒窗應注道家書

淮西道中次荊川太史韻因寄　　前人

南山寄跡數年間撫景悠然慶舊編還舍穉忘爭席後
爲官那計積薪前淮流變蜃窺玄化濠上觀魚啓妙詮

祗憶知音唐太史不嫌狂客恣談天

荊川寄新茶漫興　　胡松幞請

內翰遙緘陽羨茶新春投贈意何賒呼童出汲懸銀綆
屬婦行煎看雪花且喜盤餐同屋角不愁盃酌更天涯
椒花柏葉安時俗莫被封侯悔別家

次荊川贈萬鹿園　　前人

滄海時聞動鼓鼙老臣深念採薇詩幄中舊畫勤王略
掌上新傳破賊期所念帝臣俱騫騫不愁折服有窮奇
帆檣秔稻連雲轉笑彼幺麼竟曷爲

秋日與荊川宿金山寺賦五首　　前人

洪濤滾滾竟何之樹影鐘聲夐若斯絕壁倒垂雙日月
隔江遙閃萬旌旗憑欄忽墮憂時淚覽鏡仍增報主悲
最是臨齋易生感浮雲天際正紛披

妙高臺迴接風煙月色潮聲助惘然四海風塵欄檻外
六朝花鳥酒杯前簾含薜荔繁香入座傍芙蓉爽氣偏
傳與魚龍莫浪戲欲移帆影鷺沙邊
吞海樓前翠霧消石欄東畔聽吹簫潮來殿角諸天動
月上林皋萬象昭異日繁華還此地百年朋輩幾同邀
狂來擬共遊仙侶東望扶桑駕雪濤
滄波浩蕩兩空濛飛步庭柱之危峯遙分萬里鯨鯢穴
俯瞰千尺蛟鼉宮把酒潛聽老龍語倚檻深憶居屠龍雄
乘槎破浪一取醉壯哉宗慤希長風
靈巖橫直大江滙亂後重臨感慨多東去塵氛迷海嶠
向來烽火隔關河傷心草樹愁疑在得意蛙蟆喜若何
聞道和戎方罷戰且須釃酒一高歌
唐荊川攜觴邀余遊天甯寺次韻四首　薛應旂 中詳 諸

塵外樓臺次第登不勞清供費山僧霜前朱柿逢秋滴
水上青萍向午蒸客倦欲依林石臥心閑猶厭野雲騰
治安豈是長沙傳議論于今愧亦曾

十年朝市逐人登今日相看白塔僧石鼎香消紅火活
竹爐茶沸翠雲蒸雨花滿座蒲團靜過羽飛空錫杖騰
可笑黃粱炊未熟不知塵夢醒來曾

世路年來覺懶登叩關終日訪高僧晡時宿霧將收斂
冬月恆暘尚鬱蒸因謝紛華能妙悟不緣降伏制奔騰
利名海闊多沉溺末路回頭又幾曾

香臺拉伴喜同登自信吾儕有髮僧蘿薜任穿安用補
蕪菁坐啖不須蒸忙中常覺心苗靜夢裏原無意馬騰
盡說機關應解脫直從參透有誰曾

乞書記前

嗚呼鼎元自丁卯以後十年之間其蹤跡蓋不離乎吳越之間周五百里之內余之纂荊川公年譜也實惟浙江省立圖書館緊賴然館中所不足者欲外求之而未能也嗚呼貧賤之困人不其痛哉于是形諸夢寐見諸羹牆而呼籲於四方之知識與同道之人或託代購借或託代鈔十年之間曩所求而不獲者稍稍償其願焉蓋宜興路嗚奇首為覓贈王孚齋集（第一次為我失去重為覓贈）潮州翁子光贈我重刊稽愆集北平徐石雪為代購熊南沙集杭州徐曙岑介我而得讀萬曆本荊川集同邑張季易介我得讀胡莊肅集（上海富晉書社收買本）且因同門奚昇初之力而得讀李中麓閒居集（上海受古書店收買本）因同事千照古之介獲讀世經堂集（爾時世經堂集藏西湖博物館黃羣王挹梁為館長從容

假歸摘鈔現此書已移歸浙江省立圖書館可以公開閱覽矣天津趙幼梅文爲假寄江午坡集弟子巢章甫爲摘抄叢蘭館集南京龍蟠里國學圖書館柳館長翼謀爲檢摘張陸兩文定及姜鳳阿馮文敏等集弟子錢犀山爲摘鈔鄒東廓王敬所諸集亦國學圖書館藏本既而遇平湖葛稚威于陳讓旃席假我蘭暉堂集而海鹽張菊生丈特借寄其所藏鄭端簡公集同事吳季明假我聶雙江集長興王季歡假我見聞雜記及野獲編永康程師湘宜與萬深祥假我先德兩文恭公遺集無錫顧欽伯贈其先德清溪莊遺集並爲摘鈔華鴻山巖居詩稿嘉善倪微庸在甯波天一閣摘鈔登科錄同邑顧嶠若假我晉陵先賢傳董劍菴爲摘鈔毛古菴集徐養齋山堂萃稿而葉常玆于役昆明歸乃購贈我李中溪集嗟乎鼎元行不出五百里之外而獲

聚萬里以外之書海內不可獲見之本而擷摘其文字詎不以以上諸者先生與諸友人之力哉其可忘也耶其可忘也耶先是鼎元嘗欲之北平圖書館閱書一月日不我與然北平圖書館藏本若鄭端簡公集李中麓集程萬兩文恭公集蘭暉堂集胡莊肅集徐養齋集錢巡數年中亦既得之尙所欲查者爲周約菴之撫上郡稿蔡白石之自知堂集華補菴之勾吳集劉汝素之嵩陽集王士騏之禦倭錄等約十餘種去歲冬曾乞北平汪伯烈代往查之報書云書不在館然此數種者亦惟可供參考潤飾之用而於此譜最有關係者則爲江南經略世經堂集李中麓集鄭端簡公集萬文恭集姜鳳阿集王孚齋集江南經略世經堂集近在西湖圖書館餘則求之館之外者也今皆得之可無憾也而李中溪

集來自炎徼亦可喜也且夫一人之智有限兩目之用不周吾因陳蠹園之詔而知求萬曆本荊川集得陳渡阡表知覓西山日記得丁長孺議荊川者數條一一檢出實證實據辭而闢之丁將自此抱恨九泉也因夏樸山之詔知覓仙居叢書得林介山與荊川一書與萬履菴上荊川書對勘之知荊川少壯之耿介子特與晚歲之含弘截然兩人其進德之猛變化氣質之速爲不可及也余之假書于西湖圖書館也史叔同常翊之得從容錄讀而王夛士高邑山先後假我明史邵譚秋假我明紀皆有功德于是譜者昔鄭開陽輯籌海圖編成歷述其倡首及中間佐助諸君子名鼎元何敢昧之嗟乎浙圖書館孕此譜者也其館外諸書則乞之乳者也

江陰王希玉鈔寄黃海南傳奔牛陳兆琴鈔寄姜鳳阿傳皆述荊川弟子考有功蘇州楊祖述亦曾摘鈔無雙

江集迨後始假得吳氏叢本閱之年譜稿凡六七易弱弟鎮元鈔寫不及屢請莊觀澄謝一忱劉志傑徐鏞英同寓杭州嘗爲助鈔焉

乞書記後

天下惟富與貴不可求舍是則無不可求鼎元爲荊川子孫一日發憤欲爲荊川年譜稽之家譜惟明史列傳一篇顧涇陽李溫陵撰傳各一篇趙平涼撰墓誌銘一篇查誌傳及世系中均不載荊川生月日以子孫而爲先世撰年譜而不知其生月日以家譜而不能考知先世生月日豈非皆可怪事耶嘗謂撰年譜必資於行狀荊川行狀非惟家譜不載且不知其爲撰者何人也一日冥坐若憶爲洪芳洲撰者然徧搜家譜又無徵甲戌歲冬至在海上獲讀李中麓集有撰荊川傳兩篇讀其前傳而得荊川生月日讀其後傳知荊川行狀果爲芳

洲作也愕然久之于是求芳洲集益亟託之吾友閩侯陳子南陔又轉託之陳先生石遺石遺方修福建通志求之不獲吾又函同安縣圖書館爲徵詢地方人士亦不獲凡友人有四方之行者無不託之迄不獲報已絕望是書矣然吾十年來偏閱荆川同志諸公集又得嶷菴公所爲陳渡阡表荆川事略大備譜之數十萬言卽不得行狀亦無傷惟心終不釋迺懇周子邦式聲中央日報徵之亦以盡人事耳逾月寓京閩人林君承志以芳洲集報謂仍得之同安芳洲之裔竟獲讀荆川行狀知中麓所撰荆川後傳大都將行狀轉寫一過略有改動耳而陳眉公見聞錄所記荆川惡衣惡食數條亦多本之行狀此皆已輯入年譜中卽吾前所揣雖不得行狀亦無傷也然行狀中記却楊邃菴相國索殿試對策

較諸陳渡阡表爲尤詳又有記三沙賊遁之前荆川與其必遁欲設伏誘至伏中殲之伏兵怯見賊遁賊亦遁此事至有關係又於集中獲讀安子介墓表子介爲荆川刻集即世所著稱嘉靖刻本不知其亦爲荆川弟子余方輯荆川弟子考欣獲補入則余於是書豈爲虛求哉曩余之求萬履菴集姜鳳阿集李中麓集鄭端簡集皆求之三四五年夕形諸夢寐殆將絕望而後得之而洪芳洲集著錄者僅有黄氏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並存目而無之余謂是書已佚於乾隆前矣迺今竟得之而未獲是書未讀中麓集之前即知荆川行狀爲芳洲撰者豈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非耶以是知天壤間惟富貴不可求若先哲遺著先哲精神之所寄靈爽之所憑苟竭誠以求之蓋無不可得余於以前所獲讀

諸書借之者與指示之者悉錄其姓氏入前乞書記中復爲此記所以謝周子與林君也將兩記附刊年譜後永以誌感焉而數數爲任傳遞之勞者余從毋之姪孫林清華也芳洲從荊川與王遵巖遊悉獲其作文之法其爲瓶臺譚侯平寇碑敍事處卽學荊川廣右戰功錄不啻肖之矣吾師錢先生名山每深恨痛疾於張居正謂居正之惡埒於曹操而其諂事馮保則曹操之所不爲此集附錄中記居正嫉閩撫慘殺芳洲事甚詳讀之令人裂眥腐心益信吾師之言爲非過芳洲倘有賢裔能翻刻是書一宣其先人之功烈文章與受權相貪吏之慘毒俾天下共覩亦一快也不佞日夜望之矣丙子

孟秋鼎元再記

讀甌東錄

嗚呼吾讀甌東錄則不獲見毋見毋則不獲讀甌東錄也先是吾毋病風三年時作時瘉是歲霜降之前疾復大作業逾霜降矣謂有瘉理而不肖之遲遲歸省者適浙圖書館有文獻展覽會之舉而不肖自纂荆川公年譜以來惟於舊書籍瘄痳是求是日入會盤旋久之見甌東錄甌東錄者荆川公會試同年項子喬之所作也荆川集有與項甌東郡守書又與周約菴中丞論項守書不肖之知有甌東也以此見書乃大喜孰知吾見甌東錄之時即吾毋在里屬纊之日哉蓋出會即奉吾毋逝世之電匍匐奔喪歸在苫次函啓圖書館長陳君叔良乞暫留是書暨葬毋來杭夏君樸山乃抱是書詣寓俾獲讀焉書十册有書啟疏判牘說釋傳記誌銘行狀祭文詩詞頌爲浙江省永嘉區徵輯鄉先哲遺著委員

會鈔本有缺字缺行其先已刊未刊不可知項公爲盧州守廉其同僚不便也飛書謗之將得罪中丞周約菴（名金）公已獎雪之謂項曰我欲舉爾第一而爾遇此等同僚奈何項曰若爲此遂棄某不舉君子何恃而爲善小人何憚而不爲惡耶於張羅山相公孚敬之初召也進開誠布公人自不忍操戈之說再召也進敬以下賢舜猶戒傲虐之說三召進包荒用賢始終無間之說凡此皆切中羅山之病其爲參議廣東也與黃泰泉少詹論鄉士大夫與本省二司相見引古禮以相責而不肯稍自貶蓋誾誾然有古君子之風焉項公嘗云予同年卓犖向上者視他科爲盛若羅達夫之純和唐應德之剛健楊伯修之視死如歸黃士尙之處困篤學者皆大賢以上人也又與張吉山方伯云仕優而學尙又得

三學道如唐荊川王汝中者相啓發則所就益不可
量矣荊川尚矣汝中亦儘有益人處不可以人言而不
之與也又云喬以王聯誣奏聖明目爲逆犯應警菴從
邊上遣官致厚餽於予假息以聖明必平反之意而南
部郎中洪芳洲朝選同年唐荊川亦各有書餽嗚乎孰
謂今人中無古人哉又與戚南山書云平生得歐陽南
野教益居多而羅達夫王汝中程舜敷輩次之間有不
事講解亦能夾持則唐應德劉實夫章汝明郭君弼楊
實卿蔡亨之以下數人皆日夕不可少者又與王湛唐
侍御書云自陽明先生發明千古作聖之訣海內豪傑
之士翕然宗之某所知者若安福鄒東廓吉水羅達夫
武進唐應德永康程舜敷福山郭君弼遂寧楊實卿泰
州林東城全椒戚南山泰和歐陽南野朝陽薛中離永

豐聶雙江山陰王汝中茅治卿雖才質不同所造亦異要皆所謂豪傑之士也又與傅印臺書云不求同於俗而求同於理奉道義以周旋昔與郭君弼唐應德諸同志嘗以此相期於終身又寄趙峻谷翰林書云日讀抗時一疏令人毛骨聳然嗣又知與唐荊川同肝膈荊川曠世豪傑也邇來充養日粹矣蓋項公之於荊川公其書中不啻三致意焉而鼎元之獲見是書也可傷而是書將來之傳與不傳也未可知故備錄之使後世見項與荊川之交情焉且項與羅念菴論學頗有可採語而世無知項爲講學人者黃梨洲作明儒學案亦無道及則黃氏恐尚未見此書也余母氏陳卒以萬曆丙子歲九月十八日鼎元少時家貧艱難致之學并記之

南京圖書館閱書記略

吾師名山嘗謂鼎元子撰荊川年譜而未閱明實錄終爲一憾事往予嘗欲至北平圖書館閱書未果既而知其古本書多已移至滬上不公開閱覽丙子季秋鼎元以奔母喪回里既葬母乃以其暇急走金陵之龍蟠里國學圖書館索明實錄閱之實錄于荊川事晦昧不章所爲荊川一傳近于謗書然獲讀王樗菴田叔禾林東城諸集皆荊川公之金石友也頗得補充資料又于姜鳳阿集鈔得與王荊石書論荊川出處苦心以闢實錄傳文之誣此書至有關係鳳阿集中上荊川師書凡十餘通已託館中人代鈔得之獨未及此書以此知事貴躬親卽得此一書鼎元爲不虛此行矣又于明鄉會試錄鈔得荊川大父黄門公會試文二篇如獲至寶閱書凡五日此外得者尚多此行宿錢煒卿處晤程滄波周

恕齋陸孔章顧嶠若錢易卿謝稚柳孔章嶠若易卿且
助余鈔書恕齋工詩心交久至是始面洽素齋餉予又
謁晤石部長蘅青蔡司長子平林祕書鐵錚是數公皆
有意于鼎元者蔡公前年牧武進爲修復荊川公陳渡
草堂讀書處厥功尤不可忘林公與朱疆村輩治詞學
有聲自余閱書歸爲文數千言揭之報端茲刺取數百
字附譜後嗟乎甲戌歲冬至歸値母病未能奉侍湯藥
聞滬上有胡莊肅集卽趨而之滬茲親柩始入土又衰
痲驟出雖以閱書之故亦罪之大者烽火四照落筆惘
然禹曆丁丑歲仲夏之晦離盧溝橋事發生後二十有
八日

尚智荊熒公攸掌疏聞

辛亥請調四川冀北道僉事董邦政于密雲

公以邦政前得蘇松禦倭多功且善鳥銃屢

試奇中又人豪慨任事疏乞赴訓練防守從之

壬子請授遊擊督府署事胡鎮職管標下遊兵

督府奏議報

皆晉中疏鄢令王緯所梓大司寇劉公訒序之

癸丑議昌平提督節制

初設提督命總入衛兵三枝內護陵京

𤋮倂所至副參遊守悉聽節制後御史
總督王公盡以前兵分署各區而屬提督者
僅標下家丁五百致承聳副參不復以大將
視雲冑請復初疏下部行總督議公言提督
原統入衛客兵冑求總各主兵部議不可良
是第家丁僅五百耳請屬以延安營令護陵
京援薊保如勑至榆大兵分布定矣毋容議
江恭襄覆如公言從之
己未請裁遊兵爲額

總督王公議撥河南民兵銀于密雲昌平遵
五處各募士着三千人各先給一千騎爲遊
兵入秋允以寄養馬防畢逕公歷昌平閱遊
擊方振所募皆烏合即守墻不堪公嘆曰柰
何付此有用馬于無用人耶營各千騎足矣
秋給馬虛糜芻料請已便又薊鎮主守宜多
步而少騎宣大入衛兵三營各五百騎足追
逐矣餘千五百改步便乞勑兵備王之誥楊
巍嚴簡驍健共九千入衛付總兵實

練聽援餘馬暫付他營收養還日歸從

壬戌請補馬額

時主客兵馬倒損獨多保定總兵標下三營少四千一百八十昌平提督標下少九十一延綏營少七百三十八十區畫守在步策應需馬公酌衝緩給多寡古北四百墻馬太各三百燕石塘石各二百居黃鎮各一百共二千二百騎請就附近寄養內允發從之

癸亥請嚴保鎮

虜突入大同鎮川堡轉掠宣府東西二城公
恐秋窺紫馬諸關且雨久邊墻多圯因請勑
照甲寅檄紫荆兵備仍駐易州陘大名兵備
仍駐曲陽順德會各將防秋撫臣翁時擢自
南京尚未履鎮乞令兵備張邦彦何海晏陳
大賓馳閱關隘總兵孫勇協同經畧從之
一甲子請抵闢田費
公督宣大軍民墾閑田導水灌溉共得百餘
頃慮其作成廢也請加濬仍拨旱田

上花園諸境迫虜建墩臺三十座費客[illegible]
百金乞下戶部補給從之
乙丑請軍需
軍前製器市藥給餉賞功日不貲公請帑金
二萬兩詔戶部議覆公覆如公言
帝日是准給發
丁卯請以遼東宣府總兵官援薊
公言薊遼唇齒相依每秋警報互異秋初宜
令楊照帥師駐前屯灤東有警徑入山海關

應援又昌平京陵最重宜令李賢帥師駐懷
隆薊西有警馳入居庸關會勦從之
戊辰請催山東民兵
巡撫丁公以忠因倭警乞留防海免戍薊江
恭襄議令臨期徵發公言山東距薊千里而
遥往返月計待警調緩罔濟矣况今秋非前
比乞仍七月中赴薊從之
巳巳請勑繼理宣大
公思前經略之不終也言邊計本乎長

切增設便宜悉蒙俞議量得事力兼區畫
未完見勘未報者尚有十事今雖東西恐遲
悮特删奏節要乞責松完報一墾荒田脩水
利二築南山邊墩大墻三脩大同各臺堡四
增宣府各城堡五添民堡火墩六給懐隆脩
工鹽菜銀七罷原河南脫班餉銀八置順聖
東西驛站九撥伏須虜將至及虜必由境虜
回即擊十罷山西額外供億詔戶兵二部議
左侍郎蔡公克廉江恭襄覆如公言命依行

七月庚午請修薊昌邊墻

大雨十旬淨水懷襄東起石門寨西訖鎮邊城凡水口墩臺靡不衝毁公督各兵備按屆脩補而霪霖未霽且以鹿角柞木權堵霽日督令客兵助主兵兼繕防畢請加賞從之

辛未議餉

是春虜大舉深入戍守久借秋防客餉銀十四萬兩且歲防止三秋近必踰十月其石門燕河諸區主兵月餉進薊支粟致委

如商勸買而秘防備馬者追責償多[illegible]
餧牧部司見謂那借不允公請如數發帑
補石燕各匱全給折色馬料借卯又以窖
歲粟十九萬八千石乞速運發俱從之

癸酉請旌勇烈

虜入分掠遵化諸將擁兵自衛駕口衆寡不
敵未見挺身衝擊挫其鋭者北寨生員徐來
儀見妻盧氏被掠欲汚盧氏痛詈不從來儀
憤彎弓射傷虜額群虜怒支解來儀剥其腹

盧氏觸柳求死虜執之繫髮馬尾策而馳數
里髮盡落盧氏以投大寨河虜復拉登岸亦支
解又吏趙應相居東新庄虜八騎乘屋入應
相一矢斃一虜餘奔糾衆環攻應相憑高臨
墻誘進歷斃虜六十餘弟冲霆矢斃二虜義
男德鎗斃六虜尋以力竭死應相潛令家指
二百餘越墻逸悉被掠應相復手刃二十餘
虜天暮踰西墻會三虜附墻覺復格殺二虜
其一從旁射中左目無糾衆支解之

相營壯夫李榜李朝舉闔堡門拒守下
奪門卒敵榜持斧朝舉持鎗伺虜入鎗斧交
擊立殺四十餘堡尋陷被虜一掠麻家庄壯
夫麻鑑亦一矢斃一虜餘奔糾衆焚庄執鑑
妻子鑑操鉄簡入營奮擊虜不備格殺二十
餘身集二百餘矢猶逸圍死河濱一賓汝楫
年巳七十矣憤虜刼其婦孫持鐮刀立劈二
虜被支解公檄有司覈狀請旌卹詔禮部議
大宗伯吳文端公履行順天巡撫覈其績一一坊

表徐來儀扁氏爲義夫節婦之門江恭襄議
贈廕而應相等子孫皆死虜獨鑑有子世臣
帝曰是這奮勇殺賊的死事可憫應相贈指揮朝
舉冲霆德梅鑑汝揖贈千戶總立一坊以示褒勸
世臣授百戶

庚辰請賑疏

遵玉豐薊諸境皆中虜積殣盈野餓莩塞塗
環百里墟無烟公請循庚戌例發粟發帑簡
命司屬官出給量害重輕爲多寡死者

兩或米一石四斗傷者半闔門死者者許之
癸又乞循庚戌例遵化縣衞免三年玉田縣
衞免二年豐潤薊縣州衞免一年詔戶部議
尚書賈公覆如公言
帝命發太倉銀二萬兩通倉米一萬石差主事李
寅實行賑公以是在得人委永平知府紀公巡總
其事分遣知州昌平原森薊州胡方來知縣
遷安羅鳳翔盧龍李紹先豐潤馮珍遵化王
三重三河魏體謙大城余尚貢房山鄧宇樂

亭侯庶按藉家給毋毋積重飛漏賑竣薦優擢

辛巳疏災

三輔自四月後復雨集不止山水橫溢禾稼

盡渰民幾魚一切賦役公力請蠲賑停徵并

免脩城顧夫撥車運木從之

壬午請火器

禦虜惟火攻遠而猛薊鎮佛郎機子母砲三

眼鎗本多近加鳥銃更捷且逼秋防需火藥

火線鉛子甚迫公請各發數萬詔工部

癸未請復守備

遵化永平諸衛所賦役前俱守備督辦自王公議改遊擊各募遊兵三千人畫地駐援衛所客視公請復江恭襄覆如公言從之

甲申議補遼將

海州備禦韓懋功陣亡寧前參將李尚文復苦目公請以廣寧遊擊畢忠勇公春代從之

丙戌請命憲臣監督區將

秋防迫十區邊長地廣客薊昌三道往來難

周公請暫移內地兵備分區畫守天津副使雷夢麟駐石塘密雲副使李尚智駐古北冀北僉事董邦政駐墻嶺薊州僉事伊介夫駐太平兼馬蘭薊州副使溫景葵駐燕河兼石門昌平副使栗永祿駐昌平兼鎮邊黃花監督主客將領分守防畢較定功罪蓋今日兵備即他日督撫儲也

帝曰所議各兵備防守事宜都准行

乙未請以原任總兵官成勳遵化遊擊卒

意驕放貢夷

循甲寅總督時例也

八月庚子分布主客區將

公以監督憲臣得請檄各路叅將畫區分守

魯聽帥師二萬人軍古北援以遊擊常齡三

千騎李尚智監李意帥師六千人軍石塘援

以提督雲冑五百騎遊擊任勇三千騎雷夔

麟監黃龍帥師八千人軍墻嶺援以遊擊葉

蘭三千騎董邦政監黃演帥師二萬人軍馬

蘭援以遊擊萬國三千騎遊軍千五百騎李
珍帥師一萬人軍太平援以遊擊劉佩三千
騎皆伊介夫監時鑾帥師一萬人軍燕河佟
登帥師五千人軍石門援以遼東總兵楊照
六千騎皆溫景葵監薊鎮總兵李廣帥師三
千騎軍三屯遏東西警會巡撫張玭帥標兵
策應副總兵祝福帥師二萬人軍昌平援以
遊擊方振吳銓守備劉乾一萬二千栗永祿
監公自帥標兵六千騎相機調發疏聞

皇上注意郊圻毋煩東顧凡憲臣監督大將
俱荷允請臂指勢成腹心地固即目秋深相
機設備在守兵則荷戈乘障晝夜不離在援
兵則擐甲趨利偵探不爽各奮忠勇共圖保
障儻一區遇警各區無事守此援彼隨宜難
執調度惟臣敢他議部部知壽以太平馬
蘭衙極且遼伊僉事一人調適德州副使徐
文通統民兵至撒臺馬蘭而太平止屬伊
甲辰議錄哨探駐援功

古北尖哨楊景州俱虜報實得名預備者四
公請循寧夏靖王伊艮例授興州後屯衛試
百戶延綏遊兵營孫總小旗王官兒牛巨川
等五十四人頒年遠戍屢立戰功公請循寧
夏廣九案例給冠帶不加俸詔部議江恭襄
覆如公言從之
壬子請賑遼
遼左濱海窮夷人皆力本鮮逐末斗粟恒二三
分故折色不及各塞三之一即灰或

僅數月未有全鎮旱潦三年不登如是人[illegible]
秋半矣斗粟倍至七錢市絕爨野盈骸母棄
生兒父食死子公悉其狀偕巡撫侯公汝諒
以聞請循大同右衛例簡命重臣廣發錢谷
行賑乞令通天津海運開山東海禁召民販
粟詔戶部議左侍郎劉端簡公釆覆如公言
帝曰地方災荒已甚都察院便選差御史領銀八
萬兩速去糴米急救設法搬運不許怠慢[illegible]且銀
二十萬兩着該部給發濟用于是少保左都御史周

簡肅公延以王本固貢季瑞請
帝命本固速去已公又以遼軍客餉日支銀例一
分七厘增至五分七厘主餉月折銀二錢五
分增至四錢五分乞另加發從之又言遼饑
極矣三輔災同順永郡邑無地不嗷嗷啼饑
縱給銀召糴無米且無商請發見運通倉漕
糧五六萬石抵天津者水飛至薊陸輓以達
山海及廣寧遼陽濟目前急而留賑銀三萬
兩市米還通倉詔戶部議劉瑞簡覆中

詔發六萬

甲寅議建州夷

毛憐諸衛夷酋叫塲草塲屡效逆因公總督

時趙堵郎哈阿速不花寇遼被殺近擺因不

花寇遼又被殺乃遣所部王朝子小麻子叩

關貢馬公檄總兵楊忠壯公照驗受之以聞

詔撫賞如故

九月巳巳勤期耀武

公分布成列因檄諸憲臣曰時方秋深正虜

騎馳騁之日主客兵馬既分十區各兵備督境内諸將期八之日卯刻帥所部赴信地戍守者乘障奮呼馳援者擐甲前進諸高山峻嶺置佛郎機大砲不時放仍宣布軍令使晝夜戒嚴如接戰餘日偃息養鋭次中旬六日再次下旬六日又次冬初旬六日如是者三自居庸距山海長亘二千餘里旌旆蔽天金鼓駭石聲震萬谷近塞夷惕息咸驟馬奔去諜報俺荅辛愛諸酋[illegible]皆相戒以我帥

建堡爲堅乃引部西寇宣東寇邊

丁酉長城成

長城一百六十餘里成總督張公以聞詔部議江恭襄請下巡按覈奏因言公體國籌邊經始忘勞告完頌績功當晉論但品級已崇似難議陞然功在邊陲宜加錄䕃

帝諭分宜曰脩邊昨傳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同這妄費全在各邊誰肯一言及

十月戊戌朔援宣府

虜酋辛愛擁五萬餘騎謀犯薊不果二十

日忽從洗馬林洪塘口入掠蔚廣昌宣大張

公告急巡恭襄請命公發援

帝曰是時淶發兵策應松用心截剿不許怠悞公

初開淶[illegible]選提督雲宵將延綏任勇三千騎

立功游擊將保定一千騎援紫荊馬水防內

突胡領將標兵三千騎出居庸援剿其十區

主客兵列守勿輕動疏聞

丁未疏薦防秋憲臣

公言令秋各兵備畫地監督畫冊應[illegible]
跋涉險阻夜則運籌執簡料理兵食守邊將
吏奔走恐後環住屬夷讋服爭先士氣改觀
軍容丕震論保障較頻年爲最乞勑吏部將
景葵夔麟尚智文通永祿邦政循資擢用復
僉事介夫副使職從之

庚申舉刺防秋將領

舉劾總兵祝福袁正參將魯聰黃龍黃演時
鑾佟登李意遊擊申惟岳方振都司福時曾

勳剌祭將李珍後以驗放貢夷畢舉總兵

勳

壬戌兵科給事中王文炳請回部

秋仲戊午

帝諭分宜曰仰賴天祐北塵少靖傳以冬還本兵

此任可孰代者許論可仍用否分宜對曰

聖心于邊務重計惓惓在念傳幹理既久處置得

宜今還本兵實難其代許論各邊事體熟練

尚可備用又衆論云明宗憲進秩傳

亟可事秋防畢文炳請召回
帝曰傳回部有成命朕欲仍用許論爾六科共議
來說文炳會言代傳者須得老成經略之才乃可
紓東顧憂如論才力尚堪任
帝曰是論復原職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
軍務速赴代傳
乙丑請留陝西入衛兵
諜報辛愛把都兒糾套虜駐獨石塞窺薊時
客兵將盡撤公恐虜乘隙突犯留延綏遊擊

常齡兵更防一年固原寧夏遊擊葉萬國兵
暫留防春餘盡撤從之
十一月戊辰疏謝
帝曰卿久勞邊寄防秋事畢回部管事以副眷任
覽奏謝知道了
甲午疏舉刺復命
舉副使張邦彥陳大賓知府任民望宋岳同
知謝蒲段錦運同辛烜然推官許自新蘇鵬
宗唐汝迪知州楊縱知縣戎守節崔

熒田一 井錢思周王希堯江東王守身
縣李廷芳張鑾張臣弼馬世祿境內尚書王
崇慶請存問大理卿史褒善總督高擢巡撫
王鎬請召用
十二月丙午入朝
庚戌辭兼憲職
壬子履部任
乙卯諭祭侍郎公
左叅議張謐奉

欽遣祭于爾所其文曰爾學識宏深早登科第功
昭宰邑簡陞內臺風裁克持茂隆時譽尋改廷尉
載擢憲僉嫉惡太嚴因謗謫政優游岩壑著述弘
多有子奮庸宣勞中外拜官司馬鎮靖邊陲望重
朝紳足彰義訓推原所自乃錫褒封宜衍晚休胡
遽長逝頃披奏疏爰軫孝思渙示䘏恩特頒諭祭
爾靈不昧渥命祗承

丙辰請改寧前叅將黑春分守太平

戊午加少保

故事廷臣出董師歸必有金幣牛羊以
還朝徐文貞從容語分宜曰右衛督臣失律
詔獄命楊司馬往薊鎮督臣失律詔獄命楊
司馬往宣力六鎮不當有稍鏹賚耶分宜張
目不荅二十九日丁巳
帝召分宜論玄脩忽曰愽在邊赤心幹理茲召還
可一加否分宜不敢拂
帝意對曰愽蒙簡用赤心幹理邊境以寧實得人
之效也蒙諭加恩此激勸至意

帝復諭曰應加何恩分宜對曰加官明日召吳太
宰至迎和門傳奉
帝命楊博昨總督邊務赤心幹理而平勞績可嘉
特加少保以示朕眷奬餘官若舊
己未覆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立疏
翁公言浙直副總兵劉顯驍雄敢戰善拊士
卒蘇松叅政熊桴調兵食困守危城動中機
宜請各久任部部議公覆如翁言報可

宣大總督張公條五事一馬步相兼多二[illegible]
環甲不便馳逐請五人用一馬便馱載一兵
車先臣余子俊用之屢立奇功請造演一薊
宣京師屏翰調宣兵防薊非策一小堡歸併
大堡一虜犯天照堡壯夫麗鏵捐貲抗虜保
全乞給冠帶詔部議公覆如張言惟薊以宣
爲左掖遼爲右掖故各立遊兵入衛遇警策
應均係畿輔難分彼此從之
辛酉請設金山衛遊擊將軍

從巡撫劉公請也

壬戌疏辭不允

公言雲谷薊遼烽烟乍息皆

皇上神武震疊所致臣空抱赤心全乏幹理何勞

何績可堪此秩

帝曰加秩已有成命卿宜承之公疏謝拜命○公

拜命後就直謝分宜笑曰公簡在

帝心皆聖恩也老夫敢貪天爲己力既見徐文貞

迎謂曰當時止爲公爭耆舊而彼猶之

命乃天授非人力也
帝能知人辛苦繼自今公益得大發舒
啟攅再諭祭田淑人
左叅議張謚奉
欽遣祭于堂其文曰爾安貞成性淑愼持身內則
夙閑儒臣作配閫儀丕著婦道恪脩相夫顯庸樹
勳振譽慶澤所積賢子薦生置位省臺薦登宮保
名傳夷夏朕所倚毗縁子榮親屢錫封典昔聞哀
訃已賚卹恩玆閱疏陳再賜以祭九原如在歆服

癸亥開田淑人壙合葬侍郎公

皆冢孫俊民代公董其事

甲子命提督三殿工

公循助工例進銀三百兩初總督工部尚書

雷公禮欲多撥軍速成總協戎政鎮遠侯顧

榮僖公宴兵部右侍郎殷公學請募民夫寬

軍議論矛盾工部尚書歐陽公必進憂之雷

公曰虞披入自謝至是會議公曰營書

部職掌今取兵部馬價三十萬金

且用十三萬矣有十七萬金在用以募夫則

工濟而軍不乏此兩利術也諸公皆是嘗軍

始蘇明年春

帝督責在工者日造作不力時殿材以次飭獨金

柱八十有四脩各六十餘尺周稱是求諸楚

蜀粵皆無之雷公客語公曰金柱必彙廼成

然非工師杲莫任也亦莫敢言杲素莊事公

試片詞從臾造東南百萬命矣公曰諾會杲

太謁公　徽禮款之杲悚感公微以意示杲曰
明公爲　宗社爲生靈杲敢不矢赤報因奏曰
金柱必　論備用合度至此未有也請以脩如
度而周　不足者有外附入辦木環而貫以金周
如度而　倘不足者頂壓兩益則八十有四可
立辦也
帝曰彙非爾主爾會對所係不小此部官逼使爾
奏爾只湊價一毫不固罪不在爾亦不許遲延推
調工部知道兩司空太俱就某公衙門

竹屬徐工師又数曰

帝命閣臣分宜文貞文安來視工公謂杲曰彙柱出高見乎杲對曰非也永樂中初建時已彙矣不然世安得此大木殿工何時完耶

帝使中官竊聞語果出杲乃釋閣臣復奏曰此大木非萬年莫成卽止工以待終歲不得杲故欲遲巧彙之聽杲便報可後杲赴公謝曰金柱猶明公國家柱石臣也彙寧得已節民力爾永樂中實未始彙公曰孰從知杲曰木能

聚金不能藏如其橐也災時必多鑄金今無
之可卜其非橐也第不敢他聞已金柱成輓
入計募夫當數萬金雷公復告公曰營軍休
久矣借輓金柱可乎公以天下爲家者幸勿
分彼此公胥允明日召營中諸總諭曰朝廷
鼎建殿工天下臣民咸獻其力獨爾三營軍
未嘗尺寸効也工成矣惟金柱八十四未入
爾三營軍且免訓練數日各帥所部詣厰分
投輓入衆譁呼趨赴不踰月金柱盡乚

矣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公年五十二歲在京師

正月丙子議經略海防

鳳陽巡撫唐公順之由浙直視師右通政使

開府條八事一禦海洋二固海圻三圖海外

四酌軍額五鼓士氣六復市舶七別人才八

定廟謨內擧章任參將戚繼光見監參將黑

孟陽論狼山副總兵曹克新詔部議公覆如

唐言令克新聽調繼光酌用孟陽問畢另議

從之

丙戌論宣府失事罪

虜犯洗馬林諸堡副總兵馬芳督師拒却之

巡按御史王汝正以聞詔部議公具列芳與

叅將郭震守備張臣等縱賊入境罪

帝命芳以功贖震臣下巡按逮問

丁亥論開原失事罪

福餘衛夷長孛羅入開原市挾賞襲殺哨軍

遁出塞巡撫侯公以聞詔部議公劾

九思備禦姚鉞指揮佟賢趙繼先…
帝命奪九思鉞俸各一月賢繼先下巡按逮問
二月丁酉議設懷來永平兵備道
是總督許恭襄所請詔會吏部議公與吳太
宰覆如許言并將密永二道所轄州縣衛所
分理因調山西東副使張邦彥于懷來道溫
景葵于永平道
庚子請設狼山水兵把總一員曹沂民兵把總
二員并命原任叅將朱雲澧宣府遊擊郝茨四

海治守備岳邑趍淮陽征倭

從巡撫唐公議也

壬寅論擒海寇王直功

直故徽產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仗義有盜道日本國王源義晴亦愛信直其姓名常假他舶以是凡入掠者皆云直主之乙卯公任本兵御史金淛陶承學請購逆乃令獲直者爵伯賞萬金授坐營坐府衛管事如獲俺荅例總督胡襄懋與直同里遣蔣洲東[illegible]

入海招諭直以金帛厚賂諸夷酋

與葉宗滿泊舟岑港請款通貢市是時直母

汪氏及子覊武林先遣宗滿謁見襄懋躬親

待撫諭之令宗滿持其母與子書促直降約

日若降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遲

疑未决索質襄懋以指揮夏正往質直始入

謁自奮必能肅淸海波贖死命襄懋剖心與

誓直信之令覊空宇待命久之直黨見官軍

集直不返支解正襄懋初具狀疏請曲貸直

死戍海濵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
王本固力言其非而江南人洶洶言裹懋得
直賂数十萬爲貸死裹懋俱追疏改擬直宗
满謀叛斬王汝賢越邊出境戍律直妻子免
奴宗满妻子隨住又咨達分宜曰直東身降
許以不死待矣勿失信宗满汝賢歸順報効
俱應未減詔法司議分宜謂直宗满汝賢既
皆降不殺刑部尚書鄭端簡公執不可分宜
曰聖意也必殺直不信且不武端簡[illegible]

宥皐陶三殺即有旨法司必執奏分[illegible]
總督親許之矣端簡曰寧令總督失信毋使
朝廷失刑直勾倭掠東南破城数十殺文武
吏軍民百萬明犯謀反分宜曰原命兵部會
法司法司止從兵部議可也端簡曰豈有梟
斬重犯不經法司評議剏非會本兵謂直萬
死莫贖未聞其生直也坐直宗滿梟斬汝賢
絞妻妾子女解京給爲奴籍其產餘如律以
聞

帝命誅直貸宗滿汝賢死充戍先是以擒直聞
帝喜賜襄懋勑獎下巡按御史覈功次遷延不報
襄懋乃自列狀援公所擬購直封賞例請論
功詔部議公言直背華勾夷罪深重一旦用
間倖獲寘之法皆天威所致誰敢言勞但欽
依懸賞甚重若置不敘倭患未寧何以章勸
事干功賞應集廷議容令會同九卿科道斟
酌具奏
帝許之時分宜必欲封襄懋先以世錦衣

後以冑廕歆左右司馬且語公因肅
令懸自公胡總督獲直矣爵不伯恐無以昭
信勵壯公曰試稽廷議何如是日廷臣集吳
太宰曾曰胡總督有大功宜封拜且有令公
曰直誘至非擒斬也總督功當優錄諸公卿
嘿不言獨宗伯吳文端曰日本兵議是乃會疏
曰直本華產糾集夷賊焚掠作孽島中後遍
流毒境內朝廷不惜萬金封爵之賞令天下
討賊而宗憲獨以計擒功委非常賞宜從重

似應特加陞廕副總兵盧鏜坐營都指揮戴
沖霄紹興通判吳成器原任總兵俞大猷參
將戚繼光張四維陳光祖生員蔣洲原任參
政王詢胡堯臣副使陳元珂李景華僉事李
三畏生員陳可願均宜敘賚
帝曰這逆擒獲實荷玄佑你每議功全不奏請舉
謝豈人心歟宗憲矢心爲國殫竭忠謀勞績殊常
宜加顯擢以示激勸着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照舊總督仍廕一子錦衣衛

鍾諭成器各陞二級元珂可履等各賞銀
堯臣等各十兩大猷冲霄繼光四維光祖洲准贖
正捨身爲質死事可憫贈都指揮使廕一子正千
戶其餘陞賞有差○詔分宜調言以不謝玄激
帝怒然帝眷公深弗怒也明日入直分宜前持公
曰公于衆怒禍莫測胡總督有大功公故抑
之宗憲既刺骨矣老夫蒙恩極兩閣學希武
廕公故抑之二輔御刺骨矣公受
上寵如許左右司馬不當得一任子耶故抑之同

僚屬刺骨矣胡總督功滿東南公故抑之遍

東南人啣刺骨矣分宜盛氣塡胸示不平狀

公笑曰總督怒二輔怒同僚怒東南人怒傳

願隻身承之相公八十老人願平氣自愛毋

過爲人苦後數日閣中會食分宜曰楊司馬

恃

上寵驕矣寵果可恃徐文貞曰渠非敢恃

上寵恃公愛爾分宜默然既又曰胡總督聞公甚

嫉之有何罪文貞曰總督[illegible]

諳文字間甚放縱階初甚嫉之錄今

分宜曰何爲不敢文貞曰胡方獲

上寵惟言是聽階若嫉之是與

上爲敵矣法無赦分宜俛首蓋分宜時思中公故

文貞借胡喻公陰折奸雄心爾

乙巳議陝西總督兵部右侍郎魏謙吉獻虜捷

俺荅依吉囊移牧西海者逾年屡擾鄜兒溝

境近復趨莊凉脇屬番板撒兒諸族分兵侵

刼魏公招撫各番示以順逆利害使堅我用

徼寺肅總兵徐仁督副總兵吳徵叅將周欽
遊[illegible]震帥諸道軍出擊遇於西寧山丹岔
口各番以兵助斬首一百餘捷聞部議公
請先加恩勘明論功
帝命進譙吉仁汝霖各俸一級賞銀幣餘下巡按
勘奏汝霖盡吉肅巡撫
丙午議逃夷
回夷虎爾的等六十四人自丁巳來歸肅總
督王公夢弼請安撫[illegible]夷[illegible]議奏

奏成命矣竟不回且源源來[illegible]
魏公聽其寄居夷廠欲分發各堡令傭工自
食仍聽貢夷回日撫遣出關詔部議公言是
夷乍叛乍從當如總督處置有不願回者嚴
加戒諭毋自作孽從之
請命貴州都司谷暘爲南贛叅將駐會昌
叅將以遏平改守備已提督范公欽言權輕
不克控制諸巢請復叅將駐閩廣湖浙間詔
部議公覆如范言乃擢暘從其請也

丁未請命五軍營帶管吳瑛充副總兵提督狼
山復原任參將戚繼光職分守金嚴台
己未請勒限剿辦寇罪
倭八千餘流劫惠潮總督鄭公告急詔部議
公言閩廣俱濱南海倭侵廣皆閩人嚮導今
其勢正張在兩廣固當剋期勦逐在福建撫
臣亦難辭縱寇嫁禍罪乞令各按臣會勘以
聞從之
辛酉覆議誠意伯劉世延

南京戶部尚書馬公坤奏裁王府屬々
私頂妻餉月四斗及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五
錢復減其一詔戶部議時馬公北轉覆允矣
世延時掌右府事請復之草疏示魏國公徐
鵬舉徐見辭多訐不從世延陰署兵部尚書
張公鏊及鵬舉名以請張公疏辯歸咎鵬舉
鵬舉亦上章自理謂世延以私憾并心指揮
朱元忿張尚書不黜駡言職掌與臣何與而
故為署臣名也俱下南京六科十三道論劾

已詳平議奏仍詔部議公言世延宜廢鵬舉

鏊宜戒

帝勒世延閑住鵬舉鏊各協心供職不許妄生嫌
疑

癸亥議節邊費

馬公坤疏愼調遣重按伏汰冗食三事公言
兵食當一家計筭故聖門論政言足兵必先
足食言去食必先去兵其調遣初因本鎮兵
寡恐重虜壓境勢不能支爲大舉非

也自後毋輕調遣有不念國計者糸[?]
伏乃扼要先制奇策非貪懦者所能行宜禁
至老弱自當汰行各兵備親歷查革從之
甲子請贈遼陽遊擊賈冕爲都督僉事
錄其海州死事功也
三月己巳命閱京營將士賜羊酒
制三歲
帝幸演武塲大閱將士黜陟之有故則命司禮監
太監攝至是

[illegible]故事司禮中坐且前半席錦

特進公僉曰公非常社稷臣也他敢例既竣

賜羊一羫酒十瓶

庚午議陝西入衛軍

許恭襄言延綏固原官軍歲更三班入衛而

寧夏歇二班宜令更選三千如延固例踐更

詔部議公覆如許言從之

辛未議揚州兵變

三月間揚州守備盧相部卒三百人

均作𩌏斬關出格傷巡捕百戶蕭春曰
員奪守備汪恩福船將入海巡撫唐公揭
撫而自督兵駐瓜州遣相恩分道追勦及之
于黃天港斬𢀹惡林三餘黨置不治疏聞爲
相恩乞贖巡按御史陳志請重處詔部議公
言相前以三沙失事逮令二罪併發奈何輕
言恩失守戰船功不補過當並論
帝令錦衣逮恩等三月下相巡按逮問
壬寅掌南京中府僉書靖和伯方炳掌南京右府

事懷遠侯常文濟右府僉書

乙亥南京振武營變聞

是營乃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張公鏊以倭警創者初議簡營中銳卒不足集四方健兒充然皆游滑無籍子前馬公奏汰其妻餉而總儲右侍郎黃懋官性苛削凡各衞支冊至必嚴詰逃故多寡爲喜慍又停補役妻餉且每溢再旬不給尚書蔡公克廉代馬久疾杜門不視事會米直涌石且八錢爭求復〻

不理乃乘操日鼓譟五軍營僉起圍柸矣
懋官急踰垣墮諸軍競前撲殺之懸屍市墟
叢矢射之逼張公脇會劉世延馳入軍是
嘗爲之請復妻餉諸軍所素德也而兵部右
侍郎李襄敏公遂在告聞變亟拉騎入問狀
襄敏曰固知非得已也第宜貌至此奚卜其
終乎而第從惟吾馬首所向因偕張劉二公
集府部院寺科道詣內守備太監何綬所議
[illegible][illegible]襄敏宣言曰予親睹黃侍郎自越樓[illegible]死第

諸軍不當面麾之非法也必據此聞衆喜曰
吾生矣幸行險刃還者襄斂前曰吾力爲若
求生若我無欲生耶衆曰求賞劉曰賞易爾
襄斂曰賞令易妻餉月餉給自
太祖高皇帝者二百年不踰五何一旦奪且後宜
補給必希賞試問今日行何事乃人給餉金
一兩始解變聞詔部議公請分別叛卒肯從
按法處治并罪守備官駕御失宜且請假遂
便宜

帝曰營兵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
官勒減月糧緣由着南京戶科從實查奏綏鵬舉
庭竹甃俱有守備責任不能管戢都當究治且着
戴罪辦事與同李遂撫安軍民凡事許便宜處置
各營軍士平日受朝廷恩養輙敢不畏法度本都
當重處爲首的着坐營管軍官查出治罪其餘姑
念激變所致俱赦免南京兵部仍出榜曉諭已給
事中孫懋御史劉行素胡應文稽時齊各疏
諭令[illegible]外方攸躋王事安[illegible]月

之罪

帝下吏兵二部看了李[illegible]克蕭卧病廢事革職閑住巳公與吳太宰列諸文武罪

帝勅坤致仕削彼躋謙職爲民綴鵬舉庭竹鏊着自陳尋爲時齊疏叅請吏

帝命鏊致仕庭竹革任閑住鵬舉用心策勵供職綴降三級退了江東改南京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叅贊機務寫勅與他着上緊去

己卯議惠潮三事

時公與吏部會議提督兩廣鄭公絅户息
潮倭寇並起請設叅將駐揭陽防禦一嶺東
分守兵備領南韶惠潮不便仍以廣州南韶
隸嶺南道嶺東專管惠潮兼理海防改給勅
一倭入潮皆土寇相煽而黃岡鎮巡檢閩廣
界逼漳寇所從入請移潮州捕盗通判駐其
地詔如議行
癸未鎮守大同征西前將軍署都督同知劉漢
出塞捕虜

虜酋把都兒辛愛時擁六七萬騎駐喜峰關
外窺覦今當撤漢乘虛出擣羣其歸漢帥師
出鎮河套擣灰河巢斬首二十八獲駝馬一
百七十餘虜方攻一片石聞之畏狼狽西顧
(自庚戌後我兵積懦虜常留巢無敢
出詰者至是漢一倡各鎮乃敢乘間出虜始
萌戒心慕遠徙則公調度力也

乙酉議弭盗

時倭患浙直稍寧閩廣更熾蘇松淮

徒悍卒所在肆騷兵科都給事中王士[illegible]
三事詔部議公言安民莫如罷提編及無名
征重罰貪酷大小吏畜兵莫如練鄉兵隸伍
者責軍衛應募者責有司絶寇莫如嚴保甲
令沿海有司稽括民有與倭通者許同甲首
告實法且賞三十金其市遊竄名戎籍駕稱
報效藉口平時縻餉提日冒功者皆禍始也
宜厲禁
帝曰安民在守令近年各官恣意貪殘致百姓困

苦逭所[illegible][illegible]兵部都察院便行與各撫按嚴加考
察限一月內奏消繳依擬行
丙戌請命原任大同參將王鈺山西遊擊趙倫
京營遊擊劉莊赴蘇松征倭
從巡撫翁公坐名論者
丁亥論遼東失事罪
虜五萬餘騎攻陷廣寧中前所城千戶武守
爵百戶黃廷勳死之掠二百餘人巡撫侯公
以虜因劾參將張濟提調儲世福備御

恩詔部議公請并治汝諒及楊照

帝命承恩革任濟世福巡按逮問照汝諒姑念歲荒兵疲各降二級

已丑議處緬酋莽噠喇

莽噠喇者雲南緬甸宣慰使也其先紀歲爲孟養思眞孟養思倫所殺會思眞子思漢物故境土紛爭乃乘亂據思漢仲子思琢遣歸孟養等其兄思宋印因假道掠孟養迤西諸夷滿莽愈又使其黨卓吉侵奪孟密蠻[illegible]吉尋

爲則宣撫拉乃頭目別混所殺噠喇板[illegible]
兵攻[illegible]父子斃之仍遣隴川千崖南甸三
宣撫司[illegible]緣達戒備又懼孟養與車里老
撾木邦部[illegible]合發[illegible]遣歸鎮守雲南黔國公沐
恭候公[illegible]巡撫游公居敬以聞詔部議公
言下諸夷叛則征服則舍今噠喇心畏遠
遁不必窮追但當宣示恩威與之更始仍諭
各夷毋得交通結納自速覆滅從之

壬辰條上弭盜方略

帝諭朕聞各處强賊甚多何有司欺心坐視
經理兵部便行與各巡撫官嚴督有司無緝擒捕
務要靖除如仍怠視從實參究
公言弭盜貴正本邇來所在盜起大則刧庫
戕官小則傷人攫貨皆有司貪殘所致
皇上閔其無知首欲撫緝方議擒捕誠威惠並用
謹條六議一 南北洊罹兵荒惟正賦役尚不
能供一 切瀕河捍海朋馬脩邊諸額外無名
征並宜禁一 盜非得已宜榜諭脅從令歸業自

新資不[illegible]收伍一 許便宜發庫[illegible]
貸一[illegible]員役一 責成監司守令縱賊
者[illegible]一 申明捕獲賞格從之
四月[illegible]提督操江西寧侯宋天馹充南
京協同[illegible]南京左府事新寧伯譚功承兼
提督操江
辛丑[illegible]官大總督
帝于前一 日忽召吏兵二部至迎和門諭曰朕聞
自搏入胡奴守墻外伺犯松何不理此任

才宜也卿等速議報吳太宰會公疏曰督撫

松有才雖謹飭第非經略邊務才誠如

聖諭因舉大同保定巡撫李文進葛縉

帝初欲用李文進以詢分宜分宜謂遂不習虜恐

不堪總督大請從部推簡用

帝以文進任未久乃令松回籍別用

壬寅論南京議主[illegible]罪

時首惡心[illegible]李

襄敏松于張公參三公一八[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軍張鎣等乎今雖撫戢而肘腋固在也不誅
非法且無以安反側必請而圖萬一機泄柰
何仍補撫枉門審召坐營官華恩把總張勳
靳文等微服入卧內授計諭以禍福俾詢首
惡自贖得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
鄭計孫鮑惠褚號金嚴甫張玉馬紀繆鸞劉
華夏鐸李坤李文昇江甫祝杲朱受兒謝學
錢用江伏住蔣貴葛貴唐四兒二十六人腹
罰之令職方郎中楊一鶚入授計[illegible]

處爲宄黨復業即良民以渙衆心而
跡夜半分捕僅逸一唐四兒隨榜示曰罪止
此二十六人即有遺奸勿論丑而止寅而捕
獲者亦勿論盖嘗馳告内閣及公討擒首惡
當遠正法令反側子早安請即覆至是以山
等名聞詔部議公抗疏曰是兵本皆烏合原
非虎旅豐儲坐食沃土安居不能効忠感奮
外靖倭氛乃敢群譟脫巾戕辱卿貳即盡誅
夷法亦非過仰蒙

聖主憫其[illegible][illegible]止[illegible]首[illegible]開其自新盡赦脅從逆
令渠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縛所據逆犯山等罪惡深重
即行[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部會內外守備三法司文到日
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梟示其餘無名者悉槩宥免是
後不許諸人挾讐攀告
帝不允從命三法司會科道官詳議分宜容啟所
捕不盡其欲勿究以語尚書鄭端簡端簡曰
此祖宗晉跡地也各逆凌侮至此可輕宥乃
致比謀殺制命使臣律俱斬[illegible]之[illegible]

帝曰籤達本因堂高必無自達之理士卒下
臣法斬死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遲黃懋官心之
存欺謗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可盡知
果皆爲首者其再議聞乃改山等三名梟斬彪等
二十二人發邊
帝令山等監候決彪等如擬餘罔治然諸惡先盡
斃獄矣○初大同軍亂廟堂處置失宜遼東
變之一復姑息公忿紀律不振四方效尤首
請俱誅正法會革任運副使郭希顏疏請安

儲建府徵

帝震怒詔法司議擬端簡坐以妖言律秋後決

帝不允命錦衣衛斬傳示天下分宜密啟郭希顏

罪重擬輕是故出周山等罪輕擬重是故入

爲端簡罪致有是命

帝卒以此罷端簡後士卒叛主帥部民戕制使如

鄖陽如安慶如梧州如甘肅如寧夏如石門

如浙省紛紛爭效則公與端簡慮深遠矣

甲辰議處寄養馬

御史莫抑奏言陝西各太僕寺苑馬寺
馬多老不堪騎操請三年一變鬻即以其直
市壯馬發缺馬軍領養詔部議公請著為例
從之
丁未議土司
貴州巡按鍾沂條三事禁苛罰絕借兵定官
印詔部議公言貴州國初建流官矣又設宣
慰宣撫安撫諸司正以夷治夷不欲以漢法
混擾之也今行巡撫高明重禁貪殘有撫字得所

者奬勸非奉文調取毋輕借至兵隨印轉總

自朝廷豈容爭奪從之

戊申議經略中原

總督漕運都御史章公煥以河南妖盜相煽

作亂備述隱情兼策預圖四事詔部議公言

洛中乃周鄭陳宋故墟猶有黠悍餘風項賦

煩役重徵調頻仍致妖盜蜂起今惟輯寧爲

主所條屯重兵收梟儁察險隘時巡歷在撫

臣張永明加之意耳從之

庚戌覆宣大總督右副都御史張松防秋

張公以三鎮綿遠號令難周因議戰守分防詔部議公言閫外事權最重一切機宜雖在鎮巡分理實一禀制于軍門調度方略責難別諉所稱慎重南路以防紫荆哨備獨石以護薊鎮俱爲有見但虜情叵測呼吸間仍隨機以應其督撫移駐遊兵礦兵分駐各守信地一體支餉俱宜再飭若奇兵駐鎮在臨期相機徑自徵發從之

丁巳請命左府僉書恭順侯吳繼爵掌本府事
改宣府西路叅將郭震專督鎮城車營推大同
遊擊戴恩代震
從總督張公請也
庚申請命中府僉書懷遠侯常文濟掌南京前
府事南京錦衣衛掌印都指揮周乾南京前府
僉書
辛酉議陝西總督兵部右侍郎魏謙吉獻虜捷
奏虜都剌兒聚衆寇寧夏河東至末剌

將趨靈州魏公偕巡撫霍公冀按總兵

督諸軍禦之斬首六十二乃遯 捷聞詔部議

公請先賞

帝命賞謙吉冀銀幣餘會巡按勘奏

壬戌論大同脩守功

宣大增築長城墩堡自公經略時已未三月

望經始迨六月初成且十八矣公孜督薊遼

請責成張公繼理會虜犯不果乃八月杪續

繕不越月告成凡城百六十二 上內外堡二

道扼[illegible]敵臺一百三十[illegible]，附牆敵臺三百座，墩臺一百二十座，雲石鐵山堡二座，樓鋪廳房千一百二十餘間。張公疏稱先任侍

體國籌邊，首[illegible]勅議經營，指授胥中肯綮；巡撫李公[illegible]持顛扶危，措全鎮于磐石，廣

思集慮，達大計于永圖，署部[illegible]江恭襄議加錄廕，行巡按覈奏。至是御史[illegible]汝正勘稱經略有成勞，績懋著，如侍應加錄廕。部覆已興

詔部議。公不自叙，惟歸功撫鎮，[illegible]進[illegible]

查勘邊事給事中鄭茂巡按欒尚約王
先後經營籌畫功爲㝡及副總兵趙岢兵備
王彙征楊師震王之誥楊守愚郎中魏學曾
知府劉衍游叅將孫吳朱雲漢麻祿爲事官
孫麒充軍李世賢王鉦王良臣等時承勛已
華都督同知戴罪防秋
帝曰脩築邊墻墩堡各官效有勤勞文進加右副
都御史仍舊巡撫承勛復原職茂尚約汝正各賞
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岢彙征各加一級師震等

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麒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各役官贖罪有差

撥[illegible]凡本兵兼在塞在樞任內功例不自叙

其廉恩必由閣臣揭請分宜以宿憾置前覆

錄歷不揭請[illegible]金幣之賚莫及

癸亥請命南京錦衣衛僉書文質掌衛事

五月丙寅授榮祿大夫

庚午覆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翁大立疏

翁公以浙直副總兵劉顯權輕請更勑隸狹

守備衛所便徵發沿海沿江參將守

倭設者請兼捕盗守備中貪如安慶劉
如儀眞汪恩請罷齊魯楚衛西粤遊民禁毋
越境投募詔部議公覆如翁言報可
辛未請命錦衣衛署指揮同知徐繼勛南京錦
衣衛僉書
議選京營兵
巡視科道蘇景和張九功請選戰兵
帝命郎會總督選三大營得壯士六萬餘因請分
二十枝免工役操練聽征領以中軍千把總

餘發存留營又改[illegible]總協大臣隨征兵各五
百撫鎮[illegible]用兵三百俱免役照聽征例
給行糧[illegible]兵部覆可詔允行

甲戌議處東川

初土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乃
貴州宣慰使安萬銓姊也有營長阿得草擅
權謀奪其官先求烝安氏不得乃縱火焚府
治丞武定州爲土知府所殺得草子堂奔水
西賄結烏撒土知府安泰入東川因[illegible]

其印萬銓乃發兵攻堂寨破之堂妻厈
子奔霑益土知府安九鼎萬銓脅九鼎取聚
及子殺之堂以是怨九鼎治兵攻堂且侵羅
雄境于是位九鼎與羅雄土知府者濬各訟
堂罪詔下雲貴四川撫按會勘已未八月
堂就勘于尋淇江且具服罪領獻印盡歸所掠
人畜土田乞貸死是時位與弟僎俱死祿氏
絕當事訊所嗣堂復以子詭稱祿哲報據府
印不發又復與九鼎兵相尋益急九鼎馳訴

雲南巡撫游公奏請自為前鋒必先去處
游公具疏望恬惡法罔赦請遠討之部議
公曰兵役相攻中國之利奈何偏聽一面窮
武黷役憤哉請令會川廣撫臣計長轂實必
不可赦協同總督及各官從公奏勘速勘以聞
從之乃游公不候勘奏即徵發土漢兵五萬
人刻期勒賦歛百出遠邇震駭為巡按王大
任所糾詔吏部都察院參看具奏太宰總憲周
簡肅公延言居敬輕率當削籍

帝謂雲南非他省比逮詔獄

乙亥議總督體統

胡襄懋奏臣受命總督得節制三省一切調度兵食皆賴各巡撫協心同濟而近多優游養望未有實見講求者即有踪虞臣莫自解夫各邊巡撫見總督原有定規今俱抗衡無遜詘意至巡按都御史雖文移亦不復通臣徒擁虛銜請稍假事權得爲諸道主約其相見體文移依三邊總督例

[illegible]亦比照此升任尊可轉大司馬兼院右正
各撫操守官叅[illegible]節制其三邊督撫相見禮儀吏
兵二部查例以聞公會吳太宰覆言總督體統委
宜嚴重撫操官相見毋得純用賓主敵禮總
兵以下皆戎服庭謁至文移俱印呈詔可

論原任遊擊畢文功

初山西標兵叛文以他事繫獄叛卒欲奉爲
帥文不從被殺御史欒尚約以聞并述其戊
午春遇虜朔州土寨轉戰有親斬功又

公請加其子世職一級報可
丙子議備遼鎮前屯
遼左連歲洊饑更日困虜路殣相望近中前
所失事人心皇皇懼攻堡行旅困絕總督許
公請急備前屯詔部議公請行總兵照但遇
零竊相機鵰勦小敵不怯大敵自遁速脩堡
寨如大舉入犯惟協力固守先發馬價銀三
萬兩贍軍市馬勿爲例從之
丁丑請命肅州叅將許經充副總兵協守甘肅

己卯論湖廣平蠻功

辰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illegible]澤上中峒鍾沈亞當嘯聚[illegible]

塘山[illegible]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軍總督侍郎石公永檄[illegible]

州岩頭寨[illegible][illegible]寇討平之生擒頭[illegible]等百七十

人斬首[illegible]十一 旋聞詔部議公言永邦憲俱

首功其督餉副使李心學指揮陶成帥師守

備袁宗文周應楨土官劉世奇功宜并錄

帝命賞永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邦憲陞俸一級

仍賞二十兩一表裏心學成宗文等各十兩

總督分別行賞贖罪

辛巳請發遼陽副總兵王重祿指揮陳可王廷蘭充軍

治威寧營堡失事罪也

壬午議山西三關監督秋防憲臣

公初總督時畫三晉地爲七每秋各以兵備監督後巡按楊僉釜以往來勞費不貲請裁爲四巡撫孟公淮爭之謂三關延袤千里乃虜犯紫荊直趨京陵所繫必辭吏歲察始足

保障不可請分節費遂咨部議公覆裁其

一報可

丁亥議增南直隸柘林川沙二把總改吳松圖

山遊兵把總爲南北洋都司列銜浙江支俸分

駐竹泊營前二沙

從巡撫翁公請也

庚寅議福建兵糧戰守

巡撫劉公燾建言臣有策于此因兵求兵因

糧求糧因兵糧以圖戰守雖百世治安、

條上四議一議兵謂緣海舊設五水寨
四陸營各三千得兵二萬七千再選十六衛
衛各一千得兵一萬六千又選八府民兵府
各千五百得兵一萬二千共五萬五千人矣
何患無兵二議糧謂軍民兵糧銀二十三萬
奇犒賞修造銀五萬奇堪動銀兩十九萬奇
不足則均徭銀輕可倍徵巡司弓兵工食可
裁三之一外商稅贓罰皆可議處何患無糧
三議戰謂五寨四營寇小入各戰大入互援

何戰不勝四議守謂守海岈即責營寨兵偵
進即出戰退即入守其內地則縣州民壯機
兵可簡衛所軍舍餘丁可選各鄉保甲法可
行何守不固惟南北中三路參將信地未分
備倭指揮冗員宜革詔部議今言據燾言兵
則有水有陸集一省兵不再徵調言糧則有
民有軍措一省糧不必加派言戰則有海上
水戰有岈上陸戰言守則有海上岈上之守
有城廓鄉村之守鑿鑿可行臣深爲畀

請如議改叅將謝恩北路駐福寧侯[illegible]上
駐興化趙文奎南路駐漳州備倭指揮改為
標下遊擊從之
辛卯論遼延妄報罪
王都諫文炳聶首功冊內遼東開寄居瀋陽
所民陳文學陳文爵陳學陳賢共斬首二延
綏開浙江東陽縣義勇官胡騶斬首二俱詐
冒宜革詔部議公請切責撫鎮侯汝諒董威
揚縣李輔其文舉文爵學賢騙下撫按[illegible]聞

盡革功次押歸原籍
帝命汝諒等姑各罰俸二月文舉等依擬提問
甲午諭福建失事罪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倭掠平和詔安破崇武
所請勅會劉公疏連逮詔部議公請亟檄南
贛撫臣欽及夀恊力平賊其功罪行巡按勘
聳未幾獻科奏崇武失事狀公請逮千戶郭
懐仁等下巡按問停僉事萬民英俸夀姑貰
責以平寇自贖從之

六月丙申

先是協理戎政侍郎殷公學寵以李襄敏代不數月即擢兵部左侍郎回部吳太宰推刑戶二部左侍郎傅公頤石公永

帝皆不用分宜密啟遂可不妨部事兼攝蓋以鄉曲故乘留都定變

帝新注舉爲代公地耳

帝諭曰汝謂遂可如先團營例兼之但彼昨謂熟知虜患之情壯事不閑此戎贊之用須要如侍

秀得或起邦瑞何如又今無
英廟時子俊才焉○子俊即余肅敏名四川青神
人撫陝延綏督宣大諸軍有大功
帝意肅敏亦南產能肩北任蓋記分宜謂李襄敏
不堪督宣大語也未幾襄敏拜南兵部尚書
臨岐執公手曰邊此來相公實許代公賴
帝眷公討莫疏公善自愛彼未嘗一日忘也襄敏
慷慨志經世與公同官山東雅稱同心分宜
初以鄉故厚庇之欲附己襄敏堅自乞

又不從由此乃疎虞䆒敏

辛丑論甘肅捕虜功

總督魏公謙吉巡撫胡公汝霖總兵徐仁以虜時入犯先後斬首一百二十餘詔部議公請先賞指示功餘下巡按勘奏

帝曰是謙吉汝霖仁各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甲辰論大同失事罪

丁巳春虜犯大同芍藥坡中平山諸墩攻陷

一 破胡拒胡諸堡下巡按勘御史王汝正因糾

恭將潘縉擁兵退怯副總兵郝承恩調援觀

一 望及守備徐執中等三人中路恭將郭綱等

三十人罪詔部議公分擬具覆乃降縉職二

級承恩一級執中綱等革任逮問

一 乙巳請卹恭順領兵生員林田

一 巳未九月倭自閩流入温巢小獲桐山出掠

一 平陽恭順副使凌雲翼檄恭將牛天賜把總

盧錡拒之賊益兵石門隘殺田天賜滙

敕御史周斯盛以聋部部議田死事戶
贈田州同知給其子冠帶天賜等戴罪捕賊

丙午議寧夏兵

巡撫霍公冀奏本鎮兵寡乞停選入衛遊兵盡撤莊浪奇兵統以副總兵分三班踐更其下班著毋令鄰鎮濫調詔部議公言該鎮孤懸河外松虜西窺套虜東逼九邊中最衝險且兵馬原額無多近加入衛益復削弱今新兵一枝增舊兵得換宜如冀請其莊浪副總兵

吳徵奇兵盡歸本鎮如某肅遇重警聽總督
郭乾相機發援從之
丁未議防某肅
陜西巡按王好問報套虜駐山後獨俺荅竊
據西海乞預籌詔部議公言河右先守後戰
兵易食艱臣僖巡撫時嘗濬河興屯脩墩堡
虜小入則勒兵控其銳大舉則堅壁老其師
頗獲成效請勑汝霖逐一稽覆似可萬全從
之

戊申論薊鎮拒虜功

春初屬夷影克導把都兒辛愛東逼薊永諸關力攻一片石三道嶺寺兒峪諸邊石門叅將佟登遼東遊擊胡堯勲提調谷承功立功守備牛相徐永貴楊維藩乘墻拒却之而固原大同遊擊郭琥周邦各帥遊兵督前鋒出關追逐至二十里外芝麻灣虜帶傷飛遁始旋許恭襄以聞詔部議公第諸將及撫鎮道玭承勛景葵功

帝命賞論銀三十兩玭承勛二十兩各紵絲二表
裏登堯勳承功各陞一級相准贖景葵邦琥承貴
維藩各十兩

七月庚午論大同出塞擣巢功賜金幣

右衛邊外玉林川舊城北三百里曰豐州崇
山環合水草甚美叛人丘富趙全周原李自
馨等築城構宮殿而居號曰板升日導虜製
鈎杆攻具朝廷懸重格購之不得是時俺荅
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千餘人守豐州

任暑每夏輒徙避大青山口外而畱今[illegible]
板升加故公授計劉總兵漢圖之日是可乘
隙擣也須慎慮行至是漢客謀諸督撫葛公
李公兵備王之誥楊守愚王彙征董邦政即
中魏學曾及原任總兵俞大猷于六月十八
日癸丑簡參將王孟夏麻祿聽勘遊擊徐欽
坐營補見害守備劉本經千把總葛奈黃國
宥潛忠等五十三人帥銳鋒三千先馳進漢
自與副總兵趙岢參將孫吳鄭曉以重兵分

三哨出居寨王林臣同後總孟夏等夜劫虜
爽抵豐州鼓銳急擊斬首八十三生擒六十
七縱火焚其居帳當先從虜並徙全禿塈墩
上祿將士擒殺手斃虜衆虜大至引退自馨亦
脫虜所獲人口弟自等及虜掠附氏殺全弟賢獲馬
駝牛羊一百二十五頭匹七百餘陣亡官軍
止六人官軍蹤虜渡黑河虜追及分哨迭戰且
戰且卻與王林大營合虜乃遯諸道軍二十
三日奏凱入塞往返凡五日捷聞

帝大悅曰這效勞獲功人員即分別擬來欽

外獲功文武諸臣陞廕賞䘏典并在內效勞

閣部贊襄之功

帝曰這出邊斬級數多功可嘉錄漢陞都督同知廕一子千戶爵加兵部右侍郎文進陞廕一子入監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殷孟夏本經見宫杰同相各陞職二級賞銀二十兩張鵬等各陞職二級晉吳號等及鮮會之諧各陞俸一級于大猷徐朝瓏欽等倭用小璣守易等各銀五兩自孫璽等各[illegible]賈哉

等各襲陞其子二級馬價銀准發一萬兩犒賞出
塞官軍其餘依擬行博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該司官各五兩
八月丁酉論薊鎮拒虜功
虜酋把都兒前以春初入犯又狃昨夏蔚州之
獲乘秋防未備潛謀東入寇許恭襄先一月諜
知督總兵承勳等嚴兵以待孟秋突翔擁萬
騎通石塘塞薊西遊擊胡鎮帥家丁五百出
塞迎遏破其鋒于連陰站還駐河坊口

見糾大隊并力攻鎮督諸道軍距河急[illegible]左
不得渡分攻抄嶺見燕子窩神堂谷諸口參
將李意遊擊王命卿白允中黃金高汝泰帥師
憑墻禦却之復轉犯河坊口又被鎮邀擊乃
引衆遯恭襄以聞下巡按勘奏至是按關御
史鄭存仁彭繼業勘報兵部議公言是役也
斬獲雖少而出塞驅逐以全軍還匹馬不敢
入犯乘墻堵禦者勞[illegible]功倍賞宜厚因第諸
文武功仍發馬價銀五千兩賞出口力戰官

軍

帝曰各官出洋[illegible]截效有勤勞論賞銀三十兩綵二表裏[illegible]各二十兩一表裏鎮加二級意倫[illegible]中金汝泰各一級兵備張邦彥銀十五兩餘依擬

已亥論福建失事罪

叛軍三百餘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縣守備王址率千戶劉兆元百戶戴權等馳救會其軍皆新募廣兵多輕慓無賴每憑陵驕蹇

犒賞有司不饜所欲即鼓行稱亂至尹
軍合兆元先夯扯權戰死賊遂趨廣昌樂安
尋奔于永豐敗[illegible]巡按鄭本立以聞詔部議
公第諸將吏罪
帝命贈扯都指揮使蔭正千戶各襲陞其子一級
兆元下巡按逮問守巡參議孫應鰲等停俸戴罪
殺賊
癸酉賜金幣
[illegible]

甲辰論築薊昌戰臺

許恭襄言禦虜無過守險當于口外通虜大道對築戰臺二座仍相地宜增築一二座臺距墻二十武而近每座置十人輪戍設火器賊至夾擊而令臺軍自處善地與內守者相表裏詔部議公言是時秋防官軍畢至則以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東漸舉

報可

辛酉請命廣寧伯劉允中應城伯孫文电

府僉書

壬戌論遼東禦虜功

戊午冬東虜大舉寇遼陽淸河諸堡總兵楊照副總劉岳帥守備申有爵指揮蓬勳白孔文佟棟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餘時西虜亦擁衆逼瀋陽塞外乘我師東深入二百餘里照音聞報馳赴之虜引去總督許公論以聞下巡按勘奏至是御史史官勘報詔部議公言[illegible]守土[illegible]臣[illegible]命獲功至大[illegible]公任一[illegible]異

有爵勳照孔文功浮罪棟罪浮功當另賞罰

帝命加照都督同知賞金幣岳都指揮使有爵等

各一級棟奪俸三月餘賞罰有差

癸亥覆閱視薊鎮職方司郎中王叔果疏

叔果閱薊歸復命具言舊兵弱不可練新兵

驕不暇練遊兵冗不必練惟擇將則兵自精

如參將黃龍黃演遊擊崔經白琮周孚先坐

營柴良弼皆宜罷總兵祝福提督雲胄並居

昌平事權不一福雖廉而才讓胄宜毛九，

議公覆叔果言是

帝曰蓟鎮練兵三年未見堪用顯是諸臣不行用

心且姑記着明年閱視再無成效該科查叅重治

旨改充總兵官鎮守昌平原設提督罷勿補福回

部別用龍濵等各降俸級有差

九月甲子議程鄉諸營

兩廣提督鄭公綱南贛巡撫范公欽言程鄉

豪居太平營係招撫賊巢壤接三省易亂及

今稍寧建城鎮從豐順鄉巡司守之設通判

于湖門寺駐衆轄汀近會昌諸縣詔部議公覆
如其言從之
乙丑請命後府僉書平江伯陳王謨充總兵官
鎮守廣西以豐城侯李儒代
丙子論江北捕倭功
巳未六月倭賊萬餘分寇江北直抵南沙楊
樹湾登岍焚刼直犯狼山泊盧潭港遂過通
州海門狼山副總兵鄧城擁兵觀望不戰李
襄敏公遂時以鳳陽巡撫兼提督令

使劉景部遊擊丘陞扼如皐敗其鋒賊
蒲謀西犯揚州襄敏令陞分兵據丁堰邀之
斬首百餘賊從富安東掠襄敏喜曰計得矣
陞尾其後誘至廟湾可殲也賊急攻丁堰西
亭牽我兵襄敏遣陞等分殲丁堰賊于潘莊
西亭賊于麥港斬首二百八焚死一百八十
餘襄敏乃自將諸道軍從間疾趍淮夜半入
詰旦督叅將曹克新等軍姚蕩賊初計襄敏
方西禦淮無備可襲及突犯見姚蕩軍皆驚

直逆[illegible]鐵騎截其陣為二
令諸道軍[illegible]斬首四百七十八遯匿
姚埡者殺死二百七十奔入陳埡者追斬七
十四[illegible]四百[illegible]乘雨退保廟灣堅壁不出
襄敏令士築土代木為壕逼壘而陣縱連珠砲
番休擊賊絡繹不出襄敏乃令水兵載葦焚其
舟賊出救襄敏令撤其西街墻屋賊立綽東
街者抵死抗夜雨潛遯水陸追逐至蝦子港
還斬首八百一十八生擒十六[illegible]

帝大悅曰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勞績可嘉其

勅獎勵有功人員巡按御史勘實陞賞先是據崇

明三涉歲江南兵攻三年莫克獨裏斂首敗

之于七星巷舊場及鄧家莊斬首六十九賊

奔仲家囤總火攻斬首二百八十追入鍋團

陞先登伏發死之裏斂督諸道軍追入于小

海當困六面戰餓困奔入劉垃就食我兵四面

圍之今浙江副總兵劉顯帥銳卒千餘來裏

鼓忽江北諸將搆爭檄令盡受顯節制合兵

夾擊斬首[illegible]四賊奔白駒場復追擊又
敗之于七竈及斧子花堡唐家港斬首四百餘
其從清蔡港入掠者凡六百餘從廖角嘴港
入掠者又四百餘襄敏計激諸道軍掩破之
于印莊曹家堡新沙口斬首一百二十三至
民莊火攻又斬首二百十六獲其魁八大王
孟得山以歸蓋三月八捷斬首四千七百四
十九捷聞
帝命賞逖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蔭一子入

部陞三級贈陞都督同知廕子世襲指揮僉事
歲祭其餘仍下巡按勘奏至是御史陳志勘報詔
部議公言遂迎擊新倭四起約五千餘親歷
二十餘戰使片帆不歸迄今江南江北清宴
咸藉其餘烈前雖蒙賚未足酬勳請破格優
異并第諸將功
帑因言宗憲禦寇擒斬盡絕功果異等陞俸二級
[illegible]錦衣衛所正千戶餘陞授如議
[illegible]

虜聚衆屢帯山謀入大同塞翁公告急詔部
議公言虜今歲首敗于一片石再敗于河坊
口又駐獨石聊覘薊昌規知戒備未由是復
窺大同突入意實取償山西請亟勅三鎮督
撫官發宣大總兵李賢劉漢帥師軍應朔與
山西總兵王懷邦犄角力禦紫荊倒馬諸關
寧鴈宜發遊擊高汝泰楊濬各帥師駐定興
涿州策應詔如議行時虜由巨門堡大川墩
一帯入屯朔州移營南攻盤道梁越嶺

因循代州西轉掠五臺崞縣葛公上言[illegible]
至朔已發宣大兵馬西援今漸深入又親趨
廣武調度第虜衆我寡如直下太原何以待
之乞發宣大入衛兵三枝及眞保勁兵二枝
馳援共圖戰守詔部議公言薊去山西遠入
衛兵靡濟緩急況東虜打來孫近報謀犯冷
口恐西救莫及東守反疎惟保定眞可出關
策應然須聽總兵孫勇相機進止毋爲輕勦從
之已虜突以三百騎犯廣武關以[illegible]

灣頭營攻墻不克乃去遯報至

帝計虜必出朔州衛亟督師赴朔邀擊

辛卯協理京營戎政尚書王邦瑞疏

裏斂修五事曰尊聖制嚴清伍分正備募家

丁惜戰馬詔部議公覆如王言從之

壬辰賜金幣

以玉熙宮成也

十月甲午賜金幣

以永壽宮成也宮故

成祖龍潛所在西內制仍王國
帝命毀從天子制至是告成公以督軍功祭因賜
者再
己亥秋報分祀東嶽廟賜幣楮鏹
帝諭禮部洪應雷宮補建秋成報典東嶽廟祭用
牲醴服吉服禮成賜祭品一卓彩段二表裏
鈔五十錠
庚子計陝西虜狀
陝西巡撫李秋題報九月十七日虜犯米脂

帝賜手諭分宜曰北虜非時入犯尚未果遯其志必欲一逞特宣與謀俾賊一大挫去乃可分宜以示公公即夜奏曰九塞虜以黄河爲界河以西爲延綏寧夏每秋犯者乃吉囊河以東爲山西宣大每秋犯者乃俺荅黄台吉相距最遠頃東犯山西者總督緍盡逐出境秋所報金河西虜也米脂乃延綏屬邑去京三千餘里又查入犯日期已踰二旬虜志搶掠必盡出遯且自秋初申飭嚴備又留延兵

鎮總督郭乾移駐花馬池飛檄固原兵[illegible]

有無失事仍行巡按勘奏

帝意乃寧明日秋報虜遯

帝益服公能料敵是後凡虜報至公即據揭畫便

宜以寬壯顧蹤

帝恭默中遇公疏無不省覽報聞

壬寅請選　景王府官校

帝諭大學士嚴嵩祖宗大制　景王府造成數年

當令之國如何不舉行于是六部各循職請備公

即日兵部請在京各衛所選取千百戸二十七
員設守儀衛司及群牧所典仗所官各鑄印
給之仍於錦衣衛校尉六百名京衛軍一千名
背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行印綬監關給
雙馬單馬起船符驗三道順天府撥車轎船
隻夫馬照例應用○時
帝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形跡相疑景
王母妃日在
帝左右大有與援雖天意

聖心自有攸屬而群情洶疑遑遑靡定內外[illegible]
窺望伺觀日覬天有變欲乘以鈎奇取富貴
識者深憂忽聞夜半中旨渙頒京師臣民踴
躍稱慶天序既定群邪頓消始知
宸衷默斷非凡愚所能測也

乙巳命詰盜

時都城內外及三輔多盜

帝命公嚴督廠衛五城及各巡捕官剿緝有怠玩
者指名參治

丁未議福建寇

福建巡按徐待聲言山海寇起源流約八閩乞切責督撫道遠飭詔部議公言閩寇半屬土著此腹心疾也宜亟檄督撫宗禹嚴率所屬文武克寇期殲魁其脇從許首免

帝曰如議行督撫官厲兵剿賊不許觀望貽害

請命副總兵吳徵充總兵官鎮守山西

辛亥論兩廣剿寇功

鄭公與總兵豐潤伯曹松類奏昨冬今

海寇犯境先後擒斬千餘奪歸被擄五百[illegible]

詔部議公第叅將鍾坤秀副使鄭維誠張子

弘叅議馮臯謨僉事殷從儉通判翁夢鯉功

時松病卒

帝命廕松子所鎮撫加綱俸一級坤秀夢鯉各職

一級賞維城子弘臯謨從儉有差

壬子論山西大同失事罪

虜初駐[illegible]帯山總兵濮奉調引兵南保應州

虜偵塞外無備乃由巨門堡潰牆入北西路

參將李渾守備常銘以隆界不報罪論有差

莫敢前未幾虜又由朔州川南下總兵懷邪倉皇無計乃令棄散馬千餘啖虜使緩行自引兵由靜樂入太原距虜營五百餘里聲言繞出敵前實避之也虜因散掠五臺崞縣諸境去葛公以聞參懷邪避寇失律罪山西宣大巡按尚約汝正亦參漢并參將孫吳趙岢俱當罰詔部議公言山西視大同為大門虜入大門罪坐大同若宣大諸臣有戰守

自當并錄大同視山西爲二門虜破二[illegible]
坐山西若山西諸臣有戰守功者亦難輕貸
此兩鎮地形查勘斷案也今功罪混淆宜覈
帝命華懷邦坤任下巡按逮問華漢職同吳岢聽
勘
癸丑論遼東失事罪
巡按史官勘報戊午虜破鎮夷堡追論總兵
羅文登又勘犯海州論叅將王鎧指揮李承
恩[illegible]公皆坐以守備不設

帝命發文豸鎧承恩各邊遠充軍

甲寅議南李脩戎

江恭襄以參贊南京機務條八事釐夙弊立賞罰淸行伍分信地收戰馬置火器覔塲租革冗役下部議公覆如江言從之

丁巳議處汪黨

燃市游也往任俠乘世亂投充贊畫時漸解嚴乃捏齎浙直督撫僞批及赴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大行少林諸境招兵憲檄徒黨

爲其黨首發于操江都御史喻公時時獲與總督胡襄懋撫按劉公景韶陳御史志以緝獲一大賊首聞詔部議公曰鼠輩耳安能爲援手其坐罪可也自今計惟督所在官驅逐遁奸宄者獲緝禁流劫販鹽夥盜以消禍本疏入從之

十一月朔論福建禦倭功

劉公疏四五月新寇與漳澳月港舊寇合初賊長樂與閩安先挫其鋒再下興泉逐月港崇

武諸鬼以及崎嶺濠澳擒斬七百有奇
倍乞錄僉事萬民英指揮王夢麒功詔部覆
公第其功首黨次宗憲
帝命賞宗憲銀幣黨加副都御史民英右叅議夢
麒等各一級
丁丑請革嘉湖寧紹叅將楊縉李守職
是褁懋所糾詔部議公請革職仍下巡按逮
問
戊寅請補䘏故新建伯兵部尚書王守仁

僉錦衣衛左所副千戶

乙酉論貴州平苗功

初銅仁都勻諸苗聚衆流刧總兵石邦憲時

歷溆浦聞報馳還銅仁率守備安大朝剿平

之以二月中進兵先破彪寨乘勝略定諸寨

擒首惡龍老羅王三等餘悉降總督兵部右

侍郎黃恭肅公光昇巡撫僉都御史高公翀

以聞部議公次第其功

命賞光昇併邦憲銀幣大朝准贖叛苗首惡擒

者斬餘黨聽撫勿治

己丑復論福建失事罪

賊陷永春流刦德化長安漳平而內地大埔窖賊南灣水賊小溪山賊龍巖礦賊南靖上運派賊蔡聞魁窖賊張璉最強劉公但殺牛饗士擁衆自防復不給廣兵行糧尋叛與賊合于是福清尤溪大田將樂泰寧建陽歸化新城樂安諸邑無不被殘破者官軍每戰輙敗惟把總沈講率水兵遇賊馬溪斬首

力盡死之總督胡襄懋巡按徐仲楫以聞
糾參議責貽僉事秦宗道舒春齊知府邵惠
又指揮張翔王慶麒等詔部議公覆如其言
帝命素住俸戴罪剋期剿賊貽宗道芳春惠又各
罰俸半年翔廩給下巡按逮問講如例贈卹襲陞
其子一級

辛卯議雲南鎮守官職掌

沐朝弼言曩巡撫游居敬征東川叛夷一切
兵餉並不關臣夫巡撫贊理軍務自鮑象賢

當時沅江亂後臣赤龔爵始加是勑為一時
平亂計耳今總督專權有歸而居敬猶偃然
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激變夷民臣祖父二
百年來職掌蕩然詔部議公言雲南巡撫俱
當戸部請勑後以沅江變暫加賛理軍務原
不為例今當仍前銜令與總兵官協恭討安
地方其阿堂等叛情仍行川貴雲南督撫巡
按勘問詔可

十二月壬辰考選軍政

前乙卯考選公言錦衣衛例應赴部陛
唯唯會公丁艱仍疏免至是公執如初武惠
不得已率屬赴部而中門不開詰恨徐文貞
文貞使人言公令開中門而儀門之中門仍
閉武惠不得已從東角門入是時公與侍郎
閔公煦李襄敏公遂皆迎至堂揖畢公中坐
武惠以聶貞襄在本兵自考選過部且由中
入既至堂復占首席令公直據首坐而虛次
以待秉踈不平及舉筆公有問武惠初讓不

發一言公卒不復與議去留一自決爲汰數
十人武弁咸沮

癸巳論遼東撫叛功

泰寧衛叛夷果力箇于四月中導土蠻犯廣
寧果力箇者其四世祖恩孛羅知中國與外
夷仇殺因入市馬率其族十三部求內附朝
廷因收爲耳目徙之鎭靜堡夾墻住牧偵虜
動靜初頗籍其力後漸狡驁至果力箇往往
挾虜要賞守臣稍抑之乙卯叛歸壯

亥爲中軍領三千人告以内地曲折
殺總兵殷忠勇公尚質遊擊閻懋賈晃備禦
韓懋功至皆爲鋒歷語守者曰不亟賂且屠
爾城遯撫侯公患之因與許恭襄啓請懸購
如哈丹兒陳邊事例
帝從之錫忠壯因與兵備僉事杜鵬翔謀啓遣通
事陳紹先誘果力箇入市委遊擊徐九齡伏
甲饗之酒半伏起擒果力箇及前鋒猛善等
四十三人馬四十三諮部議公請按誅之錄

督撫鎮道功

帝命賞[illegible]汝諒照各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九齡鵬翔各十五兩紹先等陞賞有差

乙未祈雪分祀顯佑宮賜楷幣餕

帝諭禮部洪壇雪禱補宮廟六祀禮成賞[illegible]如前

戊戌請命後府左都督朱希孝掌錦衣衛事提督東司房

以忠誠伯陸武惠公炳卒代之也

庚子考華錦衣衛南鎮撫司掌印指揮張[illegible]

書指揮戴仁張濂劉卿鄭宗張璽任閑住
丁未覆勘左前府僉書寧陽侯陳維藩寧晉伯
劉岳總管府軍前衛事興安伯徐夢暘閑住錦衣
衛右都督麦祥指揮僉事郭朝廉華任帶俸指
揮使張爵周京致仕
是考選自陳詔部議公酌覆者
辛亥請命彰武伯楊炳掌府軍前衛事錦衣衛
指揮使李隆本衛僉書
癸丑請授監生蔡汝蘭官贈其子啓元

汝蘭廣德州人與子啓元名元以消坐虜
戍胡襄繼取其海寧衛標下總旗劉俊丁巳三
月中啓元帥衆追倭至奉化縣南渡橋戰死
五月中倭攻海門衛渭又死之襄愍以聞詔
部議公覆擬錄廕
帝命汝蘭所鎮撫贈啓元太僕丞廕子入監
丙辰覆勘前府僉書李理紅盔將軍安鄉伯張
鏜錦衣衛鎮撫司僉書指揮張鏊甲提督象房
指揮高鳳南京左府僉書都指揮程規罰

是科給事中王鶴貴州道御[illegible]信等
選拾遺詔部議公酌覆者
戊午請命左後府僉書廣寧伯劉允中豐城侯
李儒兼理紅盔將軍
兩督奏議成
自癸巳冬經薊保始出督蓋十有五月至乙
卯夏蒞理宣大又移督且八越月共得七十餘
疏知縣高大化梓諸江陰祭酒張公袞序之

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之三終

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之九

秀水項德楨纂

子俊彥俊臣校

隆慶二年戊辰公年六十歲在京師

正月辛亥率百官入朝慶賀

壬子計覲吏

前此凡遇考察朝覲官自朝至夕皆命坐棚司務時挚點暮始散致僕馬相失冠裳決裂吏胥羣繞索賄覲官苦之公夙知其弊令至

	應考日詣棚坐考畢即歸寓靜俟掣閒掣一
二無不應期至者偶江西一通判至遲公即
叅送提問過堂無大小正佐細詢務寬厚有
雲南一典史撫按司道俱註年老重聽公視
其貌未迄扣以地方風土對如響公曰此豈
重聽者耶不覲必黜矣

乙卯請復四川副使葉應乾致仕
是巡按御史陳萬言劾報應乾在任有討賊
功詔部議公請復職致仕仍賞金幣從之

戊午再議宴賞覲走

禮科給事中張鹵請及今諸司入覲援

祖宗故事果廉能卓異者特賜宴賞即一省得一人不爲踈無論藩臬守令及佐貳皆疏名以請詔部議公言洪武永樂間官多久任政績已成衆論已歸故宴賞行而與者無媿色不與者無異議其後官不久任名不稱實故天順弘治中間旋舉旋罷今較昔又不侔宴賞未可輕議第擇其屢薦舉愜輿情者如逕德

十四年例行撫按給賞綵幣羊酒示勸從之

壬戌請懲貪

巡按御史顧廷對議時政首請懲貪

帝曰貪官止罷黜不足示懲今次考察諸司凡贓多跡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請處治時公會王恭節公考察方面官不謹左布政萬衣等貪副使張天復等酷叅議張昆才力不及副使金淛等老疾副使徐准賢等及府州縣官雜職一千六百六八

帝命罷斥致仕降調俱如例公因言張天復及知縣汪堯仁等贓跡尤著宜行各撫按逮問具奏爲貪墨者戒從之

甲子議戎政大臣

巡視京營刑科左給事中孫枝請久任協理戎政詔部議公言邊方多事提兵文職多缺知兵文臣更少東移西轉本非政體今後容臣會選果得其人雖難限年須令徐展布不得數易從之

丙寅請擢山西廣東右布政使楊珽高熊汝達于河南廣東左山西副使徐爌爲行太僕卿山東右叅議喬應光漳州建寧知府唐九德朱奎爲山東福建雲南副使順德知府徐衍祚爲兩淮鹽運使

戊辰請擢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爲湖廣右叅政陝西貴州道御史韓君恩陳萬言光祿少卿尹樂舜爲江西四川副使戶科給事中王讜江西道御史蘇朝宗爲山東右叅議工科給

事中莊國禎河南廣東貴州道御史吳學詩李
惟觀李復聘張應亮爲浙江湖廣四川僉事
巳巳請擢雲南山西廣東按察使陳應和李逢
時薛天華爲河南山西廣東右布政使四川山
西陝西副使金立敬孫一正朱裕爲河南山西
雲南左叅政山西副使兩浙鹽運使陳瑞桂嘉
孝爲四川廣東右叅政
請勒副使閻光潛閑住布政使程珵陳天資致
仕副使包檉芳知府周思久陳東伍典降用

是吏科都給事中王治河南道御史陳于階
等所拾遺下部公酌覆者
庚午請擢夔州登州知府許宗鎰李鳳爲廣東
貴州副使湖廣僉事曹楝刑部郎中周聚星爲
廣西貴州右參議
辛未請賜刑部右侍郎樊深致仕
是御史王廷瞻所論詔部議公言深昔以通
政使特糾逆鸞擅强直名而年則邁宜令致
仕從之

請擢江西按察使張桂爲右布政使浙江右叅議勞堪德安保定平涼知府袁隨張烈文邢天叙爲四川山西陝西副使刑部郎中楊修爲雲南僉事惠州知府張存義爲兩浙鹽運使

癸酉

萬壽聖節率百官朝賀

丙子請擢福建右布政使劉佃于湖廣左江西左右叅政陳善殷邁陝西左叅政梁夢龍爲廣東江西山西按察使四川副使陳道基爲廣西

左參政南陽知府周登為陝西行太僕少卿調
湖廣副使綦淦于貴州提督學校
丁丑請擢河南僉事邵夢麟為浙江右參議
戊寅請擢福建按察使劉子興為右布政使山
西副使曹金為江西左參政武昌知府王宏宇
為四川副使屯田[illegible]中御[illegible]為[illegible]
請改戶部右侍郎萬士和于禮部巡撫南贛兵
部右侍郎吳百朋于南京起光祿少卿丘有嵓
于本寺擢湖廣參政黃華為按察使

巳卯請贈南京通政司參議徐學詩大理少卿
學詩起刑部郎中陟今官未履任卒浙江巡
撫趙公孔昭以請下部公議贈者
二月壬午請廕贈兵部尚書右侍郎楊守謙子
汝浤贈光祿少卿左中允郭希顏子瑀禮部主
事仵瑜子賓入監
癸未請擢湖廣河南副使熊琦殷從儉爲福建
江西左右參政禮部員外徐雲程爲河南僉事
甲申請擢工部右侍郎譚大初爲戶部左侍郎

總督倉場太常少卿張翀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南贛兵工員外吳一本劉時秋俱山西僉事
乙酉賜花幣
以皇四子生賞宮花一枝紅紵絲一段
請擢衢州安慶鄖陽知府何東序黃錝臧繼芳
爲山東湖廣河南副使
丙戌議大學士徐階一品六考恩典
徐文貞公一品十八年歷六考自劾乞休
帝慰留不允詔部擬應得恩典公言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自唐虞迄今無改至一品[illegible]九年
滿十八年者尤累朝罕見官級無可加誥命
難重給請照楊廷和例支伯爵俸仍廕一武
職其文廕加太常少卿璠仍賜勑賜宴
帝曰是輔臣階特加支伯爵俸廕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璠陞本寺卿仍掌尚寶司事還寫勑獎諭賜
宴禮部示朕眷禮至意

議舉邊才

九卿科道奉詔薦舉人才無分見任去任果

堪各邊督撫兵備及清理屯鹽者見任兩京大
理卿鄒應龍張守直副都御史楊巍劉光濟
陳大賓方廉僉都御史趙孔昭劉憼林潤溫
如璋唐繼祿大理丞龎尚鵬府丞吳時來兩
京太常少卿張翀丘橓南京光祿卿徐公遴
少卿李鍵布政使嚴清張桂按察使梁夢龍
熊桴劉炌陶承學叅政謝鵬舉羅綖沈應時
副使曹科楊綵馮舜漁楊錦顏鯨張學顏孟
重僉事張守中董文寀知府史桂芳趙賢何

東序何子壽徐學古馮叔吉蔡可賢郎中吳兊御史陳烈（缺）聽用僉都御史王輪李秋叅政梅守德丁憂副都御史谷中虛翁大立布政使朱大器叅政胡湧阮文中養病侍郎劉畿王國光聽勘侍郎陸穩僉都御史王遴閑住僉都御史張景賢叅政劉應箕聽調運同羅拱宸致仕知府徐可久爲民僉都御史徐紳叅政馮臯謨凡六十三人詔部知公會覆先朝輔臣楊一清以南人用之陝西尚書王

驥以北人用之雲南俱擅聲績請勿論南北
資格聽臣酌用務當其才至以事家居或因
公落職者亦即起用
帝曰是所舉各官還酌量任使毋因薦濫用有不
稱職償事者併坐舉主
辛卯請擢通政使謝登之爲工部右侍郎擢兵
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爲太常少卿
巳亥從
帝耕籍賜宴

聖駕是日詣先農壇祭先農之神禮畢詣耕籍所
帝秉耒三推三反南向坐觀三公五推九卿九推
公與焉賜百官宴公坐丹陛上
壬寅請廕贈光祿少卿左給事中薛宗鎧子洪
入監改吏部右侍郎林燫于南京
賜扈行緋帶瓢
帝將幸天壽山行春祭禮公列扈從賜大紅金彩
過肩膝襴麒麟羅衣一件五彩粧花鸞帶一
條銀鑲椰瓢一件銀三事一副于會極門

癸卯請起右僉都御史王輪巡撫甘肅
丙辰請擢大理卿鄒應龍南京僉都御史唐繼
祿[illegible]副都御史大理丞龐尚鵬為右僉都
御史總理屯鹽
鄢公總浙福二都轉運雲廣各提舉兼江西
湖廣唐公總河東都轉運川陝各提舉兼山
西霍大龐公總兩淮長蘆山東三都轉運兼
江北河南薊保各給總理屯鹽關防手勑
請擢太僕卿李一元為通政使浙江右布政使

郭朝賓爲左布政使起知府周希哲于安慶

丁未㞐

帝幸天壽山

庚戌助祭長陵永陵

帝是日詣二陵親祭公率百官陪祀

三月壬子㞐

帝至自天壽山

丙辰請改南京吏部右侍郎鄭世威于刑部洪

朝選進左順天府丞吳時來爲南京僉都御史

提督操江右通政姜寶爲南京祭酒

請調密雲兵備僉事張守中于極邊以永平兵

備副使張學顔代

守中初以墻子嶺失事降僉事未幾巡撫劉

公以修築功請復職與學顔互調總督曹公

劾守中降時自陳功伐懷怨望心不當復職

并論應節狥私用人詔部議公言督撫皆有

邊鎮責當同心共濟而應節不先會同自今

事情大者須會同總督毋得自恃意見致妨

大計守中負才使氣飭以僉事謫故遠用從
之請調陝西
請起陝西左布政使靳學顏為太僕卿山東按
察使熊桴為浙江右布政使
戊午請擢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趙灼為右通
政南京通政參議顧存仁為順天府丞山東右
參政周世遠為按察使編修林士章為司業
庚申請擢光祿少卿李鍵為南京通政右參議
文選司郎中武金為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河

南副使鮑承蔭為山東右參政

辛酉覆議起撫貴州廣東副僉都御史杜拯別

用李佐[illegible]謫

是南京給事中張應治御史尹校劾其冒濫

下部公酌覆者

壬戌舉百官上表箋

請冊立東宮禮成

帝御皇極殿公率羣臣上表稱賀

皇太子坐文華殿東廊公率文臣上箋行禮

[illegible]郎中范惟丕為光祿少
卿涿州知州王之翰為山東僉事
甲子命太僕寺[illegible]時于山西
乙丑請廕贈太常少卿都給事中何光裕子嚴
入監召蔡汝楠為兵部左侍郎曹邦輔回部
丙寅賜幣
以建儲恩賜紵絲二表裏
請改南京工部尚書裴宇于南京禮部起吏部
右侍郎林樹聲于原職副使王世貞于河南

請擢兵部右侍郎譚綸為左兼右僉都御史總
督薊遼保定四川浙江右布政使嚴清熊桴為
[illegible]巡撫貴州廣東

癸酉上幸南苑

帝諭兵部曰祖宗設立上林苑海子朕於三月二
十六日往視止用京營官軍扈衛徐文貞封還原
諭請止至再不允公率九卿抗疏曰上林苑
海子之設不過畜禽獸備蒸嘗需非如天子
山

祖宗陵寢禮當躬謁南郊籍田禮當躬耕者也故
永樂至今
聖祖神宗未聞幸其地蓋鑾輿出入事體重大況
春農初動禾稼遍野警蹕所臨難免傷損望
賜停止
帝曰已有旨卒不允
甲戌請改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戴才爲大理
卿擢戶部右侍郎徐養正爲南京工部尚書南
京大理卿張守直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巡撫宣

府右副都御史冀鍊爲兵部左侍郎陝西四川
按察使莫如忠陳鎏爲浙江四川右布政使
請兪撫寧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劉
燾各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視邊務之誥
山西宣大薊遼保定六鎭燾陝西延綏寧夏固
原甘肅五鎭各鑄給關防
乙亥請推陝西四川右參政沈應時朱綱爲按
察使陝右布政使姚一元于山東
丁丑請起聽勘右僉都御史王遴巡撫宣府擢

大理少卿李邦珍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吏科
都給事中王治爲太僕少卿
巳卯請擢南京太常少卿丘橓爲大理右少卿
王諍進左浙江道御史凌儒爲右寺丞
四月庚辰請擢陝西行太僕卿梁明翰山西副
使郭斗爲陝西四川右參政陝西副使姜子羔
爲行太僕卿河南左參議李淑爲山西副使
癸未請擢考功郎中劉一儒爲南京太常少卿
廕子俊臣入監

以嘉靖己未總督宣大時擒虜酋功也

甲申覃建儲恩予誥命

誥贈曾祖諶祖選父瞻俱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曾祖母祖母母妻仍一品夫人

乙酉請改南京太僕少卿李際春于太僕擢工科給事中李臺爲陜西副使浙江道御史王宗舜河南僉事姜國華爲河南陜西左右叅議

己丑請廕贈光祿少卿漳平知縣魏文瑞子希

翁入監
以文瑞姦事也
庚寅請加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林俊爲少保
廕孫及祖入監
俊貞肅嘉靖中請老加太子太保致仕及叙
錄其恩稽勳司郎中至是其孫及祖
題改語部議公請贈錄廕乃有是命
癸巳請擢衛輝知府張昇爲陝西副使廣西僉
事卓爾爲苑馬少卿戶部郎中楊應東爲貴州

僉事調太僕以即邢守庭于南京
乙未請補陰台州府知事武暐子尚晃梁山縣
主簿暐植孫任元入監
暐死倭植死寇暐子尚賓以陰舉于鄉植子
寵亦陰而殁故請補
庚子請擢陝西副使夏栻為太僕少卿山西僉
事武爾瞻為南贛右參議除僉事卓佐于河南
癸卯請擢浙江道御史王瀚為陝西副使
五月庚戌請擢浙江副使李樊龍為左參政

壬子請擢漢陽知府馬麟爲浙江副使

癸丑請加山西左衆政宋岳按察使致仕

岳以考察閒住至是兵部錄汾州禦虜功公

爲請乃有是命

議犯贓官不准封贈

錦衣經歷牛應龍父孔昌任雎寧丞鴻臚序

班李國卿父應奎任寧國同知皆以考察爲

民至是請比例移贈詔部議公言勑諭内一

欵凡授誥勑其先犯贓罪巳經赦宥免追奪

授後犯者雖赦宥亦追奪又
宣宗聖旨但犯貪污罪將原授誥勑追了不曾給
的不與夫已給尚追奪況未給者乎自今內外官
有應封贈其父坐貪酷爲民者本部酌請姑
以冠帶閒住後有恩典毋再濫及
帝曰是貪酷爲民者不拘考察問革皆不准封贈
其他事爲民者非遇大慶覃恩亦不許
乙卯請擢順天府丞徐貢元爲南京大理卿
丙辰議許新建伯王守仁子孫世襲

王文成以正德己卯討平逆濠嘉靖元年
世宗登極詔封王守仁爲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
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三代幷妻一體追封八年總督兩廣以病還
大學士張文忠公孚敬議削奪
世宗命王守仁伯爵止許終身
帝卽位兩京科道交章請復因命江浙撫按覆勘
功狀巳江西巡撫侍郎任士憑浙江巡按御

史王得春先後勘報下吏部五府九卿科道詳議公會成國朱恭靖公希忠戶部尚書馬恭敏公森兵部尚書霍公冀都察院王恭節公廷等疏曰方逆濠稱兵南下正值

武廟巡幸之時雷焰熏灼所至瓦解天下事已岌岌矣守仁聞變豐城不以非職急還吉安倡義勤王用敵間張疑兵攻南昌擊巢舍未踰旬而元兇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坐貽宗社磐石之固仰蒙

先帝知眷圭符剖賜之賞已榮于生前不幸疑礙
中傷河山帶礪之盟尚嶄于身後此四十年
鈌典海內人心所望興滅繼絕于
皇上者誠不淺乞補給誥券令子孫承襲
帝曰王守仁旣有擒逆功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
丁巳請授推官龍光吏本 王楨南京吏科 知縣陳邦顏
兵科 俱給事中行人周以敬陝西道 李世臣廣東道 姚
[illegible]洋南京江西道 推官盛時選山東道 知縣李學道浙江

道潘民模福建道李紹先南京廣西道俱試御史

戊午請擢江西布政使曹三陽爲順天府尹改

貴州巡撫嚴清于四川

己未請斥吳江知縣鄒傑爲民

以巡撫謝公糾其私餽并姦贓不法事也

庚申請擢陝西右布政使馮惟訥于江西左精

膳部郎中查志立爲河南副使

癸亥命視牲

後二日丙寅夏至

帝將祭地于方澤先二日辛酉

駕親視牲畢命公輪視

甲子請擢光祿卿趙錦為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應天府丞史朝賓為南京鴻臚卿

丁卯覆太常寺少卿武金重京師疏

金言京師天下根本而兩京府尹京縣知縣乃守令中最重且要者宜加意慎選如大京兆得人候積有年勞徑陞戶部侍郎職銜仍攝府事三年以上仍行另擢其宛平大興江

寧上元知縣務于進士舉人內選補如聲望顯著一體行取授科道詔部議公覆如金言從之

辛未請命兵部右侍郎冀鍊兼右僉都御史巡視山西宣大薊遼保定六鎮

以王公引疾乞休准其歸擇推冀端恪

甲戌請推浙廣僉事王應顯爲右參議

丁丑覆兵科都給事中張鹵裁巡邊大臣疏

鹵言邇議遣巡邊大臣臣以爲責任貴專事多

門互諉何謂各兵備不以邊關以巡撫巡撫
不足憑再以總督今又謂總督不足憑再起
巡邊大臣之議且此邊臣將觀望沮格等一
時邊患成寧亦何補如昨虜方深入兵部右
侍郎遲鳳翔奉命經畧于是邊鎮皆苟且塞
責今復命總督劉燾王之誥頂之誥以病辭
務推轂賴代臣竊謂可無遣第專責總督便
請部議公覆如幽言從之
戊寅請擢刑部陝西司郎中陳志翰慶陽知府

黃燈爲河南山東副使

六月己卯覆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疏

大經條五事部議公具覆一廣銓除謂邇者州縣進士宜多選州縣其歲貢一途類多衰老止授佐貳一重邊選諸邊郡邑繁簡不一應稱難治宜選進士年資强銳志行純實者除補以備他日兵備督撫之選行取擢陞必先首及三慎調移謂數易守令則下不安自今有應調者止就旁郡近邑毋輒易滋擾

四省繁文謂守令當日理民事今往往承委
在外署以佐貳教職令正官伏謁迎送廢職
業一切禁止五嚴舉刺謂舉刺以厲百官宜
直書實事明白簡當毋拘多寡貴精確從之
辛巳請改太僕卿靳學顏爲光祿卿
癸未請補廕南京兵部尚書王崇慶孫懋康兵
部右侍郎鄭綗孫汝喬入監
以王公子田鄭公子光廷皆廕而没也
丙戌請擢太僕少卿董傳策爲太常卿

庚寅請擢刑科都給事中朱繪爲應天府丞山東道御史董堯封爲太僕少卿

壬辰覆勘四川僉事錢于鄰山東運使俞文榮致仕調湖廣副使姜廷瑶簡僻

是御史張問明劾其不職下部公酌覆着

甲午請擢石阡知府王管爲行太僕少卿

乙未請擢武選郎中陳覲爲湖廣副使

丙申請擢雲南右參政徐栻爲按察使

丁酉請陞山東僉事周怡爲南京司業

戊戌請擢四川副使莫如善爲雲南右參政河間同知李可久爲山東僉事
庚子請擢戶部郎中解明瑞爲四川副使
七月庚戌請巡邊總督兵部右侍郎劉燾還部丙辰請擢大理右寺丞凌儒爲右僉都御史總理山西屯鹽
以唐公引疾乞假歸也
丁巳會議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召見大臣疏
齊因災異陳言秋防重大請

帝召見內閣九卿令各獻禦虜策而議臧否親酌
去留若才識疎庸言語支吾者令自陳引退
其各邊督撫乞勅吏部考覈應留應去者請
聖裁詔吏部會兵部議人公因與大司馬霍公
冀覆言召見大臣科道官屢嘗建白竊觀
太祖開基
成祖靖難日接大臣咨訪時政
孝宗皇帝屢召大學士劉健等尚書劉大夏等于
文華殿議事

世宗皇帝平臺以諮邊等召見嚴嵩與徐階[illegible]
遊明良際會千古莫及伏望
皇上俯采羣議不時召見閣臣徐階李芳春陳以勤張居正面開保邊禦虜機宜親加裁正臣博冀與部院諸臣馬森高儀毛愷雷禮王[illegible]等雖至愚極陋倘蒙賜召亦願各効一得其才識短長品格高下自莫逃天鑒應留者[illegible]留應罷者徑罷無待自陳至各邊督撫多科道薦舉廷臣會推多者一年少者數月注措

奉周節目秋防屆期若驟更置舊者百念俱灰新者一時難至殊犯臨敵易將之戒乞聽兵部議准奉

聖諭傳示譚綸陳其學王崇古督率撫鎮道將看實防禦姑仍以虛言誤事縱虜深入定行重處候秋防畢科道官逐一查訪應留應去指名具奏從公覆議恭候宸斷

帝曰是

請贈太常卿管祭酒事胡正蒙禮部左侍郎

以侍潛邸講讀勞也

戊午請擢河間府同知任彬爲山東僉事寧前兵備

己未請擢陝西按察使沈應時爲山東右布政使貴州右叅議馬出圖爲四川副使

庚申請擢江西左叅政曹金爲陝西按察使刑部員外郎楊自治爲雲南僉事

辛酉請宥江西道御史李學道外調

時中官許義坐挾刃嚇財事發李侍御巡視

中城徑執義管之衆闖忿不平有張福者糾
其黨百餘于初九日朝罷突集左掖門外捽
李侍御奮挺叢毆踣地幾斃百官相顧錯愕
公趨詣其處亟促錦衣都督朱忠僖公希孝
力解護出得不死司禮監太監滕祥以聞
帝大怒命希孝執義等十餘人至東上門杖爲首
者一百論戍烟瘴餘各六十發南京孝陵
衛學道以禮管內寺人請意體調外任公言
學道被毆時臣[illegible]在左掖門外親見其

至要豈毀身無完處者乎亟請[illegible]

非失於考覈方嘗救賞罰卽就黜矣[illegible]曰以[illegible]下

益復昏況不省人事非旬日可平復者使卽

擬調既艱延謝又難赴官之令罔終[illegible]遂乎

復易稱權宜念其受禍最慘仍還原职

帝曰已有旨[illegible]廣州推官

壬戌請擢河南道御史王好問爲大理右寺丞

又請擢江西副使方攸績爲左參政湖廣僉

事林一新爲貴州右參議

乙丑請擢巡視浙江右副都御史趙孔昭爲戶部右侍郎劉自強進左太常卿陳紹儒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丁卯請擢江西左參議陰武卿爲副使禮部主客郎中燕叔功爲江西左參議刑部員外郎郭良爲湖廣僉事

己巳請除浙江道御史王三大爲河南道

壬申請廕贈兵部侍郎孫繼魯子宙入監

癸酉請召右副都御史李中巡撫浙江擢廣西左布政使陳慶為太常卿以右布政使周倣代除右布政參大器于陝西僉事黎元于山東

丙子請擢湖廣右參政阮文中為南京太僕少卿廣西按察使郭應聘為右布政使

八月庚辰請復除副使溫如春于四川擢廣西右參政蔡應楨為按察使以副使曹天祐代

壬午請擢順天府丞顧存仁為大理右少卿刑部郎中應存卓廣州知府陳復升為廣西廣東

副使

丙戌請擢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爲順天府丞

己丑請擢山西右參議秦可大爲副使以山東

僉事何際代起知府吳國倫于高州

甲辰請蔭贈光祿少卿編修王思子子東入監

乙巳分奠帝王廟

丙午覆巡撫陝西都御史張祉邊吏馬政疏

張公奉諭陳言詔部議令司道守令均有

地方寄而在邊諸臣尤修攘所繫欲責實效

非久任無以畢其志欲行久任非旌奬無以
慰其心故藩臬不分司道郡縣不分正佐首
領但地宜人安者資淺加服俸資深陞職級
如趙賢以叅政管荆州府事王尚賢以通判
管安塞縣事孫黄以同知管安定縣事廖元
以主簿管古田縣事歷歷可指即趙賢既以
叅政管府事接見監司自有同僚禮節申呈
上司自有屬郡體式原無相碍何俟申明自
後上或凌下下或傲上分別曲直是非指名

參究其司府州縣不止仍加服俸雖陞俸級亦各循舊難議更改至苑馬寺行太僕寺均有圉牧責者二卿向推參政補令參政有自二寺卿擢者惟一倒置間而事權日輕人心日馳馬政日廢今後仍以參政及年深副使推補果有異績亦照先年都察院車駕事例不次超陞詔如議行

九月辛亥請擢陝西右布政使朱大器爲太僕卿廣平知府江一麟爲廣東副使

壬子議復誠意伯劉世延爵

世延在嘉靖丙寅以奏詞欺慢爲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所糾

肅皇帝勅令革爵閒住不許再用至是南京給事中岑用賓等論薦世延亦自疏乞復詔部知公請集廷議因奏封爵所以詔功而功有開國繼世不同削爵所以絀罪而罪有私犯公過各異故功懋者世爵曰公曰侯曰伯載在盟府罪重者議功身免二次子免一次特至

務書青田劉基國初啓運立功十居八九故
高皇帝時稱子房不名且以文臣守正特封誠意
伯過靖遠新建遠矣今止以裔孫言語文字
差誤遽行削奪似非崇報初意但世延性本
輕浮氣復盈滿必須仍痛懲創請准復誠意
伯爵世襲世延姑令帶俸閑住
帝曰是劉世延准復伯爵
癸丑議召還清理屯鹽都御史
大學士張文忠公居正條議時政一節財用

內云屯鹽都御史應否取回該部從長計議
巡按御史王嘉賓乞取回別用戶科給事中
魏時亮欲九邊酌用一員通管俱詔部集議
公會戶部馬恭敏公兵部霍公覆奏九邊鹽
藪全在淮揚各省屯政廢興無與邊徼大臣
專理屯政比之軍門戎政旁午者不同巡撫
分理屯政比之大臣隔遠遙制者迥異據今
廷議在江南山西可罷江北必不可罷請將
鄒應龍凌儒召還別用九邊屯田併歸江北

罷尚鵬總攝而各省當如閣臣議責成各巡撫巡鹽自行清理侯鹽法既清即巡行各邊爲國家長久計不拘二年三年果有成效聽戶部奏或璽書獎勵或特加部銜示優異

帝曰既會議停當罷尚鵬着仍清理各邊屯鹽換勑與他鄒應龍凌儒回候別用文忠後追奪不再及

甲寅請趣浙江副使陳紀于廣東

初紀議會一本不宜招大家并賊不宜勦識者是之已寢不行紀謝病歸至是給事中陳

邦顏薦之公因起用

請擢福建按察使黃華爲陝西右布政使

丙辰覆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張居正疏

張公條時政六事省議論重詔令固邦本覈名實乃吏部職掌公推銜奏內未盡事宜上請因銜省議論爲四款一軍國重事會議時見有異同自當面吐毋退有後言一議後必行久罔效方可徐議毋遽切責一撫按陳奏

方畧須下司道細酌求可永行舉刺文武須選舉年以後各衆眞實一科道疏章有窒碍難行者不得槩覆衍重詔令爲二款一在京諸司具奏勿尚浮文覆奏不過十日一在外行勘都察院勒期報銷衍固邦本爲四款一有司始徵薦剡後漸改節者勿偏護一顯受誣枉蹟被中傷者須力爲伸白一疲邑適秋倒應降級者改擬停俸罰俸一雲貴遠方行取者毋因遲遠誤考選須仍考授科道衍衆

名實爲十一款一督撫司道相宜者加職管
事兩京諸司正官缺先儘本署佐貳推授一
在京各官相宜者一體加職一奉詔循例薦
人不當著連坐一翰林吏部毋專內轉科道
照前內外間補一兩京小九卿品職畧同毋
改擢戶刑工司屬與吏禮兵一體叙遷一考
滿官赴部仍分三等不稱者別處或罷斥請
勑勳階應否分別請裁一兩京堂官署考明
開賢否不必對偶含糊一內外官有守並得

罪者初則起擢後如改節仍斥其掛誤遷謫
者别無顯悪後有功績仍陞一 督學副使弁
試御史考實授不稱職者俱改調一庶吉士
聽閣部訪有不飭者不時參奏外補
帝曰依擬着實行
丁巳請擢四川參政李遇元為福建按察使
己未請擢光祿寺丞路王道為尚寶少卿
庚申請改南京禮部右侍郎呂調陽于禮部萬
士郁進左

癸亥請擢江西按察使殷邁爲四川右布政使

蘇州武昌府同知金柱劉田爲廣西山東僉事

勒貴州左布政使王遵回籍聽勘

是總理龐公追論其爲兩淮運使時乾沒課

金詔部議着

乙丑授行取推官光懋吏科宋良佐兵科知縣溫純戶科魏體明刑科張煥南京戶科李日强南京禮科太常博士李巳禮科行人楊一魁兵科許天琦工科駱問禮南京刑科爲給事中推官蔡廷臣湖廣道傅孟春浙江道

道許大亨貴州道知縣楊家相崔廷試蘇士潤
江西道向程湖廣道趙焞河南道楊相山東道李學詩
孫裔興俱陝西道姚繼可四川道郭廷梧廣東道賀一
桂廣西道劉堯卿王圻俱雲南道許鎡貴州道潘允哲
南京江西道余嘉詔南京福建道傅寵南京廣東道國子監
博士楊邦憲南京貴州道俱試御史
丙寅請起浙江道御史黄正色爲大理左寺丞
丁卯請擢雲南右布政使江珍于貴州左浙江
右叅政殷正茂爲江西按察使山東副使陸瓚

陞四川右參政

己巳請召總理河道工部尚書朱衡回部管事

擢廣東按察使陳善爲雲南右布政使

庚午子俊卿武舉中式

都督公以古北逐虜功廕授錦衣衛正千戶

管工陞署指揮僉事嘉靖甲子中鄉試第一

乙丑公知武舉避不試是月會舉中第一復

令辭功陞一級止以正千戶陞署指揮同知

辛未請起右副都御史翁大立總理河道

癸酉請擢湖廣左叅政林命爲廣東按察使雲
南副使楊守魯爲浙江右叅政
乙亥調廣西副使程大賔于雲南提督學校
十月丙子請擢湖廣右叅議黄可大爲廣西副
使
壬午請除太僕少卿周晃原職授南海知縣詹
仰庇雲南道試御史擢河南僉事方新爲叅議
乙酉請擢刑科都給事中顧弘潞爲湖廣左叅
政山東廣東道御史溫如玉爲山東副使李世

臣爲湖廣僉事

巳丑請召禮科給事中沈束爲刑科都給事中

庚寅請擢江西僉事施堯臣爲湖廣副使

壬辰請擢貴州右叅議林一新爲江西副使

癸巳請除禮科都給事中周詩于本科刑科右

給事中舒化于兵科戶科給事中夏時于禮科

甲午請加翰林院修撰余承勛兵科給事中傳

佩俱太常少卿致仕

承勛以嘉靖甲申議禮杖爲民佩以

民俱先復職矣至是浙江撫按趙孔昭王得春薦承勛四川巡按薦佩俱乞召用詔部議公言二臣皆年七十請遵引年例如前尹相進階致仕從之

乙未請擢湖廣道御史張櫝爲尚寶卿廣西僉事樊儆爲貴州右叅議

甲辰請擢瓊州知府史朝宜爲廣東副使南京刑部郎中楊文明爲廣西僉事

十一月己酉請擢浙江左叅議崔近思爲山西

副使山東僉事陳燦爲浙江左叅議
乙卯請命貴州左叅政黎澄致仕
丙辰請擢江西貴州副使于錦王鳴臣爲陜西
貴州叅政考功員外曹自守爲江西副使
丁巳議任子
公奏恩廕官刑陞宗人府經歷順天應天二
府治中俱得轉遠方知府間有事體未諳不
堪民牧者旋罷斥致朝廷恩禮不終先世家
聲漸隕今宜度才而授如才識卓犖能勝民

社寄則仍舊陞遷其次宜量陞閑散如五府都事得陞兩京太僕寺丞如宗人府經歷及京府治中得陞鹽運司同知陞後如止事體生踈在任並無顯過寺丞一考得陞工部員外郎填註中書辦事再考三考得加俸服運同仍陞至運使及行太僕苑馬寺少卿間得陞左右參政其聽選官生恩生查循故事正歷上選八年雜歷上選十三年方准挨次取選庶待次人少擬用途廣愼民牧重國恩惜

人才一舉而三善得矣詔依議行

庚申請擢山東僉事徐敦爲陝西苑馬少卿儀

制員外郎蹇達爲山東僉事

丙寅命視牲

後二日戊辰冬至

帝躬祀天于圜丘先二日甲子

駕親視畢命公輪視

辛未議覆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河南道御史

鍾沂等考察京官疏

臺省共條考覈規則四事詔部議公具覆一詢訪以定賢否不無遺議須各堂官手註考語送部院叅詳中有名實相違愛憎互異者務虛心鑒別不得依阿二謂匿名文揭率奸人報復屢已有禁諭宜勅內外諸臣嚴行訪逮有私受揭帖不行糾舉者并罪三謂五年間內察廷臣外計羣吏法網既密宜濟以寬止論大節毋苛責細故首絀巨奸毋拘泥舊數若存留中有聞望超卓者仍亡論資格一

體援擢西曹科道拾遺往往有投匿中傷之
弊近雖釐革然彼此率多雷同閫亦有步趨
首鼠巧避嫌怨者今宜重戒公同評品擬議
未眞者毋輕濫及奸惡顯著者毋槩姑容
帝諭依議行復諭部院考察重典務虛心鑒別精
汰衆職以彰幽斥之公
十二月丙子覆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劄
時亮條十劄詔部看三劄涉吏部日先憂言
今天下可憂惟民能爲民紓憂者在郡守直

慎其選果有治行超卓如先朝嘉與楊繼宗
揚州王恕者即陞卿寺京堂或徑轉巡撫以
示旌異曰養士言各省直隸提學乃朝廷文
教所係須擇學行兼優輿情推服者任之不
必限以三年五年俟其資深望重或徑陞祭
酒或量改翰林院相應職銜以示風勸曰久
任言官必久任乃可責成自今內外有能修
舉職業者宜一切久任不必數易以滋煩擾
一仝覆言前二事當如亮議其久任雖經屢議

簡諸司缺多需次人缺不能盡行宜先將職
務緊要如兩京府尹祭酒在外巡撫各左布
政使兵備提學及守令有聲稱著皆久任責
其成功資望既深仍量加職級從之
戊寅請擢山東副使曹科爲右叅政車駕員外
郎李欒爲河南僉事
己卯命調薊鎮兵備叅政羅珵
巡按御史劉翺巡鹽御史鍾繼英交章論珵
請斥部議以言薊鎮各路兵備比他鎮叅

同責任既艱利害尤重如前密雲道盧鎰以失事克軍丞平道沈應乾以失事爲民此他鎮所未有事珪備薊數年修邊練士[illegible][illegible]多勞若據論即斥疆場任事者後必解[illegible][illegible]酌功罪將珪仍以參政改調令策勵供職[illegible][illegible]之

辛巳請擢安慶知府周希哲爲山東副使

壬午請發廣東軍餉

巡按廣東御史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劾擬李甬貪吏必須[illegible][illegible]分巡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節吏

請戎部部議公言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今巡法當按治郡屬知府法當率作州縣巡按御史法當督責守巡府州縣官今廣東巡按御史請從標議遂歸嚴飭不如約者指名糾劾各兵備或才力不同當即行督撫按官查核應留應易逕奏改補府佐以下竟自更調然竊聞廣東邑里消條庫藏空竭即如潮州府城外盡皆草莽拯溺救焚時不容緩臣博向在本兵以福建危急請發帑銀二十萬兩接

濟始得蕩平今廣東比福建萬分危急雖經
撥留本省應解銀兩涓滴難以彌漏雖經查
催二省原借銀兩盡餉難以充饑乞勅戶兵
二部各查發見銀五萬兩共十萬兩解赴廣
東隨宜支用所費甚少所關兵機甚大

帝曰該地方未靖深切朕懷這給發銀兩着戶兵
二部即便議報尋發太倉銀太僕馬價銀各五萬
兩廣東給軍

癸未請擢兵部左侍郎劉燾爲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趣赴任起右僉都御史朱笈巡撫大同擢

湖廣僉事李堯德爲右叅議

乙酉覆議廣東提學副使羅元禎

張公礽題覈名實議提學官關一方士習如、

不稱職查照先年副使郭持平例更調分巡

又魏給諫劾陳養士議不稱者量改別用元

禎巡鹽巡按所至有聲顧督學非所長至是

考滿兩廣總督張恭懿公瀚廣東巡撫熊公

桴交章保留公核其在廣三載士望未孚旣

經請留仍以副使酌量改用從之
丙戌請擢刑部員外郎卜相爲湖廣僉事
己丑請擢山東右布政使沈應時爲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
辛卯覆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處兩廣議
大經條重事權久信任寬文法聽委用廣招
徠厚酬功儲人才七事未言乞勅吏部將近
舉邊才逐一分別仍行兩京九卿科道併各
撫按官再訪堪任南北邊方者送部謁習撫

欽按籍推用諸事委任責成詔部議公言廣
福接壤兵部主夾劉巳得勝美請命熹兼督
福建軍鎮巡悉聽節制詔如議行
壬辰請起給事中石星不許
都給事中魏時亮條納諫劄內請起星眞定
巡按張櫝復薦星詔部知公言櫝按眞定正
星原籍親見其被譴痛自循省且才識可用
年力正强請起用
帝曰石星如何就起且不究

癸巳請擢河南按察使陳璜爲山東右布政使
甲午請擢河南山西右布政使張柱李逢時于
左浙江左叅政李攀龍爲河南按察使降副使
劉應箕除僉事郭石俱陜西兵備僉事
乙未請除右布政使柳英按察使何寬副使楊
紹于山西湖廣河南御史鄧永春于河南道
丁酉請擢河南副使王世貞爲浙江右叅政
辛丑請擢光祿卿靳學顏爲右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湖廣按察使方弘静爲江西右布政使陜

西僉事郝大經爲左參議

請復先朝得罪諸臣職贈官

萬鏜（癸丑十一月諫百花酒爲民）復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　金獻民（戊子五月追論哈密閒住）復兵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太保　章拯（庚寅十月祭器閒住）復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肅）　江潮（丁亥九月大獄閒住）復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　陳講（辛丑十月以虜入城堡不能禦爲民）復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　湯沐（同潮閒住）復大理寺卿

次年

贈工部右侍郎　潘大賓（禮科乙未十月以不攻汪鋐爲民）

鄭一鵬（戶科甲申七月議禮杖）　張漢卿（戶科同一鵬杖傷爲民）

復都給事中俱贈太常少卿　張日韜（河南道同漢卿議禮杖死）

王時柯（河南道同日韜杖充軍）　高世魁（山東道同木議獄爲民）

郭弘化（貴州道諫採木採珠爲民）　戴銑（四川道同大賓爲民）俱贈

光祿少卿　胡璉（甲申同日韜杖死）　復刑部湖廣司

郎中贈太常少卿　余楨（甲申同璉杖死）　復兵部武

庫主事　王漸逵（刑部職方託疾爲民）　復刑部　司

主事俱贈光祿少卿　黃綰（丁亥三月論陳洸詔獄死）　復

紹興、加贈太常少卿

請復先朝得罪諸臣職

毛伯溫　復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陳洪謨　復兵部左侍郎　余

復戶部右侍郎　陳

復巡撫大同　蔣宗魯

復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　王儀

復吏科都給事中　余才

開住　復光祿右少卿

請卹諸大臣

左都御史張永明贈太子少保謚莊[illegible]　吏部右

侍郎[illegible]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兵部右侍郎鮑

[illegible]贈工部尚書太常少卿管祭酒事胡正

[illegible]贈禮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illegible]志[illegible]贈工

部右侍郎[illegible]景[illegible]贈少保謚榮簡

隆慶三年己巳余年六十一歲在京師

正月乙巳率百官入朝慶賀

丙午請羅陝西右布政使黃華為光祿卿

庚戌請擢禮部郎中楊俊民員外余立爲河南副使廣東僉事提督學校

己未請擢陝西按察使曹金爲右布政使以貴州右參政張任代除御史吳從憲于江西道

辛酉請擢福建副使羅一道爲貴州右參政刑部員外馮子京爲湖廣僉事

丁卯

萬壽聖節率百官朝賀

二月丙子請改南京戶部尚書劉體乾于戶部

加四川道御史張勑太常少卿致仕
叔以嘉靖乙未掌道攻尚書汪鋐杖為民者
時當引年公請加秩致仕
戊寅自陳乞休不允
令甲兩京文官六年考察甄別公循例先上
疏求罷
帝曰卿職首銓曹素懷公正宜益虛心評汰衆職
以贊邦治不允辭
甲申請召兵部尚書郭乾于南京戶部

乙酉計京官

是日榜示考察不職京官年老有疾光祿少卿尹樂舜等三十一人貪經歷周鉉等八人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爲文選郎中胡汝桂等一百二十五人浮躁淺露才力不及吏部文選郎中晉應槐等四十一人

帝命致仕閒住降調如例○胡選郎脅權亂政爲公論所擯遷太常少卿被孫御史代紂同聽勘至是咸謂當黜第憚羽翼咸觀望聶儒公

會筆註尚書楊博考得不謹於計籍諸司失
色楊懋爭推服公而側目者亦衆
丙戌部推山西河南右參政劉日材陳瑞為陝
西廣東按察使浙江雲南副使蔡結陳時範為
陝西山西行太僕卿
戊子覆留左右通政趙灼王正國鴻臚卿李用
敬大理寺少卿王諍顧存仁太常少卿武金陳
瓚李鎮太僕少卿李際春順天府丞何起鳴議
太常少卿董堯封調用高應芳降用

是皆考察自陳[illegible][illegible]今前所[illegible]者

巳丑請推河南道御史王汝正為浙江副使禮科給事中楊樞為陝西右參議浙江河南廣西道御史譚啓趙岩田應弼文選主事盛當時為雲南湖廣四川僉事

庚寅請推浙江副使萬思謙為右參政鄱陽永昌知府張嘉孚張元諭為四川雲南副使江西僉事嚴大紀戶部郎中林澄源為江西貴州左右參議御史為善蔚元康為順德寶慶知府

辛卯請擢黃州知府黃襄爲陜西苑馬少卿[illegible]
[illegible]陞南京湖廣道御史尹校爲南京光祿
少卿[illegible]合[illegible]知[illegible]王璽管大勳爲太平[illegible]江知府
癸巳嚴巡按御史譚啓趙岩爲明讀舉刺疏
先因內帑匱乏之命四御史出括鐵省餘銀解
部潛邊然人攝數省勢難周歷耳目無倚寄
先後復命舉刺互異公一切斜正之淅直者
爲諱疾論揚州知府偷東楚五河知縣張憲
湖武進知縣戴師嚴俱革職勘問矣巡倉御

史張啓元行爲三人訟寃詔部議公言其不楚
憲翔師嚴屢登薦列未聞有議今啓元力爲
辯白請令赴部別處會廬鳳巡按御史王友
賢勘憲翔至公言憲翔止以禮度小失掛議
今旣勘明宜即推遂擢戶部主事尋改御史
啓幾論浙江左布政使郭朝賓常州知府詹
嶽紹興推官陳文煥尋爲南京糧儲都御史
游震得所薦山陝者爲趙岩論山西靈石知
縣申嘉言誤書沈嘉言詔部議公言姓名尚

差臧否難斷擬留用又論東昌知府宋豫卿
尋爲巡鹽御史鍾繼英所薦公下山東撫按
姜廷頤李鳳翔會勘及勘至部部議公覆留
朝覆嶽文煥豫卿俱照舊供職啓岩已外補
宥勿究江福者爲馬明謨論福運副使唐九
德江西副使于錦桂平知縣方若坤公從撫
留用推問責者爲張問明學情猾瞞人心
乙未請擢戶科都給事中魏時亮河南道御史
陳聯芳俱太常少卿

丙申覆議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温如璋

是南京御史王原相所糾詔部議公言如璋值伊庶人作孽其家被禍最慘今論爲伊過付難服其心第物望未孚請外調從之

己亥請推南京右都御史林雲同爲南京工部尚書大理卿戴才爲刑部右侍郎兵部員外郎康憲爲江西僉事

庚子請起右副都御史張師載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張鑑總督南京糧儲

辛丑請擢太僕卿朱大器提督四夷館太常少
卿武金俱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撫治鄖陽
癸卯分饗帝王廟
甲辰請擢大理右少卿顧存仁爲太僕卿南京
文選郎中孫鑨爲南京尚寶卿寧波知府徐善
慶爲廣東副使
三月乙巳請擢文選郎中曾同亨爲太常少卿
提督四夷館改南京太僕少卿阮文中于太僕
丙午請擢南京貴州道御史張啓元爲福建僉事

丁未請擢驗封郎中高察工科都給事中孫枝
爲河南山西右參政江西道御史周弘祖爲福
建副使提督學校南京給事中徐尚楊州知府
戊申請擢編修王錫爵爲南京司業
己酉請擢大理寺左寺丞黃正色爲右少卿
癸丑請擢南京禮部儀制郎中姚弘謨爲湖廣
右參議御史陳瓚王原相爲處州寧波知府
甲寅勅僉都御史凌儒冠帶閑住
以考察自陳公追論其知縣行取時貪而特

與援大節久虧徑坐斥

請擢湖廣副使陳一松爲陝西左參政戶部員
外郎艾希爲山西僉事

丙辰議處托疾避難大臣

僉都御史劉　公祐撫大同爲張都諫鹵所糾
已命革任待用至是復被巡按御史燕儒宦
論其詐疾捏縱諸狀部議公言其行檢有
碍風紀難留請革祐職閒住因言近各邊督
撫兵備一遇艱危輒多稱病至兩京部院大

臣亦往往引疾殊非鞠躬盡瘁之義今後有
疾不許自奏外聽巡按勘實轉請如虛叅究
其兩京三品以上必眞危急方與具請勿一
槩題覆
帝曰祐冠帶閒住人臣之義當委身狥國此後邊
鎭臺臣如有托疾避難者科道官及各巡按御史
叅奏處治其兩京部院大臣告病該部仍查勘的
實不得槩覆致乖大義
丁巳請擢福建道御史郜光先爲大理右寺丞

王好問進左南京考功郎中李宗爲南京通政
右叅議
戊午請擢江西右叅政殷從儉爲南京太僕少
卿平陽知府毛自道爲湖廣副使
庚申請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炳然兼右都
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吳百
朋于刑部戴才進左太僕卿董傳策爲南京光
祿卿
辛酉請改南京太僕寺丞范應期于尚寶司擢

福建副使張鳳來爲江西叅政
壬戌覆留操江應天巡撫僉都御史吳時來林
潤右通政海瑞鴻臚卿史朝賓太常少卿劉一
儒應天府丞朱繪議太僕少卿朱天球調外
是皆自陳下部公酌覆者
癸亥請起侍郎汪鏜爲南京太僕卿兵部郎中
汪宗伊于南京文選副使顧問于山東
甲子請調太僕少卿董堯封降叅政凌雲翼櫂
南昌知府陳紹登爲山東山西福建副使戶部

郎中蘇松爲雲南僉事
丁卯請擢巡撫貴州鳳陽右副都御史趙錦爲
大理卿方廉爲南京工部右侍郎起工部右侍
郎李遷于南京兵部副使鄭洛于山西
四月甲戌降按察使王道行爲山東叅議太常
少卿晉應槐爲長蘆運判
乙亥請擢刑科都給事中沈束爲南京右通政
丁丑請擢户部侍郎趙孔昭爲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大理左少卿王評爲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戊寅疏劾江西右布政張桂
是巡按御史顧廷對糾其貪黷宜斥部議
公言桂素稱清正向宦河南遭伊府人恣横
堅持不屈將論偉之據論贓汚何不自愛至
此乞下撫按會勘如實不止議罷若以嚴召
謗亦與辨白從之
庚辰請加給事中秦祐劉祿太常少卿致仕
祐嘉靖丁亥九月議大獄褫以丁未九月攻
嚴世蕃俱杖為民時當引年公請加秩致仕

壬午請擢河南右布政使陳應和于左

癸未請擢蘄州知州聶瀛爲陝西僉事

甲申請以大理右少卿丘橓原職黃正色進左

乙酉請覆刑科右給事中光懋端士習疏

懋言明興以來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迩乃有援儒歸釋引類呼朋陰附捷徑在廷漸見改圖在外猶踵舊習乞嚴考課重經術詔部議令言道若大路學貴力行豈容徒騁虛詞雜以勢利兩京前果有此風頼

聖明敦本尚實翕然向化但外官未盡格心猶有倡說妙悟流歸禪寂甚至大盜附名脫罪白丁托隱進身者所關風俗紀綱不淺應釐正此後中外官猶或不悛聽本部署下考從之

丙戌請加南京尚寶卿張登高太常少卿致仕登高特以衰殘爲南京給事中駱問禮所糾下部公請加秩致仕

丁亥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陳紹儒于戶部

戊子請擢浙江按察使蔡文爲河南右布政使

辛卯請起南京戶部右侍郎游居敬于南京刑
部兵部左侍郎王之誥協理京營廣西左參政
陳道基爲浙江按察使
乙未請擢南京司業周怡爲太常少卿提督四
夷館浙江副使丁湛爲廣西左參政
庚子請擢萊州知府羅田爲遼東行太僕卿
辛丑請留請告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
五月丙午請蔭雲南僉事張澤子斯盛入監
以澤分巡普安督兵討鳳繼祖死事也

丁未覆河南道御史劉翀考選疏

翀因行取條五事一嚴課額二酌繁簡三覈實素四別年限五調器使詔部議公皆覆如翀言獨稽查錢糧先期甚嚴卽嘉靖中薛宗鎧已授禮科給事中仍發回縣催完始容到科此後戶部查有未完者行撫按官候徵完方許起送如蠲免覈報議處從之

戊申請擢溫州知府李廷觀爲福建鹽運使

甲寅請擢南京戶部郎中王徽猷爲雲南僉事

丙辰請擢工部員外金甌爲貴州僉事

巳未請宥雲南道御史詹仰庇

仰庇疏論內監錢糧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查覈以杜欺冒因言前取太倉銀盡供造鰲山修宮苑諸費多被乾沒

帝怒責其悖逆狂妄命廷杖一百爲民公率九卿疏稱仰庇語果狂謬心則盡忠今暴譴摧廢大傷國體乞量復一官容其洗心滌慮仍諭兩京科道官有見必言有言必盡可採卽行

不可存豈另以例庇爲戒

帝曰知已

壬戌請推浙江僉事王宇爲遼東行太僕少卿

調太常少卿羅昆爲山東副使廣東副使[illegible]元禎于廣西[illegible]陽守曾爲江[illegible]

癸亥再議新建伯王守仁世襲

南京御史傳寵等疏論守仁止乘機殄滅宁藩乃削名錫券至比國初人心未服乞改奪

錦衣衛指揮詔部知公請再集廷議因會成

國朱恭靖公戶部尚書劉公體乾等議闕下乃言罰家封與論功有六曰開國靖難禦胡平番征蠻擒反而守臣激變兵樞宣猷督府門人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重輕方與安危者雖茅土封不足報至如殺宣猷勦寇僅一身一時事功以錦衣世襲則可緊欲制侈則亦可屢濫及非一日矣一旦殺撫臣而起直塞前都鄭令送誅得成其禍可勝諱哉守仁首事定亂僅三月而論之免社稷功也且清

寧夏安化王寘𤄊之變比逆濠難易逈絕時
遊擊仇鉞論功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
服同一擒反何獨於守仁而疑之
帝曰王守仁封爵旣再議明准照舊世襲
甲子請擢禮部員外郎吳教傳爲浙江僉事
戊辰命視牲
後五日辛未夏至
帝躬祭地于方澤先二日丙寅
駕親視畢命公輪視

庚午請改禮部右侍郎呂調陽于吏部

六月乙亥覆屯鹽右僉都御史龎尚鵬疏

龎公因邊疆乏人條陳愼選預養事宜詔部議公言兵家之指口說非難身親閱歷爲難儲養邊才豈直當律部寺郎官凡邊境守令正佐皆宜掄選至邊務雖在下能任事尤貴上能任人請邊近覆都給事中鄭大經所奏催兩京部院司寺科道及各督撫按官備訪堪任衝邊督撫兵備守令及異途中可作佐

貳者分別南北不拘內外大小不論資敘倘
嫌坐名各薦總兵臣部籍記酌陞或優處調
補如知縣加以五品職銜知州加以四品服
俸知府以上皆於各部寺郎官堪任邊郡邊
道者即資俸未及量即起擢大都視處厥程
務加優異此後選擢兵科兵部司屬及都察
院奏差邊關巡按御史必取身歷邊事者備
他日兵備督撫之選其見任各督撫兵備防
禦獻捷及三六九年考滿遵例破格陞廕如

督撫年久能創開疆禦胡不世奇功照先年靖遠伯王驥威寧伯王鉞事例請一體封爵仍行各督撫重臣一切邊務聽其便宜行事不由中制不責小挫不奪浮言各宜悉心殫力仰副委任詔如議行

丙子請補國子監祭酒王希烈爲禮部右侍郎

戊寅請補左春坊諭德孫鋌爲國子監祭酒

乙酉請補四川副使劉直于廣東提調學校

丙戌請補貴州副使周以魯爲江西行太僕卿廣

西左叅議張佳胤爲河南副使

戊子請擢廣東僉事汪汝達爲廣西左叅議

己丑請起左僉都御史李秋巡撫大同擢戶部郎中羅向辰爲廣東僉事

辛卯請擢河南右布政使蔡文于貴州左以山西按察使梁夢龍代起職方郎中何源于稽勳

甲午請擢河南左叅政金立敬爲山西按察使

丙申請擢右通政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丁酉請擢山東副使孟重爲河南左叅政以東

昌知府宋豫卿代起副使同鑑提督山東學校

辛丑賜花幣

以皇五女生賞如前

壬寅請擢文選郎中李世達爲右通政

閏六月乙巳覆議福建副使張鳳來聽勘

是趙撫塗公澤民所論下部公所覆者

丙午覆太僕寺卿顧存仁条體統疏

太僕丞多用廕胄顧公請選科目才望之優

者詔部議公言太僕丞在諸司職掌原係京

堂官例不考覈與尚寶光祿丞同本寺自尊嚴
惟用非其人致壞舊體此後務於主事推官
知縣內選補照尚寶光祿例內擢少卿外擢
司道本寺遇缺少卿令其分攝出巡則府佐
以下俱行屬禮違者聽呈兵部參處從之
丁未請擢湖廣副使施篤臣為江西右參政
戊申請擢大理少卿黃正色為南京太僕卿
己酉請擢河南知府張大業為湖廣副使
戊午復除吏禮兵科給事中李在文胡價張國

彥于本科擢浙江副使馬麟為遼東苑馬卿鍾

江知府潘一桂為福建副使

甲子選授行人陳吾德工科戴鳳翔吏科李崧南京兵科

推官章甫端吏科查鐸刑科主事楊鎔戶科黃才敏

禮科邵廉兵科俱給事中　行人蕭廩福建道　推官

凌琯江西道　張守約陝西道　張更化廣東道　知縣劉

良弼雲南道　何子明南京浙江道　余一龍南京江西道　褚

鈇四川道　俞一貫浙江道　[illegible]瑩南京福建道　主事武尚

賢河南道　余希周山東道　[illegible]山西　俱試御史

庚午請擢刑部郎中劉有誠爲浙江副使
七月甲戌請擢山東右參政王道行爲河南按
察使貴州副使林烶章爲山東右參政以延平
知府陸相儒代廣東僉事周舜岳爲廣西參議
己卯請擢尚寶卿張櫝爲太僕少卿湖廣僉事
張子仁爲四川右參議
癸未覆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用人疏
大經言南北多事當儲人才備任使而端方
之士易得任事之才難求近臣等建言該部

議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數月以來寂無應者玩愒如斯安望其佐國家之急乎惟

皇上召見大臣與議經久之策申飭所司悉奏對無復疑阻其兩京卿寺及藩臬之長酌量才望年力以爲去留薦有異等者即以次銓補

詔部議公覆如經言報可

甲申請擢尚寶少卿[illegible]三道爲卿金燕岳樹尚寶丞

丁亥請擢廣東僉事張[illegible]大爲左參議

戊子請擢戶部郎中顧[illegible]員外郎王錫

僉俱福建僉事改刑部主事鄭履淳任尚寶丞

庚寅申明禮部太常寺職掌

先是禮部議革太常寺協律郎等官四十八人止存二十九人行寺定擬執事或兼攝或參用樂舞生不得守師宗記舊例濫設冗員太常卿陳慶疑引宗記為議刺又以祠祭司移文不署名謂輕己具疏固爭曰郊廟禮繁重今槩議革未免乏人廢事請熟計大宗伯高文端公儀覆議堅持前說

帝報可詔部知公請裁如禮部議慶見議格內益
不能平復請申明職掌謂非禮部所屬何得
擅裁高文端公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天下諸
務爲政事根抵今以本部理太常寺爲侵擾
則戸部之于錢糧兵部之于士馬皆不可問
矣俱詔吏部查議公檢故牘得弘治庚申年
冢宰屠襄惠公滽會五府九卿英國張恭靖
公懋左都御史戴公珊等議稿因言太
常寺之屬禮部乃[illegible][illegible]中一事猶太僕寺之

屬兵部特駕部中一事光祿寺之屬禮部特膳部中一事國朝設官分職以六部爲政本自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外未有頡頏六部者景泰中尚書胡濙習知洪武間事弘治中尚書徐瓊習知成化前事今其言具在固不可槩謂部屬亦難謂全非統屬其協律郎等官禮部所裁是即郊廟國初止設十員不聞廢禮後增至二十七員今二十九員矣蓋分定九廟後本當增官合九廟于太廟後自當

減官至祠祭司與典簿聽手本不僉名自有因六部五府均文武大臣六部二品衙門與五府則僉名畫字五府一品衙門與六部則押字不僉名祠祭郎中乃大九卿五品司屬與典簿乃小九卿七品首領可平行乎變文移爲手本從一時之便行手本不僉名實調停之法豈容頓改各仍舊便毋再瀆擾從之

庚子覆議禮科右給事中朱良佐疏

良佐言九邊州縣正官專[illegible][illegible]科中有才識

者詔部議公覆如佐言仍銓注久任候其諳
練軍機始不次顯擢以克兵備從之
八月丁未請擢兵部左侍郎曹邦輔爲南京右
都御史山東副使鄒善爲湖廣右參政
巳酉請擢工部郎中劉經緯爲山東副使
壬子請起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楊巍爲兵部
右侍郎曹亨進左除副使陳絳于廣東
癸丑請擢南京文選郎中汪宗伊爲尚寶少卿
丙辰分奠帝王廟

壬戌請改右通政王正國爲大理少卿

九月辛未請擢山東僉事郭天祿爲浙江左叅議除副使廖逢節僉事王之弼于山西山東

覆留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塗澤民

是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所糾詔部議公言山海冠方熾未可輕易詔澤民供職如故

壬申請擢禮部員外郎葉憲爲山東僉事

甲戌覆九卿科道薦邊才疏

九卿科道各奉旨疏薦邊才俱詔部議公彙

覆因言所薦人才皆爲南北兵計如兩京兵
部堂屬鎮省督撫及沿邊沿海守巡兵備僉
皆就中掄選其餘不係兵計者自難借此倖
進除見任侍郎楊巍右都御史曹邦輔等八
十二員循次推擢丁憂都御史石茂華潘季
馴御史張士佩主事李材叅政謝鵬舉副使
周斯盛張學顏養疾侍郎吳桂芳遲鳳翔龔
鍊盛汝謙劉𤋮王國光都御史孟養性御史
劉存義候服闋病痊量即推用其侍郎萬恭

按察使盧岐嶷叅政姚九功叅議張問仁[illegible]
考察閒住同知党緒被劾爲民皆難起用致
仕及閒住尚書黄光昇都御史曾于拱陳洪
濛少卿陸光祖副使陳奎張天馭陳紀廖逢
節知州蔡懋昭與先覆准起尚書呂光洵侍
郎吳嘉會喻時都御史汪道昆溫景葵張景
賢李燧徐紳叅政梅守德馮皐謨副使劉穩
聽候別用都御史張西銘候酌補聽調都御
史張志孝溫如璋叅政羅珵副使唐九德聽

陞副使馮謙宋儀望照資銓補聽勘撥察使
謝孟金催速完報又覆吏科䟽稱工部主事
楊時喬遴養慎修司權無染合加清秩俟另
行優擢以風庶官
帝曰這所薦人才俱部須斟酌停當見任者量才
拔擢其餘必真有邊才方令起用毋槩濫叙滋長
奔競之風
乙亥賜緋瓢
帝將大閱六軍公列扈從賜大紅金彩過肩蟒補

麒麟羅衣一件銀鑲椰瓢一事象牙三事一
副
丙子請擢浙江道御史鍾沂爲太僕少卿戶部
陝西司郎中蕭大亨爲河南僉事
丁丑會讞
令甲凡霜降後命文武大臣讞囚承天門外
特命吏部尚書秉筆主案公凡三承命矣是
歲平反四十有一人時有山西失機叅將田
世威劉寶黃緣大學士趙文肅公貞吉囑公

寘矜疑列計勝負公不可明日

帝忽諭法司目今虜報緊急見監將官田世威劉寶郝饒敗發邊衛充軍立功贖罪三年無功拿來殺了蓋文肅密揭請也兵科都給事中張鹵執奏

帝謂瀆擾奪俸二月人謂公當日何不寬公笑曰

出自特旨可也若博豈能從彼欲干公議哉

己卯請擢太僕少卿楊思忠爲右通政陝西副使侯東萊爲苑馬卿　辛巳請擢四川按察使朱綱爲浙江右布政使調河南雲南副使劉行

素隙其樂于陝西廣西　癸未請擢福建雲南
參政周賢宣陞綸爲福建四川按察使以山東
廣西副使顧問羅元禎代　己丑請擢廣東左
布政使熊汝達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
起工部主事楊時喬爲主客司員外郎陞尚寶
司丞先是楊督権南關臺無纍指高文端數
稱于公公素知文端憤[illegible]于時特薦起超用
辛卯扈
帝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　壬戌率百官稱賀

乙未請擢廣西按察使莊應楨爲廣東右布政使以右參政丁溍代

丙申請擢江西副使楊銓爲廣西右參政以雲南左參議張岳代

十月辛丑請擢光祿丞周遜爲雲南左參議

辛亥請加山西副使方逢時爲右參政仍分巡口北

壬戌覆兵科給事中張國彥補給恩典疏

遇詔覃恩凡丁憂養病給假官均被自天順

後皆然嘉靖中司業江汝璧請給
世宗諭曰既累朝已行例實祖宗廣愛敬之意不
必變更仍准給時
穆宗覃恩至再國彥會丁憂不與因疏請詔部議
公言此例也自後起復者徑具文詣部題補
不必奏請從之
乙丑請擢湖廣按察使何寬爲右僉都御史巡
撫福建以山東左叅政吳承燾代
十一月庚午命視莊

後五月乙亥冬至

齋躬祀天于圜丘先一日己巳

駕視犧牲命公幹祀

辛未請擢浙江副使毛鋼廣西副使吳文華爲

山東左右參政職方郎中孫應元爲浙江副使

獻捷族錫錫成

先兩捷賜文武廕擒逆復賜文廕又日殊錫

丁丑請改江西副使陰武卿于廣西提督學校

己卯請擢武選郎中吳兌爲湖廣左參議

庚辰擬謫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爲南京國
子監學正不從

問禮舉乙丑進士觀兵部政公策諸進士時
務獨問禮條對中綮而末以建儲爲大本公
心識之已授行人再歲選授南垣著疏論三
篇一欲復早午晚三朝[illegible]令羣臣面奏取
進止二欲風憲官[illegible]論選童子出入
宮闈盡革刑餘三[illegible]永樂[illegible]制五[illegible]出
入不得久任謹守[illegible]

帝怒其狂妄命降三級公擬南京學正詔改邊方
乃補雲南楚雄知事
癸未請擢浙江左參政王世貞爲山西按察使
乙酉議裁四川冗員
巡撫嚴恭肅公清請并屯鹽水利茶法二道
爲一建昌兵備改爲兵糧道叙瀘兵備改爲
下川南兵備道俱兼分巡上川南巡道駐雅
州守道駐嘉定州詔部議公覆如嚴言從之
丙戌請擢陝西副使曾省吾爲浙江左參政調

廣東副使徐善慶于陝西提督學校
壬辰請加山西右布政使柳英光祿卿致仕
柳方伯以疾乞休巡按御史宋纁稱其清修
淳朴乞都新例以京銜致仕詔部議公覆如
纁言從之
乙未請擢山東按察使周世遠爲山西右布政
使山西僉事沈人种爲陝西左叅議
丁酉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游居敬于刑部擢
湖廣右叅政祁清爲山東按察使

戊戌請擢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僉都御史巡
撫廣西
先是廣西以總督攝巡撫後以廣東夫寧而
廣西古田變起勢難遙制議者皆言宜設專
官督軍理餉兵部尚書霍公以請詔吏部舉
堪任者公特推殷公
十二月庚子自陳乞休不允
先一日
帝諭內閣曰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

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令廠衛密訪來奏大學士李文定 公春芳即日傳示公言召災致異如大小司刑官員果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民詞誣害平人諸官皆臣推授是刑罰不中皆因舉措失平臣實爲首乞先罷

帝曰卿宜安心供職不允辭

辛丑疏辯直隸員吳定所[illegible]參與史張儀疏

儀以齋解至京[illegible]三論令大使

意不能平乃許奏文選司員外郎滕伯輪營
私不公郎中徐濬不即外補四川吏部不當
用陳惟直及巡撫溫如璋兵備何東序眞定
知府陳奎夤緣乞陞狀
帝以儀挾私妄奏下法司逮問公因言儀憤劣轉
逞肆刁誣內而揭單呈堂者文選郎中員外
也故以徐濬滕伯輪之清謹巧肆中傷外而
親臨註考者巡撫副使知府也故以溫如璋
何東序陳奎之本屬橫加詆毀此二百年來

未有異事已荷
聖斷處分但文選司官職掌銓務連日被誣相率
求去臣有統均之責心竊憂之請令濬伯輪
惟直仍舊供職毋過驚疑輙求引避
帝曰此事情與濬等無干着用心供職已都給事
中鄭大經舒莊僖公化御史張更化請究遣
儀刑部尚書毛端簡公愷奏儀所犯宜編置
口外詔革職爲民○大學士趙文肅公有弟
蒙吉貢舉士也南京祭酒姜公寶薦其堪充

六舘師詔部議公擬國子監學錄蒙吉願卽
家坐授文肅屢面懇公執不可文肅含恨及
召入内閣李文定公語曰閣權日削矣籍公
來維振文肅故猛毅好亢言會司禮監陳洪
爲文肅所敎習毋攘臂嫚語幾如聚訟一日
朝退風厲公告同列曰此謂狂恒風大洲是
逆文肅愈怒儀其故吏乗是撼公蒙吉後竟
授國子監學正
請廕贈光祿少卿編修王相子權入監

壬寅請擢通政使李一元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癸卯請召掌詹事府禮部尚書殷士儋同部管事兼官如故擢山西右叅政方逢時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己酉請召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學士吳山於南京禮部擢右通政楊思忠爲通政使

歸德知府邵惟中爲廣西副使

壬子覆留總督屯鹽僉都御史龐尚鵬切責

龐公被山西巡鹽御史郜永春糾其心術狡

猾舉動乖謬乞罷詔部議公言尚鵬夙有風
裁況今邊方多事邊才難得宜留用
帝曰近來吏部不查各官賢否應去應留專一掩
蔽好生欺詐
癸丑引咎乞休
乙卯詔致仕
前一日公認罪本發閣票李文定公票擬既
認罪堂上官姑免究次日批紅下
帝曰既認罪楊博着致仕堂上官姑免究該司官

罰俸半年龐尚鵬閒住屯鹽事着各巡撫從實整
理不必再差
請復先朝得罪諸臣職贈官
韓士英壬子六月吉南京戶科被論閑住復戶部尚書　潘潢癸丑十月改論閑住[illegible]諡[illegible]節復南京兵部尚書俱贈太子少保
劉源清甲午二月以大同斷叛為民復兵部左侍郎
贈兵部尚書　雛昂乙巳十一月被[illegible]以[illegible]媒為民復右副都
御史贈戶部右侍郎　夏良勝甲申八月以文選郎中議禮投後充軍復南京太常寺少卿贈卿　安磐同良

[illegible]議禮 復兵科都給事中 沈漢[illegible]

[illegible]為民 王科[illegible]為民 俱復本科左給事中 錢薇[redacted]科

巳亥[illegible]宮寮為民 復禮科右給事中 謝貴原左

給事中[illegible]議 禮臣[illegible]為民 復太平知府 程輅兵科同科為民

陸粲[illegible]議殺[illegible]民 復本科給事中 胡瓊

[illegible]史司 [illegible]為民[redacted] 復[redacted]知府俱贈太常少

卿 謝瑜癸亥十月彈論嚴嵩為民 復[redacted]道御史 潘

壯同輅為民 復南京河南道御史俱贈太僕少卿

楊淮戶部廣東司同瓊杖死 魏應召刑部[redacted]司巳丑七月議殺母獄[illegible]

軍岳倫二部屯田司巳亥二　巡按為民復各部本司郎

中俱贈太常少卿　李可登同淮　復兵部司

務　黃直　一　復漳州推官俱贈光

祿少卿

請復先朝得罪諸臣職

丁汝夔庚戌　十月　復兵部尚書　顧璘甲辰七月　亥九月議

被論　復南京刑部尚書　王啓大獄間件　巡撫遼東乙未五　劉

復刑部右侍郎　呂經　巡撫　軍變充軍

文莊　張問行巡撫延綏丙午十一月託疾為民

俱復右副都御史　董進第戊午削爲民

復吏科都給事中　尹三聘[redacted]月[redacted]

復浙江道御史　劉爾牧甲寅三月以禱錢杖爲民復戶

部山西司郎中　陳大綱[redacted]月[redacted]復山

東按察司副使　杜鸞丁亥九月十八削爲民復大理寺

副

丁巳大學士李春芳張居正陳以勤會揭乞留

不報

戊午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雷禮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殷士儋戶部尚書
劉體乾兵部尚書霍冀刑部尚書毛愷都察院
左都御史王廷會疏乞留不報六科都給事中
鄭大經劉繼文周詩張鹵舒化嚴用和等十三
道御史郝杰劉思賢羅鳳翔王圻趙睿陳于階
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各疏乞留巳南京給事
中李崧御史余一龍等會疏乞留不報後福建
巡按御史蒙詔疏留值
帝視朝通政司廷宣面請旨

欽命吏部郎遣

庚申陛辭

甲子面辭出京

時從宣武門出朝臣送者塞于途輿騎俱自

覔一不擾有司

戊辰次保定府

隆慶四年庚午公年六十二歲

正月己卯至慶都

癸未次淇子俊民至自開封府

少保公特督河南學來廷公明日抵衛輝大學士高文襄被召代理冢宰事北上就公會因議銓政至夜分文襄曰公真我師歸別執公手曰撰譜爲公護篆爾伺公山林與少遣當遣公還朝又以閣臣當侍班部臣當奏事承旨恐兩詞得因問公公曰

世廟時命方西樵李南渠出掌部事皆免奏事承旨此例也文襄喜曰有是哉既入國門内閣即如例奏允文襄公[illegible]明習典故

癸巳次星軺驛
公平生不喜涉流每從澤潞間道行二十日
抵靑埜鎭從萬善趋星軺

戊戌如蒲
三月壬午兵科都給事中温純請召用
時虜勢孔棘本兵霍公與趙文肅相許旋罷
代以郭公乾時在南京温都諫論防禦事宜
因言歷任尚書楊博久歷邊鎭素抱忠猷今
疆埸多事豈宜別求懇乞起博司本兵詔兵

部看議于是兵部侍郎曹公亨覆稱尚書博
精諳邊務爲國家社稷臣近雖致仕人望愈
歸容洛吏部議請
帝曰是邊報屢至防守宜嚴亟行各該督撫用心
防禦新陞者趣令赴任毋致稽誤○初霍司馬之
賜歸也僉議起公代兵本獨張公以爲不可
亟言于文襄曰楊公社稷臣進退當以禮倏
罷倏起失大臣體且使
帝藐股肱矣文襄乃止

五月營王庄丘

西夏有鄧王者精堪輿術時從郡過公召至阡旁視曰爲我營此丘百歲後欲從先大夫于斯也尋得吉壤距不數十武公喜躬自上兆獲嘉字通寶錢一

辛卯慶孤辰

公自登籍里居僅三四載然皆宅憂其舉觴稱慶自茲始

六月倡繕護堰

蒲三百濵河前此壘石為堰以護歳久圮會
是歳河溢嚙城南北關外盡湮室廬盪析漂
没無筭公計保障無先培此堰首輸百金供
工且倡大司馬王襄毅公崇古大學士張文
毅公四維城居諸文武獻力不三月告成○
先是石州陷虜詔三晉郡邑皆城蒲牧宋訓
負才名公以是役託第若帑匱擬借資公首
捐百金遂成已守臣論訓功公擢訓兵部員
外郎自是水湧至得城堅無恐

浙江道御史鄭國仕薦起巡邊

鄭侍御以特居秋防憤是春大同中虜追咎失事曉矣請做正統中命兵部尚書王驥成化中命左都御史王越行邊例乞起愽以原官巡視九邊報聞　時進疏後詣院送揭掌院事趙文肅怒大聲曰我平生最不喜此公奚故薦國仕從容對曰御史自諸生時聞虞坡天下第一流今日特薦爲朝廷邊廷計耳不知明公宿憾趙慚沮

八月諜報東西虜分道窺京師

時盈廷倉皇建白大司馬郭公乾茫無策增

兵遣餉日不足趙文肅令巡城御史多備石

灰貯瓶伺虜攻城外擲眯其目自稱奇計至

是宮掖紛擾謂有楊尚書在必無此聲息人

益思公不置陳洪亦慫文肅覔巳思逐之矣

隆慶五年辛未公年六十三歲在蒲

三月乙酉召用

少師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掌吏部事

高文襄謂邊廷正多故兵樞之定謀毋一事至輒顛倒倉皇茫無可否則邊情未達也惟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才猷明遠戎務暢諳年力未衰若即召理兵政必然事至能應調度不差可副安攘重托

帝曰博准起用便行取來京○文襄入朝日謀召公以趙文肅陳司禮居要中止至是洪敗籍產文肅被論歸籍

己丑命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兵

部事

庚午秋九月虜酋俺荅孫把漢即汗那吉怒其祖奪襖兒都司妻曰三娘子强以已所聘取兎撦金的女償之也從妳公阿力哥謀挈其婦九人十三騎叩大同敗胡堡降平虜叅將劉廷玉馳報巡撫方公逢時是時總督王襄毅公崇古以防秋駐懷來方公初虞其詐譯至再乃受降時俺荅索甚急第未悉彼情無以應俺荅與趙全諸叛章計簡驍虜萬餘入

鎮羌堡直薄宣府期搏我一將與易總兵趙岢帥師至帶刀嶺猝遇大戰斬首六虜憚竟故道出稍有乞憐意王襄毅盖公仲子都督公俊卿外父列其狀使使歸而謀諸公曰假是制酋命可乎公曰可第

世廟有厲禁誰敢干愼自好爲之浹辰王襄毅還鎮馳達文襄問計文襄進使者詰曰是孫也第恐非愛使者曰俺荅愛之溢諸孫而其妻一克哈屯之愛之也更甚俺荅畏其妻且把

漢以渠故来降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必要吾孫高公報曰乗是得修備矣亟圖毋忘備即不文襄酋命可質以易酋叛籍令以兵脇則曰殺而孫乃戦自止戈卿其棄也後豢之以忍酋殺而角黃台吉皆僕計姑察其意何如以應王襄毅持示方公其先方公兩遣標下通丁金國侯金出語俺苔必欲而孫須以諸叛易俺苔怒立殺之旗牌官鮑崇德請往俺苔乞果愿縛獻

乞封貢王襄毅備列以聞詔閣部議大學士
李文定張文忠殷文莊時皆委斷于文襄而
吏部左侍郎張文毅公四維則王襄毅甥也
卒使謁文襄面詢當如何處者来使具陳處
置策請假把漢冠服并優處其衆廷議洶洶
兵部尚書郭公乾不能主文襄力持必行授
意職方郎中李汝始覆如總督言
帝曰虜酋慕義来降宜加優䘏把漢且授指揮使
阿力哥正千戶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

官加意綏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崇古依原
奏用心處置是時俺荅迫欲贖孫縛全與李自馨
臣西川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小老扣
雲石堡獻王襄毅馳聞
帝曰虜酋旣輸誠哀懇且執叛来獻具見恭順伊
孫准遣還仍賞彩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封貢著
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王襄毅遂受全等解
京正法立遣把漢還俺荅旣得孫而又見服
緋衣金黃盖鼓吹且賚設[illegible][illegible]斯厚也相持

感泣南向膜拜求封貢益切王襄教又使使
告文襄文襄曰忠順忠義
成祖所封貢則琉球朝鮮建州三衞夷迄今歲市
雖有屬禁遼胡行無碍也順逆奚常處置謂
何耳時全輩磔梟示俺荅擁數萬騎逼塞待
命盈庭叢詆王襄教至擬秦檜仇鸞文襄且
廢食寢馳書問公公曰虜獨俺荅知兵有衆
十餘萬控弦精銳冑而騎者三萬餘復得吉
能黃台吉老把都爲之翼趙全丘福李自馨

爲之導昔庚子辛丑時屢遣石天爵款塞求
封求貢似出真心顧其時
先帝堅持政府夏桂洲再三慫不許撫臣龍大有
復戮來使激其憤致
先帝亡歲得怡而宣雲山陝延寧甘固閒屠掠焚
刦最慘甚至破州郡蹂郊圻三十年來迄無
寧乃其心至今在又骨肉自訌此天授我覊
縻會而塞上有鹽川外肩更幸得公中主且
柄國當必坐成第勿以貢市小安輒忘疆場

大計盖四夷来王聖世且難豈非千古盛事
惟是犬羊無厭谿壑難填疲中國以奉外夷
終必莫繼况虜使出入覘我虛實邊烽乍息
武備頓弛一旦渝盟恃何以應目前似若謀
國之忠日後恐爲誤國之罪惟秉成者熟慮
之非山林迂夫所能測也又襄竟决計封貢
並許盈庭大譁詔集議郭公惟外議督撫王
襄毅仍執前請時方公以憂去劉公應箕代
郭公再祈集議文襄授意職方郎中王緝覆

如總督言詔許禮部尚書潘公晟以封爵請
帝命封俺荅順義王授勑書冠服而郭公爲給事
中劉伯燮所糾力求罷詔致仕文襄推公代
帝曰楊博著以原官管理兵部事
四月丙申聞召命
乙卯疏辭不允
是疏發自辛丑日至壬子日通政司封進
帝曰卿兩朝耆宿才德兼優本兵重任特兹起用
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

五月甲申再疏辭不允

公聞前疏不允復具是疏發自戊辰日至庚

辰日通政司封進

帝曰朕以鄉忠藎素著本兵重任特用委托今邊

方多事警防在邇大臣義不可辭着馳驛速來

六月丁未聞召命

兩疏控辭不允三公九列咸馳柬敦趣乃冒

暑行以後彥隨侍由澤潞進

七月戊寅入朝

已卯陛見

甲申議大修邊政

順義王撦[illegible]率諸酋上表謝恩貢馬又擒趙

全餘黨趙宗山張哲等二十二人以獻

帝大悅祭告郊廟賞賚金幣文襄曰吾所爲力贊成

封貢者意固有在也今成矣不一明吾意則

封貢非所圖因言臣請許封貢一使虜嚙繫

于我而無侵擾之害一使我法行諸虜坐收

疆埸之利一外示羈縻專修內治請令宣大

山西延寧甘固七鎮總督鎮廵官秉此閒暇爲經久計積錢糧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乞責成本兵着實整頓更乞勅諭邊臣及歲遣大臣或科道官分投閲視八事較昨歲有無增減細覈冊報成績果奏當與擒斬同功舊套是循當與失機同罪盖往歲疆場多壘欲爲不得其無功猶可原也今可爲矣仍玩愒是實欺君債事罪可恕哉

帝曰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兵部看議來說 公言往歲苦其侵暴欲爲勢不能圖今日趂此閑暇應爲時不可失在文武邊臣着實修舉臣叨寄樞筦不敢不悉心程督 一積錢糧如防秋士馬照舊分布毋輕離局宣府南山不必先期駐守年例銀戶部仍歲給與畢有羨另貯 一修險隘各城堡墩臺惟宣府先大同次之延寧固又次之甘肅則平須矣宜促修築 一練兵馬大

操不如小操合操不如分操宜責兵備監核

一整器械工部向所造給多不堪今欲發銀

自製聽工部議一開屯田請照甘肅例懇積

荒者永不科近荒者十年後科一理鹽法弊

在有司多派斗頭致商重困宜疏通復飛輓

舊制一收胡馬營路缺馬多請發價市給一

散逆黨凡邊民亡入虜中者多方招回

帝命着實舉行

乙酉議馬政

戶科右給事中梁問孟因開馬市議寄養馬監牧馬備用馬部議公言寄養難廢監牧難行惟北直隷山東河南洊災暫令輸直上可實察下可蘇困明年備用馬俱准折每匹輸馬二十四兩解寺收貯先發三萬兩于宣大山西分市給賞從之

丙戌議歛才正名

工科給事中劉伯燮歛才以盡人官之長正名以崇天朝之體部議公請行緣邊緣海

撫按官采謀勇士試有成效頭名爲用至俺
荅欵貢稍穎稱臣議者誤稱和好下比弱宋
夫和者弗臣臣者弗和宜如燮言昭示中外
仍令九塞榜諭敢再訛傳者重究
帝曰正名于章奏文移改正不必榜諭餘依擬
己丑議薊昌秋防
公以俺荅雖西欵而東虜土蠻懸忿必狂逞
且四月犯連山五月犯盤山六月犯名河出
沒固在遼而意注薊春防稍緩秋防正急因

條六事一近詆守墻為怯不知墻外邀擊猶害七而利三若墻內奮擊誠利一而害亢何也因墻拒守法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守實則戰臣傅總督時嘗拒打來孫十萬騎于古北口者蓋旬日匹馬竟未能入後復任總督益習明薊事在守墻無疑借潰墻與戰即有功下矣況尤能戰乎請勑總督劉應節巡撫楊兆總兵[illegible]因異[illegible]意棄墻拒守敢訛言惑[illegible]墻[illegible]有[illegible]一兩鎮兵

已而隣援須擬宜令遼保宣大偵探土蠻犯薊各巡撫自守本鎮總兵李成梁由山海關西援李子勇由保定北援趙岢由居庸關東援總督崇古入關助援要以保護陵京爲主至宣大鎮城陽和會城宜防西虜反側三近並二侍郎駐守通州昌平宜令應節先期部署士馬聽調發四京營士馬如衆星環共北辰不容一二失次宜令鎮協顧寰譚綸操演營兵照内城外城分定信地每門量留精兵

候調五宣諭三衛夷廣寧開原馬市夷伐其
交土蠻詭謀六內治八事宜令薊遼保一體
整飭次年十鎮通閱從之
庚寅請推泥河備禦王永佑為神樞營佐擊
八月辛卯議東虜
遼東巡撫張公學顏報尊難昂部長董狐狸窺
寧前兵科都給事中章甫端請防禦詔部議
公言寧前與山海關一片石原相唇齒今逮
若向遼志實伺薊蓋彼可疑我可慮者也三

一土蠻本俺荅故主俺荅今納款封王土蠻心大不甘勢必徃還二土蠻前犯棒槌崖敗去爲俺荅所姍笑含羞數年必憤發一旦三往歲開原廣寧二市各二三千人今僅二三百非糾聚而何其在我則中外謂西虜服矣又何虞不知西虜犯薊向不若東虜之多恃西款忘東備可乎又謂東虜雖衆而弱不知其强視西虜遜耳自當十倍我頻年入犯曷嘗不全勝而歸且東虜毋秋大舉就遼露形

緩我師逮秋杪冬初突趨薊如嘉靖中甲寅九月晦犯古北癸亥十月朔犯墻嶺誤墮狡謀禍可勝道哉請勅令應節兆學顏繼光成梁四畏遠哨厲防若東犯遼則堅壁清野設伏出奇以擊之果西犯薊務乘墻拒堵必令匹馬不入俟過十月方可解嚴從之

甲午議防漸

宣大巡按劉良弼奏互市畢矣目前覊縻儘美觀而隱憂漸不可長則封疆弛守爲冦[illegible]

叛將領推該墨下虛耗勇士散逸市地增加
六漸乞早圖詔部議公言貢市原外示羈縻
内修戰守今邊烽暫息正大可有爲日也詳
哉翰臣拱言之矣良㴱六漸自是思患美意
祟古昚膺鎖鑰心切安攘能經始必能善後
乞勑速同巡撫應箕重繇慎防其微力杜其
隙使夷心允服機常在我斯萬全勝筭從之
乙未請命成山伯王應龍前府僉書台金嚴㕘
將陳彥掌南京錦衣衛事起都司尹鳳掌浙江

都司事

丙申議廣兵

四川總兵官郭成因戎珙都蠻煽亂奉命往征乞帶苗兵募兵共三千人弁把總徐軻千戶呂崇舟百戶周紹先分哨東入蜀部議公言兩廣盜未盡平距蜀且四千餘里奔命旣疲所在生擾惟自蜀携入廣者盡令歸而廣所募毋發從之

丁酉請起剛總兵趙伯勳參將何自然爲朔州

白金巖參將
庚子請命神機營佐擊李鳳爲京城巡捕參將
吳淞京城內東把總詹廷傑張一桂都勻守備
王月爲江西四川貴州都司僉書
辛丑議陝西馬市
吉能同囊從俺荅款塞貢馬二百匹總督戴公
才請比宣大例赴延寧二鎮互市詔部議公
言貢馬議共五百匹進完矣今一人復乞二百
與初議異但效順之始難遽絕姑破例許之

戒以來年同俺荅入貢一如初約報可

請命劉顯領征　都司林棟爲神機營佐擊

壬寅再議陜西馬市

總督戴公請脩市廠處市貨寧夏巡撫張公

蕙請酌市貨給馬價處商貨俱詔部議公言

市廠延綏改紅山閘門外寧夏復清水營與

發椿朋地畝鹽課銀共一萬兩供市費及發

太僕馬價二萬兩如督撫言其委官收買索

商宜察濫惡似瑣細且可徑行難議從之

癸卯錄宣大山西邊陲功

王襄殺賊兵并收招回投鄉男婦大同一千六百六十七宣府三百三十二山西二百二十七敘總兵芳岢嵐副總兵麻錦參將袁世械爲上參將牛相劉廷玉尚智麻貴賈國忠可于天守備王江及張元寶爲次部部議公錄其功

帝命加芳錦世械各實職二級賞銀二十兩岢嵐等十五兩廷玉等十兩于天等軍門犒賞

甲辰再議馬政

給事中梁問孟條五事一馬價非重大邊情毋輕發種馬止徵草料銀一寺庫定五年一遣官查覈一出入用新法馬一禁解納諸弊詔部議公覈如問孟言從之

乙巳議裁廣西廣東總兵官

總兵官設自成化中例推勳臣駐梧受總督節制廣西止設副總兵尋以勳臣乏人改流官嘉靖　兩廣俱設總兵丙寅增設廣西

巡撫稱不便南贛巡撫殷公從儉謂古田山
賊平矣乞裁兩總兵嶺東劉興策黃瑞二寇
乞調狼兵勦之海濱林道乾許端二寇乞立
把總制之詔部議公請下督撫按酌報從之
丙午請起參將胡宗舜守龍故[illegible]一名關
己酉議遼東撫賞
巡撫張公條五事一海西夷時索衣糧請抵
以商稅鹽課一修開原城一勾補額兵一建
廣順鎮北二關一開原參將遇冬移駐中固

詔部議公覆如張言從之

戊申論薊昌臺牆功

譚襄敏于己巳春奏薊昌二鎮內擁京陵外枕山險故禦虜必先守經略餘三十年矣乃虜數犯數入者患在邊長兵寡蓋自標兵外列守不滿十萬畫地至二千四百餘里分守多疎棄守愈寡于是衝處每一二垛一軍稍緩每四五垛或十數垛一軍遇險僻棄不守矣夫垛遑空計四尺許軍以孑然隻身獨立

危墻間宿食無貲風雨莫避枵腹荷戈不戰
自疲遇虜壓境動十數萬彼時一將勢難徧
及援兵遠莫卒至奚怪其望風奔潰哉即督
察得人士卒效死處處間驍健數人緣陰山出
吾上又以數百由間道奪吾後是時前後受
敵左右無援即衆可走況寡甚耶一切火器
徧設壕塹俱無所用虜以一二百從容拆墻數
十處萬騎直入如蹈無人境矣臣屢視師塞
上竊見舊築墩墻不可恃擺邊故套不可守

請建敵臺各設二面受敵之險其制就墻二
面加厚俱設垛口計七八十垛下穿一小門
曲突而上築一墩臺如更樓而小視墻高一
倍以三丈為準四周以十二丈為準內可容
五十人衝則相距五十步次倍之緩又倍之
無事守墻守臺諸卒更番瞭望遇警守墻者
分駐信地守臺者專放鎗砲乃臺則視山川
形勢使參差錯列建臺在墻之突收墻在臺
之曲突者受戰曲者守而已且臺高三丈弓

矢莫及枸杅莫施我火器如鳥銃佛狼機可遠擊數百步外虜即大舉斷難外攻縱驅零騎數十竄從不守空處攀援步入鄰近守卒東追西逐即不成擒當亦遠遁總計一千五百臺每座需費百金乞發帑銀十五萬兩詔戶兵二部尚書劉公體乾霍公冀覆從其請

帝曰是建築墩臺誠薊昌修守至計著督撫兵備作速興工務要堅固足堪保障如或苟完誤事巡關御史指名叅究銀依擬以次給發已譚襄敏召

理京營戎政劉公應節代督楊公兆代撫至是以工完聞詔部議公言二鎮與三衛鄰三衛名藩籬陰爲虜用自庚戌來止議築墻不及修臺故虜至輒得利去今十四路樓臺相望二千里聲勢珠聯是眞先聲伐人謀不戰屈人兵較彼捷一闘墜一堵者果不侔但諸將所恃以安者此臺其夙夜胼胝不勝勞瘁者亦此臺弁敘總兵繼光四畏副使凌雲翼楊錦張學顏王惟寧孫應元徐學古僉事宋

守約王之弼張廷弼副總兵李超胡守仁楊鎧程允恩參將孫山陳勛朱紹文楊鯉羅端

史綱楊勝等功

帝曰敵臺工完各官效有勞績綸陞尚書仍協理戎政賞銀四十兩應節陞俸二級三十兩俱紵絲二表裏兆陞俸一級繼光廕一子百戶四畏陞實職二級各二十兩一表裏守約陞一級雲翼復原官應元俸二級錦之弼學古廷弼俸一級與雲翼等各十五兩超守仁等十兩端等五兩各實職一級

餘侯議

壬子議山西防秋

巡撫楊公繇條三事定分布定民壯定戰守詔部議公言中東二路宜駐城團練三關民壯修工完日放歸所停工食閒歲徵貯修邊用惟戰守全在相機其守墻在薊昌則可非所施于各邊宜熟察地形如險可據分戰兵爲守勢可乘合守兵爲戰或進攻退保或外宜內據要隘口守墻逗遛觀望其三路副叅

遊守務彼此互援勿托信地故不察應紀功
官毋拘泥蓋罰從之
癸丑議陝西撫賞
王襄毅以吉能切盡黃台吉授官納貢令副
總兵臣趙岢齎勅賞宣諭俺答傳集諸酋赴
河東水泉營迎受俺答稱吉能子姪勢分途
遠難驟集且見駐榆塞將搶番就彼給便詔
部議公請付總督一如大同處置從之
甲寅頒勅諭

朕受天明命君主萬方內夏外夷無不欲其得所邇者北虜款關乞貢議者紛紛可否互異朕方欲廣乔包之仁故不責既往納其貢獻授以官職許爲外臣然夷狄之性叛服不常制禦之方自治爲要近該輔臣建議請降勅諭申飭各鎮文武諸臣及時整理邊務誠爲安攘至計茲特諭爾等除職掌所係照常修舉外乘此閒暇宜專將營伍兵備等官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講求實用務須訓練精熟險隘務修築堅固士馬務須精壯

脩整器械務極犀利召種屯田務廣儲積清理塩法務使疏通收買胡馬務得實用招徠逆黨務合解散其事有不便應合改弦易轍者亦要明白具奏請旨定奪毋得拘泥陳説因循自誤以後每年聽行兵大臣查覈紀驗果能事事整飭著有實績比照擒斬事例重加陞賞如踵襲故套推諉誤事即照失機從重擬罪爾等總督重臣通貢一事既已屢效忠謀尤須恒務如始廣集衆思悉心區畫毋以目前無事而遂忘戒備之心毋以一時權宜

而遂爲經久之計務俾邊政脩舉日勝一日禦虜之專其責也若有辜負朕委託之重高爵茂賞朕不爾吝如或偷安苟且以致僨事責有所歸爾其慎之慎之故諭 [illegible]

乙卯議大同[illegible]政

巡撫劉公保因事包甎堡復外堡定城堡明衆寡詔都議公言土堡誠不如甎堡可久第工料須分估勤期告成若外堡原不可撤惟盡藉士馬戰鬪毋輕調遇大舉則總兵[illegible]

如零犯在得勝令壯東壯西二路夾剿在平
遠令本路堵截至城堡不嫌過密况公倚私
舍自重遷勿槩弁各堡士馬按額盡補守備
失事仍論戍從之
丙辰分奠帝王廟
丁巳議客兵
薊遼查盤御史余希周議班兵往來勞擾請
定常戍意在蘇客兵爲漸處主兵計督撫劉
公楊公議令踐更入衞分遣御史清軍及畿

內八府盡地抽兵更申繼光罷民兵募南兵之請意在足主兵爲漸減客兵計俱詔部議公言入衛兵疲極矣常戍在遼宜大則便當令督撫計奏其延綏寧固六枝當分二班歲期十一月中旬在薊者必此時歸期歲暮抵家在陝者亦必此時來期歲暮抵鎮毋候代人犒一金前留防冬者代以標兵至清理原軍宜如督撫言特遣御史分往南北直隸山東西河南陝西諸都司衛所監督凡逃軍盡

勾改發庶入衛兵可漸減若調募南兵臣初
不敢輕議者一恐奸淫騷擾二恐風土不宜
三恐原未見虜今繼光力言可用謂專為守
臺設至即發臺經歲以臺為家距人烟既遠
又無廛市交易何從奸擾昨募三千人今在
薊三年矣風土儘宜且黃崖義院諸口東虜
屢犯咸賴其拒堵若使見虜必能大戰且計
客兵入馬所給南省北費道路所給南舟北
馬鑿鑿可據又商諸戎政綸深是繼光言第

當散遣其願歸者更募紹寧台金銳卒六千人候到薊日增一南兵減一邊兵即以其餉餉之并舊共足九千人其山東馬步民兵盡令折銀解薊充南兵餉詔如議行

戊午議邊餉

山西查盤御史武尚賢條四事定召募汰老弱清幼軍酌武舉詔部議公覆如其言惟武舉月加米三石其原任革任帶俸閑住與委用五年全無軍功更無薦舉及年老篤疾與

未及五年生事擾人者俱革此嘉靖元年令
也今祭革問革者槩月支請行南京兵部九
邊各省嚴查追還自後有朦朧月支者督撫
按關部道徑自提究從之

己未論甘肅修守功

鎮羌莊浪乃番虜交馳地計二百五十餘里
墻墩時盡築完督撫戴公楊公以聞詔部議
公第諸文武功以右侍郎石恭襄公茂華巡
撫時首請及致仕王公輪副使劉時舉僉事

胡維新參將李世威守備呂憲陳輔等功餘
下巡按勘
帝命賞茂華輪錦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時舉
維新世威各十兩憲等各五兩餘依擬
九月辛酉請起參將楊津分守洮岷
壬戌會讞
大學士高文襄奏凡朝審重囚五府九卿科
道官具在而執筆讞決必命吏部尚書昨歲
臣署部事閣臣且多故臣得盡心詳訊茲復

屆期而内閣入少臣又忝首輔不敢暫離其
掌兵部事尚書博原銜吏部乞令代臣
帝曰准卿奏令博審
癸亥議勘合
兵部給事中侯于趙奏改關文爲勘合意在
蘇驛傳也今更濫乞勿輕發詔部議公言惟
外勘合多故易私借重發毋若少發請裁舊
額半仍禁火牌馬票從之
甲子議山東島民

青登萊三郡皆濵海有大小島二十自甲辰後遼左洊饑每寡入耕漁自衣食初避荒後避役歲久族繁其土著又交通欺詐激爲盜或登岸剽掠或就洋截刼戊寅公因巡按韓君恩奏令撫臣會遼東議處後不戢反横撫按梁公夢龍張仕佩以聞謂此輩逃匿遼東勾攝既難即捕至法止逃軍逃民罪不宜死山東虛文覊縻終非永寘因條附藉安插八事定分管嚴保甲收地稅查船隻平貿易專

責成修哨船杜續逃詔部議公覆其便從之

乙丑論遼東失事罪

庚午九月西虜黃台吉上言兀東犯錦州大勝堡守堡百戶楊宥縱之入先是薊鎮報警總兵官王忠愍公治道幸所部四千人西援巡撫李公秋初至駐義州遣人飛促忠愍乃兼程抵錦州會李公請出戰而義州叅將郎得功來謁忠愍庭讓曰怯哉非人新撫臺至若顧擁兵不戰媿死矣得功素驍將愠甚不

謝出邊挾刃馳馬遏虜忠愍亦帥十餘騎追逐虜佯遯至流水堡伏兵齊家山以待忠愍入伏殊死戰虜見無後援驟擁重圍忠愍矢且盡馬蹶中流矢死得功撲入救之尋聞砲聲曰援至矣令一騎潰圍前得功殺出圍數重格殺數虜馬亦蹶得功自刎死獲生還者三騎耳中軍指揮劉坤陳紹先張世武軍其後千總指揮郎官羅維昱百戶趙宋軍其側把總百戶高良弼裴之表勳[illegible]樊軍其前乃官

維冕先退餘皆觀望不救御史向程勘報詔部擬公請贈治道少保左都督謚忠愍賜祭葬子襲陞三級贈得功都督同知子襲陞二級坤等下巡按提問從之已御史程坐維冕案臨陣先退論斬坐坤紹先世武良弼永勳欒坐守備不設充軍獨官以斬級減死一等詔部議公覆如程擬從之

丙寅議武舉額

嘉靖中九十名隆慶戊辰加至一百名都給

事中章甫端御史吳從憲請增詔部議公言
武舉羅將材不敢謂拔十得五止得一二足
藉脩攘唐郭子儀宋高志寧是已宜再增分
邊腹用命增十名乃取謝天佑等一百十名

丁卯議邊方巡撫職掌

大同巡撫劉公以失事巡撫與將領同罪太
苛請明職掌兵食不足責巡撫戰守無功責
將領毋槩求備乃詔都察院議左都御史葛
端肅公守禮覆言各邊設總兵叅將遊擊矣

又設督撫相制非爲分過資也近失事並罰
甚有撫臣題參將領反員綠脫免尋錄用者
況查勘失事必委道府州縣官本皆屬吏屈
辱憲體請自今以繕城堡整器械備糧糗欽
人畜開屯田稽奸弊專責撫臣其臨敵勝敗
撫臣不得與將領同賞罰
帝覽疏疑之命兵部再議公言總兵曰鎭守即古
專閫之任巡撫曰賛理亦昔監軍之職勑中
彼此會同計議職掌自明今應貸因查勘功

罪爲巡按及屬官所持故求自別于將領不知巡撫給旗牌立標兵儼以將官自處至有事乃欲自異得乎請自今沿邊沿海鎮巡官各遵勑行事遇有功罪通查職掌酌行賞罰總兵親臨戰陣有功敘巡撫上若退縮僨事虛冒錢糧罪坐總兵不及巡撫巡撫調度失策及臨警不共贊襄亦從總兵罰仍行巡按糾劾失事視大小爲差毋得糾傷大體其查勘須別委毋令本管勢參奏得從之

戊辰請以文淵閣辦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薛瑄從祀孔廟
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禮科左給事中徐[illegible][illegible]
史馬三樂李純朴交章請薛文清從祀部集
議盈庭就公謀公首倡宜許衆遂無異辭禮
部尚書潘公晟會覆
帝曰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一)舜原公初入臺郎
請崇祀真儒瑄
世宗命翰林官各議衆皆許獨中允郭希顏編修

淸應麒不可訾其寡著述時大宗伯乃嚴分
宜而夏文愍在首揆沮寢詔俟論定
穆宗登極言官復申前議并以王文成請大宗伯
高文端公儀商諸公公曰文淸晉人文成越
人皆鄉先正敢軒輊文淸理學從祀孔廟文
成功業配享
武廟此定論也文端深服尋寢至是乃定
癸酉議京營戎政
吏科右給事中宋之韓條時政請大臣不肯

任事小臣不務實政言官言輕內論兵戎請
實城守簡軍馬養家丁練快壯訓鄉兵及再
命兵部侍郎與京營總協輪督詔部議公言
樞臣職要守臣職詳內外相資乃有濟城守
諸事全在守臣分任其京營規制甫定付諸
總協足矣從之

甲戌請革漕運參將顧孝勳職

以給事中朱良佐御史唐鍊會糾也

戊寅請命潯梧左參將黃應甲協同漕運

庚辰議磔廣西反獞韋銀豹

已巳冬西方劇寇漸平獨古田豹與黃朝猛據鳳凰瀨水二巢橫如故公在吏部請以殷公正茂巡撫庚午夏開府桂林會總督李公遷亦至君議大征以左布政使郭襄靖公應聘官粵久董其事與征蠻將軍總兵官俞大猷條可取狀殷公會李公以聞從之因徵土漢兵十四萬分七道入以副總兵門崇文帥南丹下雷部由永福抵總府險副使邵惟中

監都司錢鳳翔師思明那地師由庇陳江鎮都
狼隘副使應存卓監左右參將黃應甲王世
科師鎮安向武東蘭田州師由洛容抵三門
龍抗二隘副使鄭一龍監遊擊丁山都司董
龍原任參將國璽師泗城歸順龍英江州師由
馱縣抵思管原門蓮塘三隘參議龔大器監
原任參將盧鏜梁高師募卒三千策應參政
柴淶督餉僉事金柱紀功大猷度師集遣把
總王綱分屯牛河三厄控要害通轉輸自將

進屯縣城師期臘朔連破東山鳳凰大巖澗水淥里古城玉石龍山數十巢俘斬千計豹潰奔潮水巢據其巔明年正月殷公檄大猷合擊豹殊死鬬相持十餘日大猷陽分擊馬浪諸巢而密令世科守之世科以安隆死士耶驢等三十人乘雨夜鑿伏山巔黎明銃發豹大驚潰諸師援而上賊黨墮崖崩墜亡筭連破馬浪碎江金寶頂二十餘巢以三月朔班師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俘一千三百餘

撫定六百六十餘所捷聞

帝命加遷右都御史正茂兵部右侍郎廕子入監

大猷實職二級世襲殷公矜慮豹猛逸懸購令主

簿廖元密遣獞人黃金綫誘斬朝猛首以獻

豹度捕急計令韋銀臺陰覓肖己者得莫謙

成引赴家醉而斷其首以豹所戴黑猿皮帽

佩刀使銀臺解元與綱皆信之以報桂大猷

殷公乃獻捷嗣有言豹首僞者巡按李良臣

糾桂勘不實大猷姦貪詔宥桂勒大猷回衛

聽勘殺公督柱蹤跡之桂屬崇文知縣唐執中密訪柵兄鋃站恐累已與隣廖東貴縛豹獻麾下殺公引咎敘桂崇文執中功詔械豹扶擡傳詣京至是解入詔法司議刑部尚書劉公自强坐反律磔市巳良臣勘功至詔部議公言督撫鎮先陞賞矣第司道以下功

帝命應賜桂各陞俸二[illegible]存卓一龍大器一級崇文鳳翔世科應甲[illegible]二一級世襲惟中等賞有差

癸未諭宣大山西貢市功賜金幣

王襄毅以虜市竣報大同得勝堡官市俺荅部馬一千三百七十給直銀一萬五百四十五兩撫賞費銀九百八十一兩新安堡官市黃台吉擺腰兀慎部馬七百二十六給直四千二百五十三兩撫賞費五百六十兩宣府張家口堡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一千九百九十三給直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撫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官市俺荅

多羅土蠻委兀慎部馬二千九百四十一給直二萬六千四百兩撫賞費一千五百兩其民市馬羸牛羊共二萬二千市皆無擾詔部議公第三鎮文武功首稱崇古任人所不敢任之事始終獨見其擔當成人所不能成之功督漢均切于愛戴及巡撫劉應箕楊縣孟重總兵馬芳趙岢郭琥兵備申佐崔鏞朱裳蔡可賢許希孟廖逢節紀公巡何棨韓宰知府程鳴伊等副叅麻錦孫吳等大學士拱

正士億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尤當首敘

帝曰壯虜臣服邊境輯寧崇古加太子太保給誥

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廕箕陞俸二級錦重

各一級芳岢各實職一級弁琥俱二十兩二表裏

佐鏞各陞職一級褒可賢希孟各俸一級弁逢節槃

鳴伊等俱十兩錦等各十五兩錦陞實職二級崇

德寧各一級世襲與伯勳等俱十兩餘依擬本兵

該科經畫建議均有勤勞博賞銀五十兩中虛三

十兩俱二表裏緝過京堂缺用甫端俸一級各銀

十兩又明日
帝嘉閣臣功詔擬票加國公賜武廕文襲等揭辭
帝不從手詔必欲加恩又疏辭乃各賜銀五十兩
斗牛衣一襲
甲申請命掌四川行都司事耿光爲廣西潯梧
參將永安坐營都司畢英寧夏領班備禦周基
掌四川陝西行都司事
乙酉募南兵戍薊
南兵之號天下勁也始自義烏民越取台處

礦郎應募守者名坑兵所操械曰[illegible]曰[illegible]
南半跪佯若倭而倭之刀最利側身轉臂挾
可踰丈疾如掣電中國長技若青州鎗
少林棍劍保箭皆莫格獨筅能格之且其人
性沉鷙貪利走死似鶩爲右司馬汪公道昆令
善爲招其驍譚襄敏守台州徵禦倭多勝適
大將軍戚繼光任浙僉書都司繼光故知兵
善鼓舞士樂爲用譚襄敏與語悅薦諸胡襄
懋曰坑兵驍矣步伐未諳儻得繼光者統練

豈憂倭奴哉胡襄懋遂委繼光簡募三千人

隸標下繼光初按法訓練徐以意製銳爲其

刀及創鴛鴦陣演之會浙倭平福廣滋熾加

以山寇縱橫

肅皇帝命胡襄懋兼制凡乞援者悉令繼光帥所

部往往必克壬戌倭陷興化郡據其城起譚

襄敏襄毅中丞撫福汪司馬以憲副防海大

將劉顯俞大猷將水陸師各數千距城一二

舍壁者越四五月亡不敢進浙撫趙恭襄公命

然使繼光帥三千人馳援至卽一鼓滅之事
在癸亥紀南兵自是雄天下繼光亦自是有
輕天下心丁卯虜大舉西破石州東掠永平
帝震怒從給事中吳忠愍公時來陳莊靖公瓚請
召譚襄敏還部繼光副神機營爲次輔張公
心腹友尊所倚信戊辰譚襄敏出督薊謂戚
虜無右火器而鳥銃尤奇中乞命叅將胡守
仁李超募浙鳥銃手三千人赴薊令繼光訓
練巡撫劉應節提調

帝從之命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遼保定練兵事庚午臺墻成繼光且兼鎮守發南兵分戍乘障其拒堵較壯軍更捷繼光因欲再募三萬三千人布十二路各三千人守臺盡罷保河山東河南民兵移其餉餉之而北將更置過半時譚襄敏入贊京營劉公代督集諸道議薊州兵備副使錢藻曰不幾以番將代漢將耶劉公駴乃止募九千人立三南營先是戊辰夏繼光故部福建南路參將王如龍為

巡按王宗載所糾下巡按提問庚午冬遼堂
金科都司朱珏又爲巡按蒙詔所糾法當下
巡按提問繼光以巡撫何公寬乃科珏同里
且素鄉厚祈張公轉言陞下是時公起未至
左侍郎谷公中虛因覆科珏革任下巡撫提
問張公又爲馳達何公請輕之何公乃令按
察使莫如善轉檄鹽運使李廷觀發福州推
官李一中勘理得末減與如龍皆未結適添
募議定繼光力稱如龍科珏戰將也而受誣

被逮何以勸有功劉公遂奏討至浙聽副總兵胡守仁同簡募張公中主谷公覆允移咨福建巡撫殷公從儉督發過浙選畢統赴薊于是劉公條八事詔部議公言監軍照戊辰年例錦衣衛擇差二官前導後督准令如龍科珏及楊文充爲事官各募兵二千二百五十人聽守仁總領其中軍陳文澄等千總陳子鑾等把總陳子芳等四十員往弁安家銀船隻職俸器械俱如議從之

丙戌議馬政

太僕卿王治條上六事聞兵部者四惜賠冊議徵解專責成革宿弊詔部議公覆如治言惟馬價一歲輸寺一歲貯郡充內外帑各市似便第分貯分市恐隔絕滋弊宜仍舊從之

丁亥議陝西邊政

總督戴公條三事入衛脩城勾補詔部議公覆如戴言從之

戊子議申處甘肅番

總督戴公以僑居各番肅州道自任甘州道欲令都司攝詔部議公言甘肅番漢錯居而肅更夥臣博巡撫時已移境外金塔寺諸處餘二十年矣奚復容其內據請令才會巡撫廖逢節即從所議速徙譚家諸空堡安插立戶籍名約束總理其官備堡墻夷築寺院并禁論俱如戴請從之

己丑議備薊遼

東虜大成把漢死[illegible][illegible]諜候騎由勺速謀犯

界嶺義院口太平遊擊楊養忠中軍都督劉
公以聞詔部議公言虜聲在薊意在遼乃上
變未卜所嚮薊遼皆當戒嚴古北口尤急遊
兵宜亟發駐防所支芻餉戶部毋扣還從之
十月壬辰經略河西
陝西查盤御史蕭廩條五事詔部議公言抽
選多量役有戶止四丁應三軍宜加意撫循
毋使逋至班軍故額七千餘緣催班法弛多
逋必停工役恤其力禁科索恤其財追叩月

餉罰其後至者解彼充募而慎選廉勇將統之仍兵自殺駐高臺鎮城之彈壓近撤歸最是其遊兵更調差兵槩止令巡撫酌處從之

癸巳請命巡把總顏壽掌四川都司事

丁酉論廣東失事罪

倭三月中突入澄邁縣襲陷南海衛所城巡按趙焞乞治海道副使朝宜同知陳慶雷千戶鄭鳴等罪詔都議公覆如焞言并糾正收大獻故匿

帝命朝宜罰俸二月夢雷三月嵩等巡按道問正
茂大猷姑著戴罪殺賊
戊戌請命福建標兵把總魏國爲本都司僉書
五軍營遊擊曹世德倒馬關叅將
巳亥議處貴州宣慰使司土舍安國亨
國亨故宣慰使安萬銓族孫也萬銓死遺孤
信國亨偏聽王承誥謀篡殺信并卜㢅等五
人逐其母疏窮毀其兄智室驅之安順州別
居拘執智子國貞族人安繼恩素書囚繫之

智乃令阿傀以國亨謀反告諸前巡撫趙端
肅公錦撒畢節兵備楊應東理之未決趙公
擢大理以王公靜代智宣言應東受國亨賄
持兩端王公遂糾應東聽勘請討國亨詔部
議尚書郭公乾力主從之智喜爲總兵安大
朝畫進剿策且約助兵糧各萬計爲內應王
公意決于己巳二月七日大集漢土兵萬二
千人屬大朝誓而進至陸廣河智所許兵糧
無一焉王公懼仍招撫國亨而密止大朝兵

時大朝已渡河抵水西矣國亨使守隘目把
阿弟費得詐以三千人乞降大朝信之輕進
深入食絶二十九日國亨令自把吳璦合圍
外攻弟得等三千人內應大朝兵殺傷過半
其子榮萃苗兵無律所過縱掠巡按蔡廷臣
以聞兵科都給事中温純論諍大朝
帝命革大朝職戴罪殺賊諍回籍聽調榮巡按提
問會國亨恐大征勒兵自守使使入朝奏辨願出
降內閣高文襄欲許之簡大僕少卿阮文中

中代王巡撫阮公履貫即檄各文武名捕諸
反者而密使使約示五章諭國亨曰今大征
矣能盡出所歷撥置奸徒束身詣軍門請罪
割地安插阿傀母子賠還所費兵糧抵償信
麻等命當待爾不死許爾子習子各領父任
而安氏世世萬子孫無患矣國亨聽命執獻
弟得璦請降阮公以聞詔部議公言國亨祿
氏既奉天討尚敢擁兵負固即今北虜貢琛
父子交臂款塞南蠻納土祖孫對面就刑蠢

爾小醜假息餘生據罪案必懸首傳示始盡
法令撫按會勘罪止家門初無叛志因首伏
罪納銀罰贖五事盡從請赦勿誅奪國亨職
令子民代領宣慰智疏窮仍還臥這令子國
貞代充頭目弟等梟示俱如文中請若仍肆
殺發兵夷族改土設流
旨曰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勦戮既投見伏罪
遵奉約束奢禄氏都饒一死國亨革任令民代智
着國貞代如再搆亂定行勦治餘依擬尋阮岱敘

副使李鳳叅議曹司賢林澄源僉事沈閏都
司薛近辰胡大賓原任叅將何自然徐勳知
府李濮薛紹功以聞為功首詔部議公請賞
帝命賞文中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閏二十兩恩
賢等十五兩濮等十兩
壬寅請命掌中左府事靈璧侯湯世隆充南京
守備兼掌後府事保定侯梁繼璠提督漕運鎮
守淮安寧陽侯陳大紀掌前府事
甲辰請命左右府僉書伏羌伯毛登豐潤伯曹

文炳掌中左府事安遠侯柳震掌南京府事大
同備禦劉棟爲五軍營遊擊
戊申請禁虜搶番
俺荅吉囊貢市雖畢把都兒火落赤銀錠台
吉先後帥所部詰甘肅假道擄番每叩城堡
之市賞巡撫楊公錦丁艱侯代馳聞幷糾遊
擊鄭經守備皮承貴全無堵禦乞行巡按勘
究宜大總督嚴諭俺荅鈐約都給事中章甫
端請力禁幷相機戰守詔部議公言河西十

五衞所斗絕羌胡中九邊第一要害自漢開五郡隔絕羌胡匈奴右臂今即輸欵可任其經行不一阻哉乞勑崇古嚴禁諸虜不許藉口搶番借路再擾仍檄巡撫廖逢節申督諸將前此約法未定姑免追究自後嚴兵阻回敢仍前怠誤者重叅治從之

己酉請命管理紅盔將軍武定侯郭大成新寧伯譚國佐左右府僉書南京坐營侯繼高掌廣東都司事謝天佑山東都司僉書

庚戌議延綏邊政
巡撫郜公條三事一支税銀撫賞二請馬價
開市三免僉商與市聽民便詔部議公覆如
部言從之
辛亥議通州餉馬
石恭襄以右侍郎過警守通州從參將聶大
經議汰老弱軍六百名以餘餉加簡留精鋭
二千四百名各二斗足一石更發寺馬三百
匹全給芻料疏請詔部議公覆如石言從之

癸丑請命忻城伯趙祖征管理紅盔將軍大同
守備梁文山西都司僉書
乙卯諭遼東拒虜功
五月中虜犯盤山驛查盤御史余希周適至
總兵官李成梁督坐營都司蘇承勛千總劉
坦李國相陳大魁帥家丁禦之斬首八虜遯
巡按向程勘報稱成梁保障希周調度功及
巡撫張學顏詔部議公請賞
帝命賞學顏成梁各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承勛

十兩希周才略可用吏部記著餘依擬

十一月庚申請命前屯備禦郝宗堯爲瀋陽遊擊

甲子請令總督京營戎政太子太保鎭遠侯顧寰閑住

以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論其老也

乙丑議處革任黔國公沐朝弼

雲南撫按曹公三暘許大亨以朝弼怙惡不悛蒙宥逋誅革任賜閒令嗣子昌祚領鎭務

益殘虐滇人危懼乞乘其送葬南京即留安
置詔部議公言朝弼事已湔除若因其自至
而留之非所以章國威示大信也請勑巡撫
鄒應龍戒諭
帝曰是朝弼前已處分着本鎮閑住以後如敢干
預府事生事害民撫按官參來處治

戊辰論延綏寧夏貢市功
俺荅爲吉能貢馬二十匹餘馬一百六十匹
詔部議公請賞貢馬進內匹酬段二表裏絹

一如三衛餘馬給邊軍與市馬酬直如宣大
并錄督撫及總兵雷龍謝朝恩兵備侯東萊
蕭大亨汪文輝功
帝命賞俺答大紅白擇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
吉能五彩衣二襲十二表裏切盡黃台吉威正恰
把都不能各織金衣一襲二表裏才銀三十兩紵絲
二表裏先先蕙龍朝恩各二十兩一表裏東萊大
亨文輝各十兩
壬申請命掌左府事彰武伯楊炳總督京營戎

政
癸酉伯于俊民翟河南布政使司左叅政
甲戌請命太子太保英國公張溶掌後府事
戊寅請命金山遊擊戚繼美掌河南都司事以
中都留守僉書王允文代遼東鎮武堡守備唐
朴爲本堡遊擊
己卯命視牲
十一月甲申冬至
[illegible]上天于圜丘先四日庚辰

駕視牲畢命公輪視

壬午請命陜西行都司僉書朱勛爲甘肅遊擊

丁亥請起總兵官俞大猷南京右府僉書

十二月己丑議邊政

王襄毅以八事議請關兵部者四詔部議公言虜古嘗貢市務能持經權及貢市時曲圖戰守其險隘已完者須巡按閱奏庶非空言未完者須鎮巡勤完庶獲實效胡馬市于虜者宜少獲多請發銀三萬六千兩分市寄養

州縣見多毋如給軍便板升虜所仰給邦太
速恐啓戎心郎計龍趙景庫王道科侯天祿
小土谷氣思歸効順時加賞犒勿輕加官洩
謀開釁從之
辛卯請命山東都司僉書張宗業掌陝西行都
司事以江北運總朱嘉謨代延綏哥家堡守備
胡燦甘肅遊擊
壬辰論陝西修邊功
靖虜裴家川北連中衛南控蘭州固原最衝

塞也內有腹田萬頃歲苦虜不得耕前經督
王公之請力請築垣建堡至是成戴公以聞
請堡名并敘王公及撫鎮楊思忠張瀚呈經
兵備王宦用副叅遊劉濟陶承學孟宗尹濂
功及以固原武大用權守備禦虜督屯五年
後始耕詔部議公覆如戴言
詔俱賞之許才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思忠瀚
經各二十兩一表裏宦用濟等十兩堡名與做永
安餘依擬

丙申請命掌錦衣衛太子太保左都督朱希孝
總理
東宮侍衛僉事都指揮余廕楊俊卿同管
己亥議京營戎政
巡視科道梁問孟侯居良條十二事部議
公列欵具覆一公侯伯子弟京衛幼官悉隨
營習射課優劣違者不准襲一收京衛舍餘
補殫忠効義二營汰鈌一三營分操總協勢
不逮仍總練一聽撫道第營操優劣爲部更

調一禁巡捕官占軍占馬專督賊一酌各行
糧應仍應革奏處一開操時太僕寺官五日
一入營驗馬一子粒銀專辦金鼓旗幟花紅
一建廒收藏戰車兼庇操軍風雨一革謀充
諸役一戎政無掌故請以祖宗更置歷代建
白各部覆議編書備考一申飭總協炳遴悉
心振飭從之
庚子請命神樞營副將佟登充總兵官鎮守甘
肅蘭州副總兵張傑分守定邊錦衣衛會試武

舉沈坐南鎮撫司僉書

辛丑議遼東邊政

巡撫張公條四議一增平洋橋堡二發庫貯馬價諸羡一萬金市胡馬三開原廣寧入市者多華人宜重賞招回四移標營遊擊馬文龍駐正安堡監市詔部議公覆如張言從之

壬寅請加太原叅將劉鳳翔爲副總兵甘肅守備劉世英爲陜西標下遊擊

乙巳請勅山西都司僉書胡希賢開住副總兵

孫吳代州遊擊戴樁聽調
以巡按饒仁侃論也
丙午再議防漸
王襄𣪘奉命同三巡撫會議劉御史所條六
漸因言良弼憂塞下虛耗者見始市無商招
派煩擾今官出商本聽軍民自貿易利厚馬
蕃何憂虛耗往邊將多飾謾辭持兩端以避
事今貢議已定信賞必罰何憂推諉至黃台
吉桀驁臣豈不知但彼出矢言毋過自輿父

叔猜疑勢窮乞貢臣數加詰讓百計牢籠使
中有所慕而不能捨外有所畏而不敢肆然
後許雖犲狼天性難保其終然一時撫馭術
無出此外四漸臣亦以臆獻乞勅兵部詳議
夫欲封疆固守在嚴諭虜酋及沿邊守將彼
此譏防使窮虜勿入竊墩軍勿出掠欲熟夷
無叛在就撫賞示勸懲凡盜虜畜壞貢議者
法無赦欲勇士無逸在軍門兩掖鎮巡各標
列眞夷通丁為二等正糧外如寧夏例給肉

萊銀弁幼丁糧欲市地勿加在倣遼東三衛
屬夷例月市一次庶免臨塲擠擁詔部議公
言前二漸崇古處置悉矣後四漸大率可行
但車史二族內欵日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
黃把二酋當責以大義毋令魚肉若市原議
歲止一次塲有定所其增地按月斷不可蓋
內夏外夷自有定限不得已而互市復使邊
氓日夜與虜遊結非完計也仍行俺荅力束
諸部市後分外續討必一切拒絕庶貢可[illegible]

市可又從之

丁未總督薊遼保定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劉應節獻虜捷

戊申請命神樞營佐擊李澄爲九營參將以號

頭張允嘉代

巳酉請命山西中路參將閻增爲副總兵協守

山西起參將錢炳擢昌平遊擊谷九臯降副總

兵孫吳俱參將分守蘭州古北山西中路太寧

都司僉書施朝卿威平守備韓文降參將常齡

倶京營佐擊
庚戌請降參將傅廷勳馬承胤調眞定遊擊藩
朝相遼薊昌標下遊擊
辛亥議陝西茶馬
巡茶褚鈇因甘州開市條五事招中商茶種
馬騾駒責成詔部議公言開中期六月數八
百毋以老弱充數齒歲尺寸悉如洮寧例其
茶引例分上中下惟有司正官置不理毋委
佐領致將黑茶作附黃茶作正賣黑寄黃今

後限年塡引恐有作弊巡當專責漢中知府踰期者罪原兌甘州馬八百五匹仍還苑馬寺孳牧凡牧軍遇孳生即藉記各產馬處專責兵備緝捕私販絕番漢通從之

癸丑宣遼東虜捷論功賜金幣

建州夷汪住把兒大寧公提于十一月中擁衆犯清河堡總兵官李成梁督副總兵趙完守備曹簠及參將郭承恩黑雲龍遊擊朱良臣馬文龍充軍張廷賞守備周之望翀趙卓

山分道夾攻窮追直搗把兒大寗公提就戮
斬首五百八十八獲甲二百餘馬六百餘器
械亡算捷聞公請擇日宣捷表賀是日
帝御門宣捷明日文武百官表賀公敘督撫鎮將
及兵備僉事王之弼郎中王念功仍歸功閣
臣餘獲功陣亡官軍下巡按覈報
帝曰是該鎮禦虜大捷奇功可嘉應節陞俸一級
賞銀四十兩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子正千戶世
襲學顏陞右副都御史各二表裏

完篚各陞實職三級承恩[illegible]二級延賞
准贖之弼俸一級念雲龍仍與完等之弼各二十
兩之望等各十兩本兵調度有功博賞四十兩二
表襄中虛茂華各二十兩該司掌印官十五兩餘
各十兩後旬日
帝諭兵部曰輔臣拱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勳茲
特加恩拱加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居正加少師
兼太子太師各廕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
甲寅請調神樞營叅將王化熙于代州以山西

掌行都司印王應臣代
乙卯請命河南都司僉書韓國楨掌山西行都
司印神樞營佐擊王江墻嶺守備王祿爲大寧
山西都司僉書
丙辰請命錦衣衛都督同知傅霖馮佑爲僉書
朱忠信以衛堂例十人今官少事多請于兩
司世廕弁武科兼推詔部議公言南北司有
錄廕無世襲即錄廕必特恩許上堂無部推
例今奉命謹擇請簡乃令

ZW 21101000771858

S
K82-64
17(48)